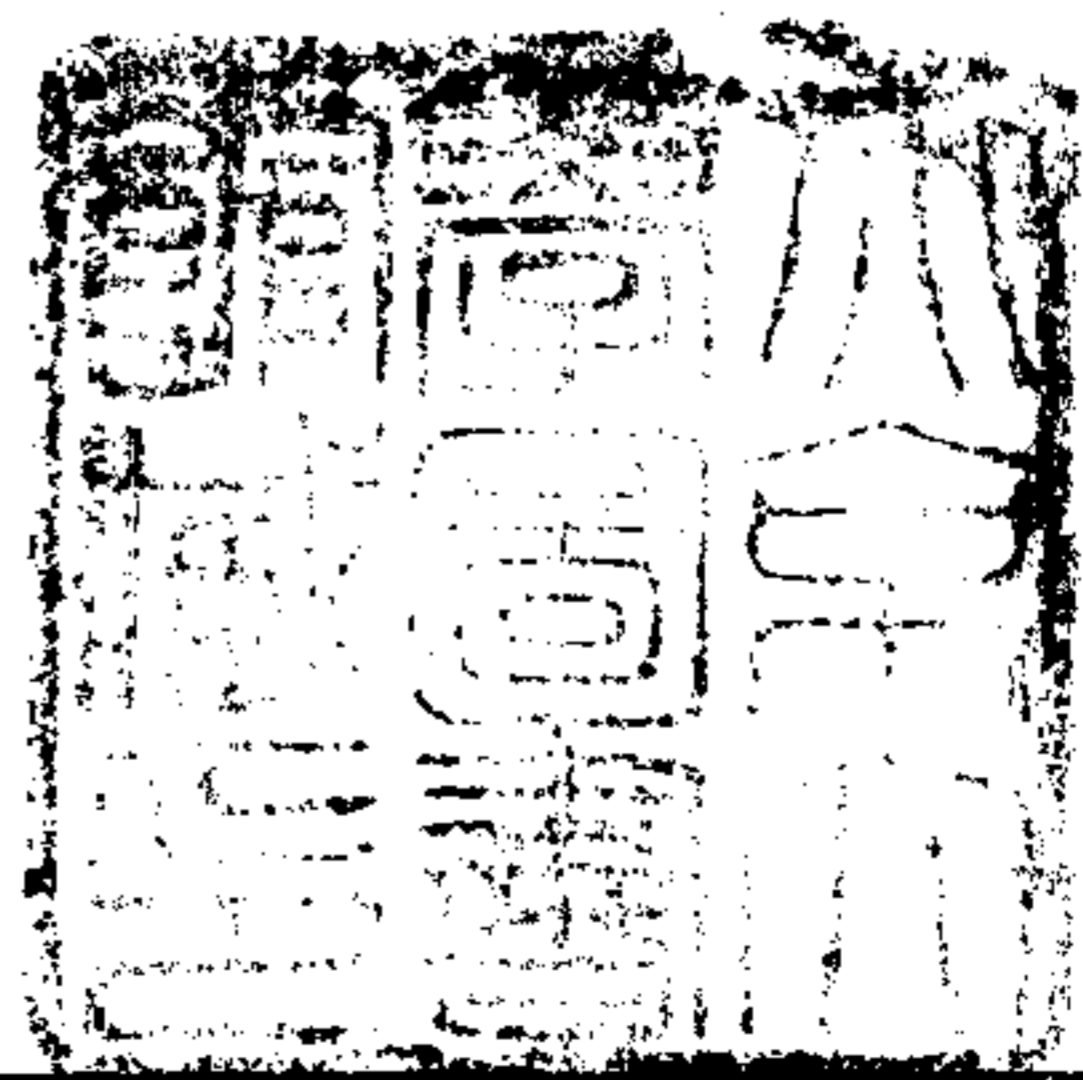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一三・史部・傳記類

聖學宗傳十八卷

〔明〕周汝登撰

學統五十三卷（卷一至卷四十下）

〔清〕熊賜履撰

2664/03

聖學宗傳序

夫道一而已矣昔者聖人仰觀俯察形容模擬此一不可得於是系以一畫畫之陽者曰乾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宗統所自來也夫子曰文不在茲子輿氏曰見而知之曰茲與之雖不明言

鄒序

所以而萬古斯文之統卒不越此寥寥數千餘載唐昌黎氏云堯舜禹湯文武以是遞相傳授宋周子所謂太極程子曰識仁我明新會曰自然新建曰良知皆是物也隨人所指而名之譬之天一也東南西北之人各隨俗而名而仰觀太

虛昭昭日月星辰則無不一然難言矣予友紹興周子早志真宗學有本原慮前聖以一脈相傳恐後之人不曙斯義乃溯自羲軒及我明諸儒先有關斯學者名曰聖學宗傳蓋其意曰帝之與王聖之與賢隱之與顯微之與彰雖異位而

鄒序

人同人同而此心同此心同通之千百萬世無弗同獨奈何不求者既委至寶于草莽而求之者又橫以意見意見穿鑿是取至寶而付之烈焰又不如隱于草莽之爲完璞也其意良苦矣予讀是書因有感于昔儒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

書顛顛爾周書噩噩爾予今茲書亦云讀虞夏商周之語如身遊渾渾顛顛噩噩之天未嘗不神遊心醉厥後源遠派分辯駁愈多心愈戚心愈戚視渾渾之風益遠雖然此亦諸儒先不得已也滔滔東注其何已時長天末日恃有此真性

鄒序

三

在真性不昧直息諸見揖唐虞周孔羨墻間茲傳也吾不知其盡也

皆

萬曆丙午仲夏月吉水鄒元標爾

之異

聖學宗傳序

宗也者對教之稱也教濫而訛緒分而閏宗也者防其教之訛且閏而名焉故天位尊於統正學定於宗統不一則大寶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真奸於曲學然宗無外教之宗而宗所以教猶人非異跡之

陶序

一

人而人所以跡耳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徑錯糅至心而一智故百變尅體則齊萬塗宗於一心萬慮宗於何慮以微妙而揭道心之目以未發斯有大本則曰仁為化中之名為生生之本則曰義無為故命曰至誠

粹精而稱爲性善道州狀之以太極河南標之以一體在子靜乃立其大在敬仲則號精神在姚江爲不學不慮之良在安豐爲常知常行之物斯皆宗之異名也至於利用出入則物物皆宗百姓與能則人人本聖然聖非學而不傳宗非

陶序

二

聖而何系如懸的之射失扶寸而已至尋常如泛海之舟昧鍼芒而遽迷南北悖凶修吉克聖罔狂忠清且屬未知仁智猶云滯見坦夷誠實尚繫天資薦學力行未爲聞道譬諸天潢正派非崔盧王謝之可倫濟瀆孤流雖泆地經川而難

混遠尋脈絡若滲枯澆血祖禰必通妙協樞機如握節挾繻遠近斯辨此豈有異術哉以心傳心而已然難啟榛途易投錦筭大道荒於好徑庸德孤於鮮能則有蹈跡疑心迷宗滯教於是駭大觀以爲私已訾同德以爲異端心行蔽密而

陶序

三

反興疏略之譏日用現前而更啓幽玄之議原其所惑公私同異密疎幽顯凡有四端不知道資發育性極範圍痿痺療而一氣畢通離棘除而八荒我闥會之爲已而何不至離之爲物亦何不睽而反疑盡性非及物之功求志爲自私之

務其蔽一也先民有言同乎凡民  
日用者謂之同德異乎凡民日用  
者謂之異端故自私用智即干非  
聖之刑順性契真方號守經之士  
自非適道奚免叛常而翻令循常  
平蕩之途蒙隱惟詭竒之目其蔽  
二也作者必倦行者必休至為本

陶序

四

乎無為不習乃能時習進德若歷  
天之兩曜不舍且昏改過如無翳  
之雙眸難容塵屑必窺正體方有  
真功而猥以燭炬笑貞明桔槔誇  
洪潤其蔽三也心無體而靡事不  
心事何依而無心不事樹頰運臂  
輒造精微加帚扱箕直通神化縱

心皆活潑潑之地舉目即斯昭昭  
之天而言理者或妄索於杳冥涉  
事者遂致疑於虛寂其蔽四也甚  
者畏溺而併長江河逃影而兼逃  
日月不知王者有道守在四夷儒  
術既明義羅百氏準諸五教則事  
理不礙頓符圓極之詮例以重玄

陶序

五

則無有俱超遂握妙門之鍵若家  
督之先介庶若大將之總偏裨而  
其滯言第自封名畛跡類攘而實  
讓權彌攬而愈移遂令高明之士  
操戈名教之場夸毗之徒運椎詩  
禮之域夫都郭氏之穴者豈資三  
品於隣家飽郇公之厨者不羨八

珍於異域華風未競期走胡走越  
 以橫趨正教宏開乃逃墨逃楊而  
 善反今以功利之俗學駕訓詁之  
 膚詞而欲闡釋聖真彌綸大道不  
 亦遠乎是以五蔽未祛一尊奚定  
 此海門周子聖學宗傳所由作也  
 斷自羲軒臻于晚近將聖晞賢之

陶序

六

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  
 義乖夫義大則何古何今言微斯  
 有明有晦大者類涇渭分而易辨  
 微者若淄澠合而難分故醫師匠  
 石猶有正傳畫塲履豨且資心悟  
 況夫精義入神之絕學皇王睿聖  
 之真宗而瑩見聞多岐之塗狗口

陶序

七

耳數寸之內北轅適郢曷喻其愚  
 然則事資鞭影茲策具存道契斷  
 輪其人有待矣是編成於萬曆乙  
 巳冬十月殺青壽梓王子世韜舅  
 弟實肩其費功亦偉云會稽陶望

齡謹序



聖學宗傳後序

聖人亦人也學則聖聖則人不學則非人孔子故嘗憂之而今世冠紳之士誦法孔子顧乃諱言學或差言學諱不可也差乃寔甚申韓原於道德李斯出於荀卿金陵本於經術其毒天下可勝道歟乃至

余序

訓詁意識自爾靈竅終日學而無當於宗夫學之有宗如人之有祖祖之血脉在吾身聖之精神在吾心爲人而自忘其祖自忘其身心不亦大可哀耶海門先生憂之而宗傳所由述也或者曰先生宗文成以直遡洙泗者也孔欲無言而

先生顧以言明宗耶曰言以明其無言者也人之夢也或喚之醒其迷路也或指之歸喚醒者指歸者語則誠贅不喚不指而聽其夢且迷豈孔氏家法耶羲之前無一陶姚之前無中尼山之前無太極橈所欲洩不得已而立名宗傳之述

余序

亦不得已也曰古今明宗多矣何獨取是刪耶曰儒之立言如醫之立方症愈變方愈多傳亦愈禱得國手而揀擇之握其至要以葆元氣不尤便於生人哉宗傳之書乃簡易方也愚未學而仕自病病民每讀是書則習氣伎倆不覺消滅

使善學者而一讀卽解以証於宗  
 還其故吾立臻聖域如病盡方廢  
 則以不傳傳可也是先生之意也  
 萬曆丙午十月望日新安門人余  
 懋孳頓首謹書

聖學宗傳目錄

卷之一

伏羲

神農

黃帝

顓頊

帝嚳

唐堯

虞舜

聖學宗傳六目錄

大禹

皐陶

成湯

伊尹

傳說

泰伯

卷之二

文王

武王

箕子

周公

衛武公

卷之三

孔子

顏子

子貢

子路

子夏

聖學宗傳八目錄

漆雕開

曾點

子張

曾子

子思

卷之四

孟子

荀卿

漢董仲舒

二

卷之五

揚雄

隋王通

唐韓愈

卷之六

宋穆脩

胡瑗

李之才

邵雍

聖學宗傳六目錄

周敦頤

卷之七

程顥

程頤

呂希哲

邵伯溫

張載

謝良佐

游酢

三

卷之八

楊時

呂大臨

尹焞

張繹

羅從彥

胡安國

胡宏

劉子翬

聖學宗傳八目錄

四

李侗

張九成

卷之九

朱熹

張栻

呂祖謙

卷之十

陸九淵

蔡沈

卷之十一

楊簡

真德秀

元許衡

吳澄

黃澤

卷之十二

國朝薛瑄

吳與弼

聖學宗傳八目錄

五

陳獻章

陳真晟

胡居仁

卷之十三

王守仁

徐愛

卷之十四

錢德洪

王畿

卷之十五

鄒守益

歐陽德

薛侃

卷之十六

王良

黃弘綱

何廷仁

徐懋

卷之十七

羅洪先

聖學宗傳六目錄

六

趙貞吉

卷之十八

王棟

朱恕韓貞夏廷美附

羅汝芳

聖學宗傳目錄終

聖學宗傳卷之一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業

陶望齡訂正

王繼亮

王繼炳

伏羲

伏羲氏風姓生有聖德象日月之明稱曰太昊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卦  
有三爻因而重之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金氏曰伏羲之畫卦也有圖

聖學宗傳六卷之一

山陰馬宗霍

而無書有占而無文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  
者即六十四大字也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  
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邵氏曰圖雖無  
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先天學心法也故  
圖皆自中起萬事萬物生於心也先天圖中環  
中也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羅氏  
曰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竭力窺覷所謂仰觀  
俯察遠求近取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為  
天地自為地人自為人物自為物爭奈他志力

精專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箇圓團團光燦燦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蠡測曰伏羲畫卦之意果何爲者蓋專以形容吾心之萬事萬物而已是故一身之中頭目鼻舌手足肩背以至喜怒哀樂生死夢寤出處進退禍福吉凶卦之畫以形容此固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天地之間日月山川草木

聖學宗傳

卷之一

二

蟲魚以至寒暑晝夜古今終始卦之畫以形容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卦畫有所從起圖之虛中乃從起之原虛中無有名字孔子強名之太極虛中無有一物周子特標以無極無極而太極即吾心是也心非思慮知識之謂不離思慮知識而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生天生地生萬事萬物者此也伏羲欲使人覽圖而知一切備於我後之儒者不知在我而推之於天地若身外然者伏羲欲使人覽圖

而知萬只是一有根於無後之儒者不務窮其本根而徒於萬上尋求有處執著伏羲之旨湮矣善乎負苓者之言曰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太朴散矣嗟乎負苓者之言其有所感也夫

聖學宗傳

卷之二

三

神農

神農氏姜姓初藝五穀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以療民疾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帝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遂以艮爲首作連山之易蠡測曰大學首言知止此連山之旨也

黃帝

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成而聰明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是時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天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鷲鳥不妄搏鳳凰巢於閣麒麟遊於囿蠡測曰古稱黃老老子有五言而黃帝之書莫詳史載存亡之難死生之說而竟不言其所以難所以說素問等固不足以當之也惟列子有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所謂難與說者或類是與他聖學宗傳本卷之一

四

見於諸子中者良多而人頗疑之故不具采焉

顓頊

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嚳

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私其身

帝堯

帝堯祁姓名放勳父摯受封於陶又改國於唐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為天子時年十五都於平陽帝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子丹朱及庶子九人皆不肖遜位讓許由由不受逃隱群臣咸舉舜舜賢明堯亦聞之七十有三載禪舜舜受終於文祖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一百載聖學宗傳本卷之一

五

帝乃殂落年一百十七歲初帝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饒曰我饒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蠡測曰帝堯首揭中字  
斯道統之真宗所自啓也子思子註之曰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謂刻的明切之甚而後  
儒再下註脚辭支而旨晦矣夫中亦強名疇咨  
若時時即中之謂也亦道之謂也此箇隨在而  
異名隨用而異施曰欽曰明等種種名言皆此  
之別號也推之九族百姓萬邦種種施設皆此  
之妙用也非有二也是故慈湖楊氏曰疇咨若  
時登庸者言誰乎嗟哉有能順是者乎吾將登

聖學宗傳

卷之一

六

用之時即道也天地間惟有此道而已三才萬  
化萬物萬事萬理皆不出此道故當時相與詔  
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即道之異名此道非言  
意之所能名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  
之義初無形體之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于  
言意妙哉時之爲言也非大聖疇能爲是言易  
多曰此此即時添離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  
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際始間言之舜曰若不在  
時又曰惟時惟危皆所以言道道之爲言終不

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  
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采者采事也次問事  
則知時道也又曰帝堯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  
無爲寂然不動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自足  
以默安天下之民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  
下服者此光也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  
不可以力爲也然此非於欽明文思外復有所  
謂光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  
爲而被四表格上下

聖學宗傳

卷之一

七

帝舜

帝舜姚姓名重華始爲虞氏唐堯壬午生舜於  
姚墟父瞽瞍頑繼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往  
于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引慝欲殺不可得欲  
求常在側侍親拊弟日以篤年二十孝友聞四  
海耕於歷山歷山之人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  
人讓居陶於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所至嚮合  
父母不愛弟妹不親雖耕稼陶漁勞悴困苦無  
入而不自適也後瞽瞍亦允若堯在位七十載



求賢異位舜濬摛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堯  
實知之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四  
岳咸薦舜謂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  
其試哉乃徵之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  
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  
倦而天下自來帝館之於貳室錫之絺衣雅琴  
命之姚姓配以二女事之九子帝將胥天下而  
遷之乃歷試諸難使宅百揆靡不時叙屬之微  
典無或不從賓於四門諸侯穆穆烈風雷雨納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三百三十三

於大麓而弗能迷也堯之七十三載舜遂攝位  
堯崩踐天子之位都於蒲阪格於文祖詢於四  
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五載簡  
韶樂成鳳凰來儀六載巡狩觀風九載三考黜  
陟幽明庶績咸熙三十有五載咨禹徂征有苗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帝  
命禹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  
有苗格舜以樂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爲樂正

命之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温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重黎又欲求人而佐焉帝曰  
夫樂天地之精也夔能若此一而足矣舜初命  
夔其道  
多端而夔以擊石拊石了之可謂簡徑妙密帝  
亦以爲一而足此君臣相與之微樂之精也其  
後夫子語大師之樂不言制度器數而直云翕  
如純如皦如繹如爲樂之成孟子告齊宣王以  
古樂只就民情之欣欣盡之陽明論元聲只在  
心上求心氣和平便是元聲之始千聖授受蓋  
無有不統於宗者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三百九十三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命禹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  
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四十有八載崩於鳴條壽百一十二歲舜爲君  
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  
好生故也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  
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  
於民心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

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堯舜之事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陸子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聖學宗傳卷之一

謂舜人我人爾 後世論學有本心本天之判然觀虞廷則止言心矣明道謂即心便是天更不可外求邵子亦謂自然之外別無天自然者即吾心不學不慮之良也故天與心不可判判天與心而二之者非惟一之旨矣先後諸儒皆明大舜惟心之旨夫惟心乃所以爲惟一也與

### 大禹

禹姒姓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岳咸舉之舜進之堯聖學宗傳卷之一

禹祗承於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堯命繼鯀治水禹思拯天下之溺且傷父績不成循江沂河盡濟暨淮勞身焦思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過十室之邑則下以求秉德之士三十未娶行至塗山娶塗山之女僅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十月生子啓呱呱而

泣禹弗顧也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視龍如蠅蚘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也須臾龍俛首曳尾而去禹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成賦聲教四訖舜曰來禹洛水微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癸酉五十載舜崩禪位禹禹讓位商

聖學宗傳本卷之二

十三

三百三十三

均萬民不附追就禹所禹踐位南到蒼梧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懸鍾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癸未八歲禹年百有六崩於會稽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呂氏曰不矜不伐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劉氏曰私於家者隔牆樊而分比隣私於己者隔形骸而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有生之類莫不欲愛利之草木昆蟲欲咸遂其生日月山川陰陽雨露欲咸得其叙誠以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痒痲疾痛一膜之通而後爲同耶剪爪斷髮體無覺知

聖學宗傳本卷之二

十三

三百三十三

是與草木土石何異然不肯輕毀傷者體之所生也吹爲風呵爲霧唾爲濕呼爲響怒爲慘喜爲舒皆吾身之氣也人心無不仁一念之差惟欲適己故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蠖龜王愷發一快心截蛾蠅如芻備李斯發一饕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一疾心激禍百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可不痛哉可不戒哉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彼有而不知有也私心勝之也噫愛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大矣孰測之

哉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能靜然慮心常存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思無慮然感心不滅也慮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是與楊氏曰帝王之道初無甚高難行之事不過克艱一語而已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遂可致黎民之速化其道甚易其功甚大又其敏然則後世何憚而不爲學士大夫往往多歸過於人主而不

聖學宗傳

卷之一

十四

三百十三

知過在於士大夫之不學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神學士大夫既不自知已之心故亦不知人主之心舜禹之心即是心已是心四海之所同萬古之所同克艱云者不放逸之謂也不放逸則不昏不昏則本善本明本神之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簡蠡測曰孔子贊堯曰無能名贊舜曰無爲贊禹曰吾無間然無間然者與我無間異也孟子稱堯舜曰與人

同稱禹曰無事欲得堯舜禹之宗者於孔孟贊頌之言而求之庶乎其可以悟入也已

臯陶

臯陶一名庭堅字隤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而庭堅則其一焉臯陶佐舜爲士師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茲無

聖學宗傳

卷之一

十五

三百十三

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楊氏曰萬幾此心念慮之微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禹曰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楊氏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長也其五典皆人心之所固

有固有者天也聖人所為無毫髮人為五典曰  
 天倫五禮曰天秩命有德曰天命討有罪曰天  
 討功曰亮天功民曰視天民招損受益以為天  
 道任官惟賢以代天工其動靜罔不純於天故  
 無為而治者天心之無思無為也又曰臯陶言  
 謹厥身脩又曰無教逸欲又曰兢兢業業又曰  
 同寅協恭何數聖人者無他奇謀偉論而諄諄  
 惟以戒慎恐懼為首語也於乎堯之所以為堯  
 舜之所以為舜禹之所以為禹臯陶益之所以  
 為臯陶益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  
 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  
 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不識此心者安  
 知之也不知者胡不於戒謹恐懼時而默察其  
 所以然乎蠡測曰陸氏言唐虞之際道在臯陶  
 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孟子亦曰若禹臯陶則見  
 而知之凡所云茲即堯所云時故謂之道在未  
 有知乃所以為真知故謂之見知臯陶真得其  
 宗矣

成湯

湯子姓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湯居亳為夏  
 方伯得專征伐夏桀三十有六歲葛伯不祀使  
 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衆往為之耕有  
 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為其殺是童子而征  
 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  
 仇也是時伊尹耕於有莘以幣聘之桀殺直臣  
 關龍逢群臣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  
 夏臺已而得釋湯出見野張網四面而祝之曰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  
 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  
 諸侯聞之曰湯澤及禽獸況於人乎歸之者四  
 十餘國夏桀無道殘虐日甚遂伐桀放於南巢  
 湯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陸氏曰  
湯到這  
裏却生一疑  
此湯之過也仲虺乃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  
 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天乃錫王勇智表正  
 萬邦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  
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  
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  
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履昏  
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是時三千諸侯大會湯  
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座拜從諸侯之位曰天  
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  
處之湯三讓諸侯皆推湯湯又求卜隨務光者  
而讓之二人皆逸然後即位作詰誕告四方曰

聖學宗傳本卷之一

十八 三百三十二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肆台小  
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  
人黜服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  
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  
懼若將隕於深淵凡我造邦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  
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十

有九祀大旱歷二十有四祀大旱殷史卜曰當  
以人禱湯曰吾所為禱兩者民也若必以人禱  
吾請自當遂剪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  
於桑林之社祝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官室管  
與女謁風與苞苴直行與讒夫與與何以不雨至  
斯極也於是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謹  
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以立天之道先陰  
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作歸藏之易以坤為  
首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三十祀

聖學宗傳本卷之一

十九 三百三十三

湯崩年百歲詩人歌之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  
式於九圍劉氏曰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  
悠然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  
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情情不為汲汲  
也耶故悠悠者最為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為常  
始焉色受聽竦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苟且一暴  
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  
異運同轍然而進脩之速未有如湯者日新又

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湯因其所履著於  
 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故曰以復制心夫人  
 心一也今日有制之者是復有一心也蓋心之  
 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  
 手有翻覆寔是一形也猶聲有笑哭寔是一音也心  
 過則邪制邪為正心過則妄制妄為誠過心不  
 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所以成  
 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噫  
 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於  
 聖學宋傳本卷之一  
 萬世者其用心如此蠡測曰天之一字自皇陶  
 發之實莫為而為之意至湯乃有上帝降衷之  
 言人遂執以為性真天降若有所與受然者夫  
 性果可以與受之物哉程子之言曰詩書中凡  
 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  
 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  
 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夫所謂意思者誰  
 之意思耶亦可悟矣故欲知性天之說以溯湯  
 之旨者必了了於程子之言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後居伊水故氏  
 曰伊尹者正也為湯阿衡使之正天下也伊尹  
 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  
 取諸人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  
 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湯三使聘尹尹幡然  
 聖學宋傳本卷之一  
 而起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  
 之終不悛也然後相湯而放伐之天下不驚湯  
 問尹曰壽可為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為弗欲則  
 不可為也湯崩相太甲作伊訓曰惟我商王布  
 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  
 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  
 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  
 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  
 於有萬邦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

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隆厥宗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桡張徃省括於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

聖學宗傳卷之一

十二

三百三十三

弗狎於弗順營於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放之於桐宮乃自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復歸於亳陳戒於太甲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於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求底蒸民之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公孫丑問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陸氏曰尚書一部只是說德

聖學宗傳卷之一

十三

三百三十三

而知德者實難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以此見當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蔡氏曰所謂一者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楊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



樂之乎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陳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淵源甚遠學識甚精今復取舜禹授受之微旨以告太甲其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之心也蠡測曰孟子言伊尹聖之任者也而至於叙道統之傳則直以見知歸之然則任指所遇而言非真有歎於時之謂也故程子謂聖人無優劣孟子亦曰其趨一也曰仁也亦可見矣覺之一字尹發之而一

聖學宗傳 卷之一

廿四

三百十五

德之訓正其覺處一德者覺即是一一即是德也夫伊尹當湯桀之間五去而五就之於嗣君相之而放之而又歸之古今語行事之非常而至不一者莫如伊尹然而伊尹履之如等閒而天下信之若心目此寧有異術哉惟其一而已矣一者何覺而已矣孟子所謂伊尹之志者亦此覺而已矣是以古之人隱居求之而行義達之今不求覺而欲談伊周之事業者吾不知之矣

傳說

傳說者殷之傳巖人也武丁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以夢所見示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爰立作相置諸其左右命之朝夕納誨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對揚休命作說命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

聖學宗傳 卷之一

廿五

三百十六

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始終典于學德脩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蠡測曰學之一字說發之從伊尹覺字而來故漢白虎通云學者覺也有善喪善矜能喪能者明無善之善無能之能也允懷于茲造次顛沛必於是也道積厥躬道從身得非外身而有也惟教學半教於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罔覺之學不從人得也古訓精一執中之言成憲堯舜之心法也

罔覺即臯陶之未有知允懷于茲即念茲在茲以是見聖聖相傳一脉而已惟是恭默之主當與難名無爲並稱而謨訓不著獨此恭默思道與啓心沃心之言亦足想見其微矣詩人歌之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夫詩言赫赫濯濯非顯正其所以爲恭默也書言恭默非寂正其所以爲聲靈也詩書之旨密矣

### 泰伯

泰伯周古公之子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一

聖學宗傳六卷之一

廿六

三百八

名虞仲少季歷泰伯與弟仲雍亡如荆蠻文身斷髮荆蠻人君事之因號爲句吳稱吳泰伯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陸氏日記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只是說末論語言伯夷叔齊求仁得仁泰伯三以天下讓殷有三仁却從血脉上說來夫知血脉之說者而後知皮膚之非所以論人也已蠡測曰泰伯之逃似去人倫仲雍斷髮幾絕人類據其踪跡皆非名教中人而孔子至德之稱逸

民之號共無貶辭以故天下後世不敢有異議不然而無此斷髮人欲知之而不罪之亦難矣故陸子謂皮膚非所以論人而歸本血脉乃深有味乎其言之嗟乎血脉果可以易知者哉舊說太王有剪商之志欲傳季歷以及昌而泰伯仲雍逃去以成父志夫古人國於二世之前此操懿之心術而可以語太王哉太王有此必無以爲八百年肇基之祖此理之可必者也詩曰實始剪商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彼泰伯之逃

聖學宗傳六卷之一

廿七

三百五

意不可測不宜強爲猜度三以天下讓者泰伯之德即可以朝諸侯而有天下而去之不居是其讓也故于舊說俱無采焉

聖學宗傳卷之二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校正 王繼燦 泰閱

文王

文王名昌季歷之子嗣為西伯周公追王曰文王焉西伯之為世子朝於季歷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西伯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西

聖學宗傳卷之二

伯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西伯之治岐也發政施仁必先窮民之無告者伯夷呂望聞西伯善養老來歸以就其養呂望已年八十餘釣於渭水西伯出獵載之以歸尊之為太公行於野見枯骨命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吾即其主以棺衾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於人乎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

以告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韓昌黎為羑里之

誅今天王聖明程子曰韓 曰天之徒患之乃求

有莘氏美女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

紂紂大悅乃釋西伯西伯歸而獻洛西之地方

千里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更賜得專征伐虞

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人界見耕者皆讓

畔民俗皆讓長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

往為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

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以服事殷終身不貳

聖學宗傳卷之二

二十祀西伯薨年九十七詩人歌之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維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帝

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

式不諫亦入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初文王在羑里因伏羲所畫之卦演彖詞焉

是爲周易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又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太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陸子曰其爲道也屢遷不遷處變動不居居處周流六虛實處上下無常常處剛

聖學宗傳卷之二

三

三百四十一

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知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夫所以爲我者母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

聖學宗傳卷之二

四

三百四十二

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行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於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

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乾者一畫之坤坤者兩畫之乾也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已也皆我之為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

聖學宗傳大卷之二

五

三百卅三

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為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為主陰入於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為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

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而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指吾之始名之曰元言吾之通名之曰亨言吾之利名之曰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指吾之剛為九指吾之柔為六指

聖學宗傳大卷之二

六

三百卅三

吾之清濁為天地指吾之震巽為雷風指吾之坎離為水火指吾之巽兌為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為日月以吾之變通為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為萬物以吾之視為目以吾之聽為耳以吾之噬為口以吾之握為手行為足以吾之思慮為心言吾之變化云為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為加焉曰命得此謂

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無咎其欣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謂之已謂之已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已也一也善學易者求諸已不求諸書

聖學宗傳不卷之二

七

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此心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蹟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倣此者也非蹟自蹟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沉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

耳近取諸心即此心而已矣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返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無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無咎無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於王庭非得志也介於石非止也

聖學宗傳不卷之二

八

出門同人非往也吾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又曰天地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諸儒唯知有說有義之謂易不知無說無義之謂易說猶無可言義猶無可說而況於無說而疆鑿其說無義而疆起其義乎深悟無說無義之爲易則庶幾乎入何思何慮之妙明大易一貫之旨矣劉氏曰易有平白坦易之塗躬行說躍便造聖人聖處而學者忽之且言易如

虞翻陸希聲深矣皆托異夢寄古人以開其說豈易果難言必有神授而後至耶不必爾也惟遵平白坦易之塗足矣易固多術或尚其辭或尚其變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盡其本則用自應何謂本復是已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道微九師之前未有為易之說者豈易道本於踐履非區區言說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為平白坦易之塗聖人善誘之上樞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

聖學宗傳 卷之二

九

三百三十一

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易之病也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 乾之彖曰元亨利貞楊氏曰六十四卦皆元也皆亨也皆利也皆貞也今夫人一話言何從而始乎一念慮何從而始乎非元乎日用應酬變動不窮非大亨乎咸有利焉非利乎已則利乎物又有正焉正則行邪則否正則利邪則害自一人之身一日之中元亨利貞咸具焉而况于他乎蠡測曰乾有六龍皆其自然之變化而或者

擬議於潛見惕躍飛亢之間是為齊其末君子問其是龍非龍而已龍德無虧則時潛而潛時見而見以至於時惕時躍時飛時亢而惕躍飛亢所謂時承以御天豈容一毫意必措置于其間哉彼潛見惕躍飛亢之不當其時者以其非龍故耳故根本只在龍德龍德如何自強不息而已自強不息非有所加吾本是龍適如其體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有多術乎哉又曰易之道明說屢遷不可為典要故此六爻之用謂一人

聖學宗傳 卷之二

十

三百三十一

占一爻可謂終身具六爻可謂一日之間一事之頃一念之微而具六爻亦可潛中有見亢中有惕躍中有飛飛中有潛以至展轉變化莫測其端蓋不可以言解不可以慮通者也嗟乎安得忘言絕慮之士而與之論六龍之用哉 坤之六二周公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楊氏曰直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是之謂方凡物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

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無不利習者勉強本有者奚俟乎習蠡測曰文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是知有所疑者便不直不方不大假習而反不利故學求無疑而已矣前所云知至知終是所以爲無疑也 蒙之彖孔子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楊氏曰不習不知之謂蒙以不習不知養之是謂作聖之功正者夫人之所知初不高遠初不

聖學宗傳 卷之二

十一

清靜之體所謂溥溥淵泉以時而出聖功自成大人之學在是矣 履之九二周公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孔子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楊氏曰人行乎世道甚坦坦無疑無阻而人自亂者因物有遷作好作惡自昏自亂胞中擾擾矣豈能幽哉幽人貞吉幽人之心無以異於擾擾者之心心自無體自清明自寂然不動視聽言動心思皆其變化彼昏者自不明自擾擾自爲繆亂爾幽人不昏故中不自亂不自亂由已非

聖學宗傳 卷之二

十二

幽深事親而已事長而已忠信與物而已視聽言動而已王氏曰蒙者穉也山下出泉蒙解之者曰靜而清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無智巧無伎能無筭計純一無僞清靜本然所謂蒙童也得其所養復其清靜之體不以人爲害之是爲聖功大人通達萬變是鑿鑿於混沌反以害之也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知識反爲良知之害才能反爲良能之害訂筭反爲經綸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復還本來



道孜孜學不動心而其中隱然未能脫然而虛者往往而是故聖人於此致其誨 復孔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楊氏曰三才之間何物非天地之心何事非天地之心何理非天地之心明者無俟乎言不明而欲啓之必從其易明之所而啓之萬物芒芒萬物循循難於辯明陽窮上剝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

聖學宗傳八卷之二

十三

天地之心卽道卽易之適卽人卽人之心卽天地卽萬物卽萬事卽萬理言之不盡究之不窮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爲何始何終一思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來思歸於何處莫究其所莫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萬物萬事萬理一乎三乎此尚不可以一名而可以二名乎通乎此則變化萬殊皆此妙也喜怒哀樂天地之雷霆風雨霜雪也應酬交錯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也何往而非天地之心也羅

氏曰雷潛地中卽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意識泯情意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自純矣若謂有端可求有象可覩是商旅紛行而后省旁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哉 无妄之六三周公曰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楊氏曰六三无妄之災非爲邪者以未能不作意不能不立於我故謂之災人性本善

聖學宗傳八卷之二

十四

本神本明志在於善反罹其災志在於得反有所失心在於靜得靜則失動矣心在於一得一則失二失三四失十百千萬矣心在於萬得萬又失一心在於同則得同得同則失矣失心在於異則得異得異則失同矣心在於實則得實得實則失虛心在於虛則得虛得虛則失實心在於中則得中得中則失四方心在於四方則得四方得四方則失中心在於知則得其知得其知則失其不知心在於不知則得其不知得

其不知則失其知大抵有得則有失無得則無失無得則得無得則無得則又失有得矣有得非粗無得非精愈深愈窮無深無窮惟自覺者四關六通變化無窮是爲大中莫究厥始無窮厥終無得尚不足以言之而况於有得乎故取或繫之牛爲象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无妄之九五周公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楊氏曰五爲中中爲道九五得道者也然有疾焉意或微動而過差此疾既小不聖學宗傳六卷之二 十五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楊氏曰旣以感應相與而說大而曰止者何非止與說離而爲二止與說合而爲一也如水鑑之萬象水常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哉止說之道乎 咸之九四周公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程子曰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兩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聖學宗傳六卷之二 十六

藥自愈如加藥焉其病滋甚故象曰不可試也此文唯已得道者知之未得道者不知此何等義理也有病而勿藥有過而不改殆不可解也此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加藥則不蒙矣則有知矣有知則不一貫矣則妄矣大休无妄起意於善是謂无妄之疾若又治此疾則於意上生意疾中加疾此疾此妙非大非小惟道心大明者始知此未至於大明者終疑 咸彖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觀其所感而

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楊氏曰初拇二腓三股五脰上輔頰舌九四居中正當心象爻辭亦言心之所爲而不明曰心者何也心非氣血非形體惟有虛明而亦執以爲己私若一物然故聖人去心之名庶乎已私之釋而虛之神著矣王氏曰山澤通氣以山之虛配以澤之潤唯虛故通實則不通矣故曰窺于山川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虛其中以受人虛者道之源也目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聲

心唯虛故能受天下之善目存青黃則明眩不能辨色耳存清濁則聰聵而不能別聲心存典要則心窒而不能通變君子之學致虛所以立本也感者無心之感虛中無我之謂貞貞則吉而悔亡无心之感所謂何思何慮也何思何慮非無思無慮也直心以動出于自然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故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世之學者執于塗而不知其歸溺于慮而不知其致則爲憧憧之感而非自然之道

聖學宗傳不卷之二

十七

三十三

矣又曰儒者諱言虛寂夫子於感發感應之理詳言之何也蓋天下之感皆生於寂而其應也皆本於虛虛以適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之默顏之愚周之靜皆是物也世儒泥於典要思爲昧夫所爲虛寂之體聖學所以不明造化或幾乎息矣 恒彖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楊氏曰觀其所恒即所感知所恒即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爲所感自

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今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其不恒者皆形也其風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其音聲則不恒其動作則不恒其聲音之自動作之自不可知也不可

聖學宗傳不卷之二

十八

三十三

又曰象言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爲未始或動也此非訓詁之所解非心思之所及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即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動是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謂君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動靜論王子曰君子

體夫雷風爲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无方  
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也 晉象  
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王氏曰日初  
出地進而上行爲晉之象日出地則明入地則  
晦日之明本無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  
視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昭其明  
德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復曰自復得  
曰自得明曰自明昭曰自昭知曰自知皆非有  
待於外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  
聖學宗傳 卷之十 十九

欲楊氏曰山下有澤其山日損人有忿欲其德  
日損學者好讀書而不懲忿窒欲猶不讀也喜  
窮究義理而不懲忿窒欲不成義理也雖已得  
道而不懲忿窒欲是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  
得之必失之也陸氏曰但懲忿窒欲未是學問  
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  
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  
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益象曰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楊氏曰凡

善卽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則改當如風雷之  
疾卽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  
已不能爲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  
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  
無疆何者爲我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爲我  
雖有神用變化云爲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  
則聲色甘芳之美毀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  
如太虛中之雲氣亦如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  
之變化其本體無所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  
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  
之能禦者以舜之胸中洞然一無所有故無所  
阻滯也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  
小以高大楊氏曰子曰據於德德得也實得於  
道也非言語之所及非思慮之所通故中庸曰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夫道一而已矣豈有道  
德之異哉人心有昏之間故聖賢立言辨析其  
所以異自古昔以來崇道者紛紛而得道者千  
無一萬無一學者以思慮之所到爲道以言語

之所及爲道則安能無所不通變化無窮哉據之爲言非若有若無恍惚之間也實有而實可據也惟其未嘗思而思也未嘗爲而爲也蒙以養正養此也順是而養之自漸至於高大不可揠苗也揠苗者是無妄之疾而施藥也愈益其疾矣惟蒙可以養之蒙者文王之不識不知也孔子之無知也善養德者莫善於此道雖洞明質有故習故習難於頓釋也順而養之意態不作則本德自明自神自無不善自高大矣本無

聖學宋傳本卷之十

三十一

三十一

高因人之卑陋而名其不卑陋者之爲高本無大因人之小狹而名其不小狹者之爲大曰順曰積皆設爲之辭自得自信者自知之彼未有德者往往徇名失義徇名失實是謂章句儒良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曰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象曰兼山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程子曰良其

背乃止也背無欲無思也故可止良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之謂良其背止其所不見也陸子曰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楊氏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爲光明而後爲得易之道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在乎前不在乎後凡

聖學宋傳本卷之十

三十一

三十一

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故聖人教之曰良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鼻口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則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良惟此爲止其所苟良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強止之終不止也惟良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矣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非有所而

欲无之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本無止本無所今日止其所者止于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无止之止真止矣夫是之謂止其所耳使有我則有所矣王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往來之義唯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故止也心之官則思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鑒之應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爲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著于無思卽爲沈空著于有思卽爲逐物无思而无不通于聖之絕學

聖學宗傳本卷之二

三十三

三百三十四

也先儒謂不出位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之類專以應迹言未明思之本旨也然不出位之思卽不願乎外之意心與迹亦非判爲兩事良止也良其肯止其所也是以無用爲用也李氏曰震艮二卦聖人道問學之大事也凡爲學者學問日博則聞見日廣聞見日廣則道理日積道理日積則寶惜日深日積日深日蔽日錮雖有豪傑不能自解脫矣此正所謂利欲深坑殺入陷阱雖聖人與居亦末如之何

者曾不知學貴知止止必有所故良以背爲所而止以不獲身不見人爲背無所止而自止者此至善之止也此於止知其所止之止也有絲髮未淨非背止之止矣故自趾以上分爲五爻皆止也而非其背非真止矣良趾者步亦步之學也良腓者欲其止而恨其不能止之學也此其可望者也良限者良於動地而強欲其不動告子強制其心之學也終不可與有言者也良其身飭躬者也良其輔謹言者也皆良也而非

聖學宗傳本卷之二

三十四

三百三十五

其所難以言良矣良不足以言學故以敦艮終焉然則言天下之真學問者非止與止則定定則靜靜則安可以照鑒可以扣擊可以平均可以經世而出世雖然苟非鼓之以雷霆至於喪身失命億喪具億无喪有事未易以蕩滌而遽止也 蠡測曰文王彖辭乃微言密旨宜備述於篇而人已熟習之矣周公爻辭亦因彖而發故并附見間摘其有所發明者使得以觸類其全焉雖然謂之發明猶屬意言易非意想語

言之所能及在善悟者以神會之不然劍三入矣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文王有疾武王不脫衣冠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東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不聽乃還師居二年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

聖學宗傳不卷之二

二十五

三〇〇

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矣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謗矣武王曰嘻乃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十有三年復大會於孟津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天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二月王陳師於高郊與紂戰於牧野紂師敗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問曰入殷若何周公曰臣聞之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私惟仁之親武王曰善哉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商宮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武王問膠鬲殷之所

聖學宗傳不卷之二

二十六

三〇〇

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之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武王克殷乃反商政政由舊封比干墓釋箕子囚式商容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項官之女大賚於四海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

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石師尚文而問焉曰黃帝顯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狂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爲子孫之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之類各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二十七

富鰲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橋橋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勲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勲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必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必崩弓之銘曰屈伸之儀廢與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忘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十有九年王崩年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二十七

九十三蠡測曰裁約二字自精一而來後孔門約禮孟子守約又憲章乎此者也故知約則知宗矣武王應天順人以斯成治而尤申問于踐祚之初者固其無已之衷亦闡發以示萬世之指歸守之無弊故曰爲子孫恒敬義者義即是敬非有二也主一之謂敬怠與欲乃其二三耳諸銘詞皆明此旨亦不可以忘一語是又其銘詞中之奧繫者哉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之諸父一云庶兄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王楮為楮則必思遠方珍恠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乃解衣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武王既克商訪于箕子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叙箕子乃言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叙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

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七稽疑乃命卜筮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九五福六極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

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為禾黍箕子傷之

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

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蓋指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云朱子曰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陸子曰皇大也極中也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

比居可封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歛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卽極也凡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則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為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福宜得康寧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

聖學宗傳卷之二

三

言三

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也孫氏曰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王之道王之路所謂甚夷者也蔡氏曰皇極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咏以協其音及覆以致其意恍然而悟悠然而得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蠡測曰皇極卽太極之謂錫極者愚夫愚婦可以與能也洪範與易皆備言天下之事物以明宇宙間無一事一物不在吾心之中亦無一事一物足為吾心

之礙二書之旨一而已矣稽疑必龜從筮從者重無心也使汝與卿士庶民皆從以無心是卽龜卽筮固不必以龜為龜以筮為筮也惟辟雖言君道要亦指吾天君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作福非作好作威非作惡玉食非口腹不然而從其小體卽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凶害不免矣庶徵之應卽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旨亦猶別教中所謂一念心疑被地來礙一念心愛被水來溺一念心嗔被火來燒一念心喜被風

聖學宗傳卷之二

三

言三

來飄皆同此意耳福極之來雖聖人不能違猶易之吉凶聖與人同不是聖人有福而無極有吉而無凶也特其所以處之不同夫惟其處之不同則福固是福極亦是福吉固是吉凶亦是吉陸氏所謂論人一心者是也洪範之旨無疑而易之旨亦不能外矣

周公

周公名旦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曰為子孝仁異於群子能傳其父之道曰文王我師也及武

王卽位輔翼武王用事居多佐武王伐紂克殷  
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周公乃  
設三壇北面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  
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以旦待王  
發之身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  
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無墜天之降葆命  
我先王亦未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龜於  
是乃卜三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  
入賀曰王其無害乃納冊於金滕匱中王翼日

聖學宗傳不卷之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乃瘳後武王崩成王幼公相王踐阼而治一沐  
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  
賢人公使管叔蔡叔監殷二叔疑公流言於國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避居東都東人歌之曰  
公遜碩膚赤烏几几公遜碩膚德音不瑕後成  
王感風雷之變發金滕之匱乃迎公友國管蔡  
武庚率淮夷而反公乃奉王命典師誅管叔殺  
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公作無逸曰嗚呼自殷  
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  
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言怒作多方曰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作易之爻辭凡  
三百八十四爻爻繫之詞焉荀子曰周公屏成  
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  
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夫是  
之謂大儒之效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  
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然有欲故  
也唯其可以蓄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

聖學宗傳不卷之三

三十四

三十四

之類莫不可制焉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  
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  
心乎哉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  
烏几几德音不瑕其以此夫或問程子曰周公  
勲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  
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  
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蠡測曰世稱  
周公制作勲猷周官法度皆其跡也公之秘密  
在易爻詞與夫歌詠文王諸詩夫公爻詞言言

如鏡花水月不可執捉而後人欲以訓詁明之若獷豕之牙載鬼一車等皆欲強爲之解其可通乎孔子曰所樂而玩者文之詞也謂之樂而玩其不可以言解意度明矣以無味味之以不解解之溷濡既久一旦豁然樂而玩之之旨也詩歌不識不知於乎不顯等皆宣明道奧吐露無餘孔子刪詩學易異世傳心神交夢寐全在于此若謂欲行其道於專業之間豈不遠哉爰辭宜備錄而世方專習故間有所采附文王

聖學宗傳不卷之二

三十五

三十五

衛武公

衛武公名和作抑之詩以自儆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矣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云觀詩之思不可度思則思於乎小子未年思

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暮成公年之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鄉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衛人美之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聖學宗傳不卷之三

三十六

三十六

今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其沒也謂之虐聖武公嚴氏曰抑詩自儆之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大學中庸相表裏蠹測曰庶人之愚日用不知也哲人之愚賢知之過仁知之見也德行本於覺知德者也興寐洒掃以爲民章不外尋常而證至道也不愧屋漏是處皆心也神之格思吾心卽神也未知臧否未能擇善也手攜示事面命耳提明白指示不外耳目手足語默動靜之間

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抱子之知即知也誰夙知而暮成即知即了無等待也靡盈不增也切磋琢磨無可添惟有可減也寬綽戲詭張弛不礙也伊傳而後惟武公得其宗矣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三七

文王篇

美音又 號音閱 拇音母足 大指

武公篇

執音音薛

聖學宗傳卷之三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參閱

孔子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三七

三十八

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王子曰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者正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見聞耳若專求之見聞之末則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何所指乎是可

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陳子安問朱子曰  
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無工夫纔知止  
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便是工夫蠡測曰聖人  
之言言言菽粟無一不切緊則當無一不體認  
然亦未可儻侗已也觀日月于容光測天樞于  
比極更有至要之處不得其要則誦法皆虛已  
上諸語皆示人知處是真宗要脉故揭示之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  
得之必失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字不可意見扶過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  
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蠡測曰  
夫子自少至老其務學如此豈以天縱而無俟  
於學特其學非俗學之學耳兩云爾有無限深  
旨透此即知其所以爲學之微 有能一日用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樂之者陸子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  
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  
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  
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  
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  
六經皆我註脚蠡測曰所謂好與樂卽知之真  
切融洽處非有加於知也陸子之言啓人密究  
深思前所謂知者知此而已此是何物本領二

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  
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蠡測曰前務學諸語皆  
積累功夫此直截數言又絕無等待故程子謂  
夫子未嘗言難亦未嘗言易此事非易非難必  
真知斯能契其旨今學者執積累而病直截之  
無功執直截而病積累之有難

矣夫子之微宗絕矣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  
 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鄴人之子知禮乎  
 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魯公與孔子言而善子曰  
 公之言善就國之節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  
 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  
 道耶子曰道也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  
 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

聖學宗傳不卷之三

四

三百三十一

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  
 之矣蠡測曰前三條是丘是禮是知三是字皆  
 當下承當如霹靂火不容眨眼後魯公一條見  
 大戴記與前是禮也一旨慈湖亟嘆以為惜乎  
 不載之論語使萬世人知之庶乎其有覺而  
 不知論語固自有之也哀公一條見家語與  
 是知也一旨蓋能知未知即此是知此知之外  
 更何求知夫子明此二意種種如此而奈何  
 略承當之不易也

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  
 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崔子執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  
 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  
 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克伐怨慾  
 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  
 不知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  
 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

聖學宗傳不卷之三

五

三百三十一

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  
 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  
 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蠡  
 測曰學者先須識仁而仁固不易識即此數條  
 可以例其餘矣夫仁者未嘗不忠未嘗不清未  
 嘗縱情未嘗無才而以忠為仁以清為仁以制  
 情為仁以有才為仁則何啻千里今之學者大  
 率知為忠而已為清而已為制情而已矣為才  
 用而已矣烏知所謂仁即有謂求當理無私以

爲仁者而不知所求之皆私也謂欲拔去病根以爲仁者而不知後去之皆病也謂才誠兩合以爲仁者而不知兩合之非誠也愈馳愈遠莫覺其非嗟乎學者不先擇中不先明善而謂得孔氏之宗者吾不信已 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

聖學宗傳卷之三

本

三

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無非教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聖學宗傳卷之三

七

三



也為黑震為雷為玄黃為專為太塗為長子為  
 决躁為蒼食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  
 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  
 為蕃鮮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  
 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  
 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  
 卦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  
 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  
 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  
 聖學宗傳末卷三十一  
 輿也為多青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  
 心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  
 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蟹為蠃為蚌為  
 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  
 為門闕為果蓏為闔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  
 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允為澤為少女為巫  
 為口舌為毀折為附决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  
 為羊蠱測曰巳上皆夫子深辭密句闡要明宗  
 最為尅的合而觀之無不同旨乃卦象之辭或

疑與經不合者未通其微耳蓋此深明臭腐神  
 奇渾無二致八卦之用充蒲字內太極之妙普  
 現目前故有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在揚眉瞬  
 目者畧似乎此 古之學者為已君子求諸已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修已以安百姓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蠱測曰夫子只道一箇已字此學脉也故  
 其平時自言每每不離吾字我字如道曰吾道  
 憂曰吾憂仁曰我欲師曰我師能曰我無能知  
 聖學宗傳末卷三十一  
 曰吾無知止曰吾止進曰吾往好曰從吾好富  
 貴曰於我如浮雲當時惟顏子博我約我曾子  
 吾省吾身漆雕開吾斯未信直透斯旨他鮮有  
 及者後來孟子屢言自巳求之明道專言莫不  
 在已蓋其宗也今有悟是者乎非不言身言已  
 而欲真信已之外更無一物修已之外更無一  
 事徹底無疑良亦不易夫學雖造到至聖地位  
 不過悟得自已聖賢惓惓之訓為是而已 是  
 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者子借藥拜而受之曰直

未達不敢嘗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曰有慟乎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  
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與  
師言之道與曰然固相師之道也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  
食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故人原壤其母死夫  
聖學宗傳卷之三  
子助之木槨壞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  
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  
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蠡測曰  
已上聖人之神用不可以致思者也所謂聖之  
時所謂無轍迹所謂毋意必固我於此窺其端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斷一樹殺一禽不以  
其時非孝也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路埋之曰吾  
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去爲埋狗  
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母使其首

陷焉蠡測曰夫子好生愛物如此而後世殺生  
殄物者背夫子之訓多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  
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  
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蠡測曰儒者謂  
聖人不言生死只此數語足矣更何用屢屢也  
生死不明而謂能通眼前耳目聞見之事者無  
聖學宗傳卷之三  
有是理生死不了而謂能忘眼前利害得失之  
衝者亦無有是理故於死生之說而諱言之者  
其亦不思而已矣程氏曰未知生焉知死人言  
夫子不告子路不知已明白說了也王氏曰道  
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超  
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  
生未嘗死也劉氏曰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  
是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  
之故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奇耦也學

者謂吾儒所急修已治人而已三經五常而已  
 身外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  
 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  
 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  
 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  
 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  
 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沒而愈光是輕生死  
 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為是任生死也齊泯  
 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髮髯未真姑立言廣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意以勝之終為生死所囿故曰朝聞夕可是夫  
 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常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  
 聞學之妙非口傳耳受目睹心承必有豁然開  
 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浮聰蔽聰雜見移見弗省是馬口勤  
 誦心勤記目勤規耳勤剽映螢雪錐股髀童耄  
 兀兀方寸不暫開焉聞性何由發哉予欲無言  
 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決引學者於中立  
 不倚之地可矣噫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

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怵然驚悸夢  
 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况死生之變耶學  
 者未須論此但當晝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  
 湛然如一無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  
 為未然可不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冀有聞  
 耶 孔子之先宋人也周靈王庚戌十一月庚  
 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父叔梁紇母顏氏  
 禱於尼丘山而生因名丘字仲尼少貧且賤二  
 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郊子朝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於魯道黃帝以來名官孔子往見而學之適衛  
 學鼓琴於師襄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出謂弟子  
 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  
 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  
 見老子其猶龍耶及於魯道彌導弟子益進昭  
 公二十五年魯亂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  
 晏嬰不可遂反魯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而  
 齊氏強僭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

詩書禮樂弟子齊魯九年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孔子欲往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十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十四年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阻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躡俎於大夫孔子行作倚蘭之操遂適衛居一月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既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十四

三三三三

反息乎躬鄉作躬擗遂及乎衛又主於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遂如蔡及葉遷於蔡三歲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與孔子講頌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十五

三三三三

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於是孔子自楚又反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而康子召孔子孔子歸魯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返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弟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十一

三十三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讀之韋編三絕為之彖象文言繫詞焉復因魯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至而狩獲麟遂絕筆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七十三歲蚤作曳杖而歌於門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十一

三十三

族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殷入也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周王不與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乃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也弟子皆心喪三年喪畢乃去獨子貢築室於墓復三年而去蠡測曰孔子自少至老周流不息故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或問朱子曰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事曰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有不可為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程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稟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

測曰吾觀子思贊仲尼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以如言之猶謂未至也故復推物之並育不害道之並行不悖皆仲尼之德為之敦化而川流是故天地之覆載乃仲尼之覆載四時之錯行乃仲尼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乃仲尼之代明不可以如言之而已也無仲尼則無天地無仲尼之大則無天地之大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蓋言仲尼也以天地與仲尼對待言之不知仲尼者矣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子人 三〇七

雖然箇箇人心即仲尼以仲尼與我分別言之又不知我者矣仲尼即天地也我即仲尼也一也學者須於此自信

顏子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八歲甫成童即從游於孔子之門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於魯及門受業者甚衆自有顏子而門人日益親從孔子去魯適衛適陳過匡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

死既解反衛過曹適宋及鄭至陳如蔡復與厄得免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今尹子西不可且以顏子輔相才止之及魯潛心仲尼安貧自樂孔子嘗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為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十九 三百三十一

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蠡測曰讀論語見顏淵所問於夫子者二一仁一為邦為邦之道已盡於天下歸仁一語而後來告之不過酌用前代稍去其害治者示以無為之意而已故回在聖門止

有仁之一問請事之餘再無言說其後自述歸功亦止喟然一歎卓爾之後絕不驚疑蓋深契真宗勇猛直截自然如此乃夫子之稱回則何其不一而足曰如愚曰不惰曰屢空曰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未見其止曰不遷怒不貳過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夫如愚即默識也不惰即不厭也屢空即空空也不違仁即不踰矩也不改其樂即樂在其中也未見其止即弗能已矣也不遷不貳即忘食忘憂也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即無不知而作也擇善而弗失即志學而立而不惑也故謂之言無不說同一竅也謂之惟我與爾有是共一機也以心印心如空合空真千古之神遇宜乎其稱嘆之屢屢也哉程子曰顏子屢空空空中受道楊氏曰三月不違仁則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呂氏曰屢空無我者也貨

殖非出於己之所自得也陸氏曰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又曰學有本末顏子問夫子三轉語其綱既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

聖學案傳本卷之三

二十一

聖學案傳本卷之三

二十一

二十一

豈能望顏子之素著魯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王子曰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王氏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畧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啓之肩聖學宗傳末卷之三

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淺深只不遷不貳是其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問顏子勇乎程子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子貢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一歲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

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子貢嘗宰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陸子曰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屬望磨礪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礪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礪得子貢就則其材豈



魯子之比顏子既亡而魯得之蓋子貢反為聰  
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又曰夫子問子貢曰汝  
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  
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了夫子  
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  
坐遽曰為是尚嫌少在因語坐間曰此說與天  
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敏如此雖諸  
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又曰子貢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三十四

三十四

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即是  
言了蠡測曰後儒稱子貢穎悟亞顏子然而費  
夫子之心力甚矣觀其以賜也何如質夫子而  
示之以器明欲進之於道使知所謂不器者而  
又問何器窠臼難舍稱之瑚璉蓋將以深愧之  
也以無諂無驕質夫子而進之樂與好禮貴在  
當下身體切磋琢磨猶屬語言許之知來亦不  
過僅與之耳以汝與回也孰愈啓之而乃以數  
較知以知因問曾不思弗如之知從何聞而得

此知渾全可言多寡耶啓之真知而曰何為莫  
知啓之無言而曰不言何述以性道與文章為  
二以夫子為如天之不可階而升為多識為方  
人蓋其去顏子之學尚遠故夫子惓惓接引於  
其博施濟衆而約之近取於其一言終身而示  
以如心直至最後而示之一貫蓋當在晚年而  
後有得也語云子貢晚年進德其謂是與

子路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三五

三十五

歲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玃  
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  
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  
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  
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  
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以學問豈可及乎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  
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

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鼓琴習亡國之聲孔子聞而責之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從孔子厄於陳蔡後又隨之

聖學宗傳

卷之三

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哀公十五年子路仕衛遇孔俚之亂以戈擊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蠶測曰朱子謂直心是道儒禪無二子路在孔門何其直也觀其欲從三軍欲從浮海執轡問津患難與共可謂心服推尊之至矣然而於南子之見則不悅佛肸之往則不悅謂迂謂何必皆信心直告必不苟隨人轉是以夫子倦倦注念或稱之或責之或哂之無非曲寓裁成至於呼名而教至再至三人知一貫之傳爲微密而不知誨女知之之爲傳心密旨與一貫無二也夫子嘗言未見好仁未見剛者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而於子路則好仁好剛好信等因除之而言學學者覺也夫子嘗言據德修德於子路則言知德匪知匪覺雖仁知道德皆非而況其他以此語子路皆非淺淺者且問政問君子子路問與人同而至於問神問死則諸子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之所未及先儒亦謂為切問是故孔門白頰魯而下吾將以子路為稱首焉陸子曰子路有聞一聞之後何用更聞朱子曰孟子極尊敬子路又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已復禮直是無交涉也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違聖學宋傳本卷之三

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子夏

上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及見魯子魯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子夏問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

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味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始可以言詩已矣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哀公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

聖學宋傳本卷之三

三十九

三十九

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學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昭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孔子沒子夏教授於西河子夏之學再傳而為莊周子夏習於詩今毛詩叙其遺說

也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  
春秋又傳禮著在禮志蠡測曰子夏之學見於  
記中若五至三無之教得聞於夫子可謂至矣  
五至三無之說詳具夫子編中慈湖屢舉以証  
學要非淺士所得聞者子夏提學字甚多曰學  
以致道曰必謂之學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  
在其中曰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  
蓋其孜孜於學者如此門人小子一章本末之  
旨與子游兩相發明蓋知末而不知本則無頭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故朱子曰言偃謂本之則無雖若見誦於子夏  
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  
乎今世之文學矣是子游之言亦不可廢但分  
本末為二則成兩截故子夏深歎其過孰先孰  
後者無先後之可言也本末二字取諸草木草  
木本末可言先後乎辟之則顯然明白矣故謂  
有末而無本者誣也言可誣而道不可誣也然  
此本末雖一悟之在人不能悟則疑有疑無謂之  
言人悟之則即始即卒便是聖人聖非別有道

元無二故也程子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  
為兩段事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  
只看所以然如何其釋無先後之意明矣又曰  
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其釋有始有卒  
二句又明矣大抵本末之妙最不易言人於草  
木以根為本以杪為末者非也生意其本根與  
杪皆末也生意寄於根而根不足以盡生意猶  
人心寄於方寸而方寸不足以盡心也故凡目  
可見耳可聞口可言心可思者皆末也不離見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聞言思而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不可思者本  
也洒掃應對進退末也精義入神亦末也能知  
洒掃應對精義入神者本也嗟乎茲難言哉默  
契而已賢賢易色章亦須善會若以盡倫即學  
則盡瘁之武侯非不致身泣竹之孟宗非不竭  
力分金之鮑子非不有信何以不與於聖傳若  
以盡倫外有學則何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要惟明於本末之旨則於此自能了然不然其  
可以強通哉類觀子夏之言多足取以明宗者

故次諸由賜之後

漆雕開

一作漆雕  
憑字子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一歲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程子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陸子曰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蠡測曰開在聖門別無問端他無表著而獨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三十三

此一語窺千聖之心宗開生人之道眼亦異矣哉蓋自堯舜以來凡曰中曰極曰性曰德等百千名號未嘗有外於斯曰執曰精曰欽曰止等無限工夫不能有加於信然斯固必信信即是斯夫子言造次顛沛必於是信在其中矣言篤信好學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言所信何物而信外無斯矣是故信為學之要領入門究竟盡之矣然信從何發有大疑然後有直信其必從疑始乎故不曰如之

何如之何者此夫子之所惜也已

曾點

點史記  
作蒧

曾點字子皙魯南武城人孔子弟子與子路冉有公西華同侍孔子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由也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可使足民赤爾何如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三十三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武子之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禮教不行點欲修之孔子善之孟子曰若曾哲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朱子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辟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

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或問朱子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曰今人却怕做莊老不怕做管商可笑蠡測曰儒者言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不知曾點只是曾點氣象三子是學堯舜氣象故三子見有心性有事功分別源流曾點只是就事行事三子有所用力曾點無用力處或曰如此則何以止於狂曰語有云一處解脫不能處處解脫如漆雕開所言信字終未曾徹底故止於

聖學宗傳卷之三

三十五

三十五

狂曰未曾徹底何從見之曰於下文三問觀之其中不穩其矣真信的人決無是問顏子不違曾子一唯再無言說若再有言便鶻突矣從前皆非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八歲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無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俵俵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

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蠡測曰後儒言子張務外而少誠

聖學宗傳卷之三

三十五

三十五

皆以意非之者也觀其稱執德必弘信道必篤然乎哉程子謂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故參前倚衡之教夫子啓子張不淺矣其卒也自云庶幾而曾子往哭不徒以弔曾子其有所契而子張其有所得矣夫所謂然而未仁或者其早年之病朋友規輔之忠固未可以槩之也

曾子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自蔡如葉至楚參時年十六父點即命往楚從

游焉自楚至衛及魯事孔子凡十餘年參志存  
 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嘗出薪於野客至其  
 家母以手搯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  
 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  
 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嘗去瓜誤斬其  
 根曾哲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蹙然  
 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  
 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  
 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父不義夫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  
 孔子謝過曾子養曾哲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  
 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  
 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  
 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曾子曰吾日三  
 省吾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  
 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作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  
 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

也又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  
 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孔子沒時年二十有七  
 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孔子事之曾子獨以  
 為不可乃止及親既沒乃適齊齊大夫禮贈之  
 游楚楚極其尊顯然道終不行而歸於魯晚年  
 子思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皆從受業曾子有  
 疾孟敬子問之告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二邊豆  
 之事則有司存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  
 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知免夫小子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  
 於以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  
 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脫  
 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  
 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  
 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  
 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  
 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  
 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妻以藜蒸不熟

而出既而終身不娶曾子著書十八篇十篇見  
大戴禮八篇亡蠡測曰曾子得夫子之宗在一  
唯之間有多旨乎既得而以之示門人及天下  
後世味其三語足矣曰忠恕而已矣曰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楊氏  
曰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  
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夫子之道  
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  
在於此此非曾子胸中洞徹豈敢爲斷然之論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人皆有此心皆聞曾子之言直信而不疑者千  
百無一二指金而告人曰此金也識者固信不  
識者固疑夜半燹火息滅饑者索食對燭而坐  
不知燭之爲火也則亦終饑而已矣忠恕之論  
燭喻也陸子曰誠意一段是總修齊治平之要  
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  
惡非出於勉強也王子曰人於尋常好惡或亦  
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是皆發於  
真心大學就易見處指示人大學盡於誠意而

意之所以誠見在如此而已薛氏曰學養子章  
道破古今信心不及信道不篤疑網合數子之  
言而觀之可見三語最爲緊要於中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一句指示不慮之良尤爲的切養子  
之道不可學亦不必學推之萬事萬化莫不皆  
然此心自能誠自能求以至自能忠自能恕自  
能好自能惡全不容一毫安排增益於其間故  
謂之而已矣者只是不安排不增益謂之必慎  
其獨者亦只是防安排防增益而已既無餘旨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亦無別法悟此則種種論說都無一言種種修  
爲都無一事孔子不惑不惑此顏子不違不違  
此曾子一唯默契此此所以爲相傳之宗也已  
劉氏曰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覽惟恐  
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  
情未除也博量揣摩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  
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  
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逮事夫子夫子聞居  
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泰祖  
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安知吾  
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  
克負荷伋每思之犬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  
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  
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審之奚由于曰  
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初孔子之道傳於魯  
子至是子思師事之年十六適宋困於宋作中

聖學宋傳本卷之三

四十一

言三十一

庸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  
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  
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  
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  
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  
繁乎子思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  
去之齊已而自齊適衛在衛貧甚而自若溫袍  
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遣以狐白裘不受曰而  
復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

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  
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  
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籍焉吾嘗企有望  
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  
之以學則無惑又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  
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  
欲乎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  
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子之廟乎  
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

聖學宋傳本卷之三

四十二

言三十二

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  
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  
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  
吾何慎哉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  
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又何請年六  
十二卒楊氏曰子思之學中庸是也程子曰申  
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  
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朱子曰始言一理  
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為一理指上天之載中散

爲萬事如三重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程子曰不易之謂庸朱子曰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因舉釋子偈曰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 問未發已發朱子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爲未發時耶試嘗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

聖學宗傳卷之三

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孰是王子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今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或問中庸既曰中又曰誠何如朱子曰此詩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也 楊氏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亦覺其未安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不當言不可 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又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朱子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歎 程子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

聖學宗傳卷之三

只是弄精神 問程子云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是在如何朱子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藏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問言其上下察也朱子曰恰似禪家青青綠竹莫匪真如燦燦黃花無非般若之意又曰喫緊為人處是要人就此瞥地 楊氏曰人心卽道學者自以為遠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其饑渴也孔子深惜夫平易之

聖學宗傳 卷之三

四十四 三百二十九

道人皆有之因其為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為道深知大患在乎為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者終於一物也為道如伐柯終不近道 或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既改之後或為善不已或止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朱子曰非然也能改卽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也 問至誠無息一段諸家多將做次第說朱子曰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久節次 問尊德

性而道問學一段朱子言三一專只是至尊德性 問孔子空空顏子虛空與中庸無聲無臭無臭之理又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真真默默之意如何分別朱子不答 問繫詞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程子曰同繫詞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為德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豈不同

聖學宗傳 卷之三

聖五

劉子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進其心甚切章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學者不能聞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偏中學幾於暗矣且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不稟是以生哉方其一性不虧真誠自守混然而已知者夸愚者賊然後中之名立焉外徇物內忘已然後中之本著焉情封欲閉篡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為嫡是中也豈遂銷滅破壞而不復存哉弗知有耳故以中為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間以中為易知耶或沒齒終身而不自覩焉何哉以

其近也近而弗察遠慕高奇或探妙於形聲之外或談微於意類之表是猶駕餘艘而索舟策飛黃而問駿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發明無非此事口傳心受初甚秘密發端指縱使人反求諸已焉世衰學弊子思懼斯文之遂絕也顯命上言言之於書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窮以未發之前則茫然自失孰主張是耶孰施爲是耶子思抽關啓鑰發其秘奧使學者洞然開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翱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者稱其卓絕然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爲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皆以滅情爲信其言非不高妙然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

之學未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可滅性可滅矣今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波而涸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截之其根浸傷善養性者不泊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子思所謂中也卽喜怒哀樂以爲中不可離喜怒哀樂以爲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合非離中卽契焉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發而中節順理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言庸行之間動容周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事事物物無非中者情何滅云蠡測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子思聞之夫子者慈湖數舉以明宗而或以爲此非夫子之言曰以精神而不以中正故決其非天舜曰惟精孟曰不可知之謂精神猶云少中正卽仁人心也亦不言中正或者之非也矣子思之學在中庸而中庸

之旨當識其微程子所謂密是也首言天命而  
曰不覩不聞曰未發未言天載而曰不見不言  
不動不賞不怒不顯曰無聲無臭斯不亦微矣  
乎凡此皆本諸夫子論語中所云無知無能無  
言無隱無意無我易所謂無方無體無思無為  
皆斯旨耳無聲無臭至矣之至即中庸其至之  
至篇中及其至也與夫至道至德至誠至聖皆  
以形容微密之旨大學有曰至善曰知至皆一  
轍也致中和致知致字皆從至而來至與致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欲人知本體故言至欲人知  
工夫即本體故言致聖人之立言如此雖然工  
夫本體寧復有外於心之精神者哉微密之旨  
不須外求自知自信而已

孔子篇 專音孚 黃音郎 桂音九  
鼻音恕 為乾卦之乾音干 蘇音裸  
子張篇 申祥子張之子也申姓顛字之訛音

聖學宗傳卷之四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堯  
陶望齡訂正 王繼堯 泰閱

孟子

孟軻字子車一字子輿戰國時鄒人受業于思  
之門初請見于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  
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  
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  
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邾  
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過程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  
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  
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  
爾所及也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  
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  
夜思之晝行之茲茲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  
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  
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  
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

積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二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高章之徒言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由堯舜至於湯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蠡測曰

聖學宗傳卷之四

十一

三百三

此所謂知與孔子同旨孔孟授受之微宗其在是乎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四十不動心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弗喪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是心足以王矣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我亦欲正人心生於其心害於其政魯氏曰孟子一書只是

要正人心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朱子曰非是心放出去又一箇心去求如人睡着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 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修其身而天下平自取之也自暴者不可與

聖學宗傳卷之四

十二

三百三

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也親喪固所自盡也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萬物皆備於我矣求在我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陸子曰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蓋孟子常言自字已字身字我字是宗領陸子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爲非

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便是蔽說是故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可以弗畔而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乃見卓爾此旨至孟子提揭得緊故曰孔子以是傳之孟軻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長者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聖學宗傳六卷之四 四 三三三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之言不忍其辭辭若無罪而就死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蠶測曰孟子提醒人每每不離此竅最喫緊最親切夫此一念果從何來只此一念無不具足是故親長達天下徐行為堯舜惻隱保四海弗受不脣倫禮義不忍辭辭成王業至於類泚一滴

孝子仁人百千禮制皆從此生並不欠少分毫故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一星便足燎原燎原無加一星一線可以達海達海無加一線孟子惓惓啓人察識於此自信得過則學亦無餘蘊矣昔晦翁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久之曰指其動處而言之必須動聖學宗傳六卷之四 五 三三三

方有羞惡之心仁包四者無仁則麻痺死了安有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仁則有知覺痒則覺得痒痛則覺得痛痒痛雖不同其覺則一也又曰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存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適理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愚謂晦翁前後二條發透孟子精髓可謂深契其宗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

矣夫道一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蠡測曰孟子直截示人言不在多只此數而已矣承領得過便無餘事不爲不欲卽思之不睹不聞易之何思何慮也 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舜人也我亦人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不以舜之所以事君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蠡測曰此孟子直見

聖學宗傳卷之四

三十一

無聲無臭終篇故孟子亦以此無有乎爾終篇自古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於人前無轍跡可循後無典要可據見者自見聞者自聞知者自知自見者見無所見自聞者聞無所聞自知者知無所知故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孟子之真見真知所以接夫子之統也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曰賢者而後樂此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古之人與民偕

聖學宗傳卷之四

三十二

樂故能樂也孟子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  
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  
毀之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  
劉好貨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王如  
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蠡測曰孟子導引  
陶鑄人處真是點鍊成金大爐大冶非其胸中  
洞然了徹豈能縱橫無礙如此楊氏曰世之君  
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池苑  
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  
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  
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  
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朱子曰天理人  
欲同行異情二者之間不能以髮其歸遠矣孟  
子剖析幾微其法似疏而實密其功似易而實  
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  
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  
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

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曰皆是  
也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昂予豈若是小丈  
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  
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彭更問曰後車數  
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曰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鄒氏曰良知  
之蘊發於孟子夷考孟子之行何其善於致良  
知也傳食諸侯衆之所非也而行之齊饑發棠  
衆之所悅也而不行一見諸侯衆以爲可爲也  
而不行三宿出晝衆以爲濡滯也而行之楊墨  
衆之所歸也而斥之仲子衆之所謂廉也儀衍  
衆之所謂大丈夫也而又斥之匡章衆之所謂  
不孝也而不斥又從而禮貌之餽金可受也亦  
可卻也幣交可報也亦可不報也蓋惟自致其  
良知不徇毀譽不拘格式不求聲名爲其所爲  
欲其所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  
而已矣蠡測曰孟子諸所行履如珠走盤尤難

爲曲謹者道也故曰孟子善用易 七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爲民父母行政如  
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王如施仁政於民可  
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  
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  
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此四者  
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  
聖學宗傳卷之四  
四者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  
其上死其長矣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  
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苟行仁政四海之內皆舉  
首而望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  
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  
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  
罪不容於死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文王之  
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聖人治天下使有

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爲有不仁者乎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  
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民爲重社稷  
次之君爲輕蠡測曰孟子惓惓行道無一念無  
一息不在乎生民觀其肫肫懇懇真是一字一  
淚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  
事由是則生而有所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  
而有所不爲也蠡測曰養生送死以言事親則  
當言生養而何以言養生且椎牛之祭不如雞  
豚之待親存也生養亦大矣此章之意蓋指自  
養自生自送自死孟子嘗言養生喪死無憾而  
禮記中亦有送死之語皆不爲事親者言莊子  
曰吾以萬物爲齋送此送之說也是故夕可沒  
寧吾知免夫吾今庶幾皆送死之道到此方亦  
事了畢故曰可以當大事語云蓋棺事乃定亦  
近此意由是二字自有深旨辟患卽是畏死生  
我所欲一章全是理會死處末句是亦不可以  
已乎是休歇之旨悟此可以畢生死矣劉屏山

作孔子論專言生死屏山之論豈無所授之者哉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告子曰生之謂性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曰然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程子曰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矣或問朱子曰犬牛之性與人

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濂溪作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也只是一個圈子何嘗有

異中庸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何故却將人物袞作一片說朱子曰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非特告子當時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也蠡測曰君子所性一章便是形色天性的註疏公都子所問者性而孟子所對者曰才曰情更無一語及性性不可言故也孟子道性善一句亦是

門人所記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之字對就字亦指其發處言之何嘗道性善必欲言善則所謂無對之善而已矣楊龜山問東林常惔禪師曰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惔曰是龜山曰性豈可以善惡言惔曰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胡安定得其說於龜山安定之子五峯曰性者天地鬼神之與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嘆美之詞不與惡對夫知此則雖謂孟子道性善可也或問善不與惡對則是無善無惡

告子亦言無善無惡何以異曰告子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如弗求於心弗求於氣

是也孟子無善無惡不着在無上本無善無惡而曾不礙爲善去惡實爲善去惡而初不見有善有惡毫釐之差辨諸此 韓氏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劉氏

曰學者必有用心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孟子方  
斷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  
者得之於心也心無所得而蹈規守矩終出勉  
強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也父兄至愛不能  
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進其進必也靈襟中啓  
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  
一旦親睹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心發於憤  
憤其見必卓聞於冥冥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  
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性之障千了萬通愈失

聖學宗傳卷之四

三

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之魯在孔  
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  
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非惟學者之失  
也亦教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辨聖人之  
意極口宣揚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  
利之反以害焉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於此  
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轍以驅馳故思學廢於  
箋解省學廢於譏議悟學廢於揣摩通學廢於  
偏黨默學廢於領畧教學廢於疑貳六學廢而

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  
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  
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繁唐大礪金  
柝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蹶張所能習  
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嚴程度可以書  
矣而草聖之筆非黜襟胝指所能造必自得於  
筆墨之外焉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  
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  
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徑之末真聖門

聖學宗傳卷之四

三

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  
亦胸中自負不碌碌爾意聖賢相傳一道也前  
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不泯韓子謂  
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峻哉曾頴傳道者也軻死  
千餘年果無曾頴乎時無孔子頴子沒於陋巷  
而少正卯爲聞人時無孟子匡章陷於不孝而  
仲子爲廉士人豈易識真哉真門圭竇密契聖  
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絕學  
者之志韓子之言何峻哉

荀卿

荀卿名況戰國時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  
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  
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遂家蘭陵著書數萬言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  
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使目非  
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  
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  
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十七

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  
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  
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  
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  
也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  
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  
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  
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 故千人萬人之情一  
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

王是也

後王當今之王

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

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

審其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

微知明此之謂也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

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

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

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

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

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

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 有所止矣 我欲賤

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惟學乎彼學者

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

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

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

室之辨混然曾莫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

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

不貧而富矣哉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

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十七

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究竟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溥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聖學宗傳不卷之四

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無爭先之意老子有見於拙無見於信老子五千言多以屈為伸以柔勝剛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不齊也墨子兼愛曰齊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鉞以人之情欲寡而皆多已之情欲多是過也有後而無先則群衆無門有拙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

兩心 數為蔽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

遠為蔽近為蔽傳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

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聖

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

無終無近無遠無傳無淺無古無今 何以知

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滅也

滅讀為藏 古字通用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

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

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二十七

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謂

虛不以所已滅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

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

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

卧則夢偷則自行故縱也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

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

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虛一而靜謂之

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

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

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

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

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知

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

有蔽矣哉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

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

自行也自止也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

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蒲側養一之微榮

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

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二十七

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一謂心也危之戒

蒲之義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其為人也

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

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

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

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卧而碎掌可謂

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

矣未及思也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

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強何忍

何危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  
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  
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  
爲之動謂之爲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爲  
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  
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  
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  
節遇謂之命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  
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  
欲而困於多欲者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  
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  
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  
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  
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  
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  
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  
雖曰我得之失之矣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  
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 不可學不可

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  
人者謂之爲是性偽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  
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  
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塗之人  
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  
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  
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  
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  
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  
然則雖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  
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  
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  
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  
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  
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  
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  
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  
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



為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一  
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  
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  
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  
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  
極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  
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 故塗之人可以為禹  
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  
害可以為禹 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  
聖學宗傳不卷之四

王中 指

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多知而無親博學  
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少不諷壯不  
論議雖可未成也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  
不論議亦知博與多之非矣雖可  
而未成尚未知一也一則速成 嘗與臨武  
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要  
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  
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  
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  
陳豈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為本然則何以

兵為哉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  
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  
非爭奪也作賦篇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  
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  
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  
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  
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  
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  
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隆之則一四海  
聖學宗傳不卷之四

王中 指

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 皇天  
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  
湯武以賢昏昏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  
崇日君子以修路以穿日大參乎天精微而無  
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  
之而後寧泰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  
寬平而危險隘者也修潔之為親而雜汗之為  
狄者耶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不能  
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

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知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基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宇宙忽兮其極之遠也攝兮攝音疾分判貌其相逐而反也叩叩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無棄物也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憚憊憚暝也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讀為亟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

聖學宗傳天卷之四

三本

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歟充盈大宇而不窅入鄰宄而不偏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託者與託問也往來憚憊而不可為固塞者歟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歟雷震震擊于會不億度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托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雲有物於此儼儼兮其狀屢化若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隣益食之謂

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次其後世耆老職也後世種也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女好柔婉也頭馬首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亂絲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伏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蠶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蠶所出也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

聖學宗傳天卷之四

三本

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其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詎其成功小者耶長其尾而銑其剽者耶長尾銑也剽抄未之意鋒也頭銛達而剽趙繆者耶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遭而事已替以為父管以為母以藏替狀其形管所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箴蠶測曰荀子賦篇之作奇矣哉直指曲譬皆以發

明是事耳初言禮性得之則雅似雅似二字最為明妙即之不可離之不可故止曰似而已次言知則直示本體所謂衆妙之門衆禍之門其義備矣次取象於雲猶易之取象於龍也次取象於蠶生無所從死無所往功成而不有何其神也未取象於箴鴛鴦綉出從君者不把金箴度與人箴之義微矣蠶曰蠶理箴曰箴理取其意而已矣或舉荀子解蔽遠為蔽近為蔽輕為蔽重為蔽之類說好陸子曰是好只是他無主

聖學宗傳不卷之四

二十一

三十一

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然予觀賦篇之義與篇中所云生乎由是死乎由是無日不在是是果何指可云無主而已耶荀子之言世所詆者性惡而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其立言非盡無謂也况性惡篇終深明人可為禹謂有其質有其具與人皆可為堯舜之旨有二乎哉王子曰孟子說性善從源頭上說來亦只是說個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

是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韓子曰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楊倞曰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立言指事根極理要

董仲舒

董仲舒漢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聖學宗傳不卷之四

二十九

三十一

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以賢良方正對策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重禮節安處善而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後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



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  
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  
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  
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  
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  
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  
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  
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  
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  
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  
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仁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王曰善復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  
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專驕王  
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  
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  
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

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信世

武安侯為相而降儒矣及仲舒對研  
氏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  
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班氏曰劉向  
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莞晏之  
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  
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類淵死孔子曰噫  
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  
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  
析下惟發憤潛心大業今後學者有所統壹為  
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  
而曰莞晏勿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  
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程子曰董子度越諸  
子又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又曰漢  
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  
分明

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三十一

董子

荀卿篇

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淳音貫治治音也

聖學宗傳本卷之四終



聖學宗傳卷之五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東越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泰閱

楊雄

楊雄字子雲漢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者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聖學宗傳本卷五

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顧嘗好詞賦惟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撻離騷文而反之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 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

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 山嶮之蹊不可勝由

矣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

氏者尸也曰子尸乎曰尸哉尸哉吾獨有不尸

者矣 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軌混混不舍

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

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春見諸

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

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 舌也

司馬氏曰天常即禮樂也言人不用禮樂猶無

筆而書無舌而言也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

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馬氏曰餘曰贅少曰虧

深知器械舟車官室之爲則禮由已 或問

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

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

况於事倫乎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

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

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

全乎 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

全乎

曰禮行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 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 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 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美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李氏曰手者桎梏之屬宋氏曰文王桎梏囚於羑里七年是嘗被其桎梏矣安可謂之不手哉蠡測曰人知紂之桎梏文王不知文王之未嘗桎梏也 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已之私之謂克 春木之莖兮援我手之鵠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宋氏曰莖猶盛也吳氏曰鵠猶淳也尸子曰堯鵠居子雲卒時去孔子四百九十八歲蠡測曰春木之莖者時行物生道自存也攜手之鵠者共游無懷之天無間隔也五百歲猶一

朝也其人若存者杏壇未散也 或曰說說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說說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蠡測曰奚其存者承上其人若存而疑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孩提不慮之知不待聖存也各習其師者歸求有餘師之師也嘵嘵患不精耳精而精之聖卽在是容外求乎哉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並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李氏曰雖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易簡也已簡已易焉支馬離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矣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夏子游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

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或曰聖人自然與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視禹之行水與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道至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

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或問鄒食其說陳留下教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

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殆也 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 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非異乎不異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

歟宋氏曰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之性善惡混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精矣司馬氏曰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善與惡猶陰之與陽也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梁藜莠相與並生孟子以為

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

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梁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信稻梁之亦生於田也故楊子以人之性善惡混蠶測曰夫學知性而已矣不知性何以語學然知性固不易也荀楊宋馬之

見者所謂群盲摸象不可言非不可言是臨  
謂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只  
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如孟子  
說性善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晦  
翁之言可謂備知偏指之失矣至其自所言性  
又添一氣字性外有氣天命之性外又有氣質  
之性則程子謂性即氣氣即性與孟子形色天  
性之旨其又可通乎甚矣性之不易知不易言  
也李氏曰孟子之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衆  
聖學宗傳本卷之五  
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逞己見而欲以死語活人  
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  
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  
善乃爲至善惟無可無不可乃爲當可耳若執  
一定之說而欲以通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  
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惟夫子之善言性  
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  
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是活世故曰孔  
子其太極乎善世之節之也宣之夫論性不以

孔子爲的其庶幾乎 程子曰大玄中首中陽  
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於  
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昧也揚子雲  
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  
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  
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司馬氏曰法言  
之成莽專漢政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揚子位  
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奈何責之以必  
死乎揚子三世不徙官安恬如此而乃疑其求  
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則必  
爲莽佐命不在劉琨之下矣  
王通  
王通字仲淹隋時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  
以儒術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四  
年生仲淹九年江東平父歎曰王道無叙天下  
何爲而一乎仲淹待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  
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  
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



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異之日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仲淹再拜受之十八年父晏居歌伐木而召仲淹仲淹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父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馬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仲淹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聖學宋傳末卷之五

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煬帝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讀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寶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養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諧仲淹於素曰彼實媿公公何敬焉素以問仲淹仲淹曰使公可媿則僕得矣不可媿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十三年江

難作仲淹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未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初仲淹謂弟績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

聖學宗傳本卷之五

十一

三百三

杜等並慙慙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方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常存適不至此仲淹所著有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並未及行正觀初其弟疑子福時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又取薛收姚義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勒成中說十卷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

聖學宗傳本卷之五

十一

三百三

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 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 薛道衡時 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

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

焉其餘則動靜慮矣 子曰蓋九師與而易道

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撰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

高毅梁赤左丘明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

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

也后蒼所傳為齊詩韓嬰所傳為韓大戴小戴

禮之衰也戴德師大戴書殘於今古孔安國家

書以今文易之劉歆詩失於齊魯齊魯固生

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

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

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 子讀無鬼論

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陳守謂薛生曰吾

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

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

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

言叔達善聽 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

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與學校然好自子

於伐為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

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

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炫

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

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

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

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

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

古之道也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

謹未若不行而謹 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

居乎子光字不羗游於河東人問者書曰會逢

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

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

得與之變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

願廣者狹之道也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

英自勝者雄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知易沒身

而已况吾儕乎阮逸曰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

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中

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謂門人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薛收問息  
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  
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子謂收曰我未見  
欲仁好義而不得者如不得斯無性者也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  
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  
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  
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  
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  
聖學宗傳末卷之五  
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  
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  
二未違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  
皆歸焉而不覺也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  
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  
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耳真君  
後魏  
太武年崩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  
德後周武帝年崩也毀釋老二教 子讀洪範謹  
議安康獻公撰 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  
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賈瓊問君子

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色馬哉 賈復問何以  
息謙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賈瓊薛  
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  
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為不行 或  
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或  
曰禮豈為我輩設哉子曰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  
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  
之道斯為美也 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  
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  
聖學宗傳末卷之五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  
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生  
進此道 子曰見而存未若  
不見而存者也 或問長生神僊之道子曰仁  
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為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  
曰何謂其然乎子曰是究是圖置其然乎彥博  
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  
也 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  
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 賈瓊請絕

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  
 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  
 拒泛如也斯可矣 賈瓊曰山中吳欽天下之  
 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  
 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  
 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  
 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房玄齡問正主庇  
 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其說子曰夫能  
 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  
 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  
 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  
 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 子曰吾  
 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  
 故明 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  
 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乎哉子曰吾  
 亦然也 疑名叔恬字 子曰天下有道聖人  
 為天下無道聖人彰焉 文中之亞弟 常曰願聞其說子曰

反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彰乎如有  
 用我者當處於太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  
 易不云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子曰通其  
 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  
 其人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  
 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  
 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繫故議事以制噫中代  
 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 阮氏曰唐末  
 司空圖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  
 聖學宗傳六卷之五 十八 三五 五季  
 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  
 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  
 高也大哉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  
 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  
 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  
 用中說者如是而已

韓愈

韓愈字退之唐修武人退之生三歲而孤嫂鄭  
 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益通六經百家

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時極論官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字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疏論刺史復左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愈至此凡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香係路退之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之死裴度崔群請少寬假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壽域天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與潮僧大顛游人傳愈信奉佛氏愈移書孟簡曰人傳愈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至

海上遂造其廬留衣服爲別乃入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爲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矣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廷臣往諭衆慄縮退之勇行元積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退之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之卒也張籍祭以詩云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愈嘗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作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

人又非鑿堯王撰得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耶又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作師說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聖學宗傳六卷之五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作原性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涉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

宗越叔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感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孽瞽瞍之舜絲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

聖學宗傳六卷之五

二十五

言四

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蠡測曰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而欲自比孟軻夫使孟子而言性謬也何以稱醇韓子論性處率與軻背源頭已差烏在其為孟軻哉孟子言道一而已矣而韓子言三孟子言堯舜與人同耳而韓子言不同孟子言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而韓

子言殊推之無一語合者豈惟不與孟子合  
如韓子之言當日性相遠也習相近也而後可  
其背於孔子抑又甚矣後世乃以退之比孟子  
謂與相表裏豈未究其原乎或者曰退之晚有  
所得在歸自潮州以後從困衡而喻是未可知  
矣或問朱子曰昌黎從太顛不審有崇信之意  
否曰真箇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  
無聊後被他說轉了不知太顛與他說箇什麼  
得恁地傾心信向周子題太顛壁曰退之自謂  
聖學宗傳卷之五

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數  
書珍重更留衣

楊雄篇 後音鐵 湯音蒸 甚讀日沉

王通篇 鄭食其日歷異其 說音稅

韓愈篇 明音模 胡人膜拜長跪拜也

聖學宗傳卷之六

聖學宗傳卷之六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燦 參閱

穆修

穆修字伯長宋時汝陽人師陳搏傳易學性豪  
褊少合人有書其詩於禁中者真宗見之而問  
或對曰穆修上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宰相丁  
謂對曰此人行不逮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  
為潁州文學參軍當時呼曰穆參軍老益貧家  
有唐本韓柳集修因丐于所親得鏤板印數百  
帙携入京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伯長  
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  
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  
文修始為之倡其後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  
春秋學伯長之學得自陳搏按搏字圖南賜號  
希夷亳州人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臥至百餘日  
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為  
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於為金乎世



宗不悅放還山太宗卽位再召之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練養之道皆所不知然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世聖上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喜甚太宗問曰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卽今之堯舜也夫以搏之言如此其學術可窺而伯長之淵源亦可覩矣故朱子曰聖學之傳本於堯舜也

世但以圖南爲學神僊術非知圖南者也圖南之傳直至康節而張敬夫又曰濂溪始學陳希夷當必有據云

胡瑗

胡瑗字翼之宋泰州海陵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爲國家偉器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夜不寢坐十年不歸

以易經教授吳中范仲淹與游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更定雅樂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辟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安定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皇祐中授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安定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安定弟子士常居四五嘉祐初仍治太學以太常博士致仕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者以安定爲首稱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一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積又云安定先生居湖其倅不甚加禮一日積欲往見之間先生宜何以答之先生曰若思而後往便是不誠直已而往可也積聞此語遂大開悟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宋青州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坦率自信無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性下嚴寡合雖挺之亦頗在訶怒之中挺之事之益謹承順如父兄卒能受易任孟州司戶挺之不事儀矩時太守范雍以此頗不悅雍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於近郊衆或讓之挺之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雍謫守安陸過洛陽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之公檄

聖學宗傳卷之六

四

器大久不調或借之石延平曰時不足以器盍去之遂隱去

邵雍

邵雍字堯夫謚康節其先范陽人祖徙衡漳父徙共城堯夫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之才之傳遠有端緒堯夫受學焉堯夫年三十游河南堯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已而踰河濱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先生病畏寒暑嘗以春秋時行游每出乘小車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忘返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入相舉遺逸以堯夫應詔不起呂誨等薦除潁州團練推官受命卽引疾於是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嘗謂堯夫曰先生可

衣此乎堯夫曰其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寓  
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堯夫天津隱  
居相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堯夫曰公相招未  
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嘗令二青衣蒼頭掖  
之以行一日與堯夫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  
步下堂堯夫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弼曰忘却  
拄杖矣弼以堯夫年高勸學修養堯夫曰不能  
學人胡走亂走也弼嘗患氣痞堯夫曰好事到  
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尤弼笑曰此事  
未易言也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因  
戲之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  
者皆欲投劾而去堯夫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  
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  
而去何益堯夫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  
州令一日守請堯夫與惇會惇縱橫議論初不  
知堯夫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  
也知花爲甚堯夫乃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別  
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

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惇後欲從堯夫傳數學  
堯夫謂須十年不仕乃可蓋不之許也邢恕欲  
從堯夫學堯夫畧爲開其端倪恕援引古今不  
已堯夫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熙  
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雍欲觀化一  
巡光曰未必至此堯夫笑曰死生亦常事張載  
真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  
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  
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  
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  
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  
手示之曰面前路徑湏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  
處况能使人行也一日伊川又往視之曰堯夫  
平生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  
也只得依你說一日有新報堯夫問有其事曰  
其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七月初四日  
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死於太  
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

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  
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  
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  
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  
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  
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  
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堯夫德器粹然不事祿祿不設防吟群居莫笑  
終日不爲甚異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  
人明道兄弟初侍其父識堯夫後訪堯夫於天  
津之廬堯夫携酒飲月波上歡甚論議終夕明  
日二程謂人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  
古之豪傑也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學也  
堯夫嘗自號無名公作無名公傳曰無名公生  
於冀方長於冀方老於豫方終於豫方年十歲  
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澤十去其一  
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  
澤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

人之情已之澤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六  
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澤十去其七八矣  
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澤  
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  
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  
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  
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  
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  
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  
聖學宗傳末卷之六

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  
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矣無名者  
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  
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  
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  
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  
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  
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  
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

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百體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禱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詣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未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

聖學宗傳

卷之六

七

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

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之善則應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肺腸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

聖學宗傳

卷之六

七

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富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所著書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等其畧曰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

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 聖也者人之至者也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 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與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受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能知其天下之

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與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與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其斯之謂與 所謂皇帝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無爲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則禽獸

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 人能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其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 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

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心爲太極曰道爲太極 形可分神不可分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於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爲神者至言也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精氣爲物形也游魂爲變神也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

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爾人能用易是  
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劉絢問無  
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  
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  
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無  
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  
然後能物物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  
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  
聖學宗傳卷之六

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  
心膻脾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膻之靈  
曰鬼脾之靈曰魂脈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  
則謂之視脈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靈發  
乎鼻則謂之臭膻之鬼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  
備具然後謂之人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  
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鬼存神  
魂行於天精鬼返於地行於天則謂之曰陽行  
返於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  
聖學宗傳卷之六

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  
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  
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  
乎况於物乎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  
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  
手足草木之枝葉花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  
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  
狀也 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



堯夫何敢道此明珠良玉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巨海名山即世間也欲識出世法必從世間求堯夫他詩有云雖居人世上是出人間是知出世不離在世先後二字亦不必泥觀易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蠡測曰此明造化在手宇宙生身極切

荷欄詩六尺殘軀病復羸况堪日日更添衰

聖學宗傳本卷之末

蒲懷可惜精明處一語未能分付時沙裏有金然索椽石中韞玉奈何疑此情牢落西風暮倚遍欄干人不知蠡測曰疑字說盡人蔽處自疑自怯所以終不知 (知識吟)目見之謂識耳聞之謂知奈何知與識天下亦常稀蠡測曰人人有目人人有耳人人能見人人能聞何以知希識希此是入悟之門 (仁聖吟)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蠡測曰道者路也徐行翼趨步步踏着不生疑畏便是蓋

道便是聖矣天者自然也不學不慮孩提已能只如此去便是如天便是仁矣仁聖何難而謂莫敢倫哉 (藥物吟)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靈皇王帝霸由之生天意不遠人之情飛走草木類既別士農工商自安得歲豐時常平樂與萬物同其榮蠡測曰皇王帝霸世界汗隆而天之明人之靈萬古如故類之別品之成一毫不移故汗隆升降豈是由天意而實人情為之也忘情則時常平矣 (月到吟)月到

聖學宗傳本卷之末

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清夜吟)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天聽吟)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自餘吟)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 (暮春吟)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 伊川云堯夫有詩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蒲懷都是春又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卷舒

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皆不止風日言  
皆有理又詩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  
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伊川於此不逮堯夫又云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把這些事便與堯  
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  
道來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  
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或問近日學者有厭拘  
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為人  
如何曰邵子胸襟中有這個學能包括宇宙終  
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下得今人却恃個甚  
復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懸耀皇王  
帝朝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堯夫猶空中樓閣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宋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  
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  
主簿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  
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茂叔  
獨與之辨不聽乃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曰如

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  
免且賢茂叔薦移郴州桂陽令郡守李初平知  
茂叔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茂叔論學歎曰吾  
欲讀書何如茂叔曰公老無及矣請得爲公言  
之初平逐日聽茂叔語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  
部使者趙清獻公并感於諧口臨之甚威茂叔  
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清獻守虔熟視其所爲乃  
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  
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并及呂公著薦爲廣東  
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  
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  
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  
取管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并再鎮蜀將奏用之  
未及而卒年五十七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  
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  
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  
濂溪始掾安南時程珣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  
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信二子

聖學宗傳卷六

顛願往受業焉茂叔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顛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茂叔茂叔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過之與之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安石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謁濂溪足三及門而不

聖學宗傳卷之末

三十一

指點

見安石憲曰吾獨不可自求之乎伊川曰周茂叔意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明道少年好獵既見茂叔自謂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見獵者有喜心乃知茂叔非虛言也蒲宗孟曰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與邵伯溫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揆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伊川指面前食桌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

在其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黃廷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黃瑞節曰或謂先生太極圖得之穆修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朱子獨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程子曰周茂叔窮禪客臧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絀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嚙嚙之耶晦菴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也所著有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  
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  
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  
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  
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朱子曰  
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這箇道理便會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之爲言甚也極至之甚  
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謂之無極者正以  
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  
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  
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  
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  
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動靜非太

極而所以動靜者乃太極也故謂非動靜外別  
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則不可自太極  
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個圈子何嘗有異有是  
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推之於前而  
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故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且自那動處說起  
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又曰太  
極是箇太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宙往今來曰  
宙無一個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  
極是箇太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宙往今來曰  
極是箇太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宙往今來曰  
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當認得這個意思又曰  
人身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  
其性便是理或問曰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  
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  
顏曾是如何朱子曰焉知其不曾說曰顏曾做  
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  
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臆  
度思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是若理會得

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度氏曰太極之妙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學者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喜怒哀樂之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度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矣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直氏曰周子因群聖之言而推其所未言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蠡測曰朱子解無極太極可謂深切著明而他時又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又曰稟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而如此則陰陽反在太極之前不類茲解何哉朱子將終之前五日猶為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此解當為定論動極靜極之說世亦有疑者知無先後次第則亦當自豁然夫人得其

秀而最靈非從他得自得之也朱子謂我所固有是也或曰非得之天乎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不離自己曰有不靈者何曰亦莫非自即靈秀之中而有修悖之殊修悖豈自他乎悖之即靈秀非其初矣曰各具一太極統體一太極者何也曰各具一太極者本來自具非分而與之之謂也統體一太極者千燈一光非還而合之之謂也使太極而可以分合可以與受則太極亦不過一物當必有妙於太極者分之合之與之受之矣其可通乎太極生天地非天地生太極也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太極中物合者無間異非以此合彼之謂也朱子證之入身謂便可受用及度氏真氏之言皆喫緊的切最當體認故人必無疑於此方知始終生死之說此太極之所以圖所以說也不然失周子之意多矣若通書四十一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蠡測曰此章反覆言誠明只是一個誠名目雖殊一而已矣朱子曰易是無形影的物事亦即誠之別名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蠡測曰此章以誠則無事矣一句爲主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

曰聖人楊氏曰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潔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動之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朱子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其焉害也故君子慎動蠡測曰動用皆根誠來子思言慎獨而此言慎動誠無二也顏子不遷不貳孟子勿助勿忘是慎動合其無事無爲之體而已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爾蠡測曰仁義中正而已矣猶所謂忠恕而已矣孝悌而已矣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

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考聖力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蠡測曰上言無事無爲而未嘗不守不行不廓此言無思而未嘗不思皆密旨也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蠡測曰從士希賢說向上則多層節從聖希天說起則賢與士總歸希天如射之的皆期於此希天者率性而已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

聖學宗傳本卷之六

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蠡測曰豈遠豈多而已矣只是說歸約處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木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今關今其無窮兮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

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朱子曰一箇是萬箇萬箇是一箇如千部文字字字如此好箇箇如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聖學宗傳本卷之六

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或問朱子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或思量顏子樂處朱子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

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家長無師  
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  
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朱子曰此重此樂人  
亦少知之者 仲由喜聞過今人有過不喜人  
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聖  
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  
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  
聖學宗傳本卷六  
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  
乎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  
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  
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  
動可不慎乎蠱測曰此章復提誠字懲窒遷改  
即是慎動動而無動至誠之用懲窒遷改謂之  
必有事謂之行無事皆可也 治天下有本身  
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  
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雖有天

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  
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  
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  
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  
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  
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君子以道充爲貴  
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  
玉其重無加焉耳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  
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於外物所搖動如  
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  
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至誠則動動則  
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  
以成其變化蠱測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以見擬  
議之非擬議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而亂  
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良其背背非見也



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作

愛蓮說曰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

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

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

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

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

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

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拙賦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

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徵上安下順

風清弊絕 宿崇聖詩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

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晚磬

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 門扉詩有

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關從方便乾坤在此

間 春晚詩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

飛吟餘小立闌干外遙見樵漁一路歸

邵雍篇 撥發也音倍始花也音雷音畢花結

聖學宗傳卷之六終

聖學宗傳卷之七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見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參閱

程顥

程顥字伯淳謚純公文法博表其墓曰明道先

生宋河南人明道始生神氣秀爽未能言叔祖

母抱之不知釵墜後數日方求之明道以手指

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十歲賦酌貪

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

弟伊川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慨然有求道之

志二十六歲舉進士調鄆縣簿再調上元嘗云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

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弗

為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今行時

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

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

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

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呂正獻公

公著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明道有懷薦之意明道曰願侍即益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故納焉移今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視民如子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云某嘗媿此四字庶寧初呂正獻公薦授中允權御史神宗素聞瀕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上召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禪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長以法直名則不能上嘆賞以為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王安石執議更法今言者攻之甚力明道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

聖學宗傳卷七 明道

色待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自安石用事明道亦嘗一語及功利晁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又一日因論事不合安石謂曰公之學如上壁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遂不附已者獨不及明道曰此忠信人也改簽書鎮寧軍判官中人程昉取澶卒八百人天方大寒虐用之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明道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開門撫納具以事上得不復遣曹村埽決明道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為請盡以廂兵見付帥遂以鎮印授明道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耳明道命善泅者先渡決口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坵監洛河竹木務神宗念顛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日程顛

聖學宗傳卷七 明道

可用爲執政安石不對又有登對者自洛至上  
問曰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帝崩詔王洛明道  
謂韓宗師曰君實晦叔相矣韓曰二公當何如  
曰若與元豐大臣分黨則衣冠之禍未艾也明  
道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  
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  
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  
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  
衆君子不與之爭勢又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  
聖學宋傳本卷之七十四  
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  
也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  
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又曰自仁祖  
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  
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苟如  
是尚是爲己其心却不在朝廷哲宗即位召爲  
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  
四陳瓘作責沈文曰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  
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予爲禮

部貢院官舍與范淳夫同舍淳夫云顏子不遷  
不貳惟伯淳有之予曰伯淳誰也淳夫默然久  
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時自愧不可言伊川  
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  
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  
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  
人而已 明道曰見之非易見不能及 這箇  
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智者又看做智了也  
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聖學宋傳本卷之七十五  
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只是  
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  
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  
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  
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  
爾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樂莫

大焉樂亦在其中矣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爲此以下論 今人居履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真然而行者也 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聖學宗傳卷之七 明道 惟在莊敬持養 自得處豈得分毫論若見則便見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蠢測曰以上明道皆示人求知其辭玄其旨微孔孟相傳惟此而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

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乎舖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聖學宗傳卷之七 明道 孝道多元來依舊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嘗謂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良知良能

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湏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之四海而準湏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

聖學案傳本卷之七

更難爲名狀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個別有天地 得此義理在此其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其譬如間視世之仁義者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 一日遊許之西湖

在石壇上坐少頃腳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一日見火邊燒湯餅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蓋謂曰已上皆直截之宗曾容一毫擬議否曾有一毫等待否不於此透徹不可謂得程氏之傳 學者先湏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理知仁者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湏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

聖學案傳本卷之七

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湏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益良知良能元不喪失其昔日習心未除却湏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張載寓書問定性未能不

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書答之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

聖學宗傳本卷之七

十一

三

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之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勿志勿助之間正當處也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其講孟子至勿

聖學宗傳本卷之七

十一

三

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憂也哀此孰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聖學宗傳卷之七 問道 十一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 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德在何處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人有語導氣者問明道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而冬裘饒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

矣 橫渠嘗言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謝良佐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又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目 明道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

聖學宗傳卷之七 問道 十一

不可有一事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蠡測曰已上皆程子示人用功微旨須善承領 只理會生是如何 知性即明生死之說 既說心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死生存亡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子曰朝聞夕可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為可乎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蠡測曰此皆程子理會生死處

言簡而義悉矣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中庸言誠便是神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湏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

聖學宗傳本卷之七 十四

道沒時古人却因其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其尋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 蠱測曰

明道論性論神論中如此非真知者不能契 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我願為太平之民 百官萬務金華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黃鍾牛鳴 忠信而出忠信而入油火上竿 禁蚣蜈 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而已矣 人能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

聖學宗傳本卷之七 十五

皆是自私者也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 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某言下有省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却自無所得某遂心服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先生曰在輿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或有詩云參倚前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劍尋舟



跡大似子張書在紳 或云天下歸仁只是物  
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窓問曰此還歸仁否或人  
默然因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  
周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 温  
公作中庸解不曉處問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  
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  
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蠢測曰已上皆言  
之不可以思量擬議者也 謝氏曰先生坐如  
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學者須是胸懷  
聖學宋傳本卷之七 十一 言信

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  
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  
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此豈流俗之見可同  
日而語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  
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程頤

程頤字正叔稱伊川先生與兄伯淳同受學於  
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面陳所學不  
報因遊太學時涪陵胡瑗以頤子所好何學論  
聖學宋傳本卷之七 十七 言信  
試諸生得伊川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  
希哲與伊川鄰齋首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除  
秘書省校書郎伊川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  
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以  
爲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  
導少主不宜疎畧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  
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聞帝在宮中起行  
漱水必避螻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耳頤  
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時神宗之

喪未除百官以不至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  
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請開樂置宴  
願奏罷之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  
今特設宴是喜之也五年丁父憂除服三省進  
呈欲與館職箴中以其不肯請令只與西監願  
再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中秘  
閣西監之命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  
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  
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伊川曰族子至  
聖學宗傳末卷之七  
愚不足青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馬用  
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舡幾覆舟中人皆號哭  
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  
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  
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  
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  
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髭  
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徽宗即位移峽州  
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

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  
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  
駁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  
書今監司伺察伊川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  
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  
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  
年七十五程伯淳常謂伊川曰異日能尊嚴師  
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  
予不得讓焉故伯淳常爲條列官司不以爲挽  
聖學宗傳末卷之七  
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伯淳謂青苗法  
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卻甚較計  
在漢州日宿一僧寺伯淳入門而右從者皆隨  
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伊川自謂此  
是某不及家兄處 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  
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  
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  
益有不通處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頽子何以  
能不改其樂曰頽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

而已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旣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始識伊川面 陳經正問曰据貴一所見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此追求斷鍊之語而惜乎經正轉語不來何不答曰衆人皆餒我獨飽 韓維帥許伊川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為民祈福也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間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白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有光曰願亦有奇特事理請問之曰每食必飽 邵堯夫謂伊川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洒掃得

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問佛說生死如何曰辟如水濕亦有此意思又問佛說死生輪迴可否曰此事說有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 問凡動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尹彥明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彥明日固是只為開眼即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浴中子安舉以告彥明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彥明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懼也彥明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韓公持國與伊川

話嘆曰今日又暮矣伊川對曰此常理從來如  
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  
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可矣 問前  
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倬一行然不知亦知  
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  
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  
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  
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  
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  
此等則做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  
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道也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  
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  
則何益矣又夫學爲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  
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  
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  
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  
于言下卽悟何啻讀十年書 張戢嘗於政事

堂與介甫爭辯事因舉經引證介甫乃曰安石  
都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哉不能答伊川因云  
却不向他道只這便是不會讀書 問鳶飛戾  
天魚躍於淵莫是上下一理否曰到這裏只得  
點頭 問學者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  
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  
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  
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  
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  
君者也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  
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  
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亦大矣噫  
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  
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自不察  
乎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  
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  
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  
而已矣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

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 愚者指東為東指西為西隨眾所見

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為東西不必為西惟聖人

明於定分須以東為東以西為西 問或有孤

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

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尹

焯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

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莫大洩天機否曰如此

聖學宋傳本卷之七 伊川病革門人往

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 伊川病革門人往

視之伊川瞑目而卧門人曰夫子平日所學正

要此時用伊川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

人未出寢門而沒晦翁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

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

做已使是為洛學真也常疑如石林之說固不

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但當初

佛學只是說無存養的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

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會就身上做

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為已使也

呂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封榮陽公壽州人正獻公公著

之長子公著字晦叔晦叔甚愛原明教之事事

循蹈規矩遺節焦干之胡安定復從明道伊川

構渠游知見日益廣大棄私舉一意古學讀書

平直簡要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以知言為

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務畧去枝葉直截徑徒

聖學宋傳本卷之七 伊川病革門人往

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以陰

入官為說書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

修身以正心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

術為郡令公帑多蓄鯁魚諸乾物及筭乾薑乾

以待賓客以戒鷄鴨等生命晚年習靜雖驚恐

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

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原明安坐轎上神色不

動從者有溺死者後自省察校量嘗言十餘年

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微覺心動數年前大

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居宿州真揚  
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或至絕糧數日處之宴然  
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每日讀易一爻不以  
毫髮事于人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  
一字擾公私或問原明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  
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  
爲辱下焉者且自思曰若答他却與彼等忿心  
亦自消也政和中卒年七十八朱子曰呂氏家  
傳深有警悟人處但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  
者與釋氏不同而呂公學於程氏乃反見得佛  
與聖人合豈不背矣之甚哉然考其學問初不  
失程氏之宗晦叔自幼講學即以治心爲本爲  
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晦叔  
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晦叔曰  
堯舜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志所以爲堯舜  
也晦叔脫益究禪理每勸司馬君實留意曰所  
貴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  
爲方外人也蓋其家學相傳如此夫自修則正

心治心用世則知人安民聖學如是止矣又烏  
論其他

### 邵伯温

邵伯温字子文康節之子入聞父教出與司馬  
君實二程交故所聞日傳以薦授大名府教授  
調長子尉訥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因與伯温  
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  
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  
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惇方與黨獄故  
伯温以此諷之徽宗即位伯温上書辨宣仁誣  
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  
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伯温曰世亂蜀安稍  
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  
温注皇極經世其言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  
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  
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  
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  
道變而爲物物化而爲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

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道生一一為太極一生二二為兩儀二生四四為四象四生八八為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為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為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唯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聖學宋傳本卷之七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為一體萬物為一身 乾坤謂之物則天地亦物也天地有物之大者耳既謂之物則亦有所盡也然而有所謂悠久無疆者固未嘗盡也 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

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事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聖學宋傳本卷之七以事天皆本乎心也 惟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盡天下之民而後可以治民矣 天之與萬物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民萬民與萬物同乎一道則聖人與昊天亦同乎一道矣一世之萬物與一世之萬民同乎一道則萬世之萬物與萬世之萬民亦同乎一道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物也民

也聖人也天也其道一也故古之聖人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物而觀萬物以一世而知萬世者蓋由斯道也心無所在而無所不在故以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心迹體用之間有權存焉則所謂體無定用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者也如是則心迹體用俱以泯矣文中子所謂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唯聖人爲能盡之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爲動陰闔而爲靜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湏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於此

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靜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爲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天地之心一歸於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爲動靜之間也獨楊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於中首象中孚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辭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雖然天地之心所可見者亦不過因時順理而



已因時順理所以謂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轍迹哉嗚呼所謂動靜之間者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能至此則可以知變化之道可以知生死之說不能至此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外於此者皆邪說妄行也學者欲就其至在乎默而識之不可以言傳也 人之一身實具天地萬物唯聖人則能反身而誠踐而履之聖人之明表裏洞照幽明洞燭天下之物無出之者以其能反觀也能反觀者以萬物皆備於我自聖學宗傳本卷之七

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物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故能以物觀物以物觀物者能無我故也君子之患在蔽於我衆人之患在蔽於物蔽於我蔽於物君子衆人雖不同其害道一也所以謂之觀物者天地亦物也而況於已乎已亦物也而況於人乎人亦物也而況於物乎夫天地人物至於一已皆同乎物矣然後能觀物非以目觀之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以目觀物者見於前而蔽於後得

於通而遺於遠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心觀物者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理觀物則無遠無近無前無後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矣所以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理者窮之而後知性者盡之而後知命者至之而後知此三知者聖人之真知也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以其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我亦人也烏有所謂我哉我與人皆物也烏有所謂物哉無物無人無我矣然後能用天下之目為已之目用天下之耳為已之耳用天下之口為已之口用天下之心為已之心能合天下之耳目心口其於聞見謀論不亦廣大高遠乎惟其用天下聞見謀論以為聞見謀論則夫何為哉無為而已矣故曰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如是則天下之能事畢

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張載

張載字子厚稱橫渠先生宋鳳翔人子厚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上書謁范文正公仲淹文正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子厚與論易次日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聖學宗傳末卷之七

三十四

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初子厚不輕與人言學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與洛人並子厚每有意三代之治欲正經界分宅里立欵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聖學宗傳末卷之七

三十五

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熙寧九年秋子厚感異  
 夢忽以所著正蒙屬門人曰此書乃余歷年致  
 思之所得也其書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  
 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  
 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  
 盡性者一之朱子曰太虛無形即太極本無極  
 也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  
 不失吾常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徇生執有者  
 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聖學宗傳本卷之七 三十一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二者可與言  
 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  
 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  
 深於易者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  
 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  
 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  
 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  
 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  
 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

一物之不體也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  
 然之為體耳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  
 天地所遷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  
 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  
 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寔是  
 足以究生死之說 誠明所明乃天德良知非  
 聞見小知而已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  
 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  
 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盡性然後知生  
 聖學宗傳本卷之七 三十二

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  
 性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  
 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物一也  
 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納照不二也 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 大其心  
 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  
 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措其  
 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  
 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一 標

成心者意之謂與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為善且為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為與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天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大海無潤因喝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為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憂道則凡為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為道者皆貧 仁者人也當辨其人

聖學宗傳本卷之七 標

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為人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湏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既易壞惟太虛無動摧故為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勇 某學來

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

聖學宗傳卷之七

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其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如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棄去者有之 此學以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與耶然而學者不傳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矣

謝良佐

謝良佐字頭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上蔡見明道先生先生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又一日謂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曰且靜坐上蔡自負談博初見明道每舉史書以對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明道

聖學宗傳卷之七

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遺一字上蔡大不服後來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明道每謂上蔡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顛有泚憤排如此上蔡見明道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彊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明道明道曰可謂益友矣既而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上蔡曰也只去

得個禱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書  
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頭  
頭因語在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而近思者也上  
蔡後告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太學上蔡對  
曰蔡人抄習禮記決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  
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上蔡乃止是歲亦  
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  
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  
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  
稟學焉建中靖國初在書局召對忤旨出就監  
門之職坐飛語詔獄謫錮終身崇寧癸未卒年  
五十四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上  
蔡嘗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  
就上箇下工夫予未及第時夢入內庭不見神  
宗但見太子垂涕而泣及釋褐而神宗晏駕哲  
宗嗣位乃知萬事真實有命非人力所能計較  
也 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  
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若信不

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 吾舊多恐怖每  
於危階上蹈險以習之 或問色欲想已去多  
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又問  
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  
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  
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並無健美底心 富  
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  
以好事期待他非是小事切湏勉之透得名利  
關便是小歇處然湏藉窮理工夫至此而後可  
聖學宗傳本卷之七 上學 聖學  
望有人聖域之理不然休說 游定夫問曰公  
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可謂切問矣實就上  
面做工夫來曰如何做工夫曰凡事湏有根如  
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  
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問洒掃應對上學却  
是太鎖屑不展拓曰凡事不必湏要高遠且從  
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如將天下與人雖大  
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  
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

人如將天下與人相似又如行於屋上恐懼心便  
 恐懼行平地上心便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  
 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一般只如洒掃  
 不着此心怎洒掃得應對不着此心怎應對得  
 嘗監西竹本場朱子發自太學往見之坐定  
 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  
 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  
 語子發愕然意曰刻如此何由款其講說已而  
 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掀髯曰聽說論  
 聖學宗傳本卷第七上

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  
 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又曰所  
 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  
 或問呂與叔問常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  
 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曰事至應之  
 不與之俱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心常存奚紛擾  
 之有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  
 不同 或問程門教人說敬却遺了恭中庸說  
 篤恭而天下平又不說敬如何恭敬不同曰不  
 聖學宗傳本卷第七下

語首舉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  
 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  
 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  
 也夫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洒掃應  
 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  
 只恁地看 或問劉安節進乎曰未見他有進  
 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除蘗  
 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何以見

同恭是平聲敬是仄聲舉座大笑 問佛氏有  
 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之說曰豈免念起然須識  
 得念起時 問人有智慧之品不同何也曰無  
 氣稟異耳然則可變與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  
 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  
 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  
 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擎拳豎  
 脚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  
 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

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啗不從心中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聖學宗傳本卷之七 上卷 聖學宗傳本卷之七 問言動非禮卽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則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 謂呂晉伯甚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着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 仁之爲道惟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而語之亦難其語愈

傳其去愈遠古人語此者多矣然而終非仁也如恭寬信敏惠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恭寬信敏惠而已克已復禮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克已復禮而已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特飭身而已何以見其爲仁有子之論蓋亦如此爾惟孝弟者近仁然而孝弟非仁也今夫出必告反必面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亦可以爲孝矣間巷之人亦能之長幼有序徐行後長者亦可以爲弟矣間巷之人亦能之然而以間巷之人爲有道不可也以爲終不可入道亦不可也但孝弟可以爲仁可以入道在念不念之間蓋仁之道古人猶難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實欲知仁則在力行自負自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矣 人能自觀其過則知其所以觀此卽吾之仁 天下之事若數一二本無可惑察理不盡則惑本無可憂有利害心則憂雖生死亦分內事本無可懼中無主則懼蓋自其不惑則以知名之目其無往而不



自得則以仁名之自其無恐懼心則以勇名之名雖不同要之其道則一 知者心有所覺也非聞見之所及只於聞見能擇而從之識之與心知殊異故曰知之次也 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如惡惡莫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上蔡說某

聖學宗傳未卷之七

中平人

三十三

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伊川曰人每到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鬧處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上蔡云只有這些子已覺伊川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曰此便是答底語橫渠說得來別這個便

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個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催什歸根鬼也致

聖學宗傳未卷之七

中平人

三十三

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明道先生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個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甚親切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遂生厭

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問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又曰昔日用功處甚多但不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昔伯淳先生教予予只管着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是

聖學宗傳卷之七 五十一 二百五

日不因文公言那得知顯道蓋測曰上蔡之語皆文公手定乃削去其百餘章內稱五十餘章詆程氏以助佛說疑是江民表所著削之或宜而此外五十章者不知何故亦并削之耳大抵文公以前諸儒之書未有不為所刪削者至於程氏遺書亦自云去取之則凡不合於文公之意者皆所不錄而全書多不傳矣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雖少而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見之京師謂可與適道明道與扶溝縣學招使肄業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為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晚為監察御史歷知三州卒年七十一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惜之有中庸論語說垂於世定夫曰道未始有名感於善而出則善之名立托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 仁人心也則仁之

聖學宗傳卷之七 定夫 五十一 二百五

為仁得其本心而已且心之本體一而已矣非  
 事事而為之物物而愛之又非積日累月而後  
 可至也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  
 仁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天下歸  
 仁取足於己而已非有藉於外故曰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顏淵請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  
 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可久矣故能三月不違  
 仁雖然三月不違者其心猶有所操也至於中  
 心安仁則縱目之所視更無亂色縱耳之所聽  
 更無奸聲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則發育萬物彌綸天地而何克己復  
 禮三月不違之足言哉此聖人之能事而對時  
 育物者所以博施濟眾也曰然則聖與仁烏乎  
 辨曰仁人心也操之則為賢縱之則為聖苟未  
 至於縱心則於博施濟眾未能無數數然也  
 呂居仁以書問定夫曰儒道以為順此父子君  
 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於聖人佛道去此  
 則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學後又從諸

禪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  
 也定夫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  
 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  
 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  
 以口舌爭也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  
 此之甚而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為然  
 者也朱子曰程門高第皆入禪學去必程先生  
 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着  
 實工夫

明道篇

婦音掃堤岸也 泗音四 淨行水上 責沈文集公沈諸梁借禁以自

游酢篇

睥音卓 日明暗也

聖學宗傳卷之八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燦 參閱

楊時

楊時字中立宋將樂人稱龜山先生熙寧九年  
中進士第時河南程明道與弟伊川講學於熙  
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龜山調官不赴以  
師禮見明道於穎昌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  
會得容易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  
年而明道死龜山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  
告同學者後又見伊川於洛龜山蓋年四十矣  
伊川偶暝坐龜山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  
覺則門外雪深尺許矣龜山杜門不出者十年  
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龜山  
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  
多從之游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  
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  
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

使臣以聞蔡京乃召為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  
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  
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  
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始盡元祐繼  
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  
崇寧抑又甚焉况元祐之政著在令甲皆焚之  
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  
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  
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  
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聞金人入攻龜山謂  
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厲以竦  
動觀聽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  
能過公孫弘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  
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  
復可為也及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  
相統一龜山又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  
後士卒始用命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  
和龜山又極言其不可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

者多持兩端及李綱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龜山得召對欽宗乃以龜山兼國子祭酒言王安石宜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懈力主王氏上疏詆之龜山遂請開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典學爲務已而告老致政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龜山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龜山浮沉中外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龜山卒年八十三謚文靖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朱子曰龜山此行固自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又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

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龜山嘗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 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 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外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夫爲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饑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俟俟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觀孔門弟子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  
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  
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  
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語李似祖曰  
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  
非在已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  
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  
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語羅從彥曰今之  
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  
聖學宗傳本卷本八 山 五

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托天  
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與禹  
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掩者  
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  
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爲學  
矣 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  
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木石居鹿豕  
游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爲文詞也其學果安  
聖學宗傳本卷本八 山 本

此事體大須會著力來方知不易若只要傳古  
通今爲文章作忠信厚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  
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學  
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  
當是之時賢聖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  
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記然曠千  
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  
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  
其用心必有在矣 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

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  
 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不饑  
 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  
 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也 道  
 也者忘之不可不忘不可惟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不下帶而道存者得之當識在前在衡時豈  
 有物參倚也 禮樂法度莫非妙道所存蓋聖  
 人與民共由也民特不知耳乃若學者則於禮  
 樂法度之外自有覺處所謂知也 聖人所謂  
 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灑掃應對之間哉其  
 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 世  
 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  
 熱與其能焚也孟子之謂善得火之能熱者也  
 是火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  
 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  
 後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故人以金尅之而  
 火生焉水與火未嘗相離蓋子母之道也火無  
 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公之息矣何熱之

有哉而謂熱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  
 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 極高明而不道乎中  
 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  
 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為二  
 致非知中庸也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  
 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為孝弟乃在乎行  
 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  
 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為聖賢也百姓  
 特用而不知耳 李郁請見於餘杭告之曰學  
 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  
 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  
 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 容貌衣服食  
 息之際道之微也聖人於此本無意於中節蓋  
 日月有明隨其受光而照之有志者稍察於斯  
 道庶幾乎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  
 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  
 人心也最為親切 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

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仁乎  
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  
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也仁也 孟子一  
部書只是要正人心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  
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  
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  
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  
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  
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聖學宗傳六卷卷八 龜山 九  
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 易曰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  
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  
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王者敬而  
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  
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善敬而已 發而中節中  
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  
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  
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

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  
爲則爲出於不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  
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 學始於致知終於  
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  
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知萬物皆備  
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  
己之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己與人物無二故  
也 會物於一己而後能公天下之好惡而不  
爲私焉 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  
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  
人者不足道也反身而誠則當體而足無所克  
也故反身與克己異意耳 通天下一氣耳合  
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  
知合之非來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浮漚其死也  
水釋如晝夜之常無足悅戚者 易於咸卦初  
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  
五言咸其脢九六言咸其輔頰舌至九四一爻  
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惟忘心而待



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 志可以為善亦不害其未化故在學者則為切論至道則為病由與回中人以上者也夫子姑使之篤志乎不可也使之捐志乎不可也其曰盍各言爾志則二人者於此可以省發矣又安知兩人者不由是大有以啟迪其心與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篤志者也至願無伐善無施勞篤志不足以言之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非志也聊以答子路之問而已 形色天

聖學宋傳本卷之八

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 龜山過黃庭詹季

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個圈子用墨

塗其半云這便是易 (和陳管中自警詩二首

畫前有易字 厝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

成底事靈龜 老青編 盈科日進幾時休

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達多狂未歇坐馳還愛

鏡中頭 (別游定夫)勉吾將仕謀身力已分

漆雕慙未信子夏又離群慘淡交情重開關道

路勤至言宜遠寄孤陋願頻聞 蠡測曰甚矣

夫習見習聞之可畏也王氏之學比於聖門若蒼素薰猶至易辨者而天下習之數十年遂莫覺其非龜山一旦起而救正乃衆議紛然上疏力詆使龜山不得安其位邪正之易淆如此然而王氏之終不能勝正者猶以其立朝相業流禍顯然與夫士人誦習僅數十年之近故耳向使其不為輔相敗闕不彰以訛襲訛延至數百年之久則當有無如之柰者矣正道難宣而積心莫挽甚矣夫習見習聞之可畏也豈特王氏

聖學宋傳本卷之八

哉 又曰晦翁云龜山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

便是道夫手持足行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

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

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

做道嗟乎此正學問一大關鍵處也夫世有一

種恣情任欲之人冒昧承當則晦翁之言不可

忽但執定晦翁之言彼赤子待行而已視聽而

已不知其他將亦不得為道乎哉晦翁又云如

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

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  
認行底便是道然而伊川語道只日行處是伊  
川之語非有漏也晦翁又云伊川言夏葛冬裘  
饑食渴飲若着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着  
些私吝心字夫悟此則可通于二家之旨矣蓋  
視聽行持本來是道所以非者只因着些私心  
故耳心苟不着渾如赤子則時徐行而徐行時  
趨進而趨進視即為明聽即為聰率其視聽行  
持之常何所不是而復求加哉明道云非禮勿

聖學宗傳卷之八

十三

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故學者但防  
其非而已無別有是也若心已無非更求一般  
道理并疑見在之視聽行持皆以為未是則頭  
上安頭為道遠人性學之所以不明而工夫之  
所以反害也可不辨哉晦翁又云龜山言伊尹  
之耕于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  
是如此則世間伊尹多矣夫堯舜與人同伊尹  
豈不與世間同哉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伊尹不過先覺而已非有所異也其堯舜君民

身親見之亦不過覺其未覺而已不能增益之  
也故凡任其非者不覺也別求是者亦不覺也  
學覺而已有多術哉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早學於張橫渠後見二  
程而卒業焉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  
不敢掩祖宗之德與叔嘗云性一也流形之分  
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二人焉皆一目而別  
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

聖學宗傳卷之八

十四

廷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  
所居蔽有厚薄耳作中庸解畧云所謂中者性  
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  
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  
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  
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  
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  
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

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  
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  
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曰中者不易之定理故  
以爲教如此則是以中爲一好事用以立教非  
自然之理也與張天驥書云我心廣大如天地  
視其形骸之身但如螻蟻耳與叔後來亦看佛  
書朋友以書責之與叔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  
如何元豐庚申歲伊川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  
從者六七八人伊川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  
聖學宗傳末卷之八與叔  
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伊  
川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  
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  
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  
嘆乎伊川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吾嘆夫有用  
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  
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  
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也如此與叔曰天  
數千之言何如伊川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

矣然觀先生之言則有體而無用也伊川云與  
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  
危坐可謂散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  
拘迫則難久也楊龜山云晉伯兄弟中皆有見  
處晉伯作詩咏會點事曰取支從容問且酬展  
才無不到諸侯可憐曾點性鳴瑟獨對春風咏  
不休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  
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齊晉  
伯名大忠與叔之兄也與叔作禮儀詩云禮儀  
聖學宗傳末卷之八與叔  
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即加衣饑即  
食孰爲末後孰爲先克已詩云克已工夫未肯  
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  
籬即大家作克已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  
爲不仁我則有已立已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  
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  
我蝨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孰敢侮  
予且戰且慄勝私室愆昔爲寇讐今則臣僕方  
其未克窘我室適得如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

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詎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願何人哉晞之則是初與叔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為壻矣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為講官未及用而卒朱子曰與叔本是箇剛的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為君子柔為小人若不剛終不能成

尹焯

聖學宗傳

卷之八

尹焯字彥明一字德克世為洛人年十七為舉子時教授蘇昞一見大奇之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者彥明疑之一日昞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彥明遂往見伊川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籍彥明嘆曰以此策士吾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汝有母何以為養彥明歸白母陳夫人曰焯昨應舉策問如此焯不忍答而出焯將不復

應舉矣恐無以為養母曰汝以仕可為善耶汝以學可為善耶彥明曰皆為善爾母曰吾但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彥明喜出告伊川伊川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彥明從師與張繹同時諫官范致虛上言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焯張繹為之羽翼彥明益不欲仕靖康初种師道薦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而歸次年金人陷洛彥明闔門受害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建炎初為劉豫所劫徒步

聖學宗傳

卷之八

十一

奔蜀寓涪有旨召赴行在授崇政說書五辭不許力疾赴講筵必欲以所言感悟君意頃之乞歸田里不允上諭叅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焯學問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為之領袖亦足以見朝廷氣象詔焯講尚書冬時講有之上語中書舍人呂本中曰此尹焯受用處除彥明左通直權禮部侍郎是時秦檜力主和議彥明在病中上疏力諫以為不可又以書切

責檜檜大怒彥明力辭乞歸得觀祠而去次年  
乞老得旨寓會稽二年卒年七十二彥明嘗問  
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彥明一日讀易  
至敬以直內處因問曰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  
覩當更無計較也耶伊川深以爲然且曰不易  
見得如此論動靜之際彥明曰說着靜便多一  
箇動字說動亦然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  
然彥明復請益於伊川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  
鍾聲彥明曰譬如如此寺鍾方其未撞時聲固在  
聖學宗傳宋卷之八 十九  
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一日看大學有所得舉  
以告伊川伊川曰如何彥明但誦心廣體胖而  
已彥明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門人徐度問  
曰度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彥明曰此語  
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一日學者  
侍坐問難紛然王德脩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  
且如人理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管說如此  
是精如此是一臨了中却不見彥明曰精一則  
中矣彥明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誦說而陋

又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某謂孟  
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  
遍然後看孟子便見彥明深不信伊川格物今  
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嘗語人曰放教虛  
閑自然見道彥明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  
於郊外彥明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曰衆人  
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  
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抑誠拜也曰彼亦賢  
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彥明日看金剛經  
聖學宗傳宋卷之八 二十  
一部有問之者彥明曰毋命不敢違呂稽中曰  
和靖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  
也而不可以爲也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  
如出諸已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不知學  
爲人傭作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心頗慕之問  
人何以得如此人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即發  
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既又請行舉之

學不足爲也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將祝髮從之時周行已官河南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祝髮也會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往受學伊川賞其穎悟因讀孟子志士不志在溝洫勇士不忘喪其元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未及仕而卒蠶測曰志士二句近袁氏深得其解兩不忘自有所指志士雖在溝洫而不忘勇士雖至喪元而不忘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與叔所得當在於此若謂時

###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自幼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今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仲素者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云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仲素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仲素卽鬻田鬻糧至洛見伊川伊川反覆以告仲素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於龜山摠衣侍席二十餘載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於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克然自得也嘗采

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與學者論治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論子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

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蓋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

聖學宋傳本卷之八

三

三

三

曰豫章先生謚文質羅華曰仲素篤志好學必欲到聖人止宿處朱子曰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心力行任重詎極惟仲素一人而已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康侯自幼時已有出塵之趣疆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中進士第靖康初康侯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欽宗每見臣僚登對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朱震被召見康侯問山處之宜康侯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首尾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蠅過前何足道哉子發震字

也康侯所與游者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程門高第顯道常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康侯罷官僚友餞行呼樂戲以待而楊中立具朝膳留康侯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云暮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康侯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康侯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

紹興八年卒謚文定

胡宏

胡宏字仁仲稱五峯先生康侯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於京師又從侯仲良於荆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令晝夜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所著書曰知言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

又何問焉或者未達仁仲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 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何如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說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若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應酬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已蔽父子夫婦爲已累衣裘飲食爲已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長短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道克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



有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累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

聖學宗傳末卷之八

五

張栻求見仁

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遠哉

仲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曰渠家好佛

宏見他說甚正孺以語栻栻方悟前此不見之

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受業焉仁仲初以

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

不通書意欲用之仁仲書辭甚厲人問之曰正

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檜死被召竟以疾

辭卒於家

劉子暈

劉子暈字彥冲稱屏山先生建州崇安人以父

忠顯公貽死靖康之難痛念幾無以爲生廬墓

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彥冲始執喪致羸疾至

是以不堪吏事辭歸屏山下潭溪之上俯仰其

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

日夜咯然無一言或咏歌以自適問走忠顯墓

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累日而返與藉溪胡憲

白水劉勉之爲道義友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

凡所與游皆海內知名士初朱元晦父肅齊公

聖學宗傳末卷之八

屏山

五

且死以元晦托彥冲元晦以童子侍左右彥冲

亦但以舉子見期元晦竊窺見其所自爲與教

人若不相似暇日請焉彥冲欣然嘉其志示之

入門誨誘不倦一日元晦問平昔入道次第彥

冲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

之徒聞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

在是矣比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

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焉

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

敢失墜汝尚勉哉又作蒙齋記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章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滾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瞑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在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作十論自堯舜以至孟子皆揭明其大旨諸論散見堯舜等篇之下或問朱元晦曰屏山十論之作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了

聖學宗傳卷之八 二十九

元晦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耳又問原道謂軻之後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絕後學何如元晦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彥冲始得微疾卽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召姪珙付以家事指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旣已則與學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沒年四十七

### 李侗

李侗字愿中世號延平先生南劍之劍浦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以書謁之曰侗聞之天下有二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七十二子之徒得孔子而益明孟氏之後道失所傳其聚徒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况嘗及伊川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

聖學宗傳卷之八 三十

歲之後侗之愚鄙欲操箒篋以供掃除幾年于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復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克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生二十有四歲茫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克

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  
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克饑禦寒之具也此侗  
所以愿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  
今我尚存昔之所趨無途轍之可留今之所受  
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  
之久者將隨釋而融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  
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因受學焉仲素清介絕  
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愿中從游受業或頗非  
笑愿中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從  
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  
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克而怡  
然自得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  
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既得其本觸處  
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事親誠孝左右無違  
仲兄性剛多忤愿中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懽  
心焉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  
之各不同而要以及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學

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  
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其語中庸  
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  
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  
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  
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不違乎心目  
之間然後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  
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是者恐  
聖學宗傳本卷之八 三十一  
未足道也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相交切磨又  
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  
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曰讀書  
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  
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  
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  
者幾希又曰心者貫幽明通有無論性曰動靜  
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

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性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謝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延平云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又曰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聖學宗傳卷之八

如此極有益此子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又謂元晦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三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晚年聞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延平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謚文靖朱元晦曰熹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聖學宗傳卷之八

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言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又云舊見李先生嘗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或問元晦曰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觀只恁平常否元晦曰此是以不觀觀之

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別稱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子韶置卷歛衽曰精麗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為法諸老驚嘆曰真奇童子也十四游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燥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膝危坐對真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游京

師從楊龜山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子韶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第子韶對策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憂驚自沮今間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於心而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射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

聖學宗傳卷之八

及公等上覽其對擢置第一龜山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策中言及偽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劔以屬客子韶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授鎮東軍簽判未幾投檄歸子韶既歸從學者日衆子韶遜辭不獲乃言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

之以無愧所學可矣後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於朝遂以大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上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省刑爲念願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嘗有所奏上曰朕只是一箇誠子韶曰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子韶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子韶

聖學宗傳本卷之八

子韶

成所得甚多及趙鼎罷相秦檜使諭之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子韶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因人見而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子韶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恠也再章求去中丞何鑄因言其矯僞欺俗明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子韶時往來其間

聖學宗傳本卷之八

子韶

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一日論日食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爲卿戒之上嘗曰易牛微事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何也子韶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亥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又問顯俊尊上帝語子韶曰陛下之心卽上帝也招徠賢俊格其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九

矣奄然而逝于韶壯之因嘆曰武人一念正氣  
猶待人之决况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明  
此心乎上一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  
九成今以唱與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  
觀其意終不肯爲陛下用上日九成清貧不可  
無祿九成既謫居談經自若手不停披歲久庭  
磚足蹟依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  
病執卷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跌  
隱然可一笑也又自號橫浦居士廣帥致籛金  
子韶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温州戶  
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子韶移書痛陳其弊戶  
部持之子韶卽丐祠歸數月病卒贈太師封崇  
國公謚文忠子韶嘗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卽  
補之一皮履汗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  
不過一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  
間裹之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  
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麓惡尤甚或問  
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

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去頭至足  
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  
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脩行老僧方  
說得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  
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酬他不  
暇特可爲發一笑耳 論格物致知曰內而一  
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於  
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  
可疑矣 講人皆曰予智曰人皆用智於銓品  
是非而不知用智於戒慎恐懼使移銓品是非  
之心於戒慎恐懼智孰大焉 讀子美野色更  
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已而嘆曰子美此  
詩非特爲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徹處境界皆  
如此 或謂學者多爲聞見所累如何先生曰  
只緣自家無主人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  
爲是先生曰伊尹或問何謂先生曰伊尹  
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  
夏數百載伊尹斷然號於人曰予天民之  
先覺

著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 道非  
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  
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勲業也 或問學者  
欲正心如何下工先生曰須明乎善不然又恐  
錯認 或問古人云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合如  
此否先生曰才者力便有怠時若見得透人正  
不如此費力 或問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說  
如何是死生之說先生曰原及處是其說 或  
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如  
何是鬼神情狀先生曰物變便是情狀 或問  
先生嘗云處各欲晦如何是晦的道理曰毋作  
意 或問孔子言仁未始有定名如言仁之本  
仁之方以剛毅木訥近以克伐怨怒不行爲難  
樊遲之問則異于子貢司馬牛之問則異于子  
張顏淵之問則異于仲弓文子止得爲清子文  
止得爲忠管仲止得爲如往往皆無一定之說  
而先生論仁每斷然名之以覺不知何所見先  
生曰墨子不覺遂於愛上執著便不是仁今醫

家以四體不覺痛癢爲不仁則覺痛癢爲仁矣  
自此推之則孔子皆於人不覺處提撕之逮其  
已覺又自指名不得 或問游定夫言在春風  
和氣中三月來乃自明道處來不知春風和氣  
渠認作何意先生曰便是天地發育時節所見  
一草一木皆明道也 道無形體所用者是苟  
求其用亦無體仁卽是覺覺卽是心因心生  
覺因覺有仁脫體是仁無覺無心有心生覺已  
是區別於區別中熟則融化矣 東坡言君子  
雖管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此說甚然何獨  
物也道亦爾耳釋氏言執着不得放着不得此  
亦有理學到自知難以口說 或問夾谷之會  
與大禹治洪水周公膺戎狄異否先生曰合如  
此故如此何異之有 佛氏說到身心皆空處  
爲上義當孔子告顏子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此是其境界或云其坐忘而不知斯人物  
我都無了如何擬議得 或問巧不如拙明不  
如晦進不如退動不如靜其理如何先生曰如



此則頑然如一石矣當都去了不字則道理自在 學有所得亦難言言之所得亦難盡今謂所得可學所言可盡皆是用意中來 視世間無非幻而人處幻中不覺乃認喜怒哀惡爲真不知喜怒哀惡從何而生以爲本有則非物不形以爲本無則不可責之于木石其間號爲自覺者往往又是認幻爲覺覺卽幻也無幻不覺因覺知幻則覺又不可認着况喜怒哀惡乎 或問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得非于誠上用功否先生曰須自知有我始得 欲上學之淺深當察其所疑有疑必有見無疑則無見矣見之深則所疑亦深見之淺則所疑亦淺因其疑而決其所見未有不進者 人之所見如登石梯一級高一級則一見高一見有人未及登梯而輒論梯上事皆出於億度非特人不信往往渠亦不自信 或問科舉之學亦壞人心術更不理會脩身行已是何事先生曰學者先識見若有識者必知理趣孰非脩身行

已之事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 或問學文者多矜學道者多退理與先生曰文至退處學方有趣不獨道也然文外又安得別有箇道 螻蟻蚯蚓聚會橫行偶步其上往往驚惻獸游于野禽墜于庭荷戈角逐爭欲掩捕喜不自勝何見於彼而不見於此耶人惟其不善推耳 論語頌聞一豈是於回果不如只緣聞道尚多踈若還真箇能聞一安得其他更有餘文章天道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 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 曰唯門人唯諾亦尋常彼此如何較短長自是傍人不會識指爲鳴鳳在朝陽 如立卓爾見得分明乃謂如分明如此尚爲踈莫于見處留形迹方信心齋萬象虛 顏回好學三千七十固多哉好學如何獨有回若論不遷與不貳無人肯向此中來 不如樂之者算來此亦是尋常不比其他味較長孔子絃歌顏子樂大家相見莫商量 默識不因聞見得心傳此理於吾甚曉然

若使一流聞見裡故知厭倦有時焉 吾無隱  
乎爾日月光明滿六虛柰緣孽孽以爲無試教  
借問傍人看可是吾曹隱爾乎 不夢爲公向  
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魂中如今已與心  
相識爾自西行我自東 禹吾無間然擔板人  
多見一間聖人心思甚周旋方知大禹同夫子  
彼此觀之無間然 鄉黨一篇鄉黨盡威儀夫  
子尋常豈自知若使區區故如此其勞終亦不  
勝爲 季路問事鬼神若欲言之固亦難鬼神  
聖學宗傳卷之八 子部  
情狀苦無端要之行盡吾人事彼此何嘗有兩  
般 天下歸仁雖然此影不離形莫向形中便  
認真形影兩忘都不見當於此處認斯人 文  
之以禮樂四者相資體亦成體成須要得兼明  
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 君子之  
德風君子何常去小人小人如草去還生但令  
鼓舞心歸化不必區區務力爭 惟堯則之魏  
魏蕩蕩抑神堯賢智奸邪混一朝無物不歸吾  
造化去天安得尚遙遙 如其仁仁體從來不

可名方圓隨處便成形要之自在初無力以力  
爲之恐失經 是知津矣宜尼頗意在斯人故  
爾今由去問津大是斯人能會意知津此語亦  
爲真 稷而不輟看來桀溺與長沮固是其言  
大闊踈若論稷鋤全不輟這般風味亦難如  
子絕四以母爲絕絕非母自謂門人見處踈若  
使聖人真箇絕不知母理却何如 上智下愚  
不移性習自然分遠近智愚安得便無移因而  
不學民斯下愚者要當且力爲

聖學宗傳卷之八 子部

甲子未

尹焞篇 昇音與共舉也

聖學宗傳卷之八終

聖學宗傳卷之九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參閱

朱熹

朱熹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婺源人居紫陽山下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宋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生元晦於南劍尤溪之寓舍後居建陽之考亭幼甫能言父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

聖學宗傳本卷之九

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也非人父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元晦既孤則以奉三君子而慕學焉時年十有四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年十八貢於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年二十四受業於李延平之門延平於其父為同門友元晦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明

年復召入對乾道三年訪張南軒杖於長沙因與南軒論中庸大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四年編程氏遺書因程氏門人所錄為序次去取之五年丁內艱八年編次語孟精義及通鑑綱目九年作太極圖傳通書解淳熙二年呂東萊祖謙訪元晦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因送東萊至鵝湖陸象山九淵兄弟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不合而罷三年除秘書郎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四年語孟

聖學宗傳本卷之九

集註周易本義成五年除知南康軍再辭不許元晦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涵養充積今始授任至郡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勅額及註疏諸書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間旌顯之八年陸象山來訪請書其兄九齡墓誌元晦請象山為諸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元晦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疾刻

之石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單車就道拊問存卹所活不可勝紀九年以賑濟有功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元晦行部得其在郡姦贓事劾之爲淮所匿元晦論愈力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授元晦辭不拜遂歸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元晦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聖學宗傳不卷之九

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元晦行且辭除主管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復召辭又促召具封事投匭以進謂天下之大本在陛下之心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凡幾千言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元晦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是時元晦已年五十有九故聖學宗傳不卷之九

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讀者爲之涕下然元晦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熙元年赴任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晏自劾明年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四年永嘉陳傅良報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未嘗落筆愚見願以雅頌之音消鑠群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

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裏曲耳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爲本宮講官及卽位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進講大學元晦進講後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其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爲

聖學宗傳本卷之六

五

三

黜來慶元元年丞相趙汝愚罷韓侂胄誣元晦不軌復謫永州元晦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元晦默然乃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詆元晦詔落職罷祠自元晦去國侂胄勢益張以學爲僞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以自別其非

黨元晦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遺生徒者笑而不答先是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元晦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元晦於建安元晦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之也遂與沈繼祖共論元晦十罪因有奪職之命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

聖學宗傳本卷之六

六

三

罪乎事乃止元晦素有足疾既又加以痞隔之症六年三月己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刺暴下不能與甲子移寢中堂良久而逝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諡曰文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遂符行今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 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

道理透今忽發歎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日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而猶覺得隔一膜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世俗功利權謀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個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

聖學宗傳本卷之九

事耶 瞑目靜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瘖之不早也 近日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却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徧以告之也 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若求之太過措詞煩

聖學宗傳本卷之九

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今此心全體都奔在書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

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是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

聖學宗傳末卷之九

三十一

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 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 其覺得今年方無疑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死又却可惜蠡測曰已上諸語陽明多揭爲晚年定論雖語中不明言何年而語意可推矣

聖學宗傳末卷之九

三十一

跡則是做工夫的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近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 日前爲學緩於反已

不得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 只是揮扇底只是不得背着他 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像有個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裏却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而今自家喫他着他受用他起居食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 將與人看不得要討箇無聲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着 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

聖學宗傳不卷之九 十一

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都只泛泛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着那痒處濟得甚事 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個路頭要緊是爲己爲人之際爲己者直拔要理會這個物事欲自己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己身事須要先理會這箇路頭蠶測曰已上皆先生妙密之旨

可以神領而不可以言求今人但知讀先生之粗而不知味先生之精也 爲學先須立得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未會知得個大規模先是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 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一個道理方是快活今且道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聖人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可若識得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

聖學宗傳不卷之九 十一



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不生然而實見得入頭處也白不解住了自要做去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如人刺繡花草不要看他繡得好須看他下針處如人寫字好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筆處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個道理自然頭頭有個着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克說體驗說聖學宋傳本卷之九 十三

如水消瓦解無有痕跡矣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謙請云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然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料理諸生工夫不甚超詣只從大本上理會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今有學者在其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所為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聖學宋傳本卷之九 十四

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個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個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自安欲個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

此聖人恐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彼說這裏既說那裏又說 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 自天地以先養黃以降都卽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 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

聖學宗傳末卷末本  
十五  
言次

頌文武之盛德也只是這箇 大學經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事使人讀着常惺惺地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付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個敬若只恁着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是一理蠡測曰已上只

是說一何嘗支離以是知後之學者自支自離於先生無與也 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會外面添得來 讀書不可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已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然合在此者 一向只就書冊上理會不曾體認着自家身已不濟事如說

聖學宗傳末卷末本  
十六  
言次

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着身已體認得如讀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良久日佛所言心印是也印第一個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不可只做面前物事看了須是向自身上體認教分明如道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只是就

身上存想 佛家一向撇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已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不理自身已說甚別人長短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也都是閒話若識得頭上有源頭下有歸著者聖賢書便句句着實句句爲自家身已設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已上看 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聖學宗傳本卷之九 十七

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 人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及不是一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得緩了心不待求只警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已而由人聖學宗傳本卷之九 十八

劇真不堪着眼也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蠡測曰已上語語歸身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凡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辟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某

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持勝物欲不去曰這個不干別人事湏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

聖學宗傳卷九

事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蠡測曰已上語語歸心心即身然所謂心雖不離見在知覺而未可便以知覺當之蓋道心惟微微者不識不知知覺云乎哉先生謂佛氏所謂心即吾儒所謂意觀其病佛如此則此所謂心者微矣 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 今之學者皆曰他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爲堯舜爲是言者曾不如佛家善財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而作佛渠

却辦作佛自家却不辦作堯舜 夫人與天地並立爲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爲三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 所說爲學大端在於立志必爲聖賢曾看得人皆可以爲堯舜道理分明否又見得我以為爲堯舜而不爲其患安在固是孟子說性善徐行後長之類然今人四端非不時時發見非不能徐行何故不能爲堯舜且子細看

聖學宗傳卷九

若見得此分明其志自立其工夫自不可已所謂志者只是直截要學堯舜這些道理更無走作蠡測曰已上諸語要人立地成聖與孟子一箇機竅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湏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做去如兩邊播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半落半沉半浮濟得甚事 如今工夫湏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捆一掌血如項羽救趙既渡沈船破釜持

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禪學一喝一棒却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何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看來好支離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人昏時便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蟲測

聖學宗傳末卷之九

曰已上語迅利如吹毛劍不容貶眼誰謂先生之學不歸于宗 廖子欲別乞言先生曰他無說只是自下工夫此事元不用許多安排等待

自修曰適值先生去國匆匆不及款承教誨

先生曰自家莫匆匆便了 或問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先生曰若學不切已自家一個渾身自無處着雖三鬼七鬼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 義剛初拜先生具述平日之非力求陶鑄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沒奈何他今公既自知

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爲學也無他陶鑄處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先生曰湊着椅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問存心多被物奪了先生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會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 問思慮紛擾先生曰不思慮時心是何物 或謂方思

聖學宗傳末卷之九

所以求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曰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

先生問正淳平日如何用功夫曰只就已上用工夫曰已上如何用功夫曰只日用間察其天理人欲之辨曰如何察之曰只就秉彝良心處察之曰心豈直是發莫非心也今這裏說話也是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不是心須要窮箇根源來處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

問反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反時此便是天性 問大學明德莫是天生德於予之德曰莫如此問只理會明德是我身上甚麼物事 某說克伐怨欲此四事自察得却絕少先生曰克伐怨欲亦不要去尋來勝他如此則胸中隨從者多反害事只此便是克伐怨欲 蔽問思無邪因要得如此不知如何能得如此曰但邪者自莫思便了 居甫請歸作工夫曰卽此處便是工夫 問父子欲其親曰非是欲其如 聖學宗傳末卷之九

尋曰見行底便是路那裏有別底路來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擡起心則急迫而難久才放下則又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功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放得下也 問優游涵養勇猛精進字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立定牌榜也不須恁地起草只做將去 又問應事當如何曰只是看衣喫飯理會眼前事而已 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吳棻 聖學宗傳末卷之九

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 黃去私問知止至能得曰工夫全在知止若能知止則自能如此 李敬子曰覺得已前都是如此悠悠過了曰既知得悠悠何不便莫要悠悠便是覺得意思都不曾痛切 問丘次孟讀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曰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其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

人耳曰塗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見識道理攪得恁他叫喚來 問每日靜坐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湏是旧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蠡測曰已上接引人處機圓語峻是大爐範欲知先生之學者當於此緊着眼 有資質甚高者一了一切了不須節節用工也有資質中下者不能盡了却須節節用工 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是不濟事 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些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言必忠信言自合着忠信何待安排如事親必於孝事長必於弟何須安一個必字在心頭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學宋傳不卷之九 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理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或云似此等分數勝已下底日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蠡測曰先生分資質高下卽孔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意惟人有此兩等則先生立教方便意可知矣今人不知此

意便不得先生之旨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譬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部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部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塞之甚無可通處 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

聖學宗傳本卷之九

十一

論

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旣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蠡測曰先生所以論心性者大略如此何用紛紛 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其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只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麾下也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個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

聖學宗傳本卷之九

十一

論



手執泥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也說存養心性養得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他個本是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 佛家有二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嚴毫髮罪過如云不許飲水纔飲水便有罪過教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其學近禪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家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家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是兼得禪的講說辨

訂便是兼得教的動由規矩便是兼得律底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問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跋趙清獻公家書曰趙清獻公之爲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無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浮屠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見其家間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瑩見性復元教其姪以不失正人爲使純一不雜又數以公私謹畏踐履不失聖學宗傳本義云云 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三業清淨卽佛出世之語以爲此亦直截爲人處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着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此尚爲有可觀也 先生問壽昌曰子見疎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欲對云總在裏許然當時不曾敢應會先生爲壽昌題手中扇云長憶江南二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曰

會麼會也不會壽昌對曰總在裡許 壽昌問  
 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  
 公好說禪這個亦畧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  
 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  
 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  
 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壽昌曰先生最爲關  
 佛而又未嘗不參尋遊戲其間其中固不可測  
 也 詩木口行舟昨夜扁舟雨一簑蒲江風浪  
 夜如何今朝試揭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聖學宗傳本卷之九

有感二首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  
 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春日二首勝日尋芳泗水  
 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  
 紅總是春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屨去登  
 臨千葩萬蕊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和伯  
 諫任從耳畔妍聲過特地胸中順氣朗箇裏詎  
 容思勉得羨君一躍一平生

張栻

張栻字敬夫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漢川綿竹人  
 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公幼學所教  
 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峰胡宏五峰一見  
 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  
 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  
 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陰補承務郎紹  
 興間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  
 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敬夫以少年周  
 旋其間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  
 社之讐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  
 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  
 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矣孝宗異其  
 言遂定君臣之契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敬夫還  
 朝未暮歲而召對者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  
 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諛諛於是宰相益憚之  
 而近習尤不悅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敬夫  
 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敬夫詔除舊職知靜江府

所統州十有五敬夫為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  
 籍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為用改知江陵府敬夫  
 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捕姦民之舍賊者群盜  
 相率遁去卒時年四十八朱元晦與黃幹書曰  
 吾道孤矣敬夫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  
 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  
 為之者也凡有所為而為者皆私也非義也  
 問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為仁  
 心則與物接矣與物接則是心應之矣此古人  
 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曰未與物接時仁  
 如之何 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  
 敬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  
 若謂敬為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  
 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為助長  
 之病 誇勝之為害正當用力自克克之之道  
 更須深思誇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工  
 消磨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  
 生於西也 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告人以下

學之爭下學工夫浸密則所為上達者愈深非  
 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  
 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慌恍惚者比  
 也 敬夫一日奏事上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  
 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  
 是上帝鑒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  
 便是上帝震怒順帝常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  
 敬夫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  
 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  
 辦事之臣敬夫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  
 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  
 未必非斯人也 心本無出入謂心有出入者  
 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  
 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  
 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未  
 可以語言盡之耳 或問自誠意至平天下條  
 析甚明而獨於格物致知無說朱編修以為闕  
 文是也然彭龜年嘗以為自平天下而求之

其極至於格物致知自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間雖節目煩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於齊家之條引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不識是否曰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

聖學宗傳卷之九

格物致知事也然疑致知格物一段解說自須有闕文蠡測曰既云無非致知格物事又何解說之有龜年非淺淺者敬夫之方信忽疑拘於朱說耳 朱元晦曰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其天資明敏不由階級而得之 有學者曾看南軒文字繼從陸象山遊自謂有省及作書陳所見有一語云與太極同體象山復書云此語極似南軒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六世祖夷簡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故其家有中原文獻之傳祖尚書右丞好問隨高宗南渡卜居金華伯恭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憲安國從子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朱元晦師事之最久世號籍溪先生者也伯恭既師籍溪又友張敬夫朱元晦講索益精初以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候學士院求問曰獨伯恭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子靜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鑑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伯恭遂斷自中興以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除著作

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伯恭少福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伯恭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 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為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為物格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為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恐雜務紛擾

皇學宋傳本卷之九 三十一

無專一工夫若比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顛預爾 大學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異端之學皆不知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終不近故有終始為二道本末為兩端者朱元晦曰此言若為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為異端而為是說以詆之耶 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 有人問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伯恭曰如何恁

地不會看文字這個都好 考定古周易書說辯志錄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即而祠之朱子曰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又曰伯恭亦曾看藏經然甚深不見於言語文字間

聖學宗傳卷之十

復三

周汝登編測

王繼堯

參閱

東越 陶望齡訂正 王繼堯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宋金谿人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其兄梭山嘗云子靜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震動窓櫺亦豁然有覺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年十五作郊行詩有書非

貴口誦學必到心齋之句十六歲聞長上道靖康間事乃曰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為恥此實理實說子壽問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子靜嘗曰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二十四矣與徐子宜共試南宮試天地之性人為貴論子靜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考官呂祖謙識其文謂之曰一見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子靜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為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至行在士爭從之游感發興起者甚眾嘗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可以不正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

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過富陽縣四門  
楊簡受教大有省子靜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淳熙元年訪呂伯恭於衢二年伯恭約子靜與  
季兄子壽朱元晦同會於鷺湖子壽曰伯恭約  
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  
何以望鷺湖之同遂與子靜論議辨析至晚子  
壽曰子靜之說是次早子壽有詩云孩提知愛  
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  
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秦塞着意精微轉  
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子靜  
曰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及至鷺湖伯恭  
始問子壽別後新功子壽舉詩纔四句元晦顧  
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子靜曰某途  
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于  
古不磨心涓流淌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  
元晦失色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  
元晦大不懌元晦與伯恭商量議論數十折來

子靜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伸  
恭甚有虚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尼子靜更  
欲與元晦辯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  
之乃已淳熙八年元晦為南康守春二月子靜  
往訪元晦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  
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登白鹿洞書院講  
席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當時說得  
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  
出揮扇是年史浩薦子靜不赴元晦致書云病  
重學宋傳本卷之十  
中絕學損書却覺得身心收管向來汎濫真是  
不濟事子靜既歸學者輻輳環坐嘗數百人講  
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  
見有此貴溪有山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其形如  
象名曰象山因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  
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  
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有立議論者子靜  
云此自是虛說又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  
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問子靜之學

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或問  
子靜之學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  
善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  
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元晦論太極圖說  
屢書往復辯論不合或諫子靜不必辯者子靜  
曰女曾知否建安亦無朱晦翁青田亦無陸子  
靜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元晦詆子靜元晦  
復書云南渡已來八字著脚理會者實工夫者  
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其實敬其爲人老兄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緣山

相周必大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子  
一日語女兄曰先教我兄有志天下竟不施  
沒女兄盡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  
曰某將告終會禱雪雪降接見僚屬與論政理  
如平時宴息靜室命灑掃焚香具浴浴罷盪易  
新衣端坐不復言明日日中卒年五十四會葬  
者以千數謚文安 子靜云誠者自誠也而道  
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謂自暴棄謂自棄侮謂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緣山

未可以輕議也又貽子靜云邇來日用工夫頗  
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未知異時尚復有  
異同否耳子靜一日聞元晦詩川源紅綠一時  
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  
却去尋春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淳熙己酉光宗卽位詔除知荆門軍明年至荆  
門子靜教人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論以義理  
上元設醮黃堂以講義代醮人皆感動既逾年  
筭筮不施至於無訟每早禱卽雨郡人異之云



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哉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祖道來見先生曰汝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子家風 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先生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先生曰纏繞舊習如落陷阱卒除不得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一月問之云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先生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廣中一學者陳去華省發偉特先生因問吾與點也一段尋常如何理會屢問之去華以爲終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華又謂理會未得先生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莫也未至全然曉不得去華遂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着到會點却在這裡着到先生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却理會得去華頓有省 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缺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會克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

節來只此是學。詹子南方侍坐先生處起于南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問顏魯公又不曾學如何死節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將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彜。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獄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柰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只今明白時便不須更推如何如何蠡測曰已上皆指示當下之指直截分明也有道理而不可以道理會也淡語言而不可以語言求於此無疑乃見先生之面不然讀餘語皆虛。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會添一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

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今人畧有些氣談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我無事時只是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又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此惜未有承當者。千慮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吾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故人之聽之者易。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底此所以不同。一友作書與先生言其學蕩而無所執先生復書曰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堯蕩蕩無能名詩云蕩蕩上帝書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爲善豈可以爲不善耶。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吾於百衆人

前開口見膽 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吾之道真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曹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 後世言道理者終是粘牙嚼舌吾之言道坦然明白全無粘牙嚼舌處此所以易知易行吾雖如此談道然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裡使不得所謂德行常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也今之談禪者雖爲艱難之說其實反可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寄托其意見 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 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人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裡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物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造却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

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某開說話皆有落著處若無謂閑說話是謂不敬 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黎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這裡是刀鋸鼎鑊底學問蠡測曰歷觀諸語言言皆說自己大而非誇此不是胸中決定如此見得如何敢放大膽開口決定如此說得真是一印印定再無第二義所以斬釘截鐵自然承當得過若晦翁則云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裡又解大學云而今據某謂穩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由不得自家由此觀之尚然自信不過較諸象山之決定似所不及故曰晦翁之有得全在晚年也 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

標未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 大學言明明  
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  
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  
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  
而比轅愈驚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  
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  
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 人當先理會  
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汨沒虛過日月朋友  
講學未說到這裡若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象山 十一  
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歎而問  
無齒決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  
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  
天之所以予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  
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問去懈  
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人爲學甚  
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歛冬肅俱此理人居  
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吾十有五而志  
於學今三十三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也 不得志

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  
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  
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不  
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  
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  
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  
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  
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學者之  
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象山 十一  
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  
庸大學之旨正爲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  
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孟子之言將誰使屬之 後生自立最  
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着眼有破流俗  
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  
之士或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  
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凡人之病  
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

除真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  
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伯敏問云日用常行  
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與我者  
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  
所固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  
是硬制在這裡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  
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 學者不自著  
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一失  
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某見幾箇自主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  
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無所知如此之  
入謂之痼疾不可治寧是縱情肆欲之人猶容  
易與他說話最是學一副亂說底沒柰他何  
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淳叟何故捨  
吾儒之道而參禪淳叟答曰譬之於手釋氏是  
把鋤頭儒者是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  
這手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友答云若如淳  
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他把

鋤頭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周亦可謂  
善對 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  
人自理會得 一是卽皆是一明卽皆明 一  
蔽既徹群疑盡亡 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  
辯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辯者是可哀也  
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  
靈 不是見理明信得及便安不得 數卽理  
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數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  
去不要起爐作灶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  
須收拾作主宰收拾精神在內時誰欺得你誰  
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勿無  
事生事知非則本心卽復 世俗情慾底人病  
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於道理中鶻  
突不分明人難理會某平生怕此等人世俗之  
過却不怕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  
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學者要知所  
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 仲  
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

嘗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  
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夫  
知學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明辨箇什麼篤  
行箇什麼 怪力亂神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  
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  
腫之微所瞞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  
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朱季繹云近日異  
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  
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一  
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  
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已之害又  
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  
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  
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 講學用心多  
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  
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堂廡庫廩庾百爾器用莫  
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  
主宰不能汎掃堂堂脩完牆屋續先世之業而

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  
寢處於故處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  
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  
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煨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  
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  
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  
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  
騖於外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  
老爲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一  
說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  
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卽是異端何  
止佛老昔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  
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方元壽連  
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  
至是忽局蹴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  
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  
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  
力量元壽自不知爾元壽默然 慟哭於顏淵

之亡喟嘆於曾點之志此豈枯於蕞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 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爲疑是未能無疑也 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 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 蠡測曰要知要明要理會是學問真血脉故先生屢屢言之 伯敏嘗有詩云紛紛枝葉漫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餘音先生首肯之 宇宙卽吾心吾心卽宇宙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何故能攝制 聖學宗傳卷之廿九 人如此之甚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鷓鴣孫失了樹更無任處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箇說話去講 所憫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所病者在心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 我治其大

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 論嚴泰伯云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却不好指顯仲刺語多日須斬釘截鐵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前言徃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當廣覽 聖學宗傳卷之廿九 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壘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神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 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 問伯敏云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且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

神都死却無向來聲聲之意防閑古人亦有之  
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  
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  
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膽中流出是  
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伯敏云却嘗思量  
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  
是當爲一件大事不肯做是說甚底平日與老  
兄說求放心立志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  
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  
聖學宗傳 卷之十 象山 十一

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  
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  
騰口說伯敏云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  
吾友此言又是枝葉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  
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才心都只是一件物事  
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  
曰不須得說說著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若  
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只與理會實處就  
心上理會 伯敏云某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  
聖學宗傳 卷之十 象山 十一

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任何  
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  
裡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外入之  
學會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問近日日用常  
行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  
我畧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  
能無懈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  
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而上而千百載  
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



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  
 纔有推測卽是心害如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  
 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  
 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自遠之耳若的實  
 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  
 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稽然說得多  
 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必有大疑大懼深思  
 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讐則此  
 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象山 三十三

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  
 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  
 是理心卽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  
 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  
 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爲之不  
 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不由講學無  
 自而復 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  
 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  
 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象山 三十四

習如見現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  
 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 學者不可用心  
 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文子云某  
 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  
 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  
 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卽聽不  
 要聽則否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本心若未  
 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  
 動中工夫恐三心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

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  
 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戒放心此心之良人  
 所固有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  
 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  
 灌溉 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耻必  
 以才力所不可強者爲憂爲耻乃是喜夸好勝  
 失其本心眞所謂不依本分也齋淵曰象山言  
 言本心所謂管歸一路晦翁曰陸子靜之學只  
 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

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觀晦翁之言句句說着夫心外更有何物心外更有何事哉孟子而後要箇能不怕能叫喊者陸子一人而已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得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無有二理

聖學宗傳末卷下象山 二十五

須要到其至一處 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謂之陷溺謂之舊窠說即是邪說見即是邪見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克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克焉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

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者已矣 須是信得及乃可 理只在目前只是被人自蔽了 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能用力處其致則一 古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不會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此理豈容有知哉 吾有知乎哉晦庵言謙辭又來這裡做箇道理 凡

聖學宗傳末卷下象山 二十六

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謂善知至而意誠亦同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學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此而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然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豈不爾思室自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上面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自遠而之語因以掃上

百階級 人須要用不肯不用須要為不肯不為蠶測曰已上多斬截簡徑掃踪滅跡之句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歡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為規又頃問曰何者為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聖學宗傳不卷之十 象山 二十七

贊易却只是箇簡易字道了遍目學者曰又却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來說甚規矩 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為者有時而不能為不當為者有時乎為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已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

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 朱元晦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因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包楊謂晦庵逐事為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聖學宗傳不卷之十 象山 二十八

他是添 語阜民云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孔門弟子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曾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徼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 阜民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 先生曰元吉得老夫鍛鍊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換入

一安樂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蠶測日已上皆大爐錘鎔鑄鍛煉人處 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志不如無志者徃徃皆強探力索之病也 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象山 二十九

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顛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所謂已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私已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 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 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污潔雖不同其爲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

一也 古之所謂曲學誠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擔板自沉溺於曲學誠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象山 三十一

人同過其過尚小擔板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 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是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夜之標末雖多却是偽恰似擔水來相

似其涸可立而待也 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後

世高文大冊不能無忝中林之夫漢上之女後

世碩儒宗工不能無愧豈其智有所不足而力

有所不逮哉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

者病矣談中華之壯麗則夷裔之君長不如王

朝之下士論滄海之汪洋則雍梁之秀民不如

淳澗之庸夫理固然也道之行與不行明與不

明相去遠矣 雖古聖賢不能無過所貴能改

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

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徃徃只是

好勝每事要强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

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

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

助長之病甚於忘 徃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卽

今奮援乃是卽今奮援何復論前日也 生於

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爲他有許多

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說人則孝出則弟初

無許多事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

在此與之言汝適某言未是某處坐立舉動未

是某人必樂從若去動他根本所在他便不肯

吾與常人言無不感動與談學問者或至爲

警舉世人大抵就私意建立做事專以做得多

者爲先吾却欲殄其私而會於理此所以爲警

後生全無所知底似全無知一與說却透得

爲中虛無事彼有這般意思底一切被這些子

隔了全透不得此虛妄最害人 與小後生說

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說便不

然以此見道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便

失了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

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 學

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

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

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

脚跟學人言語 存養是主人檢點是奴僕

小人儒爲善之小人士誠小人哉 學問須論

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效先於孟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瓊鷄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段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箇甚麼 如今人只是去此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 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

聖學宗傳卷一

三

退聽矣所以道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 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爲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他時難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 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簞食瓢飲其父之貧可知而其子乃從師周游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

聖學宗傳卷一

三

士所能知其義哉 此事非有眞實朋友不可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宿無靈骨在師友處有所聞又不踐履去是謂無靈骨人皆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蠡測曰先生累言師友之益而又言不藉師友者何蓋惟能不藉師友而後能取師友世固未有不自立而能用入者也然子尤有味乎其靈骨之論蓋斷斷乎當自信者朱子云若謂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千生萬劫無緣見道嗟乎二賢之語

皆徹骨透髓入道之宗均之乎在是矣又奚疑哉又奚疑哉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氏也說差却名了是非孔子之言如孟子謂問誅一夫紂矣乃是正名孔子於蒯瞶輒之事乃是正名至於溫公謂名者何諸侯卿大夫是也則失之矣 松嘗問梭山云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篡奪之罪梭山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先生再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王季

三稱嘆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又云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王介甫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當時關介甫者但云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乎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

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所以卒至於無奈他何處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會踏得實處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為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入之本也心者身之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象山

年六

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 聖人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焉已耳雖酬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末於其間者蠡測曰此見先生之經濟豈小儒曲學所能窺其藩籬者哉 門人楊簡狀其行曰簡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以所畧可得而言者日月

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  
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  
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  
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  
致學者不可自棄簡又祖辭曰某所以獲執第  
子之禮於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四方實未  
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  
之已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  
高識深智之士竭思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  
聖學宗傳卷之十 三十七  
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  
知雖某亦不能自知袁燾序曰學問之要得其  
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孟子嘗言之矣  
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學者親  
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  
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  
可慶哉包楊贊曰刻百家偽藥千古病發人本  
心全人性命袁甫莫曰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  
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霧日既識本

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備具不墮一偏萬  
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聞非聞可見非  
見陳垣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  
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錄而今而後有歸斯錄  
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端見無言  
焉則先生之道明矣

蔡沉

蔡沉字仲默宋建州建陽人父元定字季通所  
稱西山先生仲默自勝衣起拜即服膺父教稍  
聖學宗傳卷之十 仲默 三十八  
長從朱晦庵游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  
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  
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及求諸躬衆理具備信  
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作書集傳其序曰帝王之  
治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治與道  
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  
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  
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  
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



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蒙齊國治而下  
 下平心之推也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  
 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因而存此心者也存  
 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  
 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者不可不  
 求諸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者不可不求諸  
 心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冲漠無朕萬物具  
 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  
 實萬分萬復一矣混今闢今其無窮矣是故數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仲點 三十九

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  
 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  
 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  
 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非無知也  
 而真知為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為難真者精  
 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為其所為不為其所  
 不為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陰陽  
 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漣漣淪淪而出入  
 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限合之而知其異析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仲點 四十一

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克之而知其不可  
 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  
 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  
 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  
 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  
 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巡陰陽之  
 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  
 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無形者理也有  
 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

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  
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  
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  
天知命而不憂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  
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  
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  
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  
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非  
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 言可知而  
聖學宗傳卷之十 仲默 四十一

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  
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  
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  
無內不可分也既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既窮  
之與斯之斯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  
匪神之爲而妙於斯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  
動有靜動直靜凝動已而靜靜已而動一動一  
靜爲屈爲伸爲鬼爲神人心之妙萬化之窮動  
靜之微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  
聖學宗傳卷之十 仲默 四十二

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  
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人心至靈也虛  
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  
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  
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  
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偶行  
者奇而止者偶得友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  
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  
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

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  
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  
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  
惟一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  
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  
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  
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數由人與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  
之也 溟漠之問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

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  
川澤莫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  
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化形色數  
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締地立茲人極稱物平  
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  
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為九野別地為九州制  
人為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  
辨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為律  
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筭九職任萬民九

聖學宗傳

卷之十

仲默

四十三

賦歛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圍法九服辨邦  
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  
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  
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  
也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  
一也 先季通為言官疏詆偽學遠謫道州州  
縣捕季通甚急季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朱晦  
庵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與嘆有泣  
下者季通不異平時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

兒女悲晦庵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  
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履以行仲默徒步數千里  
以從脚為流血九疑之麓晁楚粵窮僻處山川  
風物悲涼慘愴季通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  
悅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季通沒貶所  
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  
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其先也歸隱九峯當世名  
卿將薦用之仲默不屑就紹定三年卒年六十  
四

聖學宗傳

卷之十

四十四

皇極篇巡音沿

窮音竅

微音叫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楊簡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冕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參閱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學者稱慈湖先生父通奉公庭顯刻意為學其功甚密敬仲生之夕祥光外燭四廂望之以為火也稍長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通奉公嘗令默自反觀敬仲服膺是訓不懈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敬仲入院時但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一 慈湖 乙

面壁坐日將西乃方舒徐展卷下筆若波注二十八歲居太學循理齋首秋初夜宴坐於牀方復反觀忽覺得天地萬物通為一體非為心外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簿象山新第歸過之象山長敬仲才二歲素相呼以字為交友留半月別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平時願一見莫可得遽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心敬

仲曰簡兒時已曉得此語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不易敬仲亦未省適平旦有鬻扇者訟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退問如初象山揚聲答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非敬仲本心而何敬仲聞之忽大省此心澄然清明廣大無始末無所不通復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竦然端厲復揚聲曰更何有也敬仲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坐達旦質明北面納弟子禮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不再答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一 慈湖 乙

一語若更云云便支離去矣時八年秋七月也巳而觀故書猶若有疑終夜坐不寐天曠曠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喪母去官尚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蘆中始大悟於是變化云為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服除授紹興府理掾二府史觸怒帥送獄勘之敬仲白無罪命勘平日敬仲曰吏今日實無罪必撻掬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敬仲爭愈

力帥知不可屈遂已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差湖  
西撫幹乃令督三將兵軍政大脩衆大和悅改  
知嶧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首登講席邑之  
大夫士咸會誨之曰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  
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  
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麩棘誰無不忍之心  
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  
之心是謂良心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慈湖

三

心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  
爲營營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某切惜  
之敢宣以告誨之諄諄不倦其言坦易明白人  
人可曉諸士一旦得聞在會有泣下者紹熙五  
年召爲國子博士既赴監講乾繇反覆數千百  
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咸謂先  
聖贊易後未之聞也會遂丞相趙汝愚敬仲上  
書遭斥主管台州崇道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  
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輪當向對遂極言時弊陳

經國之要三劄洞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  
相食處蹙額久之人爭傳誦流至北境見者輒  
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詔  
求直言敬仲上封事言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  
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臍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爲  
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  
厲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  
改過爲耻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  
之譽諸賢競議新法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慈湖

四

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  
及國家陛下取群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  
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  
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  
日矣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奏問曰陛下自  
信此心卽大道乎上曰心卽是道畧無疑貳之  
色曰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曰定無用學但  
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  
已因贊曰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

此日復奏問曰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  
上曰是如此日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曰  
朕已照破曰如此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  
八刻敬仲出上目送久之燕國史院編脩官奏  
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請孔子作春秋書某年  
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  
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  
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  
道疏不果上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得温州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到郡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雖不督賦而財  
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士咸向方  
知務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  
詣先生繳納出身在郡奉養菲薄曰吾敢以赤  
子膏血自肥乎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  
爲部員外郎老稚扶攜綠道傾城哭送入對奏  
言宜盡掃喜頌惡道之私情言政盡舉弊政  
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言盡舉弊政  
檢討官時金人大言盡舉弊政

吏列兮弩臨淮水射之退敬仲蹙然曰得土池  
易得人心難溥海內外皆吾赤子况此中土故  
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斬斗共粟而迎殺  
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拒上帝綏四方之道也  
哉卽日上奏痛言之會有疾請去益力進寶謨  
閣侍制提舉鴻慶宮理宗卽位詔入見屢辭以  
以寶謨閣學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卒年八十  
有六敬仲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續之夕始然  
如平時門人錢時曰三代衰聖教熄異端邪說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六

爭鞭駕於天下其後傳註以爲經章句以爲學  
洙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於赫我宋篤生賢  
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肇畫初無文義  
可傳孔氏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  
無方虛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  
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懋昭  
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  
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爲刪爲定爲繫爲筆削褒  
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素養之則茫茫

千古智探巧索如賸商律如膜指杓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有功聖門大矣真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歸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於熙光咏春之間而啟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說中者刊訛剔誣萃六卷而爲之解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已先生是以有已易人皆徇目爲見徇耳爲聞而不明夫不可見聞之妙先生是以有閒居解夫人

聖學宗傳末卷之十一

慈湖

七

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必固我焉故蔽之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先生是以有絕四紀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說疑似支離卒莫見道先生是以有啟蔽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其次急者八先生是以有治務 敬仲之語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覩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

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已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已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已是以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姑卽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

聖學宗傳末卷之十一

慈湖

八

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也其噬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於下不

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六不小不彼不此不  
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  
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嗅若不一其不可見  
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  
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  
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信非運用屈信在步趨非  
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  
如此噬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  
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  
聖學宗傳木卷之十一 九

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  
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尚不  
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  
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  
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  
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  
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  
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  
聖學宗傳木卷之十一 九



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強而衰老不弱也有強有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爲已雖欲無強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強勉從事不須臾而罷矣况於造次乎况於顛沛乎書

聖學宗傳

卷之十

慈湖

十一

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 通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謬以千呈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凝議而成之也此豈

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於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吾已之中而以爲物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

聖學宗傳

卷之十

慈湖

十一

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 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德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嘗不聖精神無體質無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愛

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  
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  
曰樂其覺曰知所覺至於聰明曰仁言此心直  
而不支離曰德其有義所實行不可移奪曰義  
名謂紛紛如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  
如根幹枝葉華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  
明廣大無所不通如此而孔子曰學而時習之  
謂其時時而習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  
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意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慈湖 十三  
動於物我故千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  
每每戒學者毋意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不遠  
而復不動如故孔子莞爾而笑喜也非動乎意  
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動乎意也哭顏淵至於  
慟哀也非動乎意也日用平常變化云為喜怒  
哀樂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  
象實虛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悅之學  
夫是之謂孔子為之不厭之學 道心大同聖  
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

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  
非之心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  
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  
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  
無際變化無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  
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夫舉天下萬世之人心  
皆如此也學者當自信毋自欺毋自疑慮條  
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社自  
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思為昭明弗遺 日用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慈湖 十四  
云為無非變化無非斯道視者斯道所視之形  
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音聲亦斯道思者  
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濁未分以  
至於既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斯道動  
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念念皆妙曰天曰人  
曰地曰事曰物名謂不同爾何者不妙學者惟  
毋動乎意 通三才性有此道而已無他物也  
無他事也皆此物也皆此事也學者捨道誠無  
所用其心人知所以用心於他事他物也非果

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也謬以為他事而不知  
他事之即道也謬以為他物而不知他物之即  
道也不知故昏昏故妄作而為無道非果無道  
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雖視聽言動心思之皆  
道而自昏也此心即道奚俟他求 或作詠春  
堂請粵明其旨先生曰入而事親其旨也出而  
事君其旨也兄而友弟而恭其旨也夫婦之別  
其旨也朋友之信其旨也其視其聽其旨也其  
言其動其旨也警戒兢業其旨也喜怒哀樂其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一

慈湖

十五

旨也思慮詳曲切至其旨也春秋冬夏風雨霜  
露其旨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旨也如是敷  
明可謂至明白至詳盡或者猶疑焉曰其疑者  
亦是旨也樂哉 作擊磬記曰昔孔子擊磬於  
衛厥有大旨為之言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  
雨霜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  
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  
孝兄愛而弟敬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  
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言四

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  
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擊磬  
之旨也 作永堂記曰臯陶曰謹厥身脩思永  
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靜如此動不如此非  
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如此他日  
不如此非永也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永也  
永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  
而思也者斯永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  
也曰毋意謂此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此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一

慈湖

十六

也文王之德之純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永  
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於天清地濁未分  
時如此於萬萬世之後不如此非永也所以能  
範圍天地之化者此永也所以發育萬物者此  
永也古志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  
永也所以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以  
從兄者此也所以友弟所以親夫婦所以與朋  
友交者此也所以泛應酬酢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者此也人謂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人皆有是心皆具此聖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斯事至易至簡如稷薪置其前而人自不見  
如鍾鼓置其旁而人自不聞如巨不見曉以其  
太近如玉在其懷中而終日奔走索諸外 天  
下之至深常存乎至淺天下之至難常存乎至  
易至淺故雖明告之以此心即道往往復疑以  
爲天下之至妙必不止此於是乎始他求始放  
其心紛紜支離終日不休終歲不休終身不休  
也 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一 慈湖 十七  
何者爲放何者爲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則知求之  
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  
益不作不爲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  
是也 此心虛明無體象廣大無際量實不曾  
動不曾靜不曾生不曾死而人謂之動謂之靜  
謂之生謂之死晝夜常光明 人惟不知生故  
不知死不知人故不知鬼神人執氣血以爲已  
執七尺以爲已故裂死生判有無殊人鬼而不

知其未始小異也不知其未始不一也以形觀  
人則人固可見以神觀人則人固不可見也神  
者人之精形者人之麓死生一致人鬼一貫  
德性無生何從有死非二道也此道昭然不可  
亟語於庸人之前庸情知魂氣歸天如彼其高  
體魄歸地如此其下以爲不可合而爲一達者  
觀之未始不一也人之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  
此吾之地其氣發揚於上爲焜蒿悽愴此吾之  
天百物皆有此天皆有此地天地之精妙名之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一 慈湖 十八  
曰鬼神 莊子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是樂死  
而厭生也樂死而厭生與貪生而懼死同桑戶  
之歌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以死爲反真  
以生爲不反真其悖於生死又如此豈若孔子  
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明乎生死之一也莊子  
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既諄諄乎言無物  
之妙矣茲又守形陋矣又自矛盾矣 自有天  
地以來至於今不知幾春幾夏幾秋幾冬矣而  
識其春秋冬夏者有幾不知百物幾生幾死何

止百物人自謂吾識某物某物生某物死而實能識者有幾孔子謂哀樂不可見不可聞而春秋冬夏可見可聞乎又謂廢物露生無非教不知如何而教也此教不可見不可聞即可見可聞言即無言無言即言惟洞覺者自知未至於洞覺者終疑疑即知即疑一以貫之妙不可思人皆知有一死而實不知知道之謂知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謂之覺孔子謂知及之默而識之不可思不可言也無知者聖人之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慈湖 十九

真知而聖人知之實無知也如以為聖人之道實可以知之則聖人之道乃不過知識耳不過事物耳而聖人之道乃非知識非事物則求聖人之道者不可以知為止然以聖人之道為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以聖人之道為不可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真無知也聖人之真無知非智識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心非知非不知苟明此心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此之謂真

無知不得此心而或無知則愈無知愈多知去却一重障又有一重障不如休心無作此心自是妙更不可測度不惟他人不可測度我亦自不能測度子思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心無異心即目視耳聽之心手操足行之心身是不可知不可限量不可形容也知者必信信者必知是謂無知之知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吁使所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慈湖 二十

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學者觀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切意飲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以此求仁却行而求前也不知夫舉匙施箸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美惡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知仁者鮮好仁尤鮮既知而後可以言好不知則安所好仁人心也何知之難求仁於心外故難求仁於心內亦難心無言體安有內外仁

既難知則不仁亦未易知又仁之粗者易知不  
 仁之微者難知意蓋微起即為不仁意象微止  
 亦為不仁 用力於仁之力異乎他人之所謂  
 力他人之用力乃意心固我之力故有不足用  
 於仁之力乃不識不知之力故無不足 發憤  
 忘食用力如此不知如何而用力也樂以忘憂  
 不知所樂安在也不知老之將至此何語也發  
 憤疑無樂今聖人則樂天下之所謂樂者必有  
 時而已今聖人乃以此樂終老此意聖人自知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一 慈湖 二十一  
 之自夫子以來更幾千百年更幾千萬人敢謂  
 舉不知也不知者固不得而知知者亦不得而  
 知 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  
 之以孔子大聖而猶不知魯廟此蓋皆斷斷之  
 說而後世之士耻於一物之不知亦愚矣詳於  
 其所不必盡知而畧其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  
 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忠信與忠恕者即吾  
 庸常平直之心即道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  
 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

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即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  
 即道已丈人當日之言未必異曰忠信往往曰  
 吾出入於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說也無術也  
 始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如是而出 善  
 求夫子之道者不求諸夫子而求諸吾之心夫  
 子之忠恕固夫子之心也亦吾之心也天下同  
 然者謂之心或者賤已而貴聖人平時妄慮紛  
 紜惡習深固一旦語夫子之道固望而驚畏而  
 遁慊然自以為不敢企及聞曾子之言曰忠恕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一 慈湖 二十二  
 而已固以為曾子姑以其淺者告之不然則夫  
 子之忠恕必非常人之所謂忠恕也知堯舜之  
 道無出於孝弟則知夫子之道無出於忠恕堯  
 舜之道不出乎徐行後長之間夫子之忠恕固  
 不出於衆人之日用 孟子所以諄諄必稱堯  
 舜灼見人皆有堯舜之心病弗知耳弗信耳孟  
 子知之而舉天下之人皆不知不信是以勞孟  
 子之諄諄也吾徒不可以不熟講也不可以不  
 自信也以此事君則可致君為堯舜之君以此

治民則可使民為堯舜之民至易也至簡也或  
者終疑堯舜之不可及漢唐之末可輕議此乃  
悖逆姦亂之源也此說不可長 士大夫不知  
道故不識禮樂刑政之原是故禮非禮樂非樂  
刑非刑政非政豈無善者大體失之皆非所以  
若恒性緩厥猷也 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  
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為狀不可勝窮有利有  
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  
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體有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一 德樹

二十三

用有本有末有彼有此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  
此之類縱說橫說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  
辨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為心二則  
為意直則為心支則為意通則為心阻則為意  
直心直用不識不知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  
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言亦起意聖  
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  
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焉公何而思  
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非意也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  
嘗有洪纖而亦夫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  
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  
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  
可形容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  
必欲如此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  
為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為道在彼則不在此  
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  
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一 德樹

二十四

而不化其道亦下何謂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  
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  
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  
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  
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  
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為我雖意  
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 洞焉寂焉無尚  
不立何者為我學者不 意則墮於必不墮  
於固則墮於我故先聖 之聖人先覺學者

後覺耳 人意思舉動隨生衣服時有衣服意思飲食時有飲食意思語默動靜皆然似此意思役盡時人光陰也意中有新有久有喜有厭相生無窮坐久則厭以行為喜行久則厭以坐為喜觸目覩景無非意思皆由失已 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中毒之際復不自覺顏子屢空還有此否 吾往日常在昏昏中而不知衣服時亦不知飲食時亦不知行住坐卧時皆在不知中自謂吾了了惺惺後因覺此不知即非不知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一 慈湖 二十五

復何憂哉 此身乃天地間一物不必堯攬為已 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使休 無貪戀則自然見道 有志於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覺之始仁者覺之終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非心思之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 錢塘王子庸胸中義理之談無不曉析而自謂其疑敬仲告之以不假更求本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一 慈湖 二十六

知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為之是將黃金作頑鐵用耳 人以念慮為心是致為學疲勞或自覺則見本心矣 婁師德唾面曰乾且道唾面從那裏來有對者俱未當意徐曰從動心處來此心纔動唾即劈面而來也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為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必得其理因讀論語有若言蓋徹乎每每在懷一日忽有所得夫蓋徹正而已矣宿昔之憂自見消釋而動止輕清蓋得理則無所施而不利



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於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 直翁來見自陳居處恭至難且求其說敬仲曰直翁恭愿其察之也久豈直翁燕居亦不敢申申天耶觀聖言當通其道恭言大槩至燕居申申天天非不恭也殆直翁求之過也此心至靈惟無放逸或恭恭或申申變化神明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臨川張元度踵門就見元度誠確篤志夜則收拾精神休之以靜敬仲曰元度所自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燕湖 二十七

有本自全成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辭讓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清明在躬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拾之乃成造意休之靜之猶是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而更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為未能無過敬仲曰有過即改元度精神何罪而收拾之元度好賢樂善孜孜不及某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為 贈毛誼

夫曰晝晝皆妙點點皆妙小學家日用其妙而不自知毛誼夫克承先志研精脩潤餘二十年比年相親近忽自知是知匪思是知匪知知之敬之敬之 樂平鄒元祥相見自言近覺敬仲叩之知其覺矣而猶不無阻隨通之自是益澄明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嘗語人曰事親從兄之際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為弛張闔闔宇宙在吾手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為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為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為動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燕湖 二十八

吾獨以兀坐端默為動 吳縣葉元吉來訪執禮甚恭元吉名祐之自言弱冠志於學而未得其方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然終未相應得先生絕四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圓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嘆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

猶若嘗有一物及再聞先生警誨此一物方然  
然不見若不見先生止於半塗歎仲示之詩曰  
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鷓鴣是問是具  
難聲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暖熱天  
應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水鑑澄光萬  
里清 趙德淵極有性氣後來喜怒不形於色  
一日同徐良甫游德淵忽於早飯前驚曰其哉  
良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敬仲後見德淵德淵  
曰某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一 慈湖 二十九

所有忽焉而出如思念外物外事則遠出直至  
千里萬里之外又忽焉而入如在乎吾身之中  
然而心無形體無形體則自然無方所故曰莫  
知其鄉言實無鄉域也聖人此言實未嘗其操  
而賤舍孟子誤認其語每每有存心之說又有  
存神之說失之矣使果有所存則何以爲神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此子思聞孔子之  
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  
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一 慈湖 三十

地敬仲曰不必更求歸宿之地人皆有是心心  
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 郡守之東有堂焉  
名清心某心不安焉胡爲乎不安孔子曰心之  
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清之孟子曰勿正  
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清心即  
正心正心孟子之所戒也而後人復違其教何  
也上繫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也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實無  
言蓋謂操持則在此不操持而舍之則何處

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 問董仲舒如何先生  
曰董仲舒學不知道如曰仁義禮智信所當脩  
飾又曰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此道人心之所自  
有何以脩飾設爲其不達大本如此仲舒又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道無本末  
何出何入天者即此道之健行清明者也而仲  
舒離而爲二道何由而明 漁溪曰誠精故明  
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未始不精何必更離誠  
即神神即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

之今周子又謂誠神幾曰聖人是謂和人無  
此正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  
民不能是賊其民者也 或問仁程正叔曰此  
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  
認出來夫使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類聚又將  
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體認無非意  
路 或問程正叔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  
已矣則所謂一者即仁否正叔曰然此一字當  
仔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  
聖學宗傳六卷之十一 慈湖 三十一

上正叔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  
之用此論殊為蔽窒既已謂之一矣何多何少  
體認二字便見用意積力之狀孔子惟曰一以  
貫之別無注脚曾子曰忠恕發明亦坦夷明白  
不謂後世學者穿鑿撰造至於此 正叔言性  
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與哉正  
叔之蔽一至於此孝弟仁義名不同耳強立藩  
離固守各意陷溺於分裂之學障塞坦夷之道  
孟子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以辛是年自王

者之心發明孩提愛親及長敬兄為不學而能  
不慮而知正叔分裂體用而言之不可以為訓  
也 伊川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即  
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哀又不之西是則只  
是中苦也人性自善何必如此拘束孔子未嘗  
如此教人但曰居處恭執事敬耳但曰約之以  
禮耳伊川之教固愈於放逸者然孔子曰過猶  
不及何則其害道均也 或問榮感退舍果否  
程正叔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友風如何曰  
聖學宗傳六卷之十一 慈湖 三十二

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為之臣尚幾  
不能保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正叔未明道  
故有此論人心即道無所不通善心與起如其  
真切豈無感通之理而正叔謂景公不能至是  
又謂成王未必能然賊天下萬世之良心此說  
不可長堯舜與人同耳其不善之心既足以感  
動災異則其善心豈不足以感動而消災之不  
知道者其輕有所立論哉 橫渠先生云存則  
存其心曰存否繼否化否無意否張子則對矣

不草草矣惜乎其未解解者不如此曾子之日  
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不信傳授  
弟子而實未嘗習之過皆芸苗改過未嘗助長  
如橫渠乃握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問  
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  
自省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何患乎不繼耶堯  
舜雖有惟精惟一之功要非繼續之所可言孟  
子之存心又豈橫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  
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不已蓋測曰古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一

三十三

今論學之言撒手懸崖無絲毫粘掛道人所不  
敢道蓋惟慈湖一人而已誦其言真自痛快未  
後數條自信無前摘抉前哲如禪門中所謂喝  
佛罵祖是真學佛祖者尤難與拘攣者道也  
石魚樓詩多謝天工意已勤四時換樣示吾人  
碧桃丹杏分明了綠艾紅榴次第陳秋鴈聲中  
休惱憐雪梅枝上莫因循機關踏着元非彼正  
是吾家固有身 其二箇裡包坤更括乾精神  
微動便紛然桃紅柳綠春無迹魚躍鸞飛不

傳麥浪豈綠風滾滾荷珠不爲露涓涓分明是  
了何言否此事難容鄭氏箋 又偶作六首此  
道元來卽是心人人拋却去求深不知求却翻  
成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  
思能索又能尋汝心底用他人說只是尋常用  
底心 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討愁但  
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去莫回頭 莫將愛敬  
復雕鐫一片真純幸自全待得將心去鈎索旋  
栽荆棘向芝田 有心切勿去鈎玄鈎得玄來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一

三十四

在外邊何似罷休依本分孝慈忠信乃天然此  
天然處不亦妙費盡思量却不到有時父召急  
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時合勒承認狀從古  
癡頑何不曉 處處青山人不識步步踏着此  
巖石妙妙妙不可言可惜可惜大可惜 題  
慈湖六首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  
只今煙水平軒檻觸目無非是孝慈 惜也天  
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弄月吟風處  
孔子明言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

古罕人知只今山色連深翠孔子明言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步  
 步雲生足底用思為底用疑 惜也天然一段  
 奇如今萬古罕人知只今講學從游地一聽思  
 為一聽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  
 知慇懃為語從游子孰是思為孰是疑 (金明  
 池篇燕語鶯啼杏壇春色為甚無人領畧又添  
 箇山青水綠是多多少少明明白白對面不識  
 方且蕩然放逸不亦文詞雕琢聖人道君子不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慈湖 三十五

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稱西山先生宋建之  
 浦城人寧宗慶元五年登進士第嘉定元年遷  
 太學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言侂胄倡為偽  
 學之論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

尚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德秀恬不  
 與較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為  
 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  
 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  
 姦擅政初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  
 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  
 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  
 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  
 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西山 三十六

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  
 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  
 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安危大利害群  
 臣暗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  
 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史彌遠方以爵祿  
 縻天下士德秀力請去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江  
 東旱蝗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議荒政  
 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賑給竣事而還  
 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荒塚泣曰此皆

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胡槻等每諂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希元以知袁州趙錢夫對上聖學宗傳末卷之十一西山 三十七

叅知政事三乞辭祿疾亟冠帶起坐卒諡文忠希元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論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泯之希元晚出獨慨然以斯道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先嘉定初居館職時秘書郎楊敬聖學宗傳末卷之十一西山 三十八

不虛 人生難得今已得人道難聞今已聞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大丈夫今宜早早休言今日又明朝等閑趨倒崑崙柱風自清今月自高

許衡

許衡字仲平號魯齋懷之河內人也生金章宗大安元年宋寧宗嘉定元年也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一

三十九

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當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仲平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不可也人曰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仲平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門見之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

徵仲平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元憲宗

四年世祖出王秦中召仲平為京兆提學世祖即位召至京師至元間除中書左丞八年兼國子祭酒聞命喜曰此吾事也設教懇款周悉必使通曉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者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其教人也因其所明開其蔽日漸月清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疾請還病革家人祠仲平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撤而卒年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一

四十

七十二

吳澄

吳澄字伯清元時崇仁人伯清生前一夕鄉老見有異氣降其家而伯清生伯清每夜讀書常至旦母憂其過節膏火以與之伯清乃候母就寢然後燃燈讀誦十九歲作道統圖自識曰昔程朱二夫子年十七八時已超然有卓絕之見慨然有求道之志然猶未至於化而死也今愚生十有九年矣失今不學更待何時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可不懼哉可不念哉御史程鉅夫  
奉詔求賢江南起伯清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  
歸行省掾元明善嘗問易詩書春秋與義曠曰  
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身焉左  
承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  
士也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  
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皇慶元年陞司業英宗  
卽位超遷翰林學士初伯清所居草屋數間程  
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天曆三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草廬 四十二  
年朝廷以伯清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  
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  
而伯清卒年八十五謚文正伯清嘗著本心樓  
記曰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  
於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  
求道者哉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  
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吾心  
之體在是矣操存舍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  
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之於孟子之傳

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  
言而言之有所未及爾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思  
學者之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  
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之言心而謂之  
本心者以爲萬事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  
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之學往往曰  
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  
究竟其實爾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草廬 四十三  
卽此而是以此而學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邵周張程諸子蓋莫  
不然故特指陸子之學爲本心學者非知聖人  
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  
之發見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  
以固守其心也又著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曰天  
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漢唐  
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騁而不自知  
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



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為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然稽其極所度越董韓者無幾則於德性猶未知所以用力逮周程張邵興始與孟氏為一程氏四傳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

聖學宗傳 卷之廿一 尊嚴 四十三

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謂仁義禮智之根形質血氣之主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行不著習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學相去何能

以寸哉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猶以陳為未精饒為未密也墮此窠臼中垂四十年始覺其非矣又曰人皆可以為聖人特患不為耳學必志於為聖人苟遜其極姑處其次殆與自暴自棄一耳又曰見孺子入井則然不忍此心從何而萌聞犬馬呼已能艱然不 是心從何而起舉世俵俵如無目之人坐無燭 聖金玉滿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寶也僅能處前聖之所已言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旦有覺焉譬猶目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七 尊嚴 四十四

翳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後至寶畢見皆吾素有不可勝用也又曰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為格實踐為誠物既格者醒夢為覺否則雖當覺時亦夢也意既誠者轉獸為人否則雖列人群亦獸也號為讀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又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

黃澤

黃澤字楚望元時人家九江楚望生有異質自

誦數千言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旣而屢屢夢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乃決意歸休以繼絕學爲已任焉自是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願之義而矢傳之旨以通乃作思古吟十章卒年八十七楚望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或得之幽閑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久則豁然無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一楚望  
四十五

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洵使還過九江請楚望於濂溪書院受一經之學楚望謝曰以君之才較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筆授其義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言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門人新安趙沅爲高第沅始拜楚望請問治經之要楚望告之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乃知楚望於六經之學以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一楚望  
四十六

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嘗謂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唯濂溪吳草廬獨敬異焉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証 王繼業 參閱

薛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一夕家人夢  
紫衣人謁見而敬軒生初誕肌膚如水晶瓶五  
臟皆見家人恠之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曰非常  
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自幼書史目輒成誦端  
重不為兒嬉年十二時元儒魏范諸公以御史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

敬軒

三十九

言九十三

謫成父延與講論經史名理退謂人曰聖門有  
人矣結為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敬軒自是厭科  
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  
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尋父司教鄆陵時  
例庠之科貢職教者充成父慮之強敬軒應河  
南鄉試敬軒勉就試遂申永樂庚子解元明年  
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館之訓諸子敬軒固  
辭居父喪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振風紀  
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一日時相三楊欲識其

面令人要之晤敬軒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  
三楊嗟歎焉尋差監湖廣銀場黜墨剔蠹風紀  
大振手錄性理大全晝夜誦讀潛思密玩值雪  
盈尺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改  
元初設提學憲臣出僉事山東敬軒欣然就之  
曰此吾事也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  
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中  
官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  
薦敬軒因召為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

敬軒

十一

言九十三

用敬軒出振意欲敬軒一見振敬軒正色曰安  
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振聞憾甚會有獄夫  
實病死其妾欲嫁其私人妻勿許遂誣妻魘魅  
夫死敬軒為辯其冤臺臣諂事振劾敬軒受賄  
出入死請 廷鞠振曰是固應死竟坐敬軒死  
繫獄待決人皆危之敬軒怡然曰辯冤死亦何  
愧手持周易讀不輟臨刑大臣有伸救之者得  
免歸田敬軒家居六年造詣益邃正統己巳以  
言官程信等薦起為大理寺丞景泰初敬軒懇

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守備中官與安表誠時無抗禮者敬軒至安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可屈耶午節饋扇敬軒曰此朝廷禮不敢受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敬軒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敬軒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遠乞召供館閣之職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允壬申秋召爲大理寺卿是歲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 敬軒 三十一

敬軒復乞致仕不允 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一日召入便殿 上方燕服敬軒不入俟 上入易服乃見時有矜迎復功者敬軒曰許魯齋不陳伐宋謀凡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主會試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晉左侍郎會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旣不留願爲先生請 勅卽家塾敷教且有以資養敬軒曰昔許

魯齋士二元世祖賜勅書爲教象齋懸之屋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耶亨歎息去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游甚衆敬軒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忽遺疾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壽七十有六計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 敬軒 三十二

闢 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隆慶辛未允議從祀孔廟耿氏曰關中呂涇野記公祠述立朝風節詳矣然公非直矯然以名節自樹者讀其書諷誦其緒言蓋亦有原本矣公嘗曰心中無物其大浩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寡欲者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余惟先生之教以復性爲宗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玩諸緒言誠亦知性者哉學未知性而浮慕先生風節不

為殉名釣奇者由有道者觀之亦足羞矣世有  
 賴焉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滂然而  
 雨集冷然而風生鎗然而虫急羽者飛秀者植  
 童者侍鱗者適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  
 子竊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  
 心悅 此果何物耶推而上之莫究其始引而  
 下之不見其終測之而無窮資之而不竭離之  
 而不開斷之而不絕此果何物耶竟不可得而  
 名也 元無虧欠元無止息 究竟無言處方  
 聖學宗傳 卷之十二 敬軒 五 三百三十一

於吾身吾身百體皆可見也其所為者皆  
 之宜則不可見也可見而無不可見者為之二  
 則百體皆失其職矣舉近以明遠則天地山川  
 日月星辰萬物之理一也 道只在動止語默  
 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  
 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初無內外也 人皆知  
 求鬼神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四時日  
 月星辰雨露風霆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  
 鬼神之著者 民咸用之謂之神但人由之而  
 聖學宗傳 卷之十二 敬軒 六 三百三十二

不知道 洗心退藏於密以約失之者鮮矣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  
 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曰命曰性曰  
 誠曰道曰理曰太極一也 道本無名姑以萬  
 物萬事必由是以行故強名之曰道耳 心本  
 寬大無邊一有已私則不勝其小矣 德惟明  
 為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  
 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  
 吳與

吳與弼字子傳別號康齋江西崇仁人幼時讀書鄉校嶷然有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心慨慕焉及親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必可學於是盡焚應舉文字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二年收斂身心沉潛義理或以爲不達時宜或以爲濶於事情或謂之僻亦謂之恠笑讓兼極皆自以爲見之未明行之未力也後漸有所得父溥爲國子司業時往省粗衣敝履人莫識之還鄉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康齋獨正襟危坐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康齋 七 三百五

中歲家貧躬親稼穡手足胼胝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之康齋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暇則咏物適興胸襟高邁有詠桃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嘗歎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新會陳白沙來受學康齋絕無講說使白沙斷地植蔬編籬康齋作字使白沙研墨或客至則令接茶如是者數月而歸白沙嘗以周易疑義求質康

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龍潭老人者陳海雍也白沙如其言往謁適海雍雨中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曰沙歎服而去海雍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天順初上命行人齋 勅書束帛造其廬比至上召吏部命爲左春坊諭德引見 文華殿對云老病不堪供職 上不允所辭顧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康齋終不就表陳十事以謝首舉程頤謂言人便以聖爲志言學便以道爲志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伏願 陛下斷然以堯舜自任雍熙自期勿貳勿疑次言願博訪儒臣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其餘皆切時務知者以爲篤論而不知者以爲常談也還山未幾卒年七十九 康齋嘗曰聖人之道昭明易見簡易易行然世鮮能之者不學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懵然無知而不事夫學者庸人也學焉而弗克者未誠也 南軒讀孟子其樂綠陰清書薰風徐來而山林間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邵子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 康齋 八 三百七

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 二月二十八日晴色甚佳寫詩南軒嵐光日色隱映花木而和禽上下情甚暢也值此

暮春想夫舞雩千載之下此心同符 夜大雨

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 中堂讀倦遊後園歸

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靜天壤之間不知

復有何樂 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

堪其處反覆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處久方得

之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用安貧而已誓雖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 九

寒餓死不敢易初心也 月下咏詩獨步綠陰

時倚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淡無康

節所謂攻心之事 勿忘勿助近日少知此味

十一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

畧無厭貧之意 白沙曰張東海平日自謂具

隻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近遺夫康齋又何

也康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游小坡聞其論學

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

道勇擔荷不虛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之

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暇論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其輩往往譏訶大甚群咏交競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未察也

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稱白沙先生廣東新會人宣德

戊申生父先一月卒母抗節鞠之自幼穎悟絕

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

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為難諧今諧若

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讀孟子有天民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 白

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遂自盟曰為人當如此

正統丁卯舉鄉試兩赴禮闈不第甲戌從臨川

吳康齋學康齋性嚴毅來學者問多不答先令

治田遇白沙亦如此白沙自臨川歸閉戶讀書

徹夜不寢築一臺名曰陽春坐其中足不出閭

外者數年白沙嘗云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

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

未知入處比歸里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

方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繁就約惟在靜

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成化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得之驚歎颺言於朝以爲直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賀欽時爲給事中聞白沙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卽我用而我奚以爲用謂白沙執弟子禮卽日抗疏解官還家肖白沙像懸於別室出告反面白沙旣歸四方學者來從日聖學宗傳大卷卷之十一  
益衆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或至漏下疊疊不少厭倦楚人李世卿來學築楚雲臺以居之留凡七越月別歸白沙語之曰子凌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未必能與我合也比與朝夕言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待子深思而自得之非有愛於言也世卿歸登大

崖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如新會以師禮見出口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入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久之地方官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病不赴懇乞終養特授翰林檢校謝恩歸時年五十六自後屢薦不起白沙事母甚謹時或在外母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從之或勸白聖學宗傳大卷卷之十一  
沙著書不答弘治戊午遘疾越二年卒萬曆乙酉從祀孔廟白沙語云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旣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



不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  
 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直存之實者  
 與語此反惑惑則徒為狂妄耳 或曰道可狀  
 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  
 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  
 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  
 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  
 言 宇宙間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  
 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二 身 三十三  
 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為牛馬自為馬感於此  
 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  
 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 人爭一個覺纔  
 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  
 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  
 銖軒冕而塵金玉哉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  
 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  
 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  
 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

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  
 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是故善求道者求之  
 不善求道者求之難 此理干涉至大無內  
 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  
 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欄柄入手  
 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縫  
 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  
 本來何用你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  
 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二 身 三十三  
 出來都便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  
 之以曾點見處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  
 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 天下有任大責  
 重而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  
 無體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  
 內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 士從事於學功深  
 力到華落實者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

夫死生之爲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計  
信予奪之間哉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  
以無欲爲至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  
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  
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  
以與之無窮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  
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  
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  
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三 十五 言

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幾致養其在  
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  
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  
自我者也 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  
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  
問師亦不答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  
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  
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  
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二 十六 言

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  
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謂僧太虛直無累於外物無累於形骸矣儒  
與釋不同其無累同也 三尺童子聞稱其善  
則喜惡則怒是何心哉 孔子曰不如丘之好  
學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  
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情  
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  
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 學者苟不但求之

終日從事於學亦爲人耳始終一意勿助勿忘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來面目也 夫學貴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 夫道無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卽非靜矣 孟子見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以堯舜望人也橫渠見人便告以聖人之事此以聖人望人也吾意亦若是竊附孟子橫渠之後彼何人哉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一 十七

不得其門而入悲乎 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其更無他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 昔夫子設教洙泗博文約禮之誨夫豈獨履空之回得聞三千之徒莫不與聞焉卒之啓手足得正而斃者曾子之外果誰歟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群書不害爲

末學道不行雖普濟群生一匡天下不害為私  
意 學莫先於為己為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  
步 疑而後問問而後知之真則信矣故疑  
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已矣 前輩謂學  
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  
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  
更無別法也 士大夫出處去就分明已占下  
好田地更能向學求向上一着不枉費浮生歲  
月豈不抵掌為之三歎乎 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言其上下察也學者果能默契乎此則知日  
用之間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堯舜事業  
一真一切真得其門而入者無遠不屆也 學  
問大總腦要見見則便是快活便肯向前下而  
節節推去無非一箇道理 士而未聞道未免  
為物撓知道則有主不為物撓矣故曰知止而  
後有定 易上繫曰安土敦乎仁寓於此樂於  
此身於此聚精會神於此是謂之曰君子安土  
敦乎仁也 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白沙 二十九

室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不  
息禍藏於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  
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於心矣孟子學聖人  
也齊王不忍見一牛之死不有孟子不知其巧  
也蓋齊王之心即聖人之心 人心上容着一  
物不得才着一物則有碍是以聖賢之心廓然  
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  
人心本來皆一般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  
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 白沙 三十

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慾淫貧賤而思  
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  
則淫凡百所為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  
曰禽獸可也 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  
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徹則必不能有  
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揣度祇益口耳所謂  
何思何慮同歸殊途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  
而自得也 治心之法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  
初體段又不可太漫漫則流於汎濫而無所歸

子之養其親期於適焉耳苟至乎適雖聖人不能以有加也遑問其他具足於內者無所待乎外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又非但事親一事爲然也 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滯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 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聖學宗傳木卷之十二 白沙 二十七 三百二十九  
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 天地間一氣而已 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懼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人未死前一日誰

肯信着此事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死時無可主張亦可悲也已 醉以溷俗醒以行德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誠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 聖學宗傳木卷之十二 白沙 二十七 三百二十九  
法而不固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今人大抵無識見卑闕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 謂羅一峰曰先生欲理會者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今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日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轉泊是紫陽語否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

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  
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 謂馬伯幹曰神  
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  
浪死與草木一耳伯幹病至此當大爲休置縱  
未至灑脫地亦漸省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  
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詩自策示諸生  
賢聖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  
一離男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逸哉舜與顏夢  
寐或見之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顧獨予何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一  
人瞻望空爾爲年馳力不與撫鏡歎以悲豈不  
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  
請回白日駕魯陽戈正揮 答張內翰古人棄  
糟粕糟粕非直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  
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  
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  
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  
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學不  
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洗竹洗竹洗荒枝洗心洗狂馳老夫無可洗抱  
膝洗吾詩 觀群兒釣群兒弄釣其一偏多  
遇餘三未得手拔竿來上樹 贈人天下元無  
事勞勞我有心相携沙上語山月二更深 對  
竹竹色上墻多南薰綠幾何時無分付處野鳥  
自來歌 隨筆一歲十匹衣一日兩杯飯直樂  
苟不存衣食爲心思 夢後作幻迹有去來達  
觀無古今長嘯人不聞山風吹羅襟 題南窓  
壁南風吹面處不省是南窓此意無人會乾坤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二  
落酒缸 贈人君若問鳶魚魚體本虛我拈  
言外意六籍也無書 龜山夜月夜半龜山月  
能開萬頃秋試從開處望照公湖上樓 贈釣  
伴短短萋萋高淺淺灣夕陽斜影對南山大船鼓  
柁唱歌去小艇得魚吹笛還 春中小雨如絲  
落晚風東風無計駐殘紅野人不是傷春客春  
在野人杯酒中 獨速溪邊舞釣簑月明  
醉影共婆娑手中握得桐江線釣破江天不要  
多 寄與明月清風放兩頭一筇挑到古尼丘

而今老去無助力獨坐江槎看水流 (茂叔愛蓮不枝不蔓體本具外直中通用乃神我即蓮花花即我如公方是愛蓮人 (喜晴西林收雨鴉鳩靈捲被開窓對曉晴風日醉花花醉鳥竹門啼過雨三聲 (寄人)白頭一枕小廬山偶寄孤松十竹間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 (枕上)正翕眼時元活活到敷散處自乾乾誰會五行真動靜萬古周流本自然 (元旦)酒杯不與年顏老詩興還隨物候新分外不加毫聖學宗傳 卷之十二 身 二十五 三十三

末事意中常滿十分春栖栖竹几眠看客處處桃符寫似人除却東風花鳥句更將何事答洪鈞 (雜興)家學華山一覺眠圖書亦在枕頭邊傍花隨柳我尋句剝水殘山天賜年竹徑旁通沽酒市桃花亂點釣魚船平生我愛孫思邈自古高人方又圓 (偶憶夢中長髯道士用一囊貯羅浮山遺予戲作飛雲萬交來冥冥囊括誰將隻手擎南極回頭一閣老鐵橋有路中天行山通碧落神明衛地有丹砂草木靈若個長髯

應識我古來真隱不知名 (夜坐)半屬虛空半屬身細縕一氣似初春僊家亦有謂九手屈子寧非具眼人莫遣塵埃封面目試看金石貫精神些兒欲問天根處夾子中間得最真 不着絲毫也可憐何須息息數周天禪家更說除生戒黃老惟知養自然且與蜉蝣同幻化祇應龜鶴算長年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 (白沙舟中)春浪江門又打山孤舟誰蕩兩山間雙眸少見鸞高翥百歲當知蔗倒餐影響何勞空說夢功名真個不如閑何人解脫葫蘆纏疏下漁磯共釣竿 白沙先生六十年脚頭到處是青天幾場世事攢眉應千丈雲根枕頂眠今夕高談真不偶後來勝會恐無緣白頭不起江門浪打住鸞鳳弄月船 好月江門客未眠水風吹冷綠楊煙望窮碧海三山路興蒲羅浮七洞天勢利可能驅我輩路人剛道是神僊千峰不語留君醉乞與人間作畫船 (寄太虛)生尊我我須勞公在吾儒公亦豪數點澆風

聖學宗傳 卷之十二 身 二十六 三十四

海遠一牀秋月定山高性空彼我無差別  
乾坤可跌交十二萬年如指掌且據閑手  
陶示人支離病骨此閑行搭颯短策何太  
人世萬緣都大夢天機一點也長生借眠春草  
秋還綠偷賞黃花晚更清莫笑老慵無著述真  
儒不是鄭康成 答勸著述一入商量便作疑  
可堪垂老更求知追陪水月還須酒勺管風花  
却要詩孟子生憂傳道廢仲尼不怕著書遲青  
天試問東南上何處凌空拄杖飛 碧玉樓乾  
聖學宗傳入卷之十二 白沙 二十七  
坤真妙此臺開一一皆因造化裁意了梅花難  
著句眼空江海笑浮杯未分無極源頭在誰畫  
先天樣子來碧玉樓中閑隱几千千山遠又川  
迴 飲酒酌酒勸公公自斟三杯無奈老狂何  
坐忘碧玉今何世舞破春風是此策一笑功名  
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江門詩景年年是每  
到年來詩便多 靜軒崆峒道士出山頻遠入  
崆峒作主人嘗說夢時都是夢未逢真處更求  
直蒲

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 蠶則曰 本朝  
理學至白沙自鑿一戶牖其精神命脉全吐露  
於詩句中亦可謂無待之豪傑也已然而胡故  
齋則云陳公甫言靜中養出端倪又言藏而後  
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  
夫白沙本以自然為宗而敬齋又謂不是順其  
自然勘破毫髮間具眼者當自分明

陳真晟

陳直晟字晦德改字剩夫福建漳州人稱布衣

聖學宗傳入卷之十二 六 二十八

先生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  
來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專心致志以儒為  
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  
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  
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功夫覺無  
統緒繼讀大學乃以大學為樞及讀大學或問  
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  
本及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  
適釋主一始見得親切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



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同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下禮部亦寢不行既而家居有所陳於當道諸君子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盡得五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尼之不果而返歸鎮海卒蠶測曰布衣謂真知則行在其中知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二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別號敬齋江西餘干人垂七歲受學於家塾言動類成人塾師畏之聞吳聘君講學崇仁往從之游遂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慨然以斯道自任絕意仕進充養日遂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敬為所居常端

莊凝重對妻子若嚴賓單食飲處之泰然四方樞衣及門者衆日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為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其學術之正類如此所著有居業錄萬曆己酉從祀孔廟先生語云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總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為真故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二

也 學不為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存心之法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之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也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其事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為心害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參閱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紹興餘姚人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生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之祖竹軒公天叙命名曰雲陽明五歲不言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即能言父海日公華舉進士

第一寓京師竹軒公携陽明北上時十一歲矣過金山寺對客賦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隨口應曰山近月遠月覺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問塾師何為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陽明中不然曰此未為第一事其為聖賢乎戊申十七歲親迎諸氏於洪都合番日偶出閑行過鐵柱宮遇道士

跌坐與語夜遂忘歸冬歸越過廣信謁婁一齋諒諒故游吳聘君康齋門者為語聖人必可學而至深契焉陽明故好謹自是常端坐省言同業者未信陽明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當改也壬子二十一歲舉于鄉入京徧讀晦庵書習為格物之學署中多竹即取竹一物格之沉思不得至成疾遂自諉聖賢有分且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南宮下第同舍有為耻者陽明日子以不第為耻吾以不第動心為耻戊午年二

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耳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不一遇心持惶惑復遵晦翁循序致精之法行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為二沉鬱既久舊疾復作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己未二十八歲舉進士上疏陳邊務八事辛酉以刑部主事審錄江北游九華山宿化城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陽明以禮請問蔡曰尚未頃之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獄洞有

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歷險訪之異人方熟睡  
陽明坐傍撫其足頃之醒視曰路險何得至此  
因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箇好  
秀才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  
遂先知久之悟曰此歟美精神非道也又屏去  
思遺棄世累獨不能置念於祖母與父久之忽  
悟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  
年移疾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甲子在京師  
聘王山東鄉試識拔多名士九月改兵部主事  
乙丑在京師乃專志講學與湛甘泉定交嘗謂  
初志此學幾什而興晚得友甘泉而後吾志益  
堅毅然不可遏云時年三十四正德改元丙寅  
庵瑾竊柄逮繫言官陽明抗疏救之瑾矯詔收  
陽明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行瑾使人尾偵之  
將甘心焉丁卯陽明至錢塘托跡投江附估船  
邂逅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叩寺求宿不納  
趨野廟倚香案卧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嗥吼  
不入及旦僧見陽明無恙異之邀至寺則前鐵

柱宮所晤道士在焉因與商遠遁計道士曰汝  
有親在不可因為筮得明夷遂決策返由武夷  
出廣信而歸省海日公於留都是年徐愛及蔡  
宗堯朱節受學秋三子舉于鄉陽明為序以明  
師友之義冬赴龍場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  
虺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錯夷人駮舌言語不通  
無居舍就石穴而處已教之範土架木為茨從  
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陽明躬析薪汲水作  
糜以飼百方慰解之有同旅行者父子主僕駢  
首病死陽明為文瘞之而自為石槨以待盡陽  
明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  
死生一念亦皆拚置端居澄默蚤夜參求忽一  
夕大悟寐中若有神啟不覺呼躍從者皆驚至  
此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伎倆見趣無一可  
倚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切皆誤證之六經四  
子無不昭合因著五經億說時年三十六矣居  
夷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為構龍岡書院  
何陋軒玩易窩居之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王

桂陽書院問朱陸同異陽明不語朱陸而告之  
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示以知行合  
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辨詰求之  
吾性本自明也庚午量移廬陵今過常德見門  
人冀元亨輩俱能卓立陽明色喜因與諸生靜  
坐使自悟性體且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平  
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  
心一段工夫耳抵廬陵不事威刑專務開導人  
心僅七月治幾無訟冬入覲與黃宗賢縮論學  
縮自言有志未實用功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  
無功后契良知旨始納贄稱門人卒爲陽明托  
孤以女娶其胤于是年陽明陞南比部主事辛  
未改吏部驗封司同寮方叔賢獻夫時爲郎中  
位在陽明上聞論學有契遂執贄師事焉尋轉  
文選員外壬申陞考功郎中冬陞南太僕少卿  
便道歸越癸酉至滁州日與門人遨遊琅琊灤  
泉間環龍潭而坐者常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從  
游之衆自滁始甲戌陞南鴻臚卿滁陽諸友送

至烏衣不能別以詩促之歸曰掘地見泉水隨  
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  
羨與舜墻又不見孔與蹠對面不相識逆旅主  
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五月至南京薛尚  
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來受業與徐愛輩同  
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初陽明懲末俗卑汚引  
接多就高明一路乃近漸有流入空虛爲放言  
高論者深悔之自是論學只教爲省克實功丙  
子四十五歲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十月  
便道歸越越士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  
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丁丑  
至贛贛當四省之交諸巢賊不時四出劫掠爲  
患而時宸濠潛蓄不軌陰與賊通爲之曲護以  
此積至數十萬衆陽明莅任纔旬日卽議進剿  
凡三月而漳寇平五月加提督得便宜行事是  
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陽  
明爲文諭之論文哀憫無辜情詞藹然酋長盧  
珂等卽率衆來降惟池仲容負固不聽十月平

湖廣橫水桶岡諸寇酋長謝志珊就擒問曰汝何策得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魁傑好漢多方招致斷不輕易放過陽明退語門人曰吾儕一生求友當如此矣冬奏以削平諸地建崇義縣戊寅征三泖以書示薛侃曰即日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竝進賊有必破之勢矣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大丈夫不世之偉績也三月泖頭酋長

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開縣置司立學移驛一時經畧皆千百年至計在事燕居則挽強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暇寧居而意思安閑常若無事門人數十相隨揮麈談道未嘗以造次輟也七月刻古本大學及朱子晚年定論八月門人刻傳習錄九月脩濂溪書院四方來學者益衆一日舉酒勞諸生且曰用以相報諸生瞿然請故陽明日始吾登堂每有賞罰常恐有愧諸君直須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

聖學集傳卷之三十一

聖學集傳卷之三十一

池仲容見諸巢悉破始懼幸其黨九十三人皆得會來見陽明館待之察其僞明年正月以計盡殲於祥符宮陽明自惜終不能化爲之眩暈嘔吐者久之是夜將半陽明親率軍直搗下泖及西路皆平四日坵師諭發所屬立社學五月奏立和平縣六月陞右副都御史陽明莅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其初至兵乏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狼達土兵兵食匱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

少增損方安此卽諸君之助也十月舉鄉約已卯鄒謙之守益來學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濠變急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兵各郡并傳檄隣省扶義勤王時鄒謙之趨見曰聞宸濠誘舊賊葉芳兵夾攻吉安矣陽明日芳必不叛曰彼從濠望封拜可尋常計乎陽明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時宸濠已攻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旣集僉

請急救安慶陽明以為非策不如先舉南昌法  
 所謂攻其必救是已乃誓師樟樹授文定等方  
 畧俱如期至信地陽明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  
 城遂拔宸濠聞南昌破悉衆歸援僉謂賊衆盛  
 宜堅壁待援陽明日賊進不得逞還無所歸氣  
 已消阻出奇擊情便遂接戰於黃家渡賊兵鼓  
 譟驕甚我兵稍却文定立銃炮間火燎其鬚殊  
 死戰大敗之明日復戰擒濠江西平方陽明初  
 入南昌時日坐都院後堂對士友論學洞房中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一陽明

進止久之 勅兼巡撫江西冬返南昌庚辰  
 駕在南都時奸侯百計讒構諸陽明有無將心  
 且云試 召必逆命陽明知其謀聞 召即乘  
 小舫亟趣行在至上新河諸奸沮之不得見退  
 次蕪湖入九華山待命踰月 上使校覘之諭  
 陽明宴坐草庵中 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  
 也前言者誣矣乃 命還江西過開先寺刻石  
 記事末有嘉靖我邦國之句其年夏復如贛大  
 閱士卒教習戰法奸宦江彬遣人來覘動靜門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二陽明

人危疑甚間請釋兵回省陽明處之泰然第曰  
 二子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奸素通  
 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已萌逆志第以陽  
 明在贛不敢動耳世但知陽明擒濠之功而不  
 知其沉機曲筭內戢兇倖外防賊黨撫定瘡痍  
 激勵將士蓋凜凜乎如履春冰矣濠誅四疏乞  
 省葬不允陽明聞父病亟幾欲逃奔一日問諸  
 門人曰我欲逃歸何無一人替行者周仲起對  
 曰夫子思歸一念似亦著相陽明曰此相安能

不著秋返南昌泰州王銀來謁稱弟子為易名  
 良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  
 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  
 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龍復以徹講擇交  
 為勸陽明答曰學者以是心至吾不忍為一身  
 疑謗拒不與言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未  
 能舍沙以求金為也時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  
 同門有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為異獨王臣魏  
 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  
 聖學宗傳未卷之十一 陽明 十一

起者日衆辛巳五十歲在南昌始揭致良知之  
 教聞 車駕還宮憂念始舒牌行金谿縣錄陸  
 象山子孫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未彰  
 文廟尚缺配享子孫未沾褒典乃做各處聖賢  
 子孫事例一體優崇之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霍韜過論大學輒持舊見陽明日若傳習書史  
 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  
 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  
 益亦難矣六月赴 山以尋止之陞南京兵

部尚書乞便道省葬八日至越九月歸餘姚省  
 祖塋錢德洪來受學德洪久思及門鄉中故老  
 猶執先生往跡為疑決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  
 排衆議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通贊見  
 焉時輔臣惡本兵王瓊而陽明捷疏每歸功本  
 兵蓋謂平賊擒濠以改提督得便宜行事瓊本  
 謀也輔臣素忌陽明以此滋不悅捷奏久不賞  
 肅皇帝踐祚是年十二月詔錄擒濠功 封  
 新建伯 命至適海日翁誕辰陽明捧觴為壽  
 聖學宗傳未卷之十一 陽明 十一

皆嘆會遇之隆明年壬午海日翁卒陽明宅憂  
 使門人子弟紀喪因材分任僊居金克厚得監  
 厨後克厚連舉進士語人曰吾學得司厨大益  
 且私之以取科第耳時陽明居里謗議日熾言  
 官希宰輔意倡言論劾癸未南宮策問心學陰  
 為詆闢徐珊不對而出聞者曰尹彥明後一人  
 也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  
 取列陽明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為如此在  
 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忌嫉者謗或謂先生

學駁宋儒拘泥者謗或謂從游者衆莫保其往不無以身謗曰三言者誠有之特吾自知處諸君論猶未及蓋吾前尚有鄉愿意在今只信良知更無掩藏迴護纔做得狂者耳甲申在越郡守南大吉陽明爲會試分考時所錄士也與論學有悟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及四方之來集者環坐常數百餘人海寧董濤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聞先生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登門長揖上坐陽明異其氣貌禮敬之與

聖學宗傳卷之三十一

翁然如協金石火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筭或敲棹夷猶遠近相答陽明顧而樂之遂卽席賦詩有鏗然合瑟春風禪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陽明日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畧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

聖學宗傳卷之三十一

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錢德洪與魏良政良器等讀書城南時游禹穴諸勝每出旬日忘返德洪父往視之曰諸君得無妨課業乎良政等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打蛇就七寸何憂不得耶洪父疑未釋進問陽明陽明日豈特無妨乃大益耳明年乙酉錢榘魏良政並發解江浙餘多見



洪父聞之曰打蛇得七寸信然矣十月南大吉續刻傳習錄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丙戌歐陽德爲六安州守奉書問學以爲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陽明日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是年錢德洪王畿並舉南官俱不 廷對歸陽明喜丁亥寄示黃綰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五月 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廣西思田先是岑猛叛兩廣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復叛提督姚鏞發四省兵討之二年不剋嶺南大困乃特起陽明撫勦之秋發越中錢德洪王畿舟中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心體既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如是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爲善去惡正是復

那本體工夫因同進請問陽明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工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餘念矣德洪再請問陽明日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雷霆陰霧體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工夫是日各有省十月至南昌父老軍民皆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明日謁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比見擁謂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至吉安大會螺川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至肇慶寄書錢德洪王畿曰紹興書院中同志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與鼓舞想益日異而

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此自慰耳陽明沿途咨詢岑猛反叛之因由往當事者處之未嘗至梧開示恩信蘇受等自縛來歸降者七萬一千人陽明簿示懲遣歸農踰年春遂班師改田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土目設流鎮制爲交趾蔽陽明又以斷藤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久毒嶺表乃因討思田歸兵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之而檄蘇受等兵相犄角立功以報左右夾翼誅斬劇賊以萬計悉定其地霍亂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漸平兩廣樂業七也八寨乃百六十年不能誅之劇寇今平其巢穴卽徙建城邑永不爲變化爲良民八也陽明平賊後與錢王二子書曰地方事幸遂平息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遍寄聲益相與勉之也冬謁伏波廟陽明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如夢中過增城訪湛甘泉十月以疾劇上疏請告十一月廿五日踰梅嶺疾甚至南安登舟延途候命門人周積方爲南安推官來見陽明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陽明日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陽明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陽明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風忌陽明者從中譖於上朝中有異議嘗陰贈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謚諸典不行且下 詔禁偽學隆慶改元始贈  
新建侯謚文成明年子正億嗣封爲伯萬曆十  
二年從祀孔廟 先生一日喟然發嘆曰此理  
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亦爲宋儒  
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  
日深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  
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  
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

聖學宗傳本卷之二十一

欲有問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問  
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  
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  
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傍有徒  
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  
後始有良知之說 先生自經宸濠忠泰之變  
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  
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 近來信得  
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

自今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  
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  
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 某於此良知之說從  
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  
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  
功負此知耳 近來却見得良知日益真切簡  
易世儒尚有致疑于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  
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謂某講學者云除  
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

聖學宗傳本卷之二十二

甚麼說得 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  
思狂念這裡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  
點鉄成金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  
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  
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夫萬事萬物之  
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  
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廣以裨  
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  
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于人一已百而擴克

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于毫末乎 良知卽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謂矣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

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天而天弗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 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 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區區所論致知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卽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雖

千魔萬怪眩瞶變幻于前自當觸之而辟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依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明道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為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觀着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人人自有的 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 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脉路 良知

明白隨你靜處去體悟也好隨你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良知三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通不可以雲龍蔽目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 若解向裡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 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

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 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斲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其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極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 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塵沙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亦開不得了 無所

任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 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真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却倒做了 人心與物同體只是一箇靈明克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萬物的主宰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更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或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伊川所云纔明彼便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 君子之學惟求盡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

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 心之本體原是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原不動理原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蓋測曰已上數十條語前多言知後多言心心即知知即心無有二也單言心恐無人處故醒之以知單言知恐以情識當之故揭之以良良知者無知而知猶無極而太極也後儒不悟斯旨謂良知不足以盡彼假見聞為增益者固支離之舊習近有求無聲臭於良知之前者是將謂無極之上更有物也其不能真見良知而失先生之旨均矣 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偽到前便明 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是聖人教人差了 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 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

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亦誠可哀也已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釋氏輪迴變幻之論亦不必求之窈冥今人不能常見自己良知一日之間此心倏焉而夷狄倏焉而禽獸倏焉而趨入悖逆之途倏然而流入貪淫之海不知幾番輪迴多少變幻但人不自覺耳 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 學問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

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任不得矣凡一毫私欲之萌即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餽其流必歸於文過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彼其自以為人心之惟危危即過也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

聖學宗傳 卷之三十一 楊明 五十九

也謂舉學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况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蠡測曰以上語語皆指示人用功頭腦處極為緊切或以良知之學為無實踐之功者亦盲人咎日弗察而已矣唐詔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為善去惡否曰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亦須存箇善念否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若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下添燃一燈問善惡兩端如水炭如何謂只一物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纔過當此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善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薛侃去花間草曰天地間何善難辨薛曰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必問曰此等看善惡在

聖學宗傳 卷之三十一 楊明 五十九



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  
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  
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則復以草爲善矣此等  
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  
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  
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  
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  
上便一切都不管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  
好無有作惡曰草旣非惡卽草不宜去矣曰草  
聖學宗傳末卷之三十一 易明 三十一

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  
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不去又着一  
分意思如此卽是不會好惡一般曰然則善惡  
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  
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曰  
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  
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茂  
叔憲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劉觀時問未發之  
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便

自然見觀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  
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 一友  
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曰見復以  
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  
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  
見性常在入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騫不  
在不覩不聞上著實用功學者時時刻刻常覩  
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  
久久不須着力不須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  
聖學宗傳末卷之三十一 易明 三十一

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王汝止出游歸先  
生問曰游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  
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  
在董蘿石出游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  
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  
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  
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 錢德洪言要見人品  
高下甚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辟如泰  
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

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蕭惠問曰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已私來替汝克 梁曰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功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用功只是要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功夫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王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

便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之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裡 問道之精麓先生曰道無精麓人之所見有精麓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僊釋先生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其後見得聖人之學始自嘆悔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辨箇真與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口道盡汝尚自不會 問未發

已發辟如鍾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  
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  
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樂是  
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與時此樂還在否  
先生曰須是大哭了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矣  
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  
儂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  
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問近來工夫雖若稍  
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安樂處先生曰爾却去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三十一  
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 蕭惠問死生  
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  
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  
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  
昏昏只是夢晝 問大人與物同體曰目無體  
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  
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  
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馬  
于中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是信不

及都是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  
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  
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况在  
于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  
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一友問功夫先  
生曰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  
把塵尾提起一日其徒將塵尾藏過試他如何  
說法禪師尋塵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三十二  
良知就是說法的塵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  
火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塵  
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問不覩不聞是  
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  
信得本體原是不覩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  
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覩不聞上加得些子見  
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  
夫亦得 問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  
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

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我這裡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先生游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有何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汪景顏出宰請益先生曰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陸澄欲一切屏絕之先生曰使在我無功利之心雖錢穀甲兵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 陳九川問近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

嘗不動動未嘗不靜周子言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定字主其本體也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 倫以訓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心一而已矣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 張元冲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爭毫釐謂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僊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

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為一廳儒者亦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壯首吾之用是之謂大道 鄭德夫問儒與釋孰與先生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三 楊明 三十九

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說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 錢德洪曰洪要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亦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為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

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 一為問致知之訓既領之矣敢請益先生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與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與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為躍然起拜 永康周瑩嘗學於應元忠既乃復見先生而請益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三 楊明 四十一

先生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先生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子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為戲望卒賜之教先生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貨而行曰茲益難矣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

遂返而必夾乎將亦無有強乎者乎曰瑩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這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苟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乎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賃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問有人夜怕鬼者如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害正人乎只此六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即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即是懼鬼迷也郡守南大吉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大吉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易若預言不犯為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

之真大吉笑謝而去陸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耶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為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聖學宗傳卷之十三陽明四十一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耳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的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的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

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

荅顧麟書曰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夫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初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三

陽明

四十三

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

此者雖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間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三

陽明

四十四

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辟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

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  
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克周血脉  
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  
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  
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  
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  
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  
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  
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  
聖學宗傳木卷之十三陽明 四十五  
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撥拾脩補於  
煨燼之餘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  
墻遂不可復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  
爲各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  
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  
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  
者則欲弁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  
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晏故  
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

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  
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  
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  
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  
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  
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必  
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  
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畏而良知之  
聖學宗傳木卷之十三陽明 四十六  
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援本塞源之論必有惻  
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  
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  
起者吾誰與望乎蠡測曰已上皆因質隨機開  
示化導方便深微互見各發如化工造物之神  
不可以擬議執著者也又曰先生每言循理去  
欲當認理欲二字分明篇中云有心之私便是  
欲則知無着便是理所以云於心上尋箇理便  
是理障其旨可識矣先生又云若能實致其良



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然則今人良知不明則所謂理者未必是理以欲為理而先生之旨湮矣慎之哉 詠良知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却笑從頭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陽明 四十七

效貧兒 良知却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為 次韻珎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甚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久奈世儒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示諸生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在何

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問却求難只從孝弟為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慙慙莫媿別離筵

徐愛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四十八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陽明妹壻也少陽明十六歲陽明初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為已任者愛時年二十獨奮然有志於學北面納贄焉是年愛舉於鄉明年舉進士授祈州知州愛始聞知行合一之訓汨沒舊說驚愕不定無入頭處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壬申愛以知州考滿入京師即同穆孔暉等朝夕受業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陽明同舟歸越舟中請問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胸

中混沌復開如狂如醒者數日仰思堯舜三王  
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始信先生  
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  
矣甲戌愛在南京而陽明爲南鴻臚卿愛與黃  
綰等日夕聚師門漬礪不懈同志益親愛幸之  
也陸南兵部郎中丁丑告病歸與陸澄等同謀  
買田雪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陽明聞而貽詩慰  
之戊寅愛卒年三十一陽明哭之慟愛及陽明  
之門獨先聞道亦早嘗游南岳夢一瞿曇撫其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四九

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陽明每語  
輒傷之薛侃刻傳習錄首卷皆愛所記愛問陽  
明在親民宜從舊本亦有所據否曰下面治國  
平天下處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  
是親字意問朱子以爲事物物皆有定理如  
何陽明日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然亦  
未嘗離却事物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至  
理有不能盡陽明日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  
之理乎問道心嘗爲一身之主而人

心每聽命此語似有弊陽明日然問着述亦有  
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  
明日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歟後謎語矣愛曰  
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  
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  
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  
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又曰先生之說若水  
之寒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也先生居夷三載已超入聖域愛朝夕門下但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五十一

見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麓而探之愈  
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云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燦 參閱

錢德洪

錢德洪字洪甫初名寬後改今名號緒山王文成公同邑人弘治丙辰生弱冠博綜朱氏之學久之讀傳習錄與所學未契疑之及文成平宸濠歸越往師事焉率諸友七十餘人闢龍泉中天閣請文成升座開講首以所學請正文成曰

聖學宗傳 卷之十四 緒山 七 三百九

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為良知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覩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衆聞之躍然如大夢得醒緒山倡之也緒山篤信其師學父恚曰爾固得所師矣如妨試事何對曰男聞教以來心日開朗科第逼予則有之入試胡慮哉明年嘉靖壬午舉於鄉方文成返越惟緒山與龍谿兩人最先及門戴玉臺巾服小中

未睚睚相依咸共訕誹指為異言異服兩人毅然弗顧也時師門來學者衆咸集館下文成各以資之所近分送兩人會下使滌其舊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衆中推為教授師丙戌與龍谿同舉南宮不就廷試而歸文成迎會笑曰吾設教以待四方英賢譬之市肆主人開行以集四方之貨奇貨既歸百貨將日積主人可無乏行之歎矣自是四方來學者日益雲集或默究或行歌或群居誦讀或列坐講解而

聖學宗傳 卷之十四 緒山 一 三百

緒山與龍谿往來參究一提師門宗旨歸之自得翕然有風動之機丁亥與龍谿證道於天泉橋戊子冬方治裝北發途聞師變往迎喪至廣信且馳書於父具陳父生師教願為服喪父曰吾貧冀祿養豈忍以貧故俾兒薄其師耶許之後師喪歸越權貴忌嫉文成德業之盛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將不利於胤子內訌外侮並作緒山與龍谿相與保孤寧家日夕不相離且築室於場安綏靈爽約同志數人

守文成廬室以備不虞暇則與四方同志往來  
聚會以廣師門遺教壬辰與龍谿同北行終試  
事觀政吏曹時與臺諫部院諸同志舉月會問  
究舊學動以數十舊會以官爲序緒山與龍谿  
告衆曰同志爲道而來須以齒序爲宜衆曰然  
至今相會以齒二人倡之也未幾以親老便養  
告就蘇學教授至則定祀典申學規日坐道山  
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謂有東魯沂水遺風乙  
未丁內艱歸修復中天閣之會服闋補監丞尋  
聖學宗傳六卷之十四  
陞刑部主事時缺大理丞林文選春與緒山善  
欲以擢授日一見執政可得也緒山笑而却之  
循例陞刑部員外郎以奉法忤 旨被逮下  
詔獄身嬰三木日與趙都督楊御史讀書談道  
又爲趙講易每廢歌以發幽思癸卯放歸農緒  
山之學得諸生死真境中益覺自信獄中嘗書  
示龍谿曰上天爲我設此法象本來真性不容  
絲毫掛帶乃知平時學問大未得力古人處動  
態而獲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

緒山生還拜父膝下恍若隔世承惟良久始宅  
父憂自後益切切以取友論學爲事江淞宣歙  
楚廣會城名區皆有講舍書院隨地結會咸設  
臯比以待文成年譜三紀未就緒山實成之年  
七十作願閑疏馳告四方自是不復遠游相期  
同志春秋會于天真因爲湖上浹旬遊處共証  
交修甲戌年竟卒于湖上之表忠觀其先祠也  
年七十九 師門嘗以虛寂之旨立教聞者闕  
然指爲佛學公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  
聖學宗傳六卷之十四  
爲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絕  
學者執於典要泥於思爲變動感通之旨遂亡  
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卽吾儒之精髓用之以  
主持世教爲吾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  
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反從而避忌之不  
知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  
譬之東晉南宋之君不能爲王偏守一隅其將  
中原讓歸夷狄不復敢與之抗言及恢復之計  
者群然目以爲迂亦可哀已 吾人與萬物混

處于天地之中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何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為之辨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為之辨其色者誰歟與天地萬物有味也而為之辨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也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

聖學宗傳六卷之十四 緒山 五 三百三十四

然則天地也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吾心為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獨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

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非徒天下為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

聖學宗傳六卷之十四 緒山 六 三百三十五

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為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為能全之聖人之全之也全夫人之所同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其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不亂于思慮者通神明也吾而目不引于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于聲以全吾聰焉與

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于味以全吾嗜焉與  
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于思慮以全吾神  
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  
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  
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  
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  
支求也吾目蔽于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  
明也吾耳蔽于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  
也吾口爽于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四 終山 七 三百三十五

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  
通所以全神明也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  
學 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  
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  
皆信而無疑又爲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  
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  
靈也即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有乎  
善即明之不可有乎色聰之不可有乎聲也目  
無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四 終山 八 三百三十六

不患有色不能辨耳患不能聰不患有聲不能聞心患不能虛不患有感不能應虛則靈靈則因應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乎善也赤子匍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于乍見之後已滂入于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乍見之發豈非生于不識不知之中而滂入之私豈非蔽于擬議之後耶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

聖學宗傳六卷之十四 終山 九 三十三

惻隱之不足耶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橫于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惻隱以保四海自狹提以達天下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俟取足于外而本來真體渾然全具學問之功雖自人一以至已百人十以至已千亦不過及其初馬已矣直體之上固未嘗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復其初而但恐吾心之聰明不足

以盡聖人之知見俛俛焉求索于外假借以測億之似自信以為吾心之真得是矇其目以擬天下之色塞其耳以億天下之聲影響測億之似拘執固滯之迹適足以塞吾虛靈之真體礙吾順應之妙用其去至善也益遠矣衡能一天下之輕重而不可加以銖兩之積鑑能別天下之妍媸而不可留夫一物之形心能盡天下之善而不可存乎一善之迹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暄霾網緼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

聖學宗傳六卷之十四 終山 十 三十三

為太虛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既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絕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吾明覺自然之體是千思萬慮謂之何思何慮也此心不有乎善是至善之極謂之無善也故先師曰無

善無惡者心之體至善本體本來如是未嘗有  
所私意撰說其間也 學問須從頭腦上究極  
如舉網得綱挈之自易良知者事物之綱也良  
知是天命之性性體流行通徹無間機不容已  
竅於目爲明竅於耳爲聰竅於口爲又竅於四  
肢爲禮竅於心思爲變化通之事父遠之事君  
不學不慮而天則自顯徹內徹外而內外無間  
本來至善故無善可有本來無惡故無惡可除  
此造化之直機聖德之正位也達之家國天下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四 稽山 十一 三百三十四

視其心自喪其真耳且試言之爾目盡萬物之  
色目之明與天地有窮盡否耳盡萬物之聲耳  
之聰與天地有窮盡否心思盡天地古今之變  
爾之智慧與天地古今有窮盡否人特自間于  
形體與天地不相似耳曰聞教至此所患不誠  
耳至誠功業配天地此亦理之常耳先生曰以  
功業論配天地是尚以成功而言未究天人之  
原也曰何謂天人之原先生曰古人說配天配  
命合德合明以此合彼尚猶二之其實人與天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四 稽山 十二 三百三十五

而無不同質之前聖後聖而無不合範圍天地  
終始萬物一致知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問至  
誠無息先生曰中庸言至誠與天地相配汝能  
合下承當否對曰不能曰何謂不能曰吾身渺  
然與天地參每思至此心便惘然故不敢承當  
先生又顧座中諸友曰諸君俱能承當否衆起  
對曰不能先生歎曰天地之道爲物不貳人心  
至誠又與天地奚二曰人能終天地之功理誠  
有之但恐須聖人在天子之位先生曰學者小



等齊心一齊放下不容絲髮牽掛始信得本來  
 自性原是如此定靜安慮一齊具足矣 汝禮  
 自嘆平日多過先生曰只要立得真意一念真  
 時便是超凡入聖矣已往過失不須更掛雖有  
 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念原無前後一  
 是卽是一非卽非計前論後總非當下得手功  
 夫 諸生待宿鷄鳴而醒起坐先生問曰醒來  
 意思如何一友對曰此時景象難言曰此着景  
 象矣一友言夢中亦知恐惕先生曰此是說夢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四 緒山 十一  
 矣一友言醒來多念屏除不去安得使之澄然  
 無事曰此念與心鬪矣未達請問先生曰須是  
 認得良知面目若不會認得良知只於一切念  
 上屏絕是心與念鬪時起時屏絕念頭只認  
 原是生生不息思念鳥等屏絕屏絕念頭只認  
 虛寂爲本體是着虛寂 不覺且言夢是着  
 夢境 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自得本性非以  
 益人知見也縱使字字體悟有得于心住於見  
 者見卽爲障縱不住見以見入者以見得其

本體猶隔一層真性上豈容加一字 問人主  
 而靜初念最善動而後有不善良知隨覺隨消  
 固是格致而保任此念無有動處日著日察亦  
 格致也如何曰此是有意求靜執知見爲保任  
 非格致實功也致知之功只從見在心體上取  
 証心體自能無欲不必言靜自無不靜不必言  
 初念自無初無終不必言著察自誠之不可掩  
 問功夫在良知上用如主人翁端拱中堂有  
 賊卽覺是否曰賊亦只是主人翁自做 問良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四 緒山 十四  
 知不假於見聞故致知之功從不覩不聞而入  
 但纔說不覩不聞卽着不覩不聞之見矣今不  
 着此見只念念在良知上精察使是是非非無  
 容毫髮欺蔽是否先生默而不應明日又問致  
 知之功須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間但  
 除却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如何先生默  
 而不應明日又問默體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  
 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是失却廣大高明之  
 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群妄自消如何先生又默

而不應問者固請先生曰功夫畧見端倪正  
用力必求此心真信真悟纔着分解卽已淺矣  
問心體多往來起伏何如曰只是未信良知  
良知時止時行此體常寂有何往來起伏 明  
每念覺處常疑未是真體纔見得又恐不能保  
守曰你見明目者視色還自疑非真否又怕此  
明不能保否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操得  
曰只這一操字幾千百年說不明矣識得出入  
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四 十五  
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軍必要坐作  
進退如法操國柄必要運轉得天下今要操心  
却只把持一箇死寂如何謂之操 問此心未  
能神觸神應何如曰良知精明神觸神應百姓  
與聖人同何待求能 問學問須要超脫曰汝  
之所謂超脫只是心不掛事却遇事便不耐心  
我說超脫異于是目不累色便是目之超脫耳  
不累聲便是耳之超脫心不累私便是心之超  
脫非是離却事物以爲超脫也 問學問在人

情物理上做能於人情無拂便是工夫否曰只  
求不拂良知於人情自然通得若只求不拂人  
情便是徇人忘己 問感人不動何如曰纔說  
感人便不是了聖學只是正己而物自正文王  
名卦不曰感而曰咸取其無心也若者一毫感  
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憧憧往來 問順境逆  
境曰眼前所遇何爲順逆順逆俱從心生農夫  
耕田遇雨便喜若行路遇雨便不悅矣心有意  
必何處非逆 問鄉愿闖然媚世孟子從何處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四 十六  
勘破曰從他譏狂狷之言見之狂者行不掩言  
正與他忠信廉潔相反狷者不屑不潔正與他  
同流合污相反鄉愿看得其道最大忠信廉潔  
以立己同流合污以容衆故君子小人無處不  
合故自以爲是但狂狷學問雖未透本根不壞  
故可與裁鄉愿却撓入世俗心腸雖忠信廉潔  
只是要人稱好將本根已捩拔壞了故曰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 問家有父兄宗黨見義當爲  
而衆情未協若同衆則徇俗違衆則傷情如何

曰此只在良知上充良知自能委曲可同則  
之不可同則違之此亦不在事上良知自能盡  
人之性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乃  
慨然示衆曰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  
虞字作祟耳問曰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  
不能一時決斷姑自虛度此或無害於理否曰  
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良知明時本是吉之  
先見一虞便自吉而向吉矣誠可懼也 夫子  
循循然善誘人言循循者循其見之所及未嘗  
聖學宗傳六卷之十四 緒山 十七 三十四  
過爲一言以起人之眩惑也言善誘者知夫子  
之言皆非真也誘我入也非特夫子之言非真  
也雖六經千聖之言皆非真也何也得者真而  
言非真也筌蹄可以得魚兔魚兔真而筌蹄非  
真也然得因失而後名原其自性本然則得亦  
無得是得亦非真而無所得之爲真也 誠意  
之功毋自欺而已矣毋自欺之功復得良知本  
然之體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此指出  
良知不欺之體以示人也致知之功在好惡上

故曰致知在格物離却好惡更無致知之功矣  
故大學誠意章指出好惡二字正心章忿懣好  
樂恐懼憂患亦只一好惡修身章親愛賤惡畏  
敬哀矜敖惰亦只一好惡治國章好人之所好  
惡人之所惡亦只一好惡平天下章所惡于上  
下前後左右亦只一好惡好惡一正而物無不  
格身心國家天下之理一歸于正矣 至善者  
吾心之本體也卽所謂良知也天下國家身心  
意知物只一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只一  
聖學宗傳六卷之十四 緒山 十八 三十四  
功也 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  
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  
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責  
於人不知未能寡人之過而反益己之過 今  
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  
與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  
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  
可以講學耶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  
以講學須是出家爲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

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事之人與之論學立  
無事之人而後可與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事  
耶

王畿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稱龍谿先生弘治戊午生  
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為  
宗郡之士駭而不信至相與盟曰敢或黨新說  
共黜之龍谿若不聞也者首往受業焉龍谿固  
以高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為去就及是以所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四

龍谿

十九

三十三

聞出為諸士言士始悟舊習之支離願從者日  
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歎曰學貴自得吾向  
僅解悟耳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  
師門師為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盡契師旨故  
其言曰我是師門一唯參又曰致良知三字及  
門者誰不聞惟我信得及丙戌復當會試文成  
命龍谿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  
吾之學疑信者猶半而吾及門之士朴厚者未  
盡通解穎慧者未盡敦毅能闡明之者無逾子

今當觀試仕士咸集子其往焉龍谿曰諾  
大舟聚諸同志以行其在途自良知外口無  
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  
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宗伯魏  
水洲諫議王瑤湖憲伯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  
迎龍谿與相辨証大為推服入場屋所為文直  
寫已見不數數顧時式頗有識者謂此非可以  
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第而同門緒山錢公亦  
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龍谿語緒山曰此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四

龍谿

廿

三十三

非吾輩仕時也不就 廷試而還文成見而喜  
之後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龍  
谿與緒山分教之而龍谿所興起為多文成論  
學每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  
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謂此是師門定  
本一毫不可更易龍谿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  
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  
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

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聖學宗傳六卷之十四龍吟 二十一 言三十一

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龍谿曰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銓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文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

一也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躓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聖學宗傳六卷之十四龍吟 二十二 言三十一

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旣以說破亦是天機諛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宣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道此

一格始爲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  
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  
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  
泉証悟之論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龍谿  
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問玄旨文成舉佛家實  
相幻相之說詔之龍谿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  
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  
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命之  
文成至洪都鄒司成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龍谿  
三百餘人來謁請益文成語之曰軍旅匆匆從  
何處說起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  
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機該發泄時吾  
雖出山汝中與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  
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証也明年  
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龍谿方偕緒山赴  
廷試因文成歸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聞計與緒  
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  
焉龍谿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

扶襁歸越經紀喪事築塲廬墓心喪三年時文  
成嗣子孤弱且內外忌毀交構悍宗豪僕窺視  
爲奸危疑萬狀龍谿極力擁護謀托孤於黃尚  
書締結婚定盟又之乃定人稱龍谿懷嬰杵之  
義報父師之恩爲不淺然而謗訕叢積大都由  
此起矣建天真書院於會城肖文成像其中且  
以館四方之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論  
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  
龍谿取正焉歲壬辰龍谿始赴一廷對相國張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龍谿  
永嘉公孚敬聞龍谿名欲引置一甲不應開吉  
士選又欲引之又不應又開科道選必欲引之  
終不應永嘉以此益重之卒授南職方主事尋  
以病歸病痊時相夏貴溪公言議選宮僚其壻  
吳儀制春龍谿門人也首以龍谿薦貴溪曰吾  
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龍谿  
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曰人投汝  
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其視我輩爲何如人  
遂大不懌會三殿災 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

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輔養聖德因票  
旨詆為偽學而貶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龍  
谿時為南武選郎中再疏乞休銓司報與告歸  
踰年以大察去故龍谿名雖高仕乃竟不達然  
終不以是動其心而益孳孳以講學淑人為務  
歐陽公德居禮部唐公順之撫淮揚時俱欲特  
疏引用龍谿聞而止之龍谿嘗謂天下無不可  
與之人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及吳楚閩粵  
皆有講舍江浙為尤盛會常數百人龍谿年八

聖學宗傳

卷之十四

三十五

十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  
勞但念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  
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制其  
命而不自覺者總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  
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  
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非惟閑思妄  
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蓋欲究  
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磨若同  
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其了性命則是聚友

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  
百念已灰而耿耿苦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門  
晚年宗說非敢謂已有所得幸有所聞心之精  
微口不能宣常年出遊雖以求益於四方亦思  
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領受衍此一脉天壤悠  
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秦火鑿於訓  
詁淆於後儒之憶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  
於茲矣我先師首倡良知之旨一洗支離之習  
以會歸於一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

聖學宗傳

卷之十四

三十六

三十七

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扣請印証面相指  
授欣然若有契於心儀刑雖遠聲歎尚存稽諸  
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  
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志  
友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大旨與義編  
摩纂輯勒為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  
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庚午遭回  
祿作自訟長語曰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以致

於此更復何言不肖妄意聖修之學尚教以家  
四五十年出處閒忙未嘗不以聚友講學爲事  
自今思之果能徹骨徹髓表裡昭明如咸池之  
浴日無復世情陰翳間雜障翳否乎大庭廣衆  
之中輯柔似矣果能嚴于屋漏無愧於神明否  
乎又曰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  
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  
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  
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以富壽爲福以貧夭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龍谿三十七  
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惟反諸一念以  
爲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天仁人之殺身亦謂  
之福念苟惡雖蹶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  
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  
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無惡則無禍福  
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爲徒所以  
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爲徒所以類  
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  
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爲盡

矣噫安得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龍谿  
自贊其像曰行已若汗若潔聞道若存若亡洞  
照千古而不踰咫尺俯視萬物而不異尋常替  
而若見發而若藏幾希乎一息千里而忘其忙  
壯驪黃癸未卒年八十六 先生語云此學全  
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  
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  
放寬著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  
又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龍谿三十八  
有戒未離生死窠臼 人生只有這些子不論  
隱顯聚散順逆隨身幹辦只有此件事古云蓬  
萊無多路只在拄杖前非寓言也 此件事是  
吾人隨身資糧不可一時不察察不得其機不  
入其窠雖終日檢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且如  
司馬君實平生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名重四  
夷豈非世間豪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  
每疚於心時常念個中字未免又爲中所纏縛  
其擬玄作港虛亦是繫心之法以其未得機竅



也人心本虛本有未發之中若悟得時中不待念虛不待潛反身而求無不具足是謂集義所生孔孟家法也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証自悟直下承當若待呼始上船已隔幾重公案人

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著念認爲已物方是超

物外 吾人此生原只有這件事但世人凡緣染重外境累深未免將自己精神向外馳求漏

泄反把這件事作第二義看間有覺破其弊欲

聖學宗傳 卷之十四 龍野 三十九

與收攝自爲主張者又未免從意見好名色上

扭捏轉移不肯專專向一念上求生死下落是

與終日馳求者雖稍不同其爲不得真性流行

則一而已 此件事無氣魄可繫泊無才能可

倚靠亦無道理可商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

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便是入

聖真血脉路所謂講之以身心非徒口耳傳述

已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

學爲聖人也考諸古訓實諸先覺乃學之不容

已者然苟無求爲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吾人爲聖人之志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敵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真志然聖人往矣人人有個聖人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潔潔淨淨不爲功利所滑擾不爲見解所湊泊便是學聖

聖學宗傳 卷之十四 龍野 三十九

人真功夫考三王侯後聖而不謬不惑信諸此

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証諸此而已

舍此皆是私智詖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故

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

事世之所謂豪傑蹈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

形迹持循格套趨避毀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

以爲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裏殊

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

以直而動變化云爲自有天則無形迹可拘無

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特達無些子滯礙始是入聖真血脉路 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於此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跡如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卽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真面目不着纖毫力中大着力處也 如鷄抱卵先正嘗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四

三十一

三十一

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工夫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 此件事已知認真不肯放手不肯歇手但入微一路尚須有商量吾人在世所保者名節所重者道誼若爲名節所管攝道誼所拘持便非天游便非獨往獨來大豪傑吾人惟不能自信未得箇悟入處所以未免傍人門戶終日不放手不歇手亦云

是世法修行懸崖撒手終是承當未得在一良知本無知如鳶之飛魚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卽此便是必有事卽此便是入聖之機精彩無可逞處氣魄無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略涉精彩氣魄知識商量便非無聲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吾人終日操持懸崖放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或以爲要妙或以爲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可也 才有執着終成管帶且道孩提精神曾有看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四

龍終

三十一

三十一

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日握固會有放時不執捉而自固乃忘於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 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且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嘗留情曾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 悟得自己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雖男女至親一些子靠不著况身外種種浮浪長物尚可藉以

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箇見行名色將一種好意見揀此好題目做包裹周旋討此便宜挨過歲月亦是結果了一生若要做箇千古真豪傑會須掀翻羅籠掃空窠臼徹內徹外徹骨徹髓潔潔淨淨無些覆藏無些陪奉方有個字泰收功之期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真脉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龍溪 三十三 三十三 三五

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義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秘藏也

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然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

由於修証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差若毫釐而其謬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為用守其空知而遺照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龍溪 三十四 三十四 三五

是乖其中也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見嘍蹠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足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即為沉空之見矣古今立教原為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體流行即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証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

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不造則化之源息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息微敢莫不皆然如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良知是天然靈竅變動周流不爲典要覲面相呈語默難該聲色不到雖曰事事上明物物上顯爭奈取捨些子不得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四 龍谿 三五 言字四

然此不是玄思極想推測得來須辨箇必爲聖人之志從一點靈竅實落致將去隨事隨物不要蔽昧久久純熟自有覲面相呈時在不求其悟而自悟也 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然冷然自然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話

良知之與知識差若毫釐究實千里不可以不早辨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卽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發卽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爲未得良知之宗則一而已 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以人爲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怨慕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四 龍谿 三五 言字五

未嘗不加困勉之功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安行之本體善學者求所以自得焉可也 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敲棘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

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  
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  
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為流通而無所  
疑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  
莫近焉是其學雖有仁恕之分其求復吾之虛  
體則一而已此千聖學脉也後之儒者不能自  
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  
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為典要揣摩依  
仿執之以為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

聖學宗傳六卷之十四龍吟 三十七

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  
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  
視聽之用而且沮其聰明之體其不至於聾且  
瞶者幾希矣 為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  
聖賢立教輕重淺深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  
之歸於一路而已纔有別路可走即是支離之  
學 學問乃見在實踐不論問忙無非用力之  
地若外見在別有問學所問所學又何事耶  
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亦不可須臾離無大小無

常變無隱顯語默與居瞬息動靜無不是學故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違是違箇恁麼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是必有所指學者要思得之  
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任着天機常活便是了當  
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故曰一念萬年 見在  
行持已知不落格套但云見在良知必待修證  
而後可與堯舜相對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未  
瑩欲懲學者不用工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  
矯枉之過也這些子千古學術主腦毫釐之辨

聖學宗傳末卷之十四龍吟 三十八

關涉不小 褒然聚於一堂神肅氣冲揖讓酬  
獻笑語周旋秩然皆中於度無過可舉只此是  
學使平時感應皆如今日勿以凡心習氣乘之  
便可以證聖功不但寡過而已若於此復欲有  
言非贅則狂 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  
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對  
貳與一對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  
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解原憲以  
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 今心為念念

者見在心也吾人終日應酬不離見在千緒  
端皆此一念爲之主宰念歸於一精神自不至  
流散如馬之有轡領操縱緩急自中其節也如  
水之有源其出無窮也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  
念克與妄之間而已一念明定便是緝熙之學  
一念者無念也卽念而離念也故君子之學以  
無念爲宗然此非見解所能億測氣魄所能承  
當須時時從一念入微歸根反証不作些子漏  
泄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事時主宰嘗寂自不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四 龍吟 三十一  
至逐物無事時主宰常惺自不至著空時時習  
靜察識端倪泠然自照自然暢達自然克周譬  
之懸鏡空中萬象畢照而無一物能爲障礙纔  
欲覓靜謂之守靜塵非真靜也此中人以上境  
界非一蹴所能至舍此亦無別路譬之學射引  
滿中的射之法也到得熟後境界自別若變其  
數率則非善教矣 嗜慾深痼割情極難若非  
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  
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

矩者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禁絕所能  
須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爲主宰須信種種嗜慾  
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爲  
煅煉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二見上湊泊支持  
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  
未免墮落兩邊其爲未得應手則一而已 中  
間淺深難易生熟分限何啻什百然其求端用  
力只有此一路辟之學字從寫微書以至於義  
獻精神轉折萬萬不同然其布紙下筆同此一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四 龍吟 四十一  
畫但有巧拙生熟之分耳大抵敦行與悟入功  
夫須有辨自古豪傑而未至於聖人只少此一  
著耳若以虛見爲悟入何啻千里 人之有生  
死輪迴念與識爲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  
之用或主善或主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  
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  
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  
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  
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

無輪迴識變爲知至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  
爲凡夫言謂之有可也爲至人言謂之無可也  
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以應於無窮非  
知道者何足以語此 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不  
徒浪死必須有箇安立處此是一生大主意主  
意既定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  
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樣可遣無累可釋所  
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  
直須自信本心從無此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  
聖學宋傳末卷第十四 龍路 四十一 三百三

矣蠶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  
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  
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矣功名則務爲建立以  
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爵祿無以入其中富貴  
則察知利害之形後天下之諸侯有徒步而陟  
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皆非苟然者也世  
降學絕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蓋亦邈矣下此  
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祿乎果  
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乎所趨既卑故所見  
聖學宋傳末卷第十四 龍路 四十二 三百三

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  
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謂功名者古之富貴  
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者庸鄙攘竊自比於乞  
墻穿窬之類有儀秦所不屑爲者而甘爲之所  
趨蓋以下矣若此者其來有由功利之毒淪浹  
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循習流注以密制其命  
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於此時  
而倡爲道德之說何異奏雅樂於鄭衛之墟亦  
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

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炯然不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辟諸寶鼎之淪於重淵赤日之蔽於層雲而精華光耀初未嘗有所損污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死生且然况身外之功名富貴而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炯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龍谿 四十三

德之歸譬之探重淵而列鼎象披層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好魑魅自無所遯其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矣 問狂狷鄉愿之辨先生曰狂者之意只是要做聖人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迴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即為中行矣狷者雖能謹守未辨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於道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

狷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毅套居之行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污不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於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夫聖人所以為聖精神命脉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為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龍谿 四十四

學問邪正路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習淪浹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脉尋討根究只管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刺以求媚於世方且傲然自以為是陷於鄉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 問集義義襲之辨先生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千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循典要涉思為終身陷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闕然



相以為異聖學何由而明乎卷氣意然以心  
 霸繼之不為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  
 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  
 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為生者義  
 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  
 為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  
 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  
 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為集義也不能自信以  
 外面毀只為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 問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四 四十五 三百五十六  
 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  
 已矣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為天根所謂復也  
 乾遇巽為月窟所謂姤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  
 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  
 也古之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  
 造化非外也一念初萌洪濛始判粹然至善謂  
 之復者陽之動也當念攝持翕聚保合不動於  
 妄謂之垢垢者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  
 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則謂之復成之者性即謂之姤復與姤人人  
 共具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顏子擇乎中庸有  
 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無祇於悔所謂復也  
 能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  
 乘陰也姤者陰遇陽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  
 易蕩而藏不密知姤而不知復則獨陰易滯而  
 應不神知復知姤乾坤互用動靜不失其時聖  
 學之脉也堯夫所謂九即師門所謂良知萬有  
 生於無知為無知之知歸寂之體即天根也萬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四 四十六 三百五十七  
 物備於我物為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即月窟也  
 意者動靜之端寂感之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  
 功也此孔門家學也 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  
 儒之學同異先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  
 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  
 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吾人今日未用屑屑  
 在二氏身分上辨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  
 明白聖人微言見於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  
 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

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翁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元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幾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於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聖學宗傳卷之十四龍絡甲十七三百三十七

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爲非是不思不爲念慮酬酢變化云爲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爲而未嘗有所爲也無思無爲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二教之

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騁不得一些精彩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即是同德異此即是異端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遁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祇益紛紛射覆耳 詩相者皆白首不學待何時於已苟無得此生空浪馳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期人命在呼吸回頭已較遲 登天目蚤起登山去芒鞋結束牢但今雙足健不怕萬峰高 贈錢聖學宗傳卷之十四龍絡甲十八三百三十八

八山閉關四首魔佛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即成魔若於見處能忘見三界縱橫奈爾何 謾把玄關着意尋五情苦樂古猶今百年一日非延促須信真金不博金 因成社會結蓮臺不着虛空不惹埃水竹岩花都見在恁渠溪上放舟來 此非不足彼非多即水成波佛即魔却笑山僧亦饒舌強從丈室問如何

日龍谿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天

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惟恐易盡何也蓋先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於心發於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歟故予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又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要以朋來為樂今不以不知而愠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龍翰 四十九 三百三十七

信兮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用法者已六十紀矣遂令良知密藏照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恠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托之重而徒為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為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先生其亦

乎嗟我先生惟以世人之謬賢為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朝也惟以子孫之陷溺為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托之重所不能已也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嗶其語言以為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為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先生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龍翰 五十一 三百三十八

天壽不二生死若一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為知言也夫

聖學宗傳卷之十五

鄒守益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參閱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郭江西安福人王文成公  
弟子少文成十九歲九歲從父南大理宦邸羅  
整菴欽順見而竒之棘寺察察相慶署中有顏  
子云正德丁卯中鄉試辛未會試第一 廷試  
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脩踰年引疾歸一日讀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五 東郭

大學中庸訝曰子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  
中庸首揭慎獨何也積疑不釋已卯就質文成  
於虔臺文成曰獨卽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  
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  
庸之旨一也東郭豁然悟遂肅贊師事焉逾月  
再如虔臺未幾宸濠反東郭聞變率昆季群從  
趨吉安從義起兵文成喜曰君臣師友義在此  
舉矣嘉靖壬午 世宗登極錄舊臣逾年東郭  
始出如越謁文成參訂月餘既別文成悵望不

已門人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文成曰  
子云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犯而不  
校謙之近之矣入京復職與 經筵會大禮議  
起東郭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 上怒下  
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取道於越省文成而後履  
任東郭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  
發奸摘伏人稱神明而猶常自訟曰如保赤子  
未能也撤淫詞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良  
暨諸賢講學與禮風動隣郡寧徽池太間志學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五 東郭

風至今冠江左東郭啟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  
中踰年文成卒於師東郭服心喪在部日與湛  
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  
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  
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 旨簡官僚 召入爲  
司經洗馬克 經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瑄  
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荆川順  
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居頃之陞太常少卿  
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已心而遠之也尋

改南監祭酒東部遵成憲申章矩立號冊俾  
 入相友淑慝相規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  
 師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該自陳東部疏中寓  
 交傲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壬戌東郭年  
 七十有二九月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  
 正衣冠而卒謚文莊 先生語云人心之靈萬  
 古如一日試舉目之分黑白鼻之別香臭口之  
 辨其苦今之人其有異於三代乎以三代準唐  
 虞唐虞其有異於今乎是非非若黑白其苦  
 聖學宗傳卷之十五 東郭 三

足則多學而識其將愈於一以貫之乎良知  
 明也譬諸鏡然廓然清明萬象畢照初無不足  
 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  
 詩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蓄德也皆磨鏡  
 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  
 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  
 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為不足而求諸外以  
 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  
 甚終亦不能照而已矣博文格物即戒懼擴克  
 聖學宗傳卷之十五 東郭 四

一箇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為有二者則子思開  
 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 良知一  
 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  
 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其名言雖異其工夫則  
 一今若以覺與平等為簡易而以戒懼為涉於  
 起意非特誤認戒懼抑誤認覺與平等矣自堯  
 舜以來曰兢兢曰業業曰克勤克儉曰不邇不  
 殖曰亦臨亦保曰忘食忘憂曰不遷不貳皆是  
 學也 天倫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瞞昧不

得而無形無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  
往往以強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  
污不賴博聞克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  
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藉著述繼往開來凡有  
倚著便涉聲莫於洗心與神明伍處尚隔幾層  
吾輩通患只是未有大志故程門之教言學  
以道爲志言人以聖爲志而纔說第二等者便  
以爲自棄彼其所謂第二等者豈遂沒溺於卑  
污乎或博通今古爲文章或信心原惑不爲不  
聖學宗傳下卷之十五東郭 五

之了繼往開來而反憐之何也程門謂唐虞事  
業自堯舜視之不過一點浮雲過太虛假使舜  
不遇四岳之薦終於耕稼陶漁以老焉其將不  
得爲天地萬物一體乎太宰以多能爲聖而子  
貢言又以兼之夫子猶恐其起學者之病既學  
做聖人又須學做多能故喫緊以療之曰君子  
多乎哉不多也今之學士大夫果能信其不多  
而無疑乎果能視唐虞事業如浮雲乎果能以  
夜半了六經爲憐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識  
聖學宗傳下卷之十五東郭 六

不知順帝之則有所意必有所係累不論忿悻  
如樂皆非天德不論畏敬賤惡皆非王道故曰  
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聖學之裂也久矣  
而誰與一之大學中庸天下童而習之也謂扞  
去外物而後可入道則有物有則者裂矣謂卽  
物以窮理則萬物備於我者裂矣謂先知而後  
行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者裂矣謂靜存而動  
察則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者裂矣 聖門之學  
以求仁爲功而及門之士猶求之於外井有人

而從之則求諸形迹矣子文之忠陳文子之  
 則求諸事為矣博施而能濟眾則求諸成功文  
 章矣獨如愚之類見稱為好學而更考其功專  
 求之於內克已復禮毅然請事退省其私亦足  
 以發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  
 不遷怒不貳過此其學之彰明顯著者也先師  
 良知之教正欲學者用力於心術之微 默而  
 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中庸一書正是發明默  
 字脉絡默之一字聖人只在天何言哉數句見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五 東郭 七  
 之子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正是默識工夫不  
 覩不聞非無覩無聞也即視之而不見聽之而  
 不聞莫見莫顯即體物而不遺故曰微之顯微  
 字從唐虞相傳道心惟微來末章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正發此默識極則詩曰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於穆是天之默處曰穆穆文王穆穆是文  
 王默處學而不厭者以此為學誨人不倦者以  
 此為誨非別有所學有所誨也 夫時有動靜  
 學無動靜者也疲精外驚汲汲焉以求可求

是用智者也命之曰動而動凝神內照而人倫  
 庶物脫畧而不理是自私者也命之曰靜而靜  
 戒慎恐懼無繁簡無內外無須臾之離是去智  
 與私而太公順應者也命之曰動而無動靜而  
 無靜 吾儕工夫正坐見性未透故分動分靜  
 分有分無不是聖門正脉仰觀於天確然常運  
 矣俯察於川隕然常流矣內省於良知昭然常  
 虛常靈矣日入虞淵未嘗不照水滸深潭未嘗  
 不流心遇岑寂未嘗不知故慎獨之學通乎晝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五 東郭 八  
 夜獨知不慎迷謬天則更何以言學乎 子思  
 子費隱之道正發明博文約禮脉絡文也者禮  
 之見於外者也散於事而萬殊故曰博禮也者  
 文之存於中者也根於心而一本故曰約五常  
 百行酬酢變化宜於口而成章措於身而成行  
 書於冊而成訓三千三百罔不周備是文也命  
 之曰費訖主宰是訖綱維是即之而無所措之  
 而無定執之而無得超然聲臭莫可窮詰是禮  
 也命之曰隱隱是常發隱是常未發吾儕果能

知費而隱隱而費必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日用云爲視聽言動一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也斯可以語欲罷不能矣帝規帝矩無方無體而不可以言象求也斯可以語欲從末由矣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學者見有矣未嘗見真見將鑿窟穿坏道術必爲天下裂 古者自小子至於成人初無二教故曰蒙以養正聖聖學宗傳卷之十五東郭 九

諸萬物而愈不足者揣方圓以測規矩也絜矩以平天下天下之大道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下母以事上千變萬化只在自家好惡上理會嗚呼脩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恐懼可以位育擴克四端可以保四海夫非守約博施之要乎 天下之平亦大矣而不出於絜矩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而千方萬圓幸由以出者也聖門之學以不踰矩爲極功然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皆所以求不踰矩也故曰下學而聖學宗傳卷之十五東郭 十

上達達之爲義炯然精明行著習察者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摹方效圓而昧于規矩蓋知炯然之學者鮮矣莫我知之嘆傷夫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 同志集於清原東郭子曰凡我同志相與無忘於師訓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能致其良知或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意之功也致知格物將無闕歟曰好惡之明覺謂之知好惡之所在謂之物誠意致知格物卽是居時卽是事曰正心脩身其將二事乎曰有



所然懣好樂親愛賤惡而辟者是誠意之功夫  
 盡也故格致誠正脩卽是一時卽是一事曰齊  
 家治國平天下其將二事乎曰親愛賤惡必有  
 所接之人是人也非父兄妻孥則隣里鄉黨也  
 非隣里鄉黨則四海九州之交也故脩己以安  
 百姓卽是一時卽是一事曰夫非有位者之事  
 乎曰大學之教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脩身為本未嘗分有位無位也絜矩之道所以  
 平天下也而其目曰上下前後左右天子庶人  
 聖學宗傳下卷之十五 東郭 十一

共之 問道器之別曰聖門提出最分曉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盈天地皆形色  
 也就其不可觀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為道就  
 其可觀可聞體物不遺處指為器非二物也今  
 人却以無形為道有形為器便是裂了宗旨喜  
 怒哀樂卽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觀聞指  
 為中就其發而中節粲然可觀聞指為和今人  
 却以無喜怒哀樂為中有喜怒哀樂為和何得  
 合一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非是

灰 避暑武功發明牛山之木童云此是孟子  
 示人改過之方繼詰問誰為斧斤牛羊諸生有  
 以聲色貨利對者先生曰此公劉大王與王之  
 具而可答耶有以妻子貨財對者先生曰操井  
 臼承宗祀此助吾孝養之資者而可答耶諸兒  
 以牛羊斧斤其咎在已先生欣然曰我不為斧  
 斤誰為斧斤我不為牛羊誰為牛羊知其由已  
 而後自成自道自暴自棄更無躲避處 古今  
 人不相逮繫于學術不繫于氣稟忠信與聖人  
 聖學宗傳下卷之十五 東郭 十二

同以言乎氣稟也好學與聖人異以言乎學術  
 也聖人之學術非於忠信有所加也庸德之行  
 庸言之謹至于慥慥相顧能不失其天命之性  
 而已矣 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力弗  
 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  
 明也二用之則其才必眩入悅仁義出而有紛  
 華之誘焉是兩聽兩視之類也語曰資育之狐  
 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資育之視童子懸矣而狐  
 疑及不逮焉其果出志耶由才耶 從良知精

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大王之好貨色  
夫天理若雜之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魯救衛  
莫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本求生死  
莫向支流論濁清喫緊爲人正在於此 原泉  
混混不舍晝夜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  
壅蔽則決而排之禹之所以治水也決排之功  
夫豈不勞然惟去其壅而導之未嘗以人力加  
損故曰行其所無事若忿欲之壅不加懲窒而  
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於海也  
聖學宗傳卷之十五 東野 十三

不滓爲世儀表蓋其善發師門之蘊也如此  
訓而後之人猶有掠虛影者謂良知淪於空寂  
少却躬行執一隅者謂良知已屬後天未是本  
體卒亦如之何哉

歐陽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王文成公  
弟子弱冠舉於鄉時有遠志以聖人必可爲聞  
文成論學卽慕悅之走虔臺上書師事焉研窮  
剖析至忘寢食不赴春試者再嘉靖二年舉進  
士知六安州適歲侵捐俸倡賑隨所在設粥活  
數萬人擢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修尋擢南京  
國子司業日進諸生誨以治心脩身之學遷南  
尚寶太常少卿鴻臚卿丁外艱與鄒文莊守益  
聶貞襄豹羅文恭洪先諸公聚講於青原梅陂  
之上及門之士益進以薦起晉南太常卿 召  
入掌國子祭酒事尋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  
翰林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謂庶吉士號爲  
儲相不宜直江文詞而已也時聚一堂析理論

聖學宗傳卷之十五 南野 十四

政究極聖門明體適用之實際丁內艱服闋

召拜禮部尚書踰月遂 召入直與聞大政時

眷倚方隆士大夫咸仰望旦夕且陟台衡而疾

遽不起年五十有九謚文莊初文成得南野大

見期許凡語來學者必曰先與崇一論之南野

始學近空寂而從政疑於思索乃以書質文成

文成答以自私自用智喪失良知之語南野遂悟

良知真體明覺自然隨感而應燦乎條理自周

於天地民物不見有動靜寂感內外之殊是以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五南野 十五

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由是沛然不疑躬行益

篤不遺日履而上達淵微其教人一以良知為

宗語云良知二字就人命根上指出本體工夫

真是切實著明謂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本

體自然一毫人力不與焉者學者循其自然之

本體而無所加損然後為能致其良知大學言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自慊而已曷嘗致纖毫之

力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原無艱

難蹊徑此誠意之旨也 孟子良知微諸孩提

言赤子之心也吾人為赤子時意慮不作行

未染愛敬中出是非內明不由學問匪涉思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博學學此力行行

問此辨此思此得此聖功也而或意必內萌功

利熾然離真起偽日迷以遠憑其意必不淨之

體輔以聞見思索之知展轉混惑各安其習語

上達者淪虛語實踐者逐物雖復邁往篤切要

為假借近似歸於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今人

真見良知者或寡矣 是非之心自一念之是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五南野 十六

非以至於庶務之是非古今萬變之是非無不

能知然非必周知庶務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

知若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知則赤子焉得而

有之也猶之明能察色非必盡察天下之色而

後謂之明聰能聽聲非必盡聽天下之聲而後

謂之聰此聰明自赤子時已有離婁師曠不失

其赤子之聰明者也是非之心自赤子時已有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是非者也所疑大人與

赤子之心果若是同乎試觀離婁師曠之聰明

與其爲赤子時同與不同則可知矣知離盡  
 曠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聰明能勿失焉  
 耳矣則知大人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心  
 能勿失焉耳矣勿失之功先儒所論種種色色  
 皆是惟其不知以赤子之心爲主故支離决裂  
 泛濫無實苟知以赤子之心爲主則皆所以不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或謂近時學者往往言  
 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有認氣習爲本  
 性者須有以救之不若說致知功夫不生弊端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五南野 十七

鄙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爲本性者正由不知良  
 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有  
 靠實可據者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本體  
 之自然流行而無所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  
 然後爲能實用其方實致其知不然却恐其以  
 良知爲所至之域以致知爲所入之途未免岐  
 而二之不得入門內也 孺子入井之惻隱嘔  
 蹴之食之羞惡達於面目之泚齧棘之牛之戚  
 戚發明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最爲親切後

世之學正坐信此不及乃自生枝節自作艱難  
 以成其意見不思吾身動靜語默行止久速視  
 聽食息知識思慮莫非良知之所爲而一毫之  
 人力無所與焉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也人惟不能循其良知而作好作惡用智自私  
 是以動靜語默之間皆失其則故曰莫不飲食  
 鮮能知味也故君子之學循其良知而不自私  
 用智以鑿其天命焉耳矣 良知心之本體也  
 孟子知愛知敬知是非亦是端倪舍此固無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五南野 十八

以爲良知而卽此亦未足以盡良知 良知不  
 由聞見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猶聰明不  
 由視聽而有而視聽莫非聰明之用心齋傳習  
 師訓必不至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專以天  
 德爲知而惡聞見是以聰明爲聰明而惡視聽  
 矣謂天資高者可無聞見而其次則不可無聞  
 見是耳聰目明者可無視聽而其次則不可無  
 視聽矣夫孩提知愛敬乞人知耻嘔蹴皆不由  
 學慮而自知豈皆天資高者耶伏羲至聖然仰

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聞見而能類萬物之情乎 若認意念上知識為良知正未見其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為神發知知神之為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為方知得誠意如此即知未發之中矣格物二字先師以為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知為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

聖學宗傳 卷之十五 南野 十九

性可盡惟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滯有淪虛皆足為病 夫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即思慮不生安閑恬靜虛融澹泊亦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知之用也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調之中傳習錄中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言

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此之謂也或謂定體炯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化攸其是涵養所得此却是專主靜養體得未發氣象炯然在中恐未可遽謂之中到得動靜無心內外兩忘不見有炯然之體則真炯然矣允執厥中矣 夫良知者常寂常感常應常廓然未能寂然則其感必不通未能廓然太公則其應必不順故致知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大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為廓然也蓋即喜怒哀樂

聖學宗傳 卷之十五 南野 二十

而求其未發之中念念必有事焉而莫非行其所無事時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已前未臨事底一段境界一種工夫免得臨事揣摩入於義襲者也 良知一而已矣知不能斯知學知不知斯知問知不得斯知思知不明斯知辨學問思辨皆知之用也 良知者性之昭昭靈覺者也天下無性外之事無性外之學凡百慮殊途無有出於良知之外者學問思辨皆所以致良知然而知學問思辨者即良知也良知者

學問思辨之本體學問思辨者良知之功用學問思辨之功雖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無非循其本體之功用亦無非用功於本體非有二也然人各有見則亦有不可不察者孔子言敬以直內而程子云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夫敬以直內與以敬直內相去豈遠哉而其相反乃如此故用功於本體與用力以求本體亦微有毫釐之異所以必曰致良知者貴有辨也夫物來順應無所用智者事事順其良知以應之

聖學宗傳末卷之十五南野

二十一

而不用其私智良知之所是則為之良知之所非則去之良知之所不能則學之良知之所疑則問辨之是謂廓然大公之學不待禪補增加之也禪補增加則未免於用智安排非良知本體功用之全矣世情遮迷猶易警發意識觀貼卒難破除諸友精義淺深稍有不同然不免落此二病為其不徹悟良知則一而已良知不得徹悟縱有格致功夫終是影響近日朋輩中往往以意念知識為良知意念知識所謂幾

善惡者也良知所謂誠無為者也無善無惡而知善知惡故良知雖不離於意念知識而不可所以意念知識為良知吾人良知非但不沾惡習雖善亦未有著處綿綿密密平平坦坦不着纖毫氣力是真實着力者矣夫一念不起則正念常存萬緣皆空則萬事皆實此正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學良知之本體也君子之於天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視吾良知之所不容已者耳故通國譽之而不喜舉世非之而不

聖學宗傳末卷之十五南野

二十一

顧蓋痛癢固自有在而吾之所以自搔自摩安得人人而喻之今世學不明於天下人人以為閒談異論苟有志於此者雖其所見所言未必盡同但能於心上用功終當一致譬之泛江河淮濟者苟沿流不止終歸於海蓋海本無外水無異歸也或問應酬過多輒自厭煩既覺不免降心順俗愈覺不靜是蓋有意求靜故厭應酬之多厭之而不能去故降心以應而靜意未嘗忘也故愈覺不靜周子云無欲故靜今有

意求靜欲也厭煩又欲也勉強順俗又欲也心惡得而靜哉 近時士大夫雖名爲有志於學者未免藏頭改面不肯直下承當其稱名借號以爲但當潛脩默進不必立此名色不知裡許盡是媚世趨避私意果何所脩而亦何所進也故僕嘗謂爲小人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小人爲君子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君子 自見已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工夫如睡者欲醒眼自不容不睜扶病者欲行足自不容不撐拄

聖學宗傳 下卷之十五

南野

二十三

既自不容不如此則勉強亦即是自然若只以不費力爲自然却恐流入恣情縱肆去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何嘗不用力然皆良知自覺自脩作用何嘗於本體上添得些子又何嘗不自然今人不知良知則自然亦正是安排耳 戒慎恐懼亦即是不憂不懼 格致誠正即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即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却只守得箇虛靜習得箇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地懸隔 夫存心猶

之乎養生讀書猶之乎飲食也養生飲食果可二乎果有先後內外乎飲食以養生或失其道毋寧反以喪生乎此不可不察也 或以懲忿窒慾爲聖門第二義之語爲非其竊以爲存乎其人耳學誠得第一義則懲忿窒慾皆第一義也苟落第二義則雖無思無爲猶不免爲第二義耳 先師云致知存乎心悟某以爲了此卽轉盼可了不了卽是拖泥帶水縱饒勤勤懇懇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亦終未有了期 萬事出

聖學宗傳 下卷之十五

南野

二十四

於知故曰皆備於我知也者神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爲視聽爲言動爲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卽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爲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生化化者卽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者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神無方體故也或謂物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  
樂夫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喜怒哀樂  
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視聽喜怒之外更有  
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神通天地  
萬物而為言後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形對  
天地萬物而為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  
尋常談說道理非不了了至於當機對境猶  
未免一轉兩折不得覲體真實豈非見解一路  
作障礙也哉 自古聖賢及復闡明無非此事

聖學宗傳下卷之十五

南野

二十五

然自實體實功觀之雖聖賢之言猶為影響正  
欲使人因影求形緣響知聲耳若復就影響而  
追逐尋伺則其去形聲愈遠矣 近日知學者  
頗多但未見有志向精專若所謂如好好色如  
惡惡臭然者種種世緣割舍不斷假饒玄覽超  
見終成虛想大學言知止止者心之本體亦即  
是工夫苟非一切止息何由得定靜安固便將  
見前酬應百慮認作天機活潑何啻千里 學  
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為發憤以談說為

問辨以億度為思慮以把捉為躬行與真志作  
用尚隔一層 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真實即無  
復可言苟此心不實則亦無復可言 不從軀  
殼起念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雖  
道德仁義何者非私 大學言身心意知物一  
是都是一錯都錯所言格致誠正修一了都了  
一不了都不了 日與諸友求歸根復命之實  
細細尋求只是聲色貨利斬截不斷所以放舍  
生產作業不下自生纏繞自作障礙種種談仁

聖學宗傳下卷之十五

南野

二十六

說義只成戲論始知前輩所謂在身忘身在家  
忘家者方是格物致知然非有真志真功不容  
以虛見虛說湊合此語也 人心赤子之初本  
自澄靜無欲後來染習種種多欲夫種種欲之  
種種克之是自纏自縛逐旋自解必無盡脫之  
理要得脫盡不如無縛 象山先生分別學者  
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見吾儕以情欲  
未了之心而又文之以意見則二病兼受之矣  
然意見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 古之責善不



隱惡而揚善故與人同歸於善今之責善者是已而非人故與人皆陷於惡 處人不當憂人性之無常但當憂我不能處無常之性不能處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人亦有常矣 此心此知萬古所同殊途百慮莫非一致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紛紛緒言譬之吳楚閩粵方言各出而所同者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無二無別於古聖猶之孩童玩戲粧飾老態語笑步趨色色近

聖學宗傳

下卷之十五

二十七

似而去之則遠矣慈湖論學往往指出本體使人於此實落用功積累深厚乃能有得與近世或忽其易或疑其徑者正自不同 今人徒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爲佛學之獨見超悟而不知吾儒之學正直指人心者也夫惟致知在於格物明德在於親民不若佛氏之空虛滂蕩遺棄人倫焉耳 儒佛異同之辨不必急急於此而彼之言說近吾儒者亦不必故加排斥以求異要在念念不欺良知自強不息到得精義入

神則千古是非只在目前毫釐彷彿如見黑白矣不然流入意見想像終無自得也治心病如治身病紛紛衆言莫非方藥惟對病求方苦口服藥則適言俚語無不爲益况其近道者乎方非對治藥不猛進則聖人經訓徒長意識况其不出於聖人者乎所謂時時內照惺惺不昧果能如此喜如此怒如此哀樂如此目於色耳於聲口鼻四肢於臭味安逸莫不如此則五賊不能爲盜七竅不能爲翳莫非吾良知之用矣

聖學宗傳

下卷之十五

二十八

吾輩今日之學直當如世上未有言語文字自巳未有許多知識見聞從潔淨心地上專精畢力由本達枝自有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之盛則凡言語文字莫非實理知識聞見莫非實得不然恐未免沾泥帶水也 近得與龍谿同宿數時頃覺種種言之非大抵此心未到澄瑩精純便起種種作用言說認爲真機活潑不知裡許盡是安排布置種種作用皆爲粉飾種種言說皆爲戲論今須直下了徹始有進步處也龍谿直

是學問透徹直是善煉煅人相與切磋直是心  
心相契更無許多逢迎遷就門面摺數誠吾輩  
所不及 與季彭山書云尊意慮今之為學者  
淪於空寂甚盛惠也夫良知常寂常感無為而  
無不為淪空執有要皆失真慮之誠是也第未  
知執事蓋常淪於決漭虛蕩識其病而亟反之  
故為是誠耶抑亦逆料其必至於是而預誠之  
也今之學士僕未見其盡除情欲之累而入於  
空寂者也若其誣蕩不羈則是志未篤切縱恣  
自是恐未可以此為淪虛之似至於執有而不  
化者則居然可見矣執事其何以救之

聖學宗傳 卷之十五

南野

二十九

薛侃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人陽明弟子舉正德  
丁丑進士官行人司正年十六聞講中庸遂志  
聖賢之學已而受業陽明踐履益篤嘉靖改元  
上方啟衛室虛懷盡下中離挈第一義投匭  
上封事有范蜀公朱紫陽之遠慮然而驟矣卒  
為貴幸傾軔 詔下廷訊備極慘毒中離從容

應對之死不回 上察無他釋編氓以歸南過  
會稽見陽明陽明日當是時吾子如何中離曰  
侃惟一良知而已惘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由  
是退處中離山中二十年一意講學學邃養純  
語門人曰欲致良知者其研幾矣於是門人  
日記所聞萃為錄命曰研幾 語云朝聞道夕  
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  
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  
省悟一分是人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

聖學宗傳 卷之十五

中離

三十

却去閑理會何益 文王於庶獄庶慎罔敢知  
知者何事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  
聖學矣 人有數金遺失求之戚戚日且忘食  
夜且忘寐人亦為之嗟惜乃至無價明珠通天  
至寶遺之而弗顧何也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省指為仗節死義之  
事則疏矣治亂興亡是豈人人所遭者哉惟其  
重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是養口體者也  
滅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 道本家常茶飯無

甚奇異好奇趨異反失之故賢智過求愚不  
 不知求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聖人揭箇人  
 不飲食鮮能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常事然  
 能常知則心常在常明久而純即與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皆自目前精  
 去非別有神通可歆慕者世人好恠忽近就遠  
 舍易求難故君子之道鮮矣 孟子只說是心  
 足以王克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此之  
 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傳受之  
 聖學宗傳下卷之十五  
 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 易曰神無  
 方而易無體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禮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  
 信不約大時不齊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曰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此至德之精道之妙也二氏播弄  
 千般雖虛而無虛玄之又玄不過是也 後儒  
 謂釋空老無為異非也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  
 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為非以是罪之故

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  
 無聲無臭雖至玄渺不外彝倫日用即聖學也  
 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  
 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  
 也 要知此理人人可為資質無有不可者但  
 不肯耳精力無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  
 見在者只自蔽耳於此觀破信及真可一立便  
 起一得永得 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  
 是也有欲則昏下則淺狹則局促耳試於心平  
 聖學宗傳下卷之十五  
 氣和以忿生欲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  
 萬境皆春忿生欲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  
 能之驗也 問致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  
 物曰識得天地萬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  
 有不識乎曰人之所見已隔形氣天地自天地  
 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  
 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言之曰天地分之曰  
 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者為地除了日月星  
 辰風雲雷雨寒暑何者為天除了吾心之靈惡

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  
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徵應乎五事故曰萬物  
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直  
甫問虛無乃老釋之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未  
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  
下萬物萬事豈有能外太虛者乎生生化化皆  
從此出爲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爲人臣能虛  
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

聖學宗傳卷之十五

三十三

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  
而實亦有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  
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  
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  
虛無者吾儒之學也問古聖彙出後來成僊  
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此在教與學異也  
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專故人君子  
後世中極之義不明孔子申一貫之旨一以之  
非顏不聞一以下遂分兩截尚謂且學貫六

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在繁艱皆  
心不能雖周程倡可學之要再傳復晦既不得  
其門而入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爍之柰  
何有成若佛以見性僊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  
佛必求超昇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徑其  
學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今知其然盡洗世陋直  
以易簡爲學以聖人爲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  
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可如曰  
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麗

聖學宗傳卷之十五

三十四

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  
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  
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爲子知孝爲臣知忠至  
於知化知天一也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文  
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聲華之障有格式之障  
有遺義之障五障有一自蔽真體若至寶埋地  
誰知拾之間爲異學竊柄誰復顧之曰五者皆  
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古今物障  
者易解理障者難解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

無涯限若着箇良知亦是障 或問聖可學與曰可或問聖不可學與曰不可然則何自是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不可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謂不可曰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慾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為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舍聖學宗傳太卷之十五中難 三十五

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已 大游問治世以何為緊要曰只有這件緊要世人事事緊要只為這件不緊要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戾本然為善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為法 王道即是天德即是眼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為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

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在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為耳後世將王道比作天上事者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著善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 問理欲不明日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達曰自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不明 無染則本體自淨無著則應用自通故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子思戒慎恐懼工夫聖人只道箇敬顏子非聖學宗傳太卷之十五中難 三十六

禮勿視聽言動於乾卦只道箇閑禮經正目而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他聞在成湯曰顧諟而已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也而照尤易曉一照體用為一無內外無動靜無久近始學下手此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此照也問顧諟何如緝熙曰顧諟亦即緝熙但顧諟照則明照上著力緝熙自明自照無二無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反觀內照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所向有物即為物縛所存有

善卽爲善累 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  
敬見何處吾心之本體卽是誠卽是忠信卽是  
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誠學不明世儒  
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爲上尋學舍之便昏憤  
無用力處 問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  
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根爲正旣栽培  
自有生生之意是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  
不讀時體帖克養尤得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  
書爲主心爲奴隸散精務博反爲心害釋卷則  
茫然爲均亡羊皆非栽培之意也 學未知頭  
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爲石 後儒紛紛  
理氣之辨爲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以其  
條理謂之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也  
文章性與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  
非有先後淺深也但未悟者見其文章而已悟  
了莫非性也莫非天也更無差別 以心安  
卽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 客有問知識不足  
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則明矣 子

聖學宗傳

卷之十五

中

三十七

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開之求自信冉有說夫  
子之道不如顏子於言無不悅 問學須博  
乃能有見曰見箇甚麼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  
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  
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闢開垣壁徹了紗紙  
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爲未闢未徹耳舍此  
而言博求是記醜而博者也非聖賢之學 問  
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謂和一  
齊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  
聖學宗傳 卷之十五 中 三十八

聖學宗傳

卷之十五

中

三十八

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  
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  
不可見也故雖商受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閔天  
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  
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為於外也見所不  
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  
不可掩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  
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  
矣心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故知堯然後知堯步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五 中離 三十九

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顏非以簞  
瓢也以步學堯非堯矣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  
流學孔非孔以簞瓢學顏非顏矣曰夫然則自  
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  
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用常在利罔  
常行尊周非義乎以其為已則霸矣好貨非利  
乎以其同民則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慎不覩恐  
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  
今之君子修邊幅避形迹守信果墜適莫將以

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善乎  
先正之言曰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  
者利也此依心體與顧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  
於為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則聖學其庶  
幾乎 或問陽明先生於侃曰其學類禪信有  
語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三省事則髡焉去  
欲則割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  
明亦有之乎曰弗有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  
三焉以言乎靜無弗具也以言乎動無弗體也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五 中離 四十

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  
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然  
則曷疑其為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  
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  
乎昔者郭善甫見先生於南臺善甫嗜書者也  
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月餘無所事復  
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愍而過我曰吾滋惑矣  
始也教慶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慶廢坐而讀  
書吾將奚適矣侃告之曰是可想而入矣書果

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替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爲庶幾何也彼其於樂孰無好好之而已聽之而已稱美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聖學宗傳卷之十五中雜 四十二

乎樂之本則必妙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朱子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且朱子遵程者也其爲本義多矣易傳孔子孟子述古者也其稱詩書多自爲說先生之於朱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然則涉虛何謂也曰子以虛爲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爲非乎夫以虛爲非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有王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以虛爲禪而必以弗虛爲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

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弗清矣藩籬式足以掣人之肘而弗神矣曰若然則儒釋之辨曰僊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而虛者也聖賢之虛不外彛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冲膜無朕而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弗具也視之不見聽之弗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良知也致之之極時靡弗存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

聖學宗傳卷之十五中雜

四十二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參閱

王良

王良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成化癸卯生少陽明十一歲家貧父使治商又業醫皆弗竟二十五歲客山東過闕里謁孔子廟瞻注久之慨然奮曰是聖人者可學而至耶同侶咸慢貽所言歸取孝經論語大學日誦之務見之行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

父役於官天寒晨起以冷水盥面心齋見之痛自責以為已罪自是出代父役入則晨昏定省禮益虔心齋志必為聖人隨時默自體究證悟有得而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奮臂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手為整布如故萬人懽舞拜謝醒則汗溢如用頓覺心體洞然萬物一體宇宙在我因題於壁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從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製古衣冠條經摺笏所至與人講授

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居嘗以經證悟以悟證經發明自得不泥傳註有黃塾師者吉州人聞心齋語託曰此類吾省撫臺王陽明公之論學心齋亦訝曰有是哉不可不往見之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某與王公也請於父即日登舟舟中夢與陽明拜亭下覺曰此神交也抵豫章刺稱海濱生賦二詩為贄由中甬入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

陽明降階迎之心齋曰昨來夢交拜此亭陽明日真人無夢心齋曰孔子何由夢見周公陽明日此是他真處我十年前亦知子來語畢踞上坐時心齋服古冠服手執水簡坐定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心齋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物心齋大嘆服曰簡易直截某所不及乃下拜執弟子禮辭出就館合釋思所聞焉有不合明日復入見

曰某昨輕易拜矣請與再論復上坐陽明喜曰  
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為苟從甚善又反覆論  
難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執弟子禮如初心  
齋初名銀是日陽明易銀為良陽明退謂門人  
曰吾擒宸濠無少動今却為斯人動此真學聖  
人者也居七日告歸陽明日何亟也心齋曰事  
親從兄無非實學何必遠游乎陽明日孟軻寄  
寡母居鄒游學於魯七年而學成我力量不逮  
子學問路頭我則先知之心齋對曰然父命不  
聖學宗傳卷之十末心齋  
三  
敢後也遂歸無何擬再往父以險阻難之心齋  
謂誠可動天無憚險阻時天旱族長老曰試禱  
雨得應信天可動也心齋秉虔籲天雨下如注  
遂得父命而行過金陵至太學前六館士覩心  
齋冠服異常環聚問六經大旨心齋曰吾治總  
經惟事此心耳大司成汪某延入與語見而疑  
其異乃問曰古言無所偏倚云何曰公何不問  
我無所偏倚有無所偏倚方無所乖戾汪公敬  
而憚之再抵豫章而返久之陽明丁外艱家居

四方來學者日衆心齋至越為調度館教以  
之而鼓舞開導其間然猶以未能遍及天下一  
日入告曰千載絕學天啟吾師倡之可使天下  
有不及聞此學乎既辭歸製一蒲輪沿途聚講  
直抵京師為書千餘言擬伏闕以上同門阻之  
乃止時陽明論學與晦菴頗抵牾世方非訛而  
心齋復講論勤懇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情益  
異歐陽德諸人在都下者力促之歸還至會稽  
陽明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陽明送客  
聖學宗傳卷之十末心齋  
四  
出門外心齋長跪街下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  
心齋隨入至庭事復厲聲曰仲尼不為己甚陽  
明於是揖之起時同志在側莫不嘆改過之勇  
自是日依侍陽明益斂圭角就夷坦養粹氣和  
音咳指顧俱足令人意消丁亥陽明起赴兩廣  
之命心齋集同門講於會稽書院明年戊子陽  
明卒於師心齋迎哭於桐廬經紀其事而還至  
家開門受徒遠近皆至嘉靖己亥心齋遘微疾  
吉水羅文恭洪先造心齋廬林子仁春率同郡

諸生畢集以心齋不能出就榻前論證明年心齋卒年五十八心齋自童不嫺文義亡所著述乃其深造自得則所謂六經皆註脚矣心齋曾兩畫策救海濱饑所活人幾萬計人謂以一革門儒生功侔宰相心齋之學豈窒於用者總漕都御史劉節鹽法御史吳悌皆特疏薦聞內閣趙文肅貞吉曾疏請求用真儒意實在心齋俱格不報趙文肅曰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寶以太虛爲宅以古今

聖學宗傳

卷之十六

五

爲且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卽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俞文德入山習靜書招之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

至易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不然則恐所爲雖是將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深坐山中得無喜靜厭動之辟乎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爲言先生曰塗之人皆明師也得深省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卽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卽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

聖學宗傳

卷之十六

六

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徐子直來學先生一夕步月下指星文與語子直應對間若恐失所持循先生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出游至小渠邊先生躍過顧謂子直曰汝亦放輕快些子直持益謹若遺一物旣子直悟嘆曰從前辜負此翁爲某費却許多精神王汝貞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傍斲木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歐陽南野嘗講致

良知先生戲之曰某近講良知致南野延先生連榻數宵究竟斯旨以日用見在指點之自是相契。黃洛村常講不欺先生曰兄欺多矣洛村愕然請示先生曰方對食時客及門辭不在非欺乎洛村謝過先生笑曰通變而宜此豈爲欺乎。董燧來學一日瞑目跌坐先生臨其傍不覺撫其背曰青天白日何自作鬼魅燧醒起豁然。一友與論簡易之道友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斯其旨何也曰此是對樊遲語若對顏淵聖學宗傳不卷之十六 心齋 七

知道聞此者謂之聞道脩此者謂之脩道安此者謂之聖也此道在天地間徧滿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原無古今之異故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所謂聖門肯綮者此而已。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無人爲意見參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哉。所謂真實二字見切實功夫但聖學宗傳不卷之十六 心齋 八

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纔着意便是私心 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從人從為 今人只為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王經綸所謂樂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 九

則天天則神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學者有求為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先師嘗云學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根基 門人問志伊學顏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之志學孔子之學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只

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為獨盛也先師嘗有精金之喻予以為孔子是靈丹可以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便不濟 孔子之不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故曰大人造命 論正己物正曰此是吾人歸宿處以此見已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通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 十

天下之故聖人以此脩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及求諸身欄柄在手白沙此數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 自成自道自暴自棄行有不得者皆反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 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却正是止至善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

訓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其所正止  
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  
問天理良知同乎曰同有異乎曰無異也人以  
為異者以所見各自以為異耳如一人有名焉  
有字焉有知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則執其名為  
是而以稱字者為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  
者則執其字為是而以稱名者為非也既知人  
矣又知名矣又知字矣夫然後洞然無疑矣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

十一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六經四書  
所以印證者也若工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  
故而知新也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  
明傳不復用矣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  
印證吾心而已矣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  
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  
流弊至於弑父與君 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  
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真是一句道著 聖  
人濟屯曰利建侯只是樹立朋友之義 唐虞

君臣只是相與講學 六陽從地起故經

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人才 有不諒先生

謂先生自立門戶先生聞而嘆曰某於先師受

用極恩學術所係敢不究心以報 大成歌寄

贈羅念菴洪先過訪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

見為相知十年之後我亦病君期枉顧亦如之

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為善誰同之堯舜之為

乃如此芻蕘詢及復奚疑我將大成學印證隨

言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

十二

是師至易至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清奇隨大  
隨小隨我學隨時隨處隨人師掌握乾坤大主  
宰包羅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關以  
來惟仲尼仲尼之後微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  
樂學歌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  
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傍樂樂是  
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  
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於乎  
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示

學者能無為兮無弗為能無知兮無弗知知此道兮誰弗為為此道兮誰復知 知得良知却

黃弘綱

黃弘綱字 號洛村江西零縣人 武廟末

年陽明王公以節鎮虔軍務之暇與諸生講學不倦洛村時已舉於鄉借計歸往謁而聽之凡三日忽悟心理合一之旨始信聖人可學而

聖學宋傳不卷之十末 洛村 十三

至遂以所聞告其友何善山管義泉相率趨虔臺至則陽明提兵桶岡又相率趨南康共執贊師事焉其論學有曰自師提揭良知莫不知有良知之說亦莫不以意念之善者為良知以意念之善為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為有意之知覺為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 治病之藥利在去病苟無病臭腐神奇同為元氣本領既是知覺意念莫非良知更無二本 喜怒哀樂之夫發且不論其有時與否但子思子

本也嘗謂天下之大本可以時言乎未發則體道之功似不專於歸寂而已也故子思

曰致中和蓋合寂感以為功者也 或疑慈湖之學只道一光明境界而已稍涉用力則為著意恐未盡慈湖精於用力者莫慈湖若也所謂不起意者其用力處也絕四紀中云云慈湖之用力精且密矣明道先生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

聖學宋傳不卷之十末 洛村 十四

善用其力者固若是慈湖千言萬語只從至靈至明廣大聖知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中提掇出來使人於此有省不患其無用力處不思不能善用其力矣徒見其喋喋於此也遂謂其未嘗用力焉恐未盡慈湖意也 存主之明何嘗離照流行之照何嘗離明是即天然良知無體用先後內外深淺精麤上下一以貫之者也 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哀諸物合此更別

着力處矣。謂天下之物觸於前者有正有不正，又謂知意心身無能離天下國家之物而獨立。是以物為身之所接而非所謂備於我者。雖視聽喜怒未嘗不在其中，而本末賓主則大有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於聖人者，正惟差認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不補。主敬靜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靜不得不為二矣。綱往歲讀先師書有感而未通處，即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感所從來，或是聖學宗傳卷之十末格物十五。

礙著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感細玩先師之言，真是直從本心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惑感也已。與謝子登鷄鳴之山商確古學曰：太古無為，中古無私，太古至道，中古至德。吾將與子由至德而觀

至道由無私而游無為乎？謝子曰：否。古道濇濇矣，孰從而觀之？孰從而游之？曰：子不見耳目口鼻視聽言臭乎？夫今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猶古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吾何疑焉？則吾心之於是非誠偽，無古今之殊也。吾又何疑焉？日往而月來，寒往而暑來，今之日月寒暑，猶古之日月寒暑也。則又何爽焉？吾心至德，吾心至道，吾心無私，吾心無為，而奚觀乎？而奚游乎？苟有志於希古者，反而求之，吾心聖學宗傳卷之十六洛州十六。

將無往而非古也已。先師之教，致良知盡之矣。當時聞者莫不凜然痛省於支離之外，而得其易簡之要。至於今日固當磨礪括羽之得於自信矣。然猶或擬議依違於端緒底裡，微著小大之義者焉。夫所謂良知者，端緒底裡微著小大之義一而已矣。析之則離合之則贅渾然天成而燦然條理，無容擬議依違於其間。使於端緒底裡微著小大之義，而妄擬議依違於其間，非所謂毫釐而千里乎？蓋先師之學雖頓悟於



有矣之日而歷艱險動心忍性積之歲月驗諸事履乃始脫然有悟於良知雖至易至簡而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之之易而信之之難耶某為四川副使兵備建昌或曰茲行何遠而勞已而調山東或曰近且逸矣曰不然責望於人者謂之遠求盡於已者謂之近較計於遠近者謂之勞相忘於遠近之外者謂之逸苟有以盡吾心遠近勞逸吾何擇焉吾惟盡吾之心而已矣夫君子之道求盡吾心之外無餘道也心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六

洛村 十七

有不盡焉是謂二三其心二三其心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來皆足以動其中其去道遠矣世之人徒知君子無人而不自得顧以為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學求盡吾心之外無餘學也盡吾心之學以事親非有擇於孝也盡吾心之學以事君非有擇於忠也是故建昌不為遠且勞山東不為近且逸皆盡心之地也何擇焉 贈友歸連城次歸去聲歸連城今行藏在我胡不歸註謂道有登墓而年華之可

悲想淵明其先得期衛武之可追謝仲淹之樂諒伯玉之前非嗟叔季之學術但彷彿其裳衣溯聖傳之的確自道心之惟微惟我夫子解此奔馳顧予小子幸君同門長少殊方肝膈乃存耶溪半餉禹穴一尊近依稀乎點狂終希慕乎子顏求在我以自得必知止而後安悟良知之一竅破世路之多關運日月之貞明繼天地之大觀夢已絕於三顧丹自成而九還飽藜藿而厭飫其泉石之盤桓歸去來兮借童冠而春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七

洛村 十八

游幸斯文之在茲元具足而何求喜雙睫之未盲嘆旁搜之可憂鄉人問予以何故非前日之西疇越南之直冀北之無徒勞苦以窮年終老死於一丘木有根而必茂水有源而必流謝多岐之逐逐得吾心之休休歸去哉萬物皆備於我矣奚以形迹為去留望歸乎茫茫非所之蒼生苟有福三代信可期山我懋而海我釣婦我饒而兒我耕玩乾乾之義易咏關關之周詩信良知之可樂我即天地復何疑

何泰

何泰字廷仁以字行字性之號善山江西雲縣人陽明弟子少陽明十四歲為諸生時同邑黃洛村以所聞陽明之旨盡告之善山曰我昔與子恨不及白沙之門意斯道不復有聞於後也由今所聞又奚他求是不可不聞於管義泉義泉曰然則然矣恐不利舉業家貧親老奈何洛村曰嘗質之師道也藝在其中矣道猶根株藝特枝葉耳於是同趨虔臺至則陽明提兵桶岡聖學宗傳卷之十一善山十九

又相率趨南康執贄焉是時善山有繼母之喪斬然以衰服見陽明曰是可謂不學以言而學以躬也善山既聞一體之學得良知之旨友朋中更篤於切磋四方同志來謁陽明者咸咨請於善山善山不喜佔俾雖在膠庠斬欲脫去然每試輒居上等嘉靖壬午與義泉同領鄉薦已而陽明在南浦則左右於南浦在越則左右於越陽明既沒辛丑始謁選為令得新會喜曰茲非白沙先生之鄉耶數十年夢寐今始及門

至則掃祠宇召諸生為期而會設條而教久之環祠門而聽者踵相接也乙巳陞南工主事辛亥卒其論學語曰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真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誠從而誠若果無情誠從而精是意誠不必惟精孔子不必徒義改過矣吾故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有意固謂之意見而必欲求為無意是亦不可謂非意見也是故君子論學不必太高但須聖學宗傳卷之十一善山十九

識本領耳苟識本領雖日用意自無留情苟不識本領雖日欲無意只是影響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為茫無定守夫良知在人為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即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為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况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矣豈真無所得耶知無定守即有定主矣豈真無定守耶

後世儒者不能以至聖人其毫釐之差只  
此便真知即刻一了百當自是了得終身  
在此心合下圓成合下具足更有何意可起何  
理可思苟有所思慮蓋不過殊途同歸一致百  
慮而已 湖襄天下之衝也貨利聲妓雜居劉  
子夢禽耻同其俗擇地靜幽結廬以自脩焉或  
曰劉子其知所脩也乎遠其色無蔽其明放其  
聲無擾其聰棄其智無亂其思守其默無疚其  
中劉子其知靜也乎善山子曰是脩也殆非劉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六

二十一

子所謂靜者歟使必盡絕外誘而後謂之能靜  
則劉子目將絕天下之色然後謂能養明耳將  
絕天下之聲然後謂能養聰口將絕天下之言  
然後謂能養中心將絕天下之感然後謂能養  
膚若是劉子已有目矣焉能使不辨色已有耳  
矣焉能使不辨聲已有口與心矣焉能使之專  
默而無感也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總劉子閉  
之幽室求欲無覩蓋已覩無覩矣求欲無聞蓋  
已聞無聞矣夫欲無言無感蓋已言無言無感

感矣於是而求靜也可得乎曰然則將任其  
之所之而後謂之靜歟曰非也君子亦惟致其  
良知而已矣知至則視無不明聽無不聰言無  
不中動無不敬是知應物之心非動也有欲固  
謂之動耳絕感之心非靜也無欲固謂之靜耳  
苟有欲焉雖閉關習靜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  
不動也苟無欲焉雖紛華雜擾醉酢萬變而其  
心未嘗不靜也動而無欲故動而無動而其動  
也自定靜而無欲故靜而無靜而其靜也常精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六

二十一

動定靜定庶矣乎 所論箇中擬議差毫髮就  
裡光明障幾重肯信良知無適莫何須事後費  
磨礪卽此知直造先天夫本來面目豈特無容  
擬議雖光明亦何所有誠知本體無容用其力  
則凡從前着意尋求要旨敲門瓦礫耳門開則  
瓦礫誠無所施雖然太虛中何物不有門戶瓦  
礫色色具列而不能染於太虛思而無思擬議  
而無擬議道固本如是耳是故戒慎恐懼格物  
致知雖為後人設法在聖人惟精殆亦不廢不

子嘗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又焉能徙不善不能改豈孔子之為我欺往往達不離下學中得之然則磨礪改過正見聖人潔淨精微 天下之事原無善惡學者不可擇去取只要自審王意若王意是箇真心隨所處皆是矣若王意是箇私心縱揀好事為之却皆非矣譬如戲謔也是不好事但本根是箇與人為善之心雖說幾句笑話動人機括自揣也是真心但本根是箇好名之心則雖孝親敬長聖學宗傳不卷之十六善山 二十三  
溫清定省自揣還是欺心 此學是日用尋常事自知自足無事旁求習之則悅順之則裕真天下之至樂也今之同志負高明之志者嘉虛玄之說厲故確之行者樂緹墨之趨意各有所用而不能忘所見此君子之道所以為鮮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如或時動於客氣枯於物欲覺得胸中勞耗錯亂天地即已翻覆親而父子兄弟近而童僕遠而天下之人皆見得不好至於山川草木雞犬椅卓若無相干也自不

好天下雖大我自不得其平矣少即平其心其氣良知精察無有私意便覺與天地相似矣不惟父子兄弟童僕自無一好而天下之人亦無不好以至雞犬椅卓山川草木亦無有不好真見萬物皆有春意至於中間有不得其所者自惻然相關必思處之而後安故盡天下之性只是自盡其性 天地萬物與吾原同一體知吾與天地萬物既同一體則知人情物理要皆良知之用也故除却人情物理則良知無從可聖學宗傳不卷之十六善山 二十四  
致矣是知人情物理雖曰常感要之感而順應者皆為應迹實則感而無感良知無欲雖曰常寂要之原無聲臭者恒神應無方實則寂而無寂此致知所以在於格物而格物乃所以實致其良知也明道以窮理盡性至命一下便了於此可見 象山云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可見聖賢不貴無病而貴知病不貴無過而貴改過今之學者乃不慮知病即改却只慮有病豈知今之學者要皆半路脩行者也習染

無病况有病何傷過而能改雖曰有病皆是本  
來不染而工夫要亦為精一實學耳 所議老  
師行事一節恒愧不能虛心體究惟務解釋却  
有許多附會執泥之說大抵學不可以有拘事  
豈能免於無過古之君子過則改之更則仰之  
過容何傷如大舜聖人過猶不免使果無之則  
虞廷吁咈禹與皋陶又奚用於諫乎其下如成  
湯聖敬日躋猶稱改過不吝僕於師只欲以  
無過稱之是不以古之聖人望其師只欲以今

聖學宗傳 卷之十六

二二五

之君子尊之是豈真知乎師也哉要之毀譽得  
喪不能自忘其情乃爾雖然君子固不能離於  
形迹而亦不可專以迹泥也若盡以形迹律之  
則舜與成湯誠不能以無議矣愚意今日論學  
只當辨良知本領果與慎獨工夫同與不同不  
當論其行事標末律之古人出處異與不異使  
其本領既同而行事或過自可速改而進誠明  
之域使其本領已失而操履無過雖賢如諸葛  
韓范明道尚惜其不著不察而有未聞道之嘆

此皆今日膏肓充宜精辨但愧不能以此切  
却汲汲為師解釋無過僕豈不誠遂過之小人  
矣乎 謂近來勉強體究九動私意一覺便欲  
放下如此夫豈不是切實工夫但說得似易恐  
放下甚難若私意已嘗掛根雖欲放下却不能  
矣須有好仁無以尚之之心然後私意始不掛  
根如此一覺放下便就是潔淨精微之學而子  
更求真切方法予謂此外更無方矣

徐樾

聖學宗傳 卷之十六

二二六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江西貴溪人為諸生時即  
知事性命之學其為舉子業不拘時態意之所  
至發所自得而已早師陽明與聞良知宗旨後  
卒業心齋之門陶鑄益深登嘉靖壬辰進士歷  
官部曹臬藩嘉靖壬子簡任雲南左布政使值  
南滇那夷募立奉 命聲討波石奮不顧身直  
入沅江仗義撫勦不意那賊詐降縱兵象衝突  
遂遇害死之 詔贈官錄蔭其子其論學語曰  
人之性天命是已視聽言動初無一毫計度而

自無不知不能者是之曰天聰明於茲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幾則其爲學亦出於念慮憶度展轉相尋之私而已豈天命之謂乎則其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動焉而動日拙忍欲以飾名而誇好善持念以藏機而謂改過是正顏子之所謂已而必克之者而學者據此以爲學何其汗漫也哉且以天命之體夫豈難知人之視聽言動天然感應不容思議是則乾易坤簡此而非天將何委哉

聖學宗傳天卷之十六波石 二十七

特人不能卽此無聲無臭之真深造而自得何也昧其本然自有之性牽纏於後儒支離之習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今皆以鑠我者爲學固有者爲不足何其背哉學道者自學而已萬物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之性果有外乎率此而自知而自能天下之能事畢矣

天命一也自道體之大而無外曰天自道體之運而無息曰命憲天者不違帝則知命者自率性真一盡其道者也不能自盡其道則是人也

其形體而已矣是以有天人之分也天也命也豈別爲一體吾可得追慕而企及之耶不過自求自得而已矣既自求自得而天也命也又果何所指耶神之無方可擬不曰天乎誠之無間可息不曰命乎是曰天命之謂性 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徧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故綱紀宇宙者

聖學宗傳天卷之十六波石 二十八

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 夫道也者性也性也者心也心也者身也身也者人也人也者萬物也萬物也者道也夫道一而已矣人之得一也而靈是靈也則性也以生理名則天也以普博名則心也以主宰名則人也以色象名則萬物也以變見之迹名會之曰道宗之曰一世之知萬物皆我也而不知曰我者二也世之知性心謂道也而不知靈外無我我外無性心也惟得其一而宇宙之道備矣故夫子曰吾道

一以貫之陸氏曰心為宇宙其知音者之  
 來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  
 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言乎天  
 地之間則備矣而何我何萬物乎或二之則有  
 外有外則非一不一則私矣非道也不得一則  
 非人矣不知一則非道矣不志一則非學矣夫  
 君子志立則自得自得者自覺而已覺幽見真  
 故名為得得實何有斯可與適道矣適道者志  
 即道也道即適也知一焉已矣孟子曰不慮而  
 聖學宗傳入卷之十六 波石 二九

知夫曰不慮而知若固物然匪一也而能若是  
 乎神哉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者此知即一此知  
 本神知之不昧是曰致矣噫先生之言至矣哉  
 道也者性也非率性則道其所道者也先儒  
 輩出皆知宗性學矣而知性者或寡矣則其用  
 工不能自得其天命之真亦性其所性者也若  
 夫豪傑則立志直希孔子孟何暇竊似弄影於依  
 稀假借之地以聞見推測為知念慮追責為學  
 規矩模倣為習是皆外襲者非性也孟軻氏沒

而後知學者鮮矣聖賢教來學率性而已人之  
 爵食息仁義禮智靈明之德感通皆以時出而  
 名立焉無有不感通無有不停當自晝而暮  
 少而老者也此天命之性如此是智之事智譬  
 則巧而不能使人者須自得也自得之學於良  
 知之自朝而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  
 不須計度自然明覺是與天同流者非天命而  
 何一入聲臭即是意念是已私也人為也轉展  
 苦而益勞是作拙也人之日用起居食息誰非  
 聖學宗傳入卷之十六 波石 三十一

天者謂其不自悟故曰蠢動能率之者動靜食  
 息已是真知真識又從而知識之是二知識也  
 能自信天命之真而自安其日用之常是則渾  
 然與天地合德矣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  
 允執之矣顏子之學盡是矣周子所謂一為要  
 程明道所謂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不須防檢不  
 須思索孟子曰性善者皆是也如此則曰知止  
 而後有定 夫六合也者心之郭廓四海也者  
 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

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測而窮也而曰誠  
幾曰性道教知此曰知止失此曰自暴此者  
幾惟微巧在自覺而已此知之體冲虛無朕曰  
中感應中節曰和舉此而詔之於人曰傳人  
而自契曰悟不差毫釐曰巧甚矣夫巧之不能  
喻於人也蓋其指識曰心名欲為情似是而非  
背道而馳吾固不知其為吾也已矣萬物何與  
也哉是以在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是見而不知  
者亦衆矣在湯文武則聞而知之是聞而不知  
者亦衆矣夫道也者性也謂人而無性可乎聖  
人者人之聰明也謂人不皆聰明可乎人不自  
滅其性而不自作其聰明其誰不聖人乎是本  
無難知者也知則率性而已豈不至易良能而  
已豈不至簡聖人不得而見之有志者蓋寡矣  
聖學惟無欺夫性聰明學者率其性而行之  
是不自欺也率性者率此明德而已父慈子孝  
耳聰目明天然良知不待思慮以養之是明其  
明德一入思擬一落意必則即非本然矣是曰

聖學宗傳 卷之十六 波石 三十二

自欺也先師陽明先生只提致良知為古今  
同蓋以此也先生深於自得者也自信此知即  
性也曰知者自靈明言曰性者自不息言妙用  
無端條理密察曰理靈明者此覺也豈真俱無  
神聖莫測曰明曰誠體以知名有知無體理本  
用顯仁義由名故曰為能聰明睿知與溥博淵  
泉而時出之寬裕溫柔齊莊中正時出而名之  
者也語其體固聰明睿智是已此即一覺知者  
也視聽痛癢無不覺者此覺之外更有覺乎愚  
聖學宗傳 卷之十六 波石 三十二  
不肖者日用此體也奚謂不知不自知其用處  
是性故曰蠢動是以動處是覺覺處亦昏昧也  
賢智者不知日用是天則也而有照覺是又不  
能澄然無事實適用其心而作於偽矣君子之  
道所以鮮能也回黜聰明而仰鑽瞻忽蓋知入  
道必求依乎中庸所以得即永得故曰得一善  
而勿失之矣 疑吾道特足以經政撫時而不  
知益以立立命之奧將謂二氏有密教也而不  
知人者天地之心得其心則天地與我同流

聖學宗傳 卷之十六 波石 三十二



關之化相與終始亦何以惑死生乎易曰原始  
 返終故知死生之說其說也謂形有始終耳而  
 性即命也何始終乎故君子盡性則至命矣不  
 知求作聖之學何以望此道之明而自立人極  
 也哉 夫人之所以為貴者此性之靈而已矣  
 惟靈也故能聰能明能幾能神能謙能益能剛  
 能柔卷舒變化溥博高明出入乎富貴貧賤之  
 境參酌乎往來消息之時安然於飲食居處怡  
 然於孝悌忠信伊尹以天民之先覺而覺天下  
 聖學宗傳 卷之十六 波石 三十三  
 者覺此靈明之性而已必自覺矣而始可以語  
 得也是故惟君子也無入而不自得自得者幸  
 性而行者也焉往而非道哉不有伊周又誰覺  
 天下未覺之先又誰其不執夢想以為真哉釋  
 夢去想則無所事矣惟覺則真妄則未覺也未  
 覺又以何者為真乎雖然真性不以妄而或泯  
 也誰其無恍然之一覺哉百姓共玩而不察惟  
 其不察故無自悟之門矣孟子指休惕之心於  
 乍見入井之頃即伊尹覺天下之心也 孔正

之學堯舜之治舉求諸心焉而已心外無事矣  
 求事也者或逐事而二心求心也者以言乎天  
 地之間則備矣是心也即萬化也自聖人以至  
 愚夫一者也知天下國家皆我也知知心知  
 天地萬物皆心也是曰知學 盡心則萬物備  
 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  
 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  
 難盡則自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  
 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  
 聖學宗傳 卷之十六 波石 三十四  
 告子固有義外之非矣伊川曰在物為理何  
 以異於義外哉子莫固有執中之陋矣伊川曰  
 堂之中為中國之中為中何以異於執一哉信  
 理在外也何以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信中可  
 擬而明也何以曰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學所  
 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目之無不覩聞者  
 聰明則然也父子之無不愛親者慈孝則然也  
 是固若大路然而民生日用不能不由之者也  
 然道即聰明慈孝也顏子之仰鑽瞻忽何謂而

嘆其難道信高矣美矣孟子曰徐行後長何謂而指其近 問志道懇切如何又有迫切不中理之病曰迫切不中理者欲速也意識為累故有此病知學者此知精明自惺惺地有蔽即覺而惻隱羞惡不能自己者也未知者但意識耳勤懇之念作疑計功雜出於思如何會循循問盡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此理莫不失於大快否曰心也性也天也果有二乎學者無師承怎便會悟徹此心既未徹種種障蔽奚止於太聖學宗傳卷之十六 波石 三十五

思雜雜則不清雜則不神非二也 問朱子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了二十年科舉此說如何曰謂須得真才可圖恢復必須學術中來今日卓越之資皆溺習於科舉而不知返噫弊而害也久矣誠正之學不講如人才何 問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不是兩般事此理何如曰愛親敬長者性也即神明之感而通者也焉有兩般事自行於人者有至與不至故必曰至則通於神明 問知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聖學宗傳卷之十六 波石 三十六

南軒答胡直夫書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恐欠真切曰有欲此念也無欲亦此念也覺與不覺耳蓋百姓日用莫非天命之流行但無妄即誠也知此則入道有門矣 問伊川謂動見天地之心如何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又着刺語如學果自得莫非是心何動何靜何見何不見不自得皆空言也何從而見 問銓司選官避嫌者皆是私心若係其親子弟如何不避嫌得曰人心虛靈別嫌明微乃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

波石 三十一

時措妙用若此等商量自著不得此皆有欲之心從格套中商量而求其可豈義之與比若此等心避不避皆私也 問理性命章萬一各正如何謂之各正曰各賦此理而生蠢動與人靈性各具是天命無二也品物之殊曰萬均得所賦曰各正 問至誠如神曰如神者如吾靈明之本性也故曰民愚而神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光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參閱

羅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號念菴江西吉水人嘉靖乙丑生父循仕至憲副念菴年十四未屬文其女兄夫周汝方為語舉業法始習舉業後汝方師陽明于虔時時為語學問正傳及冀元亨篤力處念菴於是慨然有志聖賢之業居常歛目端坐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

論菴 一

同舍生或嘲譙之不為動比傳習錄出念菴奔假手抄玩讀忘寢往往脫穎見篇章間同舍生益驚避之舉於鄉以父疾遂輟會試師事里中李谷平谷平端嚴有守學以閑邪為訓者及計偕聞同郡黃洛村何善山二舉人曾受陽明學者附其舟嚴事之時念菴兢兢然動止不踰矩而二君言動如常裏疑之一日論學善山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究其裏微類先人心耳念菴無然內省自是學求近裏日究陽明致知肯年

二十五舉南宮 廷試第一人時外舅曾某官  
太僕卿報初下趣告念菴曰喜吾婿幹此大事  
念菴聆之面頰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  
大在此等三年逾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  
袖米偕何黃二君聯榻蕭寺中商學焉授翰林  
院脩撰踰年請告歸謁谷平於浙邸訂舊學後  
日侍憲副公於家公訓飭不殊童穉言動少錯  
辭色必厲客至今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忻忻從  
事焉入京補原職時歐陽南野徐存齋共事館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七 念菴 二

同志切劘無虛日推補官僚改左春坊贊善赴  
召道南都兩入城晤同志與王龍谿諸公質  
辨累日至維揚趨泰州安豐場訪王心齋心齋  
時病不出念菴就榻旁與語述近悔恨處求益  
心齋不荅但論立大本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  
天地育萬物諸病當自消心齋作大成學歌以  
贈念菴感切歌曰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  
身如不仁形神皆非真聞歌乃易箒受言永書  
紳誰知百年內二義無踈親踰歲抵京入春坊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七 念菴 三

中念菴每過從論學歸輒綴紀旣久之遂載秩  
矣嗣克 經筵官未幾丁外艱歸居喪蔬食水  
飲三年啣哀不入室每寫迺玉虛觀四方士  
友因而依歸者衆或諷之居憂講學非宜念菴  
報書謂志在求益非敢主會開講也服闋彌年  
丁母憂執禮彌殷一日玩內典得返聞旨覺  
身在大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  
念菴曰是將入禪那矣乃置前功篤志聖學正  
脉必遵濂谿無欲旨居常與同郡鄒東郭及諸

郡中東部南野雙江諸公咸家居為會講學衆常至數百十人念菴每與抑抑求麗澤未嘗以言詞先人一時薦紳縫掖瞻其容止快覩景行有不假言詞之末者久之游衡岳登山過觀音巖有僧楚石出迎私曰吾嘗受異僧外丹誓非人無傳今以授公拒不受丙午過毘陵訪荆川夜語契心相對踴躍曰庶幾千載一遇乎然荆川自以博大不如也冬關石蓮洞自是多洞居同錢緒山王龍谿赴青原之會士友至者益衆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七 念菴 四

已酉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大汗灑然自得邑令以講聚無所為葺玄潭之雪浪閣集士友大會庚戌聞虜逼都城念菴目不交睫者月餘甲寅會王龍谿于海天遂同舟西歸會于玄潭乙卯春偕龍谿游楚寓黃陂深山中龍谿先返念菴獨留棲一樓日夜趺坐半榻中三月餘自覺有省九月返舍踰年水漂沒其居假寓田家泊然不以干意同志因醵金相助念菴用構正學堂於洞南戊午荆川邀會齊雲巖共訂出山念

菴曰天下事得兄任之奚必我出荆川意乃寢是冬以病謝客屏居龍谿復來訪信宿語別次年癸亥錢緒山以陽明年譜請校裁既竣序之時年六十矣四方及門士相繼叩請日繁念菴教先默識重躬行凡初至者誨令靜坐反觀俟稍有疑然後隨機引入甲子春夏集有斐亭者先後不絕念菴日三至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真意融盎飲其和者自不覺其入之深也明年八月忽病長老入室問疾覩無長物曰甚哉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七 念菴 五

也荅曰窮固自好中秋日門人扶翼危坐正巾斂手而逝年六十一謚文恭其論學語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路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為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箇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為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臨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脩此而

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若  
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  
是有欲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其與未知學  
者何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 陽明先生  
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爲傳授口訣蓋合內外前  
後一齊包括稍有幫補稍有遺漏卽失當時本  
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卽是良知  
依此行之卽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  
蓋久而後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念卷 本  
之明覺蓋卽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  
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  
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  
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旣發  
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  
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焉耳一時之  
發見未可盡指爲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  
求其根源矣 力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  
觀不聞者亦是用力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

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  
卽專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  
非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縫人意乎卽使無  
是數者應事旣已作何歸宿此不爲虛過日月  
哉又况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則事亦  
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因見聞而  
後有着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友求諸己之學  
也故戒慎於不觀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自然  
而不觀不聞卽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念卷 七  
以形求者謂之不觀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  
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此處不令他意攙和  
卽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茫蕩之有此等辨別言不  
能悉要心自尋自索自悟自解始是觀體相見  
也 心之本體至善也然無善之可執所謂善  
者自明白自周徧是知是非知非如此而已不  
學而能不慮而知順之而已惟於此上倚着爲  
之便是欲便非本體 良知不可思議不可執  
著本虛明靜定以虛明靜定求卽非良知本變

化無方以變化無方求即非良知 近始知性命緊切只幾微處未是絲毫不掛若是逼真漢眼前更有何碍手何物敢來作祟此處更無貼襯更無等待一切撇脫得下說寒是雨說熱是日更不須取證何方 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 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七 論卷 八

取 荅人云細觀語意尚有過於思索照管把捉處白沙有云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非謂是耶謂念之起伏如生龍活蛇捕縛不定此不得機括者耳此必知解技能心安貼不下若識得心體自不應有此謂靜中隱然有物此即是心體不昧此處常作主宰是一生不了念一切放下是千休千處得是真作得主宰定 荅人云日至月至不息之說甚善但古人所謂至者非今之所謂不間斷者也今之不間斷者欲常

記憶此事常不遺忘而已若古人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是以知識推測想像模倣爲間斷蓋與今所云者有大異矣 詩有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已明言示人第人不自覺察爲陳言所蔽汨沒以終身耳道之在人固是鶻突不得知解也用不得固是放肆不得執着也用不得高深不能使之加卑近不能使之貶所以然者正謂此道原是中原是庸與家常茶飯相似人人日用而不自知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七 論卷 九

却是當面錯過也 止其所之所非言可及人之身至近而不可見不會動不容執者惟背爲然取象於背使人反求必如是而後可幾矣是故內無所欲外無所合不向道理生知解不逐作用增安排獨往獨來隨其所在不出其位非定性之君子烏足以語此 荅人云能於自性自命喫緊用力自朝至暮如絲過細斬釘截鐵此纔是有求爲聖人之志不知向此工夫只在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尚不能知却又說

精說一說感說應如此者豈特騎驢見驢已哉  
往昔所論亦實有見於當下痛癢然猶寬鬆未  
是狠手猶被道理作障容易遮瞞弟雖不才却  
有隻眼自照不肯將就冒認若是猛健漢直窮  
到底尋根究源斷不容時刻粘帶纔粘帶即非  
此物既非此物何爲性命此等處非是各人自  
悟縱終日爭辨未有出頭時也佛與吾儒之辨  
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閑話  
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吾身若既了時總不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  
開口誰不取證兄豈不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爲  
講論不明將至誤世弟則以爲伊川講明後又  
出幾箇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誤了春陵  
夫子無生之說門面不同何須深論今縱談禪  
决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死生拋却名位此  
數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  
可無憂兄吾爲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然此亦  
涉分析吾輩一箇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  
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弟願兄將精一還

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將  
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安  
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徇其  
言也害於我者遠之而非徒以言也如是尚何  
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 來書云恕已則  
爲善不勇須先以敬敬則心存心存而行恕方  
爲有根此是夫子告仲弓正脉路復有何疑但  
下手亦須明白節奏試言敬之與恕果二時乎  
則忠以行恕又若悖矣果一時乎則敬屬持已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  
恕屬待人敬似不可斷而恕若有行與不行之  
時如何方得常爲持守合一不至斷續耶且敬  
時意思何似所言心存指何爲存此等處乞一  
一分疎挑剔明白蓋實下手非道理可支撐駕  
過也有根二字極有着落但得以上數者明白  
即歸根處應不漫浪 答人云手書不睹不聞  
只是此中戒慎恐懼亦求合此中此一言乃書  
中肯綮也不知認不睹不聞爲此中果歛雜念  
反觀而得之耶亦於應酬紛擾中體驗而得之



耶亦於見聞中觸悟或推道理且然耶此處分得明白即能自知何往路徑所謂戒懼為求合此中果持守此心令人入規矩耶亦須掃除雜念耶亦只是不起別念直任自然耶此處分得明白即能自知結果 向者從事於學不免支離於口耳出入於意見工夫作輟竟不合一汨沒歲年今春得與諸友切磋反覆磨鍊少有省悟千古聖賢工夫無二端只病痛不起即是本心本心自完不勞照管覓心失心求物理失物理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七 念卷 十一

守良知夫良知知靜非靜知動非動一切拚下直任本心則色色種種平舖見在但不起即無病原無作又何較乎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心天道流行豈容人力撐持幫補有尋求便屬知識已非所謂帝則矣 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也幾者道心而謂有惡幾可乎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猶曰動而無動之云也而後人以念頭初動當之遠矣 知默默一室中亦是了天下萬物了天下萬物亦與默默室中無加損

余與南山龍谿連卧禪榻上因論告子義襲之旨龍谿曰學問識得真性方是集義不然皆落義襲矣余因請曰兄觀弟識性否龍谿曰全未因與南山嘆曰如此則吾輩已非集義終日作何勾當可不省哉因各惕然自懼寺僧海天延入方丈設齋供畢同入禪堂觀諸僧煉魔皆數日夜始一休因感悟自己悠悠處歸卧禪榻夜半請問善與人同之旨龍谿曰善與人同是聖凡皆是平等如今纔說作聖便覺與人異若看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七 念卷 十五

得聖人與愚夫愚婦稍有不同即非大聖之學矣且曰天性原自平滿今汝縱是十分回頭用力俱轉泊作平滿作平滿便是不平滿矣此皆機心不息所以至此余嘿然領受龍谿諭余曰汝學不脫知見虛知見有何益看來總未逼真若真來輪刀上陣措手不軌直意直心人人皆得見之那得有許多遮瞞計較來若一向如此决不能有成遇有事來决行不去從前錯過好日月須從此發憤勿至墮落可也南山龍谿令

余言渠病各有呈似互相省發因倦就寢至中夜南山熟睡龍谿覺余問曰如何是真為性命龍谿曰拚得性命是為性命余曰如何龍谿曰如今為性命不真總是拚世界不下如今說着為善不是真善却是要好心腸皆是隨人口脛總是打毀譽得失一關不破若是真打破的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便是真為性命能真為性命時時刻刻只在這裡著到何暇陪奉他人如此方是造化欄柄在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七

十四

我橫斜曲直好醜高低無往不可如今只是依阿世界非是自由自在因嘆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為得失所謂毀譽不知毀譽箇甚便說打破已是可嘆矣余因此有省曰此一句吾領得原來日用工夫皆是假作龍谿喜曰如此不是不知痛痒矣（余以近歲所學質龍谿且述逃世之樂龍谿曰吾儒之學本以經世此心與物相為流通人有弗善而不能委曲成就即於已心有碍故心心與萬物析離不得見稍有

備便落無情因指洞石笑曰若與物無干只如此石奇則奇矣何補於有無哉予詰曰酷暑得之何謂無補龍谿笑曰終是受用不久矣辯析二口始覺其說本之孔門之仁自孟子沒未有能究其用者因之有省時有問未發之中者爭論不一久之龍谿曰未發之中未易言須知未發却是何物謂之未發言不容發也發於目為視矣所以能視者不隨視而發發於耳為聽矣所以能聽者不隨聽而發此乃萬古流行不息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七

十五

之根未可以靜時論也衆始嘿然夜與龍谿共榻言別因請指予之短龍谿曰念菴每欲破除私欲但又似在破除上尋一道理拈一物放一物終非了手須更勉之射之於的也必先見而後中至於中則見有不足言者學者之於道也亦如是學至離見然後身與道一閒中勘破得古來聖賢在人世中拳拳盡道初為何故是為自心有所不安須如此乎是為他人屬望不容放恣須如此乎此處若見得分曉即過於

讀萬卷書 事上磨煉譬之服藥此是正方如  
盡絕應酬又是隨病立方譬之飲食可以養生  
若身有疾便素食只是養生若傷食便減食亦  
是養生 六經古矣人之傳述六經者未必其  
皆古也爲之柰何復古之六經而已古之六經  
何也不於其傳述而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是也  
聖人遠矣心之精微不可得而求矣復之柰何  
復吾心之精微不異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斯可  
矣吾之心非獨吾一人之心然也宋儒如是孔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七 念菴 十六  
子如是自文武至堯舜羲皇以上如是卽謂之  
天地之先亦可也不亦久乎夫以一物始於天  
地之先其傳至於今日其當寶愛顧惜宜如何  
耶其於棄失而不求者則又何也 世之病於  
空言久矣果講學起之乎抑亦別有所尊也今  
不講學空言之弊遂已乎世之作舉業者百十  
爲群非不知其學之未必皆成也爲師者亦非  
不知其教之未必皆信也爲父兄者亦非不知  
其子弟未盡可望也然未聞有舍之而弗學而

舉業之精咸是之出何也誠於好故不敢以僞  
心待之也誠於好故終必有成也夫講學亦猶  
是耳亦安得遽以空言盡疑之哉又安知其不  
皆空言也卽使空言矣不猶愈於忌言學者乎  
夫不思言學則必忌言不學者矣又安知其久  
而不化哉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孔  
子之樂非夫人可得而窺也回參之外數子者  
未必皆有長於孔子也然而樂其來何也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此聖人之虛中也有其善喪厥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七 念菴 十七  
善善而有之且喪矣况非善乎 邇來覺得對  
友便有許多感觸儘好商量而吾人當初起念  
發心亦由有此講說然後萌動以是竊計安知  
人之心不猶我哉所患在我未能入真却恐爲  
人口實阻人嚮往罪戾大矣故凡會友亦所以  
堅吾之初心去吾之私意而起吾之情氣也世  
未有爲其事而去友者卽工商農圃類皆有所  
取益蓋與人爲善亦是吾人生理本合如此若  
一向不欲拈起卽是自身有所回互遂成避忌

亦可以驗操習之專否若事靜嘿實脩隱微內  
訟卽在稠衆又何可忘不獨閉戶始爲慎獨但  
覺一涉功能或牽知解又當省却耐應盡斥言  
論隨事調停未可以爲定則也 近來與同郡  
諸君相聚首始覺會友之樂吾人包裹護持各  
有所在會友則有無長短相形誠不在言語間  
而可以得悟 嘗謂友朋之義不明久矣其相  
與言者幸多誑耳非有誠心切磋者也夫舉天  
下之朋友而謂之未有誠心相與何也以其自  
聖學宗傳末卷之十七念菴 十八  
處未有誠爲聖人之心而一切所爲徒營人之  
耳目則其相與皆耳目之營而未有誠心此無  
足恠也 示弟子云來書謂悔毘陵錯過不能  
竭盡請益不知所請者果指藝文否耶抑指已  
身過失耶若指藝文則海內隨地求之隨問隨  
足無俟於悔若指已身過失則此心本明自能  
覺察未有待人指點始分別者分別必待人則  
克去亦將待人耶來書發揮後輩講學之病此  
已自能分別路徑矣若此則過在已身更無可

改矣乎如有過可改又何暇作此責人語不自  
責而責人已是邪魔作崇尚不自知又欲向人  
乞求符水鮮不爲邪魔斷送來書既悔錯過於  
毘陵矣得無復錯過於斯言乎 吾輩在世間  
尚欠出身擔當此學不免於口耳支吾接應過  
去若真擔當此學一切俗情雜欲俱自退聽眼  
前溫飽與所識窮乏者得我不惟不暇顧亦有  
不忍者矣非是一番寒徹骨未可語此 凡虛  
見與實際不同自平生議論觀之宇宙皆吾度  
聖學宗傳末卷之十七念菴 十九  
內小小得失奚足介意至於對景雖一言一動  
亦有不能強者此虛實之辨也 聖人之學不  
明於天下與今之學者不至於聖人其患無他  
大抵皆悠悠爲之也夫悠悠者徐徐云爾  
趙貞吉  
趙貞吉字 號大洲四川內江人大洲母余  
氏夢二童比丘一衣緇一衣白牽其袂求棲托  
緇者先執余袂不得脫乃生大洲後二年夢白  
衣童復來生其弟蒙吉二人在提抱卽不相離

三四歲時相引至坡谷僻淨處跌坐對說父母從旁密聽之語不辨或奮怒或怡熙瞬目抵掌作大人狀稍聞人聲咳即斂容泯默矣耳問之苦誑之切竟不一荅也如是率以爲常試藏大者小者即啼哭涕洟尋索如不欲生藏其小者大者亦爾幼即能爲奇險對句書過目輒能舉其辭三之一再讀即背誦矣其父以爲至樂至寶處貧賤忘其貧賤也未富貴如已富貴也嘉靖戊子大洲舉於鄉辛卯蒙吉亦中鄉舉兄弟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七大洲 三十

相與探百家旨或習三昧定茅屋之內金石相宣而蓬藿滿門不覺也逮乙未大洲舉進士入翰林而蒙吉遂不仕戊戌大洲上求真儒疏不報庚戌虜薄都城有 詔百官廷議以 肅皇帝神靈群臣震懼莫敢叩首大洲時爲國子司業出而抵掌談畫條上便宜情詞憤激 上心壯之即使持節宣慰諸省勤王兵所至涕泣諭以忠義將士莫不感厲思奮虜聞稍移營北道京師解嚴而柄國者嘆大洲沮和貢之議從中

反構謫之其後 上數念大洲再起再罷以至隆慶初始徵爲大宗伯入 內閣秉政大洲既以塊獨 孤忠受知 主上憤人臣阿比成風政體隳壞懷私匿情俗蔽財殫慨然欲以身振而新之諸所擘畫皆天下大計務在闢公平之路塞朋黨之門海內蒸蒸想望風采而同事者忌其英偉復陽慕而陰擠之遂不得久於其位凡一載致仕歸卒於家謚文肅大洲講學里中後生多從之游士紳或嘲之曰毋爲所誤往從之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七大洲 三十一

游者只去隨班作揖打躬歌幾章詩耳何學可講大洲聞之曰信然吾實無所講只此作揖打躬歌詩便了其論學語曰中之名何稱哉其性命之總名也歟乃圓滯充足之號無虧無盈無首無尾無分別同異之義其體則太始之元太乙之真其材則二儀之精五行之秀以言其渾成則爲元命以言其圓明則爲元性不立一知而不見其不足包括萬德而不見其有餘者其惟中乎天高明而中與之高明地博厚而中與

之博厚萬古悠久無疆而中與之無疆執之者如寶珠在握而珠外有餘光其極也千珠歷落而彩射無邊如古鏡當臺而鏡外有餘照其極也萬鏡交輝而光影無盡命自我立性自我具宇宙在手萬化身身參贊位育輔相裁成躋此者莫盛於堯舜之聖矣下逮三代聖賢無不於此成道而吾夫子援起千載之後直以堯舜為宗其始志學以至耳順從心之年無非此執中之指至其孫及始著為書曰中庸欲以深明斯道而世儒不達徒以意度解詁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而不指言中為何物今夫置器於地平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舍其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茫茫虛號何所指歸耶若以為物物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吾能精一以討求之執之於心以為常法則其說又有不然者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豈能以該於彼物當可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 大洲 王三

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執一則無異於刻舟之愚若狗萬則有同於雕形之苦以是為大聖人盡性至命篤恭無為之道奚其可哉若以用精一之功以從事於人心道心之間必使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靜云為之際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又以中為學問之效而三聖相授之時不指其體而僅言其效舍道心精一而舉其行事無過不及之處以為執守之地若非古文尚書之出則論語之記亦踈矣諸子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 大洲 王三

因吾說而求之優游厭飫以求自得毋拘舊說毋蹈淺陋他日自肯於羨墻衡帶之間也相與勗之 君子亦心乎學而已矣真學真志真脩真脩至虛至虛至謙至虛無見見即是我至謙無我我不可見終口乾乾學此而已矣見起忘脩我起害志脩非真脩志非真志敢曰真學夫真學也者不昧不落不著不倚也不倚也者學於見聞知識而不倚學於人情事變而不倚以至學於天地而不倚無地無時無事非學而不

倚不倚也者無我之謂也見無我則倚於無我不倚也者無見之謂也無見也者見卽是我無我也者不可見只此真見真我之謂真志真脩謂之至虛至謙謂之誠意如是改過謂之改如是懲忿謂之懲如是徙義謂之徙如是窒慾謂之窒如是自改自懲自徙自窒謂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謂之自慊謂之自誠夫誠之者性也非見也 講吾有知乎哉一章曰夫聖人者性聰明睿智之體安容執敬別察之用其天浩浩其淵淵淵其仁肫肫易矣簡矣廣矣大矣明物察倫知來藏往無不備矣此畧舉聖人大知之量如此耳今乃忽揭一高堅之談曰吾有知乎哉此語如青天忽轟霹靂使人心膽俱喪言思無措矣卽有智者能於言下領解於聖人之心如空合空如鏡涵鏡如泡入水如響趨寂渣滓渾化冥契無碍覲向承之曰公豈欺我哉此之謂玄解柰何伊人之難遇也于是聖人自下注脚去矣乃曰我無知也予于聖語又妄下注

脚曰此無知云者不可錯會謂聖人爲真無知耶則木石無知亦可以爲聖人乎聖人到此理窮而性盡不見有知謂之無知實深入智覺之海者也夫常人理路未盡則有未撤之蔽性天未盡則存未化之物故知而有知流於情識紛擾之域矣此固執有之爲害也今夫天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嘗有乎惟天不有故能生生不窮聖人亦猶天天也偶一夫之來問持空而無所之心故能顯聖人周徧之智竭聖人無窮之辨而聖亦何嘗有哉惟聖人不有故能覺疊而無盡今夫匠氏聚百石之銅以爲巨鍾累月渠渠然務成其魁然之形者爲其中有若然之聲也問曰魁然之形成矣若然之聲安在乎則告曰在擊之耳然則聖人之大知亦若此耳噫吾儕去聖日遠安得以鄙夫持其空無能之一擊以游於夫子聖智覺海中而默存其忘言之教乎班生有言孔子沒而微言絕以予觀此章句殆仲尼之微言也與 謝子人爲諫官慕學

甚至曰吾從事於學則不疑於言矣既引疾歸  
曰吾不能不疑於言尚其專事於學矣雖然朋  
友益遠微言難析吾其因乎大洲於是爲定志  
明學之論曰夫至尊者道也至樂者學也學以  
聞道志以成學也然而學不信心久矣惟其不  
信自心是以志無由立蓋此心不失卽名爲志  
此志不失卽臻道域也今先不信心而志從何  
生志墮而學宜其展轉外求而自蔽益深矣某  
以爲必先討去其蔽而後可與共學是以古之  
朋友旦夕聚處先王教化亦必群處校列而後  
成有由然也夫學者之蔽有窺測前聖稷度後  
賢摘服佳言飭行善事身心互持徒相窒碍而  
此念既熟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  
倣妄念逡巡襲取也亦有取自胸臆懸立標準  
卽以標準爲師而別起意念常受法焉隱微牽  
絆未有止息抱此情識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  
信自心而依憑妄念虛恍意見也亦有醉心陳  
編馳騫文事研究糾牘增長聞見剽竊空談支

離著述身心漂泊至老無聞而言語之微矜持  
影響及淹浸既久家具頗成矣遂自諉曰志者  
其蔽在不信自心而在肆妄念紛紜玩物也又  
有頗知向學而厭靜喜動厭動喜靜者在靜無  
主則雜念輪轉而苦眩不寧在動逐物則境移  
心變而煩惱復作或滯靜而沉昏是宅或徇動  
而神守離軀或照管馳求以爲近取檢點科列  
以爲自治惟此枝條最爲煩多而終歸於廢學  
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妄生支離也又有志非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七秋朔 三十七  
真切託意矜名依傍仁義之途而自以爲是日  
作心勞之僞而不覺其非止於補塞脫漏惟知  
脩飭觀聽故多欲之根日深而知慧之種將盡  
矣然而性無滅息本知獨良或因考古而發憤  
或聽人言而忸怩或因順境而真見忽開緬思  
有爲或因欲極而天心復見卽求解脫或惜歲  
月之不可留或嘆古人之不易及或光風霽月  
之下而暢然自由或迅雨烈風之前而惕然追  
悔皆其本心忽明之端不可昧也但舊念既熟



而新知尚生孰者有欲可依 舉目見前生者  
 無本可據而掉臂遺失是以 歸於不學無志  
 而已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 基無地也夫五  
 蔽者言其畧矣五者交錯 先生養而蔽無窮  
 矣今欲直得本心而確然 信惟當廓摧諸蔽  
 洞然無疑則本心自明不 必習本注自足不  
 俟旁求天地萬物惟一無 一在在具足浩浩克  
 周矣雖然無有師友淵源 之論砥礪切磨之功  
 奮起塵俗超然物表者誰 與領此某濡迹宦途  
 而學稍歸一則以京師豪 傑所聚而誨我無涯  
 矣謝子離索之憂其誠然 乎哉雖然謝子本知  
 與天地萬物同其良也與 日姓日用同其能也  
 與千古萬古已去未來之 聖哲同其妙悟也疑  
 此者謝子之真疑也信此 者謝子之真信也真  
 疑之體即信體也真信之 體即疑用也求去其  
 疑非信也求臻其信愈疑 也是謂不假脩習之  
 心不俟旁求之性也謝子 能信予言乎鳥鳴花  
 落皆是師資行道之人示 我妙用而說為離索

之困哉 古之君子或仕與處皆以究竟其學  
 而已也學者覺也古有先覺而後仕者伊尹是  
 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有先仕而後覺者  
 孔子是也孔子蓋少仕於魯至四十而始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也嗚乎斯理也涵萬彙而無體  
 攝宇宙而無功動作見聞意識思惟悉於其中  
 現見為諸有之宗而不可以有求為諸無之祖  
 而不可以無取是生生之原我之性也悟此為  
 覺也迷此為惑也夫已覺而仕則具在我而仕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七 大州 二十九  
 境相摩其覺益精已仕而不求其覺則權在仕  
 而身徇情移其惑益蔽悲哉惑仕者乎咕嚕瑣  
 末可以敷言小術雷同以之考功君臣之義不  
 明同胞兄弟之念不洪生人憔悴大道荒蒙非  
 有哲人誰與領此 夫學未至於聖人之地而  
 假名言以脩心其勢不容於不異也昔閩洛之  
 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  
 流各持其異入孔門而欲爭之皆喪其名言而  
 如愚以歸故曰雖欲從之未由也已然後異者

合而道術一矣此曷故耶以得聖人爲之依歸也是故聖人者群言之家而道之岍也夫衆車離麗馳於康莊而前卻之異者策使之也衆舟沿遡於廣津而涸突之異者柁使之也衆言淆亂於名言而喧聒於是非之異者見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并車釋之矣何有於策渡者抵岍則并舟釋之矣何有於柁學者而至於聖人之門則并其名言喪矣何有於見子貢賢者賢者志在尊道故揚厲聖人大過夫子之道本如慈母如平地顧子貢矯焉揭諸日月又使人索諸數仞之際亦甚異矣今考於夫子之自狀如發憤如好古不厭不倦不踰矩耳不如子貢之所稱詡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止矣曾子最深悟又不至如子貢之所稱詡也夫不欺其心爲忠能度人之心爲恕夫不欺自心與能度他心者豈今之人盡不能者哉循是義也堂堂乎平以入夫子之門是千載而夕昕也 學術之歷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

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始過羅由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用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揚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晦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揚謝矣而力闢揚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於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污也顧自日看案上六經論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七 大洲 三十一 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理會以爲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善稍涉易簡踈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異端矣夫如此學道烏得不陋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耶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鑽故紙而已耶 來論云道通天地萬物無古今人我

誠然誠然但云欲捲而藏之以已立處未克不能了天地萬物也斯言似有未瑩徹處耳愚意謂當云已力未克故時有滯執處時有碍塞處於此但假漸習薰脩久之不息徐徐當徹去矣卽徹處謂之先天而天弗違卽未徹謂之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如是功者日用間種種色色剎剎塵塵皆在此大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陵奪換轉之境矣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以爲粘帶

聖學宗傳 卷之二十七 大淵 三十三

則世法與出世法一齊徹去無餘矣豈可非之謂於有無中取辨耶公云責任之重有不容已欲爲已任又立處未克則不免於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古今與我一體也而欲取爲已任則二之矣是攬之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已立未克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將之也均之未爲隨順覺性也能隨順覺性則卽體卽用卽用卽體體用一如矣學至於體用一如則達乎大覺圓頓之門矣古人不貴踐履只貴眼明若能於此具眼歷落分明雖於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滯執處念有碍塞處一歸於習氣之累漸資薰脩方便而徹之耳如是則青城蛾蠅之中卽衡山廬阜之境也衣冠師表之地卽御風雲游之處也逸莫逸於與衆同知也勞莫勞於違衆獨棲也古詞云如今休去便休去非謂休官休世休事也謂休其不了之心也又云若覓了時無了時不了之心在官去官任事謝事俱不了也惟知者當下

聖學宗傳 卷之二十七 大淵 三十三

了卽當下休矣當下休卽當下徹矣 荅友云  
華翰書旨皆戒僕之留意禪宗者夫僕之爲禪  
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試觀僕之行事立  
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  
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  
吾性中有十八陰界戕亂我靈明賊伐我元命  
卽如我華且國之比有一部韃靼種落日欲捺  
踐我疆土擄殺我人民也公束髮以來卽思以  
長弓大矢滅此北界虜俗而後食始下咽今雖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 大朝 三十五

也是天地之心也陰陽之會也鬼神之交也五  
行之秀氣也未有不被此根塵識念所壞者今  
自顧其身與凡夫等而欲造神聖之業豈不難  
哉公幸勿因忌其名遂不求其實也且宋儒拘  
拘而舉業之士又不足以語於盡性之門彼若  
肆其胸臆出不遜則予將柰之何故嘗自托於  
不省以免其喋喋惟於公之前則不敢復遜也  
夫公之戒僕意甚厚謂僕之才似可備世任使  
者若向空寂之途則灰其有爲之志厥墮散棄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 大朝 三十五

老猶未得其便然初志則未衰也公常以此意  
攘袂談說於海內之人矣背去則鮮不以公爲  
狂也而僕則向風賞音知公壯志有兼濟天下  
之氣故願一見公如渴如饑今僕亦欲以明智  
定力破此一身伐性陰賊雖不能徹底一澄照  
膚聖聰明如古至人而莊孟以下欲庶幾也向  
來嘗以此意微露於公前而公遂疑之僕何不  
幸而不遇公之賞音哉夫古之君子得志則兼  
愛天下不得志則康濟一身且一身亦不小

不可鞭策而損於名教故可惜也頃京師有友  
人亦以此意相責僕欲發揮此道其說甚長頃  
刻未易傾倒今當與公約倘聖王異時任用公  
以廓清新世僕雖老猶能爲公執爨隨所用之  
功成便當角巾東道視去榮利若脫屣耳有一  
不如茲言公然後食之階下亦無懟焉此書若  
逢羅達夫可出之以致哄堂不必示他人以啟  
爭端 記昔與子論性於白日之前矣曰性喻  
諸日智喻諸光非光無日捨日無光故本性不

迷不迷爲智若正智不見本性尚迷處茲迷境而談率性是以真體汨沒於見聞也故知光日一體之喻者可以悟天性矣又記與子論欲於明月之前矣曰欲譬諸雲明是我體當雲在月際人見其暗而明日之體未虧故千古常明者性體一時漸暗者欲塵人能知明是我心欲當自淨原非染暗明亦強名則可以喻寡欲之方矣子於此時亦躍然喜動無復疑也子曰未也因人言而乃悟者非自得也猶之日射搖水光動於壁寒入火室暖自外生借彼精神爲我精神所借既去我仍索然其性深造乎深造則自得也自得則所謂如日之喻性本無欲如月之喻欲自不留循此入道刻期至矣 夫步象躡者不由兔徑恢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之業必遷於岐山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處於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其處財蓄德當何如耶乃若見不出於百里目不接一勝友

抱兎園寒陋千數冊故書操舉子活套豐稟不依之管以雄長於且不識一丁腹無一滴墨汁之輩之中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汨於秋水又廼嘆溝澮之盈於屋雷人以為愧矣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憂老將至世事易纏糺光陰易憊懼忽忽淹留此老逼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蓋士學道而無師承祇以文字相誑誘者畢竟墮此爾 求放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 三十七 心齋銘 乾爲吾健坤爲吾順風行水流日麗澤潤動處爲雷止處爲山無聲無臭克滿兩間此名爲心別名爲仁無外無損無增自孝自弟自聰自明喜怒哀樂未有一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情有情合爲一體未著軀殼只有此耳聖人以此洗而退藏惟有圓圈可以形容藏中何有圈中何名至精至一爲天地心原此真心不分愚智魚躍鳶飛各職其職蒙蒙我生管管自私自斷自喪自迷自狂自築自墻自固其

防自放於憂悲愴逸鄙吝貪妬之場而不悟其非真常也嗚呼此獨何心往而不復夜半一聲天心呈露夢後周公廟中西伯玄酒太羹泊然無迹辟彼淵泉今見涓涓辟彼大莖今見萌根無象之象無形之形根滋莖大水到渠成一時翕聚萬古常靈嗚乎易悟者心難淨者習呼為習呼吸為習吸習心作主須臾不離辟彼家室見奪於賊退處奴隸僕僕受役反正之苦禹平水土涵養之力稷藝稼穡於是一念不起境不觸也一見不倚微不忽也不離繩縛自解脫也不絕思慮自澄寂也以我視大地萬物未有我也以天地萬物視我未有天地萬物也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浩乎若巨魚之縱大壑也然而不能無過也夫不能無過者習難淨自能改過者性自定也然後求其真求放而不放真悟真脩前後徹朗愚非為下智非為上回也從事參乎免夫先立其大白首著書大山巖巖示我廣居學問無他了此而已實際其地庶為知耻銘

於東西敢告同志 克已箴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而吾何以知天地萬物之然哉天地非仁將恐折萬物非仁將恐歇吾心非仁吾身將恐蹶吾何以知吾身之然哉吾視非仁盲從目生吾聽非仁聾從耳騰吾言非仁口過膏膏吾動非仁身過殷殷嗚乎微翳眯睛則八方易位一念顛倒而人已成敵執迷為真賊以代子四竅塵投一妙覺死樂出於虛蒸則成菌既死之心不可復振蝸窟蚋穴去仁幾何焉飛魚躍於仁何若古之有道去彼取此三才歸根一日克已吾何以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已也故能成其已嗚乎吾有大已俯萬物而觀天地者也大已不狹小已揭揭小已既克大已潑潑古之善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言非述稱四用反一一真流行無體無方禮嘉而亨少有意必固我作類妙用齊滯具為瘳瘳此為不仁而株楸小已足故無已為克真已為大至大為仁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內外性此曰聖復此

曰賢小子至愚擇焉執焉昔者吾友從事於此  
敢告非狂為仁由已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 大洲 四十一

聖學宗傳卷之十八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燦 參閱

王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早師王心齋受格  
物之傳體認有得嘉靖戊午由歲貢授南城司  
訓連群講學無虛日鄰邑若南豐新城廣昌士  
多從之游已而主會正學書院及白鹿洞所至  
翕然向風癸亥以艱歸服闋補泰安訓陞南豐  
聖學宗傳卷之十八

諭南豐人士大慶天緣同志之會彌盛其論學

之言曰陽明先生提撥良知二字為學者用功  
口訣真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為良  
知此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慮而  
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  
良知無時而昧即明德無時而昏大學所謂  
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識此體學者之於良知  
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先師云明翁初講  
致良知後來只說良知傳之者自不容耳 程

子曰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此格言也然不必質  
美者能之良知本體人人具足不論資質高下  
亦不論知識淺深信得及悟得入則亦明得盡  
矣有不能者百倍其功終有明盡時節到得明  
盡便亦都無渣滓所謂明則誠也學者但當盡  
力此明不必更求其次只緣當時說個其次惟  
莊敬以持養之遂使無限英雄盡擇取其所謂  
次者而終身用力孰敢有自任質美而從事於  
明盡渾化之功者乎故中庸論因知勉行只說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八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工夫初無二項以是  
知質美者合下便明得不能合下便明則須師  
友講求潛心體悟歲月磨礱便亦可以明得盡  
矣所謂明盡只是認得良知的確無遮蔽處耳  
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人事應酬之實故孔  
子論知幾其神不出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  
兩言吾先師論明哲保身亦不出於愛敬之一  
道若他人論幾論哲必著許大玄微奧妙之辭  
愈深遠而愈不實矣 或問本體曰體用原不

可分良知善應處便是本體孔門論學多就用  
處言之故皆中正平實後儒病求之者逐事支  
離不得其要從而指示本體立論始微而高虛  
玄遠之蔽所自起矣 由仁義行自是良知天  
性生機流出不假聞見安排行仁義者遵依仁  
義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一是生息於中一  
是襲取於外二者王霸聖凡之別非安勉生熟  
之分也語意與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一  
類 聖人所不知不能即愚夫愚婦與知能行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八  
之事 心不在焉須知不在何處人言心要在  
腔子裡心苟只在腔子裡面則凡腔子之外可  
盡無心耶夫心之本體靜虛無物則為不放失  
無在而無不在也若或一有所著馳於彼則不  
存於此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矣此之謂不在  
誠意謂之母自欺謂不自欺其良知也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形狀出良知之不欺者而指之以  
示人耳此便是自己慊足底真功夫而非有所  
待於外也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



而知之實體自做三張三說三之故事二名之  
曰有少間撥以見聞才識之能感或利害之便  
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語之極矣世云獨知  
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語此實獨處自然有知  
則可謂獨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  
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也知誠意之爲慎  
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後者爲無及矣故獨在  
中庸謂之不覩不聞慎在中庸謂之戒謹恐懼  
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已身上做工夫今人好

善惡惡皆在已身上做工夫今人好

善惡惡皆在已身上做工夫今人好  
善惡惡皆在已身上做工夫今人好  
坐便道善學善字當玩如云魯男子善學柳下  
惠一般學本不必靜坐在始學粗心浮氣用以  
定氣凝神可也周子立靜之說只指無欲而言  
非靜坐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 問  
欲致良知必須精察此心有無色貨名利之私  
夾雜方是源頭潔淨一菴曰此是以良知爲未  
足而以察私補之也良知自潔淨無私不必加  
察但要認得良知真爾不認良知而務察其私

其究能使色貨名利之私一切禁遏而不得肆  
安望廓清之有日哉 問閑思慮何以却之  
一菴曰聖人之學不必論此心之生機頃刻不  
息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其神明不  
測自合如此若一槩盡欲無之必求至於杳然  
無念非惟勢有不能即能之正所謂槁木死灰  
自絕其生生不息之機而可乎但不必思閒慮  
雜徒自勞擾耳 有因過而悔甚者衆以篤志  
稱之一菴曰未也夫其所以悔者專爲性道而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八 五

責志乎抑未免爲毀譽而求全也先師云一覺  
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此方是真悔真覺流行不  
滯之直機 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一菴曰  
莫煩惱前頭失處只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現  
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  
復本體喜樂現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  
呈露矣二者之相去不亦遠乎 自古士農工  
商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  
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

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爲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此學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原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先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超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先師之功可謂天高而地厚矣 泰州草偃場有朱恕字光信曰樵采易麥稍擇精者供母而暴其糲糶聖學宗傳卷之十人 卷之十人 爲糲以樵一日過王心齋間而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裡離山一里薪在山裡心齋聞而呼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邇言可省也道病不求耳求則得之不則即近非我有矣怒因前而負墻竊聽心齋語浸有味於中自是每往必詣門側聽聽畢乃樵疲則弛檐跌坐仰天浩歌聲若金石天寒甚單衣帶索行吟自如也 興化有韓貞字以中自號樂吾居蓬屋三間陶甕爲生常假貸於人爲甕印壞甕坯貸不能償并其蓬屋

失之日若破室中間樵者朱恕風從之學繼又學於王襍襍心齋先生之仲子也漸習識字輒自味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簞瓢屢空衣若懸鶉宴如也後於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爲任無問工賈傭隸咸隨機誨誘之顧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獲畢群弟子班荆跌坐而論學或擎舟如別村聚踰數日又如一村聚徧所知交相與論講而還翺翔清江賡歌互味觀聞者率欣賞樂從之一日聚講泰州心齋祠座中或舉某處高第居顯官而一旦小不如意遂自熱中貞從傍拊膺嘆曰安能識此子意耶會中間有談及別務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閒汎語耶或稱引經書相辨論則又大志曰舍却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舉坐咸爲悚然 繁昌有夏廷美下里田夫也或教之讀書乃日取學庸論盡次第味誦時以已意銓解日閱諸註釋更不了了第將白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讀中庸曰愚知

人不可以不知天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  
 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  
 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原是研究自己為學  
 初念其發端果是為何乃為正學今人讀孔孟  
 書若祇為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  
 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  
 而行便是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動輒紙上陳  
 言挨傍別人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  
 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友身細求  
 聖學宋傳本卷之十八

教中人也附見一菴傳下以見不識一字博地  
 凡夫之皆得與是事凡為學者聞見非所先具  
 可鑑矣

羅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  
 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  
 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也展轉追尋未明其故五  
 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家人故亂其誦怒不  
 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人言五臟能橫其信  
 聖學宋傳本卷之十八

然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  
 古先於是一意以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  
 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  
 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  
 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凡上  
 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遂  
 成重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手而讀之其  
 病頓愈丙申年二十二入郡學庚子入省廷大  
 會見顏山農因自述適危病而生死得失能不

動心山農俱不取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溪曰克去已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近溪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脉學有真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 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聖學宗傳末卷之十八 近路 十一

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及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著一畫耶近谿略爲解說宗正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嘗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卧榻前陳之其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

自遐想往年從師論道餅樣雖盡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竊幸宿世何緣得脫此等苦趣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遭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谿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氣自不分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乃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近谿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身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聖學宗傳末卷之十八 近路 十二

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裡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谿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血脉循軌隨入京赴 廷試初仕爲令人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治寧國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國徐存齋存齋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觀之似

更有實用也近谿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  
 不過為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  
 不尤大幸耶存齋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  
 由已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  
 張柬之東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  
 奈何近溪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東之而不知梁  
 公存齋曰我何以不知梁公近谿曰梁公以人  
 事君則所舉東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  
 沒其成事固在東之即不然東之雖去而東之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八 近谿 十一

所舉亦自有在梁公夫復何憂哉存齋首肯近  
 谿復曰先生以宗社為心宗社以人心為本今  
 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  
 則心事難一先生赴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  
 差則終身德業豈不光明而俊偉也哉存齋躍  
 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他日復見語之曰先生  
 當勸主上以務學為急奈何僅循內閣故事以  
 塞其職即存齋大然之出而歎曰諸君講學只  
 三五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學道寰宇受

其福矣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  
 釋去有步隨至盱江者近谿家居四方來學者  
 日衆聞山農獲罪繫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往救  
 竟得釋尋丁內艱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國  
 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  
 江陵默然謁補得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  
 雲南副使為開水利墾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  
 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泰晉捧入京禮成請告  
 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八 近谿 十二

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  
 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布衣  
 梁汝元非罪囚楚為鬻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  
 梁某害道宜置於法曰彼以講學惟文罔子嘉  
 其志違論其他乎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  
 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異端  
 坐中坐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  
 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  
 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已

相逼形神相人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無惑焉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初二日命諸孫掖出中堂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近谿學以孔孟爲宗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孝弟慈爲實以天地萬物同體撒形骸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人 十一  
忘物我明明德於天下爲大自少至壯而老無一息不在學自家居以及四方妻奴童僕俗間村市以及通都大邑縉紳大夫千百徒衆之相接聚無一人不勉以學自令長歷郎署領郡符佐藩臬所至無一地不以學爲政也嘗曰吾自朝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如捧盈工夫豈不緊密但視世儒之把捉修飾者不同耳又語諸孫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此等境界予固難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嘗語知

友曰不肖之爲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費惟是此學以繫命根悉滌塵埃晶光天日二十年來穿衣喫飯終日雖住人寰注意安身頃刻不離聖域是以披瀝天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萬死終不悔避吉水鄒氏曰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爲心身與人同以衆人身爲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爲榮勿恤於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爲學勿執於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泰究一軌於大道其論著也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於真性上焉者得先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布護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化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信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  
歲始知先生之功大矣 問今時談

肯而先生獨無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為宗旨儘是的確為有矣 問友人曰日來講說覺毅手乎友人曰有毅手有不毅手先生愀然曰何為其然也如飲此茶君送我我酬君已而各飲如何便不毅手 問某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日子是知個甚的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此理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物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間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間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惘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眾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如此明辨如此不怠便是致知力行親切

聖學案傳本卷之十八 近錄 十一本

處矣 問晚來所教尚求而未得曰子於所求未得而心即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否曰是心之本明也心知未得而口即言之未嘗或差是汝口之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曰心本明而知未嘗或昧口本能而言未嘗或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果然如睡喚醒若有所得矣日子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知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知之子之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

聖學案傳本卷之十八 近錄 十一本

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離於須臾可引之終身也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知之不昧即所謂明明德也口之未得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即所謂在親民而修道之謂教也學者如是學即所謂為之不厭而時習而悅也教者如是教即所謂誨人不倦而朋來而樂也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益信其不誣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

地之間者亦可以立待以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問會語中有謂不慮不學可同聖人今我輩此體已失恐須學慮曰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曰某輩誠不能不疑曰子聞吾言乃生疑耶曰然曰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欲之但不能不疑也曰是即爲不學而能矣其友欣然曰誠然復呼之曰吾子心中此時覺炯炯否曰甚是炯炯曰即欲不炯炯得乎曰不能已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子何謂與聖人不同

聖學宗傳卷之十八 近語

十八

體 一友相見問以近時工夫曰於心猶覺有疑曰何疑也曰許多書旨尚未明白曰子許多書未明却纔如何喫了茶喫了飯今又如何在此立談了許久時耶傍一生笑曰渠身上書一向儘在明白但想念的書尚未明白耳其生恍然有悟 或談性命非下學可與後數月復來懼然對曰其向謂聖賢非人可及豈知性命諸大本吾固有嘗自視日用間言動事爲其停當處雖古賢哲難以殊論先生曰子停當二字尚

恐未盡停當也或者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與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不觀茲柏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濤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視爲方思量得個

聖學宗傳卷之十八 近語

十九

停當又豈直待言動視爲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視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 問吾儕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可言道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然有頃一友率爾言曰此小僮也能戒慎恐懼耶曰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二三層先生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鐘子其友方



略省悟曰小僮於此果也是戒懼奈他日用不知先生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解曰童子日用捧茶此不慮而知覺得是知能捧茶此則以慮而知人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方是睿以通微神明不測 問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靜之累曰戒謹恐懼姑置今且言子心寧靜作何狀也其生謾應以大虛無物夜氣清明曰此皆套語與今時心體不切適群胥供茶循序而進因目以告之曰諦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寧靜否生曰群胥進退恭肅謂其心不寧靜似不可也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今世業舉子者多只以讀書作文理家應務爲日用常行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頭路且須異樣工夫故每以閉戶靜坐爲寧靜以矜持把捉爲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而九矣曾不思道本中庸平常共由且須更不離時刻常在諸生試觀一堂何曾外却一人一人何曾

離却一刻而不是此心之運用此道之現前也耶生曰戒謹恐懼是用功不應如是現成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吏胥歌詩進茶全不戒謹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做道體是指工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工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工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工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爲戒懼天下古今蓋莫不皆然也汝諸人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汝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穿衣喫飯而不差似寧靜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致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便好監起脊梁肩起檐子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用 一友云連日見身心無大失錯頗覺快暢時一二童子捧茶方至先生指

而歎之曰君自視與捧茶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君此時何所用功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所滯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今日心中覺光光精精無有滯滯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兩樣矣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却是如何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是童子獻茶來時隨衆受之啜畢來接時又隨衆與之

聖學宗傳末卷之十八 近略 二十三

君若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 聖賢惓惓垂教有許多經傳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皆可會通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喚醒便各

各昏睡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 問其常欲照管持守有時間斷奈何曰子今只去照管持守把學問做一件物事相着便方所而不員妙我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待到要去如何學問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時輕輕快快轉箇念頭以

聖學宗傳末卷之十八 近略 二十三

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見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那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未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箇念頭以自慶喜說我何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學即在是豈止免得間斷且綿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無難矣

因講坤文言敬以直內條曰世間有志學問者

說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曰用工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即承當指曰是為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識性體性體若味自然總是無頭學問 問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

曰諸君將謂此理有一定可用力持守為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哉

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暇執故雖聰明不能為思雖才

聖學宋傳本卷之十八

近錄

三五

辨莫可為言以其神妙無方爾比人言人可用

曰中用言物可喫曰中喫亦以恰好相當遂以

中形容之耳 問工夫再難轉泊心胸茫無畔

岸苦將奈何曰汝若果然有大氣力又有大見

識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轉泊便以不屑轉泊為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為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豈不一快事也耶因問此即是致廣大否曰

致廣大而未盡精微也問如何方盡精微曰胸中着得個廣大即粗而不精日中見有個廣大即顯而不微若得性命透徹工夫純熟則終日終年常是簡簡淡淡温温醇醇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極其精微也已

一生自言此時聞教覺志氣勃勃不能自已曰此道生機在於吾身雖不及近世訓詁之學有幾許義理可以尋思亦不及近世把捉之學有幾許工夫可以操執然而此子良知之知此子

聖學宋傳本卷之十八

近錄

三五

良能之能却如有源之泉涓涓而不斷有種之

芽滋滋而不息可以自須臾而引之終身從今

日而通之萬世發足受用固無甚剩餘亦無甚缺欠也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功頗為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如何是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如何為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時明時昏時定時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耶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

心之照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悟得心體在我至  
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更散離故謂  
之慎獨曰所謂慎者蓋必治其昏而後獨可得  
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  
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  
皆二而非一也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  
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明固知明昏亦知昏  
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  
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拳拳切切只爲  
聖學宗傳卷之十八近錄 三十一  
這些子費却精神琢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  
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耳曰然則  
雜念俱置不問耶曰隸胥之在官府兵卒之在  
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  
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  
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不亦  
悖且難也哉 問君子終日乾乾可是常知覺  
否曰不止常知覺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  
行曰知行並進非乾乾而何曰未有乾乾而不

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  
日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  
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耶一時已難保矣曰  
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  
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  
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奈賴  
他執處不固蓋吾人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  
化渾然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微渺非如耳目聞  
見的有迹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  
聖學宗傳卷之十八近錄 三十一  
古學人不吝不舍此而趨彼如實實要入此門  
則先須辦個必爲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  
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  
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塞住路徑  
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悟然悟然雖雖  
是得得艱苦却是住得安樂也 問群龍無首  
乃見天則天則如何可見曰據汝問果欲見天  
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  
則言語耳目各各用事群龍皆有首矣豈易象

原出自文王詩頌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美誕先登於岸其所謂  
畔援歆美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如今  
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  
歆畔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  
難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  
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也耶

一日講畢父老子弟咸環聽不舍乃進講生  
問以所自受用者何如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  
聖學家傳末卷之十八

二十七

放下先生曰只恐所持者未必是心生竦然曰  
不是心是何物耶先生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  
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  
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  
諸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  
朗鳥明花發亦共此段精神果待持否千千萬  
萬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  
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  
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渾淪

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待守而不放下則其  
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  
守益堅而去心益遠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  
曰心與意何相爭如此之遠也先生浩然發嘆  
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來大抵皆然矣又何  
惟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  
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作粥  
縱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翁紳曰  
意念與心既是不同須爲指破方不至錯用功

聖學家傳末卷之十八

二二九

曰若使其可得用言指破則諸生亦可得以用  
力執持矣 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  
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  
字亦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  
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  
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  
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  
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儘  
在爲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

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爲純亦不已望顯發靈通以爲宰奉天光用力愈勞違心愈遠 知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則忘其大而却求其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至久的今則又棄其久而求其暫矣中國四夷朝市里巷無人不由此知無人不由此能何等其大晨興夕寢核提老耄無時不用此知無時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個知能平鋪徧在性之原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知不假思能不假習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八

近略

三十一

故有知之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能之跡後世有志之士捉摸這個不着遂從新去開拓以求個知從新去力作以求個能其功夫比之不學不慮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更有許大執持遂的確信其爲入聖塗徑以更相授受傳至于今敷陳訓誥蔓延解說豈止汗牛充棟亦且浹髓淪肌矣 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此會合堂上下百千萬心而共一欣欣愛好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

明觀面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無譁之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故聖人指點仁體每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衆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便識得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即愚夫愚婦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八

近略

三十一

皆與知與能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不肯轉心向這裡承當却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內非外或失則太過或失則不及蓋他定說聖人爲學決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 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

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能就中先覺先  
悟於此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石過火融化透  
徹即教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的只是吾人現  
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  
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藏在鑛中而不  
成受用雖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  
原無兩樣而不得名為知道故聖人教天下不  
是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  
覺如用火鍛鑛鑛即是金故曰我欲仁斯仁至

聖學宗傳卷之十人

三七一

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  
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 一友自  
述平日用功只在念頭上纏繞好靜惡動貪明  
懼昏種種追求便覺時得時失時出時入間斷  
處常多苦不能禁近方悟心中靜之與動明之  
與暗皆是想度意見而成感遇或殊則光景變  
遷自謂既失乃或倏然形見自謂已得乃又忽  
然泯滅總無憑准於是一切醒轉更不去此等  
去處計較尋覓却得本心渾淪只不行分別便

口無間斷譬如坐在此大廳中則凡門戶磚瓦  
皆是此廳即行動轉旋莫非我廳矣真是坦然  
蕩蕩悠然順適也或詰之曰汝謂此心渾淪常  
時無間其於本體誠然但不知學問工夫却在  
那處旁一友從而質曰兄試說他此心渾淪常  
無間斷果是果不是曰如此渾淪豈有不是如  
此渾淪是了又豈非學問詰者曰然則善都不  
消為而惡亦不必去耶旁友不能答先生曰只  
患他的渾淪不到底爾蓋渾淪順適處即名為

聖學宗傳卷之十人

三七一

善而違礙處便名不善渾淪到底非為善去惡  
之學而何 友人自叙中常炯炯以為工夫得  
力先生曰聖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為根源  
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為日用若心中炯炯却赤  
子原未帶來而與大眾亦不一般也渾非天性  
出自人為天人之分便是神鬼之關也其友遠  
然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  
也曰既無以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  
加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

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昧故即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坐中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或謂明暗果有去來先生問曰目視耳聽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人

三五

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目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嘗增減分毫也耶 問掃浮雲而見天日宗旨何如曰後世儒者多以此治心非孔孟宗旨也如孔孟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着他受用渾是青天白

日何等簡易何等方便曰今日工夫須如磨鏡將塵垢決去方得光明顯現曰觀孟子謂知皆擴充即一知字果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之光明與鏡面之光明不同鏡面光明與塵垢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爲迷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故浮雲天日塵垢鏡光俱不足爲喻必欲取喻水之與水猶爲相近若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人

三五

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凝結而冰至其師友講論胸次開朗譬則冰之遇煖消融而成水也故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俱在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賢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莫非天機活潑即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



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  
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  
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  
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  
太和在我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  
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 問知之本  
體雖是明白常苦隨知隨蔽此亦只是知得不  
真便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爲善之時則物欲  
自然蔽不得了曰汝心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

聖學宗傳末卷之十

近略  
三十五

確志氣去爲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爲  
得來耶此心之知既不容人去爲得則亦不容  
人去蔽得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爲又爲不得蔽  
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自孔孟去後  
埋沒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說以迷  
導迷於不容爲處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  
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將求乎善  
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乎蔽徒受許多  
苦楚而不能脫離豈知只在一言而頓皆超拔

聖學宗傳末卷之十八

近略

三十七

也耶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  
知格物却又不免於慮且學也曰學亦只是學  
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  
大學以不慮爲慮乃是慮而能得也 問由仁  
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人必須從  
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曰此是  
兩程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  
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回轉向北也曰吾人  
爲學須是由勉而安今云行仁義分明是勉然  
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恐人非生  
知難遽語此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  
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歧處由勉而  
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  
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今日出門一  
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竭盡生平方得  
渾化若更從外面比做修爲狗象執迷出門一  
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水之與炭欲得開  
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一家當則

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  
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背心孤負一生志願  
虛費終生氣力總只爲出門一步差却豈可不  
警省而早辯之也耶 問良知從何所發曰良  
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何歸曰  
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歸無所不歸  
也有動靜否曰亦無動靜曰若無動靜則起居  
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人渾然是個良知其事  
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耶曰良知完具於人又  
聖學宗傳末卷七十一人近論  
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  
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  
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 問知  
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曰朱子  
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  
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  
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  
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  
過了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

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  
能從虛上用功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  
靈者哉但此要力量大見識高難以驟語 問  
晦菴謂由良知而克之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克  
之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何如曰  
若有不知豈得謂良知有不能豈得謂良能故  
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偶歌萬紫  
千紅總是春因憮然曰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  
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  
聖學宗傳末卷七十一人近論  
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  
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蓋無  
時無處而不聽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  
展轉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  
問先生只以孝弟慈爲明親至善之實何耶曰  
大學者大人之學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也今觀赤子之心却只是個孝弟而保赤子則  
便是個慈也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曾離了  
孝弟那一場事曾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

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爲聖學管晏事  
功則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以孝弟而闢之  
王公氣勢以孝弟而勝之只弟去二字所以能  
純全孝弟之妙 後世不察調孝之與弟止舉  
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  
乎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  
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孝弟之不學而  
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  
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

聖學宋傳本卷之十

四

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即如  
赴海者流須發於源泉而桔槔沼瀝縱多而無  
用也結菓者芽須萌於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  
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直  
指入道之塗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爲天下後世  
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  
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  
以涵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  
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

化矣 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  
只是一身聖賢立宗旨意思是欲後世學者知  
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  
人可也說人即是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可也  
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天下即一宗可也說一  
宗即天下亦可也說萬古即一息可也說一息  
即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  
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  
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

聖學宋傳本卷之十

五

四

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  
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  
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  
若人於這一個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  
說縱做工夫終是諛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  
功 人不善學則雖孝弟而終歸於鄉士之次  
人能善學則即孝弟而終至於聖神之大 善  
讀書者既知詳悉於章旨更當統會於自身否  
則如說食者雖詳明其種藝根苗而滋味不曾

入口說衣者雖悉曉其織衽絲纒而和煖未嘗  
着屨縱讀書萬卷於子竟何益耶其生曰今能  
存此心即可通諸書矣曰如何是汝心又如何  
存生曰只常時求盡孝弟便是存心曰今時汝  
之父母兄弟俱未在此如何去盡孝盡弟心是  
活潑潑地在家便孝弟在此便對答順而循之  
便謂之存矣其生踴躍曰吾頓覺開朗 諸友  
有素共講學而未肯擔當者曰譬之酒家其何  
嘗不賣酒但耻掛招牌耳問曰何耻也曰酒少  
曰此個酒海浸人滅頂汝自不知爾既而改容  
悼歎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  
秉彛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不云  
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爲哉細細究之此乃  
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所  
以曰闢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 戒之爲言最  
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  
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則  
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

終亦必戒也况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  
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  
和位育皆效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  
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  
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  
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 或  
病先生之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久後難以結  
果先生曰大出於天機原自統博本平地命  
自純我無造端而亦何結果之有哉

聖學宗傳卷一八

四十三



潁川熊先生著

# 學統

學辨學餘嗣出

下學堂藏版

序

大道之在古今也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論智愚賢不肖皆共見共由者也然人心之不正由於道統之不明道統之不明由於學術之不端如朱翟爲我兼愛鄉愿似德非德荀卿

學統

王序

以禮爲僞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以及後世聰明才辯之流假良知以附禪宗皆足以亂吾學卽足以害吾道堯舜禹湯文武繼天立極道統相傳而必待孔子以集大成大成之說孟子亦借作樂以爲喻乃傳之千古而不



易蓋堯舜治天下世遠言湮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令孔子達而在上行道濟時亦止如臯夔伊傅周召之事業何暇以道學之統垂之萬世俾顏曾思孟見而知之周程朱諸子聞而知之若是哉此春秋時之不用

學統

王序

二

孔子殆天之重學統甚于重治統也敬修熊先生英年力學不媿科名予自承明識先生迄今垂三十年見其正色立朝清忠礪世時時以泰山仰之然未獲讀先生之書也計丙辰之歲先生憩息林泉方踰強仕孔子之

不惑孟子之不動心恰在斯時先生居諸就將日新富有編成學統一書繼正脉而扶大道闡千聖之真諦正萬古之人心直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假先生於此十年中勞心吐握晨夕坐論不過為臯夔伊周之黼黻贊

學統

王序

三

襄耳若欲為萬古明學統恐亦有未逮也今日者

聖天子重道崇儒親幸東魯移風易俗以隆治化一德元老再出而濟蒼生明體達用內聖外王復覩熙皞勳華之盛是不亦學統而兼治統也哉乎

生也晚且在蠶叢僻陋之鄉幼囿於帖括長從事於簿書間或涉獵經史問以統緒茫無津涯今先生示以是書是非判別邪正井然如暗室得燈洪流遇筏寤初覺而瞽復明也爰不揣固陋而爲之序

學統

王序

四

皇清康熙二十有四年歲次乙丑長至

日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潼川侍生王新命謹



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天下者存乎治師天下者存乎學治與學後先繩繩轉相屬也以其有統其間真偽合離名實瞽亂皆不可以不辨也雖然辨治統易辨學統難何也古之有國者苟定於一均謂之正統間有紫色鼃聲餘分閏位一時權勢之所集天下皆從而尊之而人莫不知其非正也故曰易至於學則自孔孟以來縣縣延延不絕如綫而復有異端邪說乘隙而作此曰道德彼亦曰道

學統

李序

一



德此曰仁義彼亦曰仁義其為名也  
美而其為實也隱雖有智者孰從而  
辨之故曰難也潁川先生以王佐之  
才為

聖天子輔啓心沃心興起鴻業天下莫  
不想望其風采及其退而講學於金

學統

李序

二

陵也以衛道為已任崇正黜邪信從  
者逾衆遂以其餘閒著學統一書斷  
自鄒魯訖於有明釐為五類曰正統  
猶族之有大宗也曰翼統猶小宗也  
曰附統猶外姻也曰雜曰異則非我  
族矣名為統而實無統焉者也嗚乎

一出一人蓋其嚴哉三代以下微言  
絕而大義乖雜與異之害道者不可  
勝計然異者創為奇表而明樹吾道  
之敵夫人而知之也雜者挾持偏僻  
而陰竄吾道之中不必夫人而知之  
也故辨學統難而辨雜之戾於正也

學統

李序

三

尤難昔子雲擬易仲淹續經論者至  
比於吳楚僭王誅絕之罪蓋亦惡其  
雜耳先生深造自得與考亭之學後  
先一揆是書也成真偽合離判如黑  
白視朱子之雜學辨尤精且詳行其  
說於天下人心風俗不大有裨乎

振

裕非敢自謂得與於斯文也幸附桑梓後進之末以書屬爲序辭不獲命遂陳其梗概如此云

皆

康熙乙丑季冬後學吉水李振裕謹

書於姑孰冰雪齋

學統

李序

四



序

聖人之道大矣後人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賦質各別成德亦殊至於前聖後聖千古同揆之際固不容毫釐差也差以毫釐失之千里然則危微斷續之機是非邪正之辨所係顧不重哉三代以上若堯舜禹湯文武皆以帝王而立斯道之宗至周公則降而爲相孔子則降而爲師而其勢一變然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爲顏爲曾爲思爲孟當孟子之時異端橫行仁義克塞孟子起而闢之廓如

學統

魏序

一

也由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爲周  
二程爲朱當朱子之時異說爭鳴  
義克塞朱子亦起而闢之廓如也  
今日而較朱子之時又大異矣其始  
由於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賢敬  
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  
繩束肇端於宋南渡之季而大熾於  
前明正嘉之時提無善無惡之旨摘  
取良知陰行禪教而天下之言心  
理者又一變予觀其書初亦不過師  
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而其徒闡明  
其師之說而又過焉蔓衍縱恣波與

雲擾驅天下之人盡入於虛無寂滅  
之中而不知返推其作俑是誰之過  
歟嗚乎異學之縱恣正學之所由晦  
息也正學之晦息人心世道之所由  
邪僻也孝昌先生惄然憂之肩先聖  
之絕業憫末俗之沉迷於是輯成學  
統一書紹往開來距邪崇正用以  
醒人心而挽回世道嗚乎何其至也  
蓋先生實今之孟子也孟子曰子  
好辨哉予不得已也知孟子之心即  
知先生立言衛道之旨矣然先生外  
平正色立朝忠誠格主經綸啓沃

業爛然門牆下士既莫能稱述其萬  
一而先生躬行心得過化存神之妙  
又非小子末學所能仰企藩籬而得  
其彷彿者今也執簡而敘先生之書  
惟有管窺蠡測深愧於師門善言德  
行之徒而已矣

自序

康熙歲次乙丑秋九月門下晚生

燦頓首敬題



### 學統序

斯道之在天壤終古如是也而率而  
由之則存乎其人人之至者繼天立  
極以克其量斯道統攸屬焉統者即  
正宗之謂亦猶所爲真諦之說也要  
之不過天理二字而已矣斯理本塞  
上下亘古今而實體備於聖賢之  
身聖賢心心相印先後一揆亦安有  
毫釐之或謬然而代遠人徂薪傳  
蝕異端曲說往往起而淆亂之日  
月淫有不至大壞極敝不已者夫道  
也者理也理具於心存而復之學也

學有偏全有得失而道之顯晦屈伸  
遂從而出於其間有志者是烏可不  
為之致辨乎辨其學所以晰其理而  
道以明而統以尊嗚乎此固吾儒事  
功之決不容已者也三代以前尚矣  
魯鄒而降歷乎洛閩以逮近今二千

學苑

自序

三

餘年其間道術正邪與學脉絕續之  
故衆議紛拏訖無定論以至標揭門  
戶滅裂宗傳波靡沉淪莫知所底亦  
不揣猥起而任之佔畢鑽研罔間宵  
晝務期要歸於一是爰斷自洙泗暨  
於有明為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

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益  
嚴毋濫庶幾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  
諦開卷瞭然洞若觀火計凡十閱寒  
暑三易草稿而後成嗚乎予鄙儒也  
粗通章句輒搦管為此則夫謏陋之  
謂僭踰之辜極知在所不免然而生

學苑

自序

三

平衛道之苦衷自謂可以對越往哲  
昭示來茲而無愧故敢梓以問世因  
敘言簡端以識區區之鄙志云

康熙乙丑初秋潯川熊賜履敬書於

秣陵之愚齋



學統凡例

一孔子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集列聖之大成而為萬世宗師者也故敘統斷自孔子

一孔子道全德備為斯道正統之主若顏曾思孟周程朱八子皆躬行心得實接真傳乃孔門之大宗子也故並列正統焉

一正統之外先賢先儒有能羽翼經傳表彰絕學者則吾道之大功臣也名曰翼統於聖門得聞子而下六人秦漢而後得董子而下十七人

學統

凡例

一聖門羣賢歷代諸儒見於傳記言行可效者君子論其世想見其為人皆得與於斯文者也名曰附統於聖門得冉伯牛而下十六人卜曾孟

三子之門得公羊高而下六人秦漢以後得丁寬而下一百五十有六人其僅存姓氏無可考見者弗錄

一百家之支二氏之謬或明畔吾道顯與為敵或陰亂吾實陽竊其名皆斯道之似是而非也必為之正其異使不得亂吾統焉故揭之曰雜學

以明其不純也如荀卿楊雄之類是也曰異學以明其不同也如老莊楊墨及道家釋氏之類是也

一聖賢及諸儒行實雜見於史冊傳記之間久而失真不無訛舛今詳加考核務求信而有徵不敢兼收廣採以滋偽濫至一切荒唐怪誕及鄙陋猥屑之言雖見諸載籍亦擯弗錄免為異端曲學借口

一是編之設原以明統苟非簡要切當何以要歸

學統

凡例

一是況聖經賢傳與儒林講學論道之書克滿宇宙豈能盡錄今惟摘其尤切要者以示後先授受之的俾學者知所嚮往斯已焉

一古今評騭議論甚多今亦惟錄其最切當無弊者以為斷諸凡歷代帝王及學士大夫敘述論贊之文但事表揚非關學脈者槩弗錄

一二氏百家其學既異其瑕瑜難掩故不復載其言論行蹟惟取吾儒距闢之辭擇其最嚴正者錄於各氏之下以為後學之鑒戒

錄於各氏之下以為後學之鑒戒

一從來邪說易熾。一倡百和。動盈天下。蔓延克。不勝紀載。今痛闢其尤。則餘可類推。

一余不揣狂僭。於各條之末。附以已意數言。蓋願存管見。以俟後之君子云。

學統凡例終

學統

凡例

學統目錄

卷之一

正統

孔子

卷之二

正統

顏子

卷之三

正統

曾子

卷之四

正統

子思子

卷之五

正統

孟子

卷之六

正統

學統

目錄

周濂溪先生

卷之七

正統

程明道先生

卷之八

正統

程伊川先生

卷之九

正統

朱晦庵先生

卷之十

翼統

閔子

卷之十一

翼統

冉子

卷之十二

翼統

端木子

卷之十三

翼統

有子

卷之十四

翼統

言子

卷之十五

翼統

子

卷之十六

翼統

董廣川先生

卷之十七

翼統

韓昌黎先生

卷之十八

翼統



張橫渠先生

卷之十九

翼統

邵康節先生

卷之二十

翼統

司馬君實先生

卷之二十一

翼統

學統

目錄

四

尹和靖先生

卷之二十二

翼統

胡康侯先生

卷之二十三

翼統

楊龜山先生

卷之二十四

翼統

羅仲素先生

卷之二十五

翼統

李愿中先生

卷之二十六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卷之二十七

翼統

學統

目錄

五

黃勉齋先生

卷之二十八

翼統

蔡九峰先生

卷之二十九

翼統

真西山先生

卷之三十

翼統

薛敬軒先生

卷之三十一

翼統

胡敬齋先生

卷之三十二

翼統

羅整庵先生

卷之三十三

附統

目錄

六

冉咈

仲由

宰予

冉求

顓孫師

曾點

公西赤

宓不齊

原憲

高柴

漆雕開

澹臺滅明

樊須

南宮縚

公皙哀

公孫龍

卷之三十四

附統

目錄

七

左邱明

公羊高

穀梁赤

卷之三十五

附統

樂正子春

公明儀

公明宣

樂克

卷之三十一

附統

丁寬

孔安國

伏勝

夏侯勝

申公

轅固

韓嬰

毛萇

高堂生

后蒼

胡毋生

嚴彭祖

卷之三十七

附統

杜子春

劉昆

注丹

張興

孫期

宋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丁恭

周澤

程曾

張元

李育

服虔

謝該

許慎

鄭元

鄭興

鄭衆

盧植

卷之三十八

附統

徐苗

范宣

范甯

皇侃

目錄

沈不害

平恒

樂遜

劉焯

卷之三十九

附統

蓋文達

王元感

褚無量

馬懷素

元行冲

歸崇敬

卷之四十上

附統

孫奭

孫復

石介

胡瑗

目錄

何涉
周堯卿
劉絢
李顥
謝良佐
游酢
呂大臨
張繹
譙定
邵伯溫
王當
喻樗
洪興祖
高閔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學統

目錄

三

胡寅
胡宏
胡憲
胡憲
劉勉之
劉子翬
呂祖謙
卷之四十下
附統
蔡元定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學統

目錄

三

蔡幼學

劉愚

魏揆之

李心傳

李道傳

程迥

劉清之

魏了翁

廖德明

何基

王柏

葉味道

黃震

卷之四十一

附統

金履祥

許謙

陳櫟

學統

目錄

西

胡一桂

趙復

張頴

黃澤

蕭榘

安熙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朱善

曹端

吳訥

李時勉

陳敬宗

魏驥

周桂

劉觀

吳與弼

陳真晟

學統

目錄

生

羅倫

章懋

陳選

邱濬

何喬新

楊守陳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蔡清

黃華

陳琛

邵寶

楊廉

魯鐸

王廷相

張邦奇

熊浹

何瑋

崔銑

魏校

呂柟

舒芬

馬理

張岳

鄭世威

蔡元偉

鄧元錫

顧憲成

高攀龍

卷之四十三

雜學

荀子

卷之四十四

雜學

楊子

卷之四十五

異學

老子

卷之四十六

異學

莊子

卷之四十七

異學

楊子

卷之四十八

異學

墨子

卷之四十九

異學

告子

卷之五十

異學

道家

卷之五十一

學統

目錄

異學

釋氏

卷之五十二

異學

釋氏

卷之五十三

異學

釋氏

學統

目錄

學統目錄終



學統卷之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孔子

孔子諱邱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初成湯之後微子啓封於宋啓卒弟衍立是爲微仲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何以國讓厲公何之後遂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嘉五世

正統

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嘉爲華督所

子木金父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金父生率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嘗爲陬邑大夫故人稱陬人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莊病足叔梁紇復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少曰徵父問三女曰陬大夫先聖之裔也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孰能爲妻二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將尙問焉父曰卽能矣遂以妻之以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

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也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以其禱於尼邱而生故因名邱云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山六歲爲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七歲入小學十五歲志於大學十九歲娶宋開官氏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子鯉生時魯昭公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貺因名之曰鯉字伯魚二十一歲爲司職吏畜蕃息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合葬於防孔子曰古者不耐葬

正統

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來耐葬矣故衛人之葬也離之魯人之葬也合之從魯遂合葬焉又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邱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二十六歲母喪旣祥五日彈琴而成聲十日而不成笙歌二十七歲鄉子來朝於魯道黃帝以來名聲孔子聞之遂往見鄉子而學焉二十八歲習射於相之圃二十九歲適衛學琴於師襄魯昭公之二十一年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其大夫晏嬰狩魯

因人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舉王殺爵之大夫起繫綫之中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鄭大夫公孫僑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邱之邑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以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受邑其不知邱甚矣景公舍孔子於外館三十四歲孟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

卷之一 正統

學禮於孔子初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將死名其大夫而屬之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邱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僂於是粥於是以餽於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以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邱乎我卽沒必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

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子之車一乘馬四匹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既而見老聃問禮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訪樂於萇宏言終退宏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額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典者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邱布衣

卷之一 正統

聖將安施宏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亦正其統紀而已矣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之賤史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道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邱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饒察則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則不終徑易者

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傲又嘗聞世之君子矣彼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見像而勿陳道而勿拂此四者邱之所聞也孔子去周反於弟子稍益進焉三十五歲魯季氏與郈氏以鬪難得罪昭公公使郈昭伯率師擊季氏師敗昭伯死公懼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見景公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公又多內嬖而不立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子故孔子及之公雖善其言竟莫能用在齊聞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齊稱之四十二歲在齊景公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之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富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惑之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會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遂行反乎魯四十三歲時魯用天子禮樂而氏僭用於家八佾舞於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取於三家之堂四十五歲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詳告之四十六歲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守廟者曰此宥坐之器也孔子顧謂弟子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因喟然嘆曰嗚乎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四十七歲是時季氏強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循其臣陽虎亦崇季氏嘗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由是執國政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者莫不受業焉無何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孔子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貳價為四寸之棺五尺之槨因邱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四十八歲由中都宰為

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四十九  
定公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隆敬於高年何也  
子對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公曰善哉五十歲在魯禮正先公之祀五十一歲時公山弗狃為費宰不得志於季氏與陽虎同惡以費叛季氏召孔子孔子曰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顏路之子回來從學五二歲定公以為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孔邱命爾為司寇示重其祖也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子曩告子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然嘆曰嗚乎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狴不

卷之十一 正統

七

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  
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戒責成虐也政無  
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先時平子葬昭公於墓道之南  
至是孔子溝而合諸墓謂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  
禮也今合之所以拚夫子之不臣孔子謂宰子曰魯  
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  
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  
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初魯之販羊  
有沈猶氏者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  
不制有慎潰氏者者侈踰法至是沈猶氏不敢朝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蓋孔子先  
以教後之以刑故無奸民云齊大夫犁鉏言於齊  
曰魯用孔邱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於夾  
定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  
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  
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  
增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有司  
奏四方之樂於是萊人以兵鼓譟而至將以劫公

卷之十一 正統

八

子愿堦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  
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心忤，靡  
避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併優侏儒戲於前。  
孔子趨進，愿堦而登，不進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  
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  
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  
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  
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歸，  
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奏曰：君子  
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請  
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鄆、讎、龜陰之田，以謝過。  
魯人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焉。五十三歲  
在魯，與定公論郊祀之禮，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  
之上，與言偃論禮。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  
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語具論語五十四歲。由  
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問曰：聞君子禍至不懼，  
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

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秉政七日，誅魯大夫  
亂政者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  
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  
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  
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  
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焉，則不免於  
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擬徒成黨，  
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  
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  
誅鄧析，史付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  
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  
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用  
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  
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  
氏將墮費，叔孫輒因費宰公山弗狃率費人以襲魯。  
孔子以公與季孫仲孫叔孫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  
之臺，費人攻之。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初。孔子爲司寇。國人誦曰。靡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靡裘。投之無郵。至是。國人誦之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時孔子與聞國政。纔三月耳。而治化盛行。牛馬不儲價。羔豚不加飾。男女別於途。畊者讓畔。行者遜路。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乃作猗蘭之操。遂適衛。過儀儀。儀封人請見。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是年冬十二月。定公將墮郕。其宰公斂處父不可。公圍郕。弗克。蓋是時孔子已去魯矣。孔子既至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十月。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懼。獲罪。遂去衛。將適陳。過匡。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貌似之。於是匡人圍孔子。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於是絃歌不輟。匡人亦解甲而罷。孔子去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大夫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而過之孔子醜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遂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哀公立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而過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外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時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矢石弩長尺有咫陳潞公使人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以肅慎氏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之金櫃中果得之時皆稱孔子之聖孔子居陳三年會晉楚爭強更伐陳陳嘗被寇於是孔子去陳復適衛過蒲會公叔氏以

卷之一 正統

蒲叛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為人長賢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喟然曰吾昔從夫子遇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盜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非義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時

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卷之一 正統

亦不果行。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邱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禽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而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而返乎衛。復主蘧伯玉。

學統卷之一 正統

注

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禽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而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而返乎衛。復主蘧伯玉。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明年在陳時，為魯哀公之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既葬，康子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

於是乃止。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居葉未幾，反於蔡。六十三歲在蔡時，吳伐陳，楚子救陳，軍於陳父楚。子者，昭王也。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孔子於是往楚。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若用於楚，則陳蔡諸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從圍孔子於野。孔子不

學統卷之一 正統

注

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及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邱哉？」子路出，召子貢，問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問如子貢，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

學苑  
卷之十一 正統  
里封之。令尹子西阻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邱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無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內，君卒王天下，今孔邱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曾點遣子參從學，參在楚，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其秋，昭王卒，孔子自楚反陳，在陳思

狂士發歸與之嘆，遂反衛。六十四歲在衛，初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蒯聵而輒拒之，蒯聵在戚，不得立。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曰：野哉，由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是年，季康子用公之魚之，名冉有，冉有將行，孔子曰：魯人名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知孔子意，欲歸魯，因誠冉有曰：即用，夫子為招云。六十七歲，猶在衛。夫人開官氏卒，其明年冉有帥師敗齊師於清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知之乎？性之乎？冉有對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曰：聖人也。國有聖人而不能用以資敵國，以言智也。康子曰：我欲名之，可乎？對曰：勿以小人問之可矣。時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於孔子，孔子不

學苑  
卷之十一 正統  
末

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之。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遂衛，反魯，蓋去魯十有五年而始返。時孔子六十八歲而哀公十一年也。孔子至魯，作邱陵之歌，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儒行。又問大禮，孔子並詳論之。哀公問取人，孔子對曰：人有五儀，語具大戴禮。問人道，孰為大？孔子對曰：人道政為大。語具家語。問政，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語具中庸。然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禮樂廢，詩書缺，孔子乃敘書，刪詩，定禮，正樂，以明先王之道，翼易以闡陰陽性命之旨。然後六藝備，經教成。古書自黃帝迄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斷遠取近，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定可為世法者，編次為百篇。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其重複，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以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於禮，則曰夏禮吾能

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樂則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繳如也，繹如也。以成晚而好易，序象象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詞，上下說卦，文言，序卦，雜卦，傳謂之十翼。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人，而以求仕為指，因人答問如天。材而篤焉，詳具論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嘗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六十九歲，子伯魚卒，孫伋生。明年，顏淵卒，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又明年，孔子年七十一矣。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獲獸，以為不祥，棄之。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乎哉？反袂拭涕，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年。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事核其辭約其指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亦贊一辭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切著明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春秋成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焉其曰春而狩獲麟者即絕筆也是年齊陳恒弑其君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七十

二歲喟然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一日呼曾子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所以大學授曾子其言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親民在止於至善語具大學又以孝經授曾子其言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齊太史子輿亦謂南宮叔曰夫子生於衰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禮樂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凡所教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明年聞子路死衛出公輒之難哭於中庭夏孔子早作

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吾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夫子殆病也趨而入孔子嘆曰賜爾何來遲也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下則猶賓之也邱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子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終時周敬王四十二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也年七十有三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子一人以在位笑笑予在疚嗚乎哀哉尼父無自律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昏失則怨失志為昏失所為怨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時及童年不為禮者門人治喪備古禮葬孔子魯城北泗上弟子皆心三年喪畢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築室於冢上復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

已乃止。門弟子各記所聞，以為論語家語諸書。孔子冢大一頃，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因命曰孔里。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而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冢上。故所居堂，後世因為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帝過魯，以太牢祀焉。平帝追諡為褒成宣尼父。北魏文帝改諡為文聖尼父。隋文帝贈為先師尼父。唐太宗尊為先聖。宣父。中宗追贈為文宣王。宋真宗收封為元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太祖即位，視學釋菜，詔天下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封號故世宗釐正祀典，始為木主，改稱至聖先師孔子。立啓聖祠，祀叔梁紇，以顏路會哲，孔鯉孟激配享。程子父珦，朱子父松，從祀。萬曆中，又以周子父輔，從祀。啓聖祠，孔氏子孫世嫡襲封衍聖公，不絕。曲阜縣令及儒學教授，並以孔氏子孫為之。著為令云：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文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其惟孔子乎

又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

又曰仲尼天地也

又曰仲尼無所不包

又曰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又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

明也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三

又曰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

和靖尹氏曰古來惟孔子好學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不如邱之好學也孔子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

上蔡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

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

朱子曰夫子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

又曰聖人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

南軒張氏曰聖之時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已饑溺孔子思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三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體用與天地一

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觀天之所以為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

又曰後世賢聖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

雲峰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為堯之言

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卽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堯舜可知矣

又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

又曰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

雙峰饒氏曰孔子祖述憲章學之貫乎古今上律下

襲學之該乎穹壤

勿軒熊氏曰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所以盡乎天地之道

四如黃氏曰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

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之道生意常自如

日月四時有盈昃愆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

夫子爲大而天地爲小

虞氏淳熙曰孔子爲曾子開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宗明生天生地生人之大義只一孝字都

得盡

曹月川曰克已復禮爲仁是孔傳顏之心法也

一以貫之是孔傳曾之心法也夫聖人之心法一也

何所傳之旨不一與蓋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

皆天理是貫心德復全是一夫何不一之有哉况所謂已卽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卽舜所謂執中也是

則千聖相傳一心法而已何必其辭之同哉

敬軒薛氏曰孔子因道不行於時不得已而刪述六

經垂法萬世後之儒者乃有意於續經者書其立心

固不同矣

又曰夫子之心萬世如見

又曰夫子之道德非言語所能盡

又曰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

又曰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彷彿夫子之

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

又曰論語凡告門弟子問仁一貫求仁得仁禮義善

性之類皆天理也天理卽性善也

又曰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

又曰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

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為仁之資告諸子至於德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與

又曰聖人答門弟子問仁雖因人變化不同其致也

又曰聖人之志立不惑知天命耳順不踰矩皆指此理而言但所進有淺深之序爾

又曰夫子所謂一即統體之太極也所謂貫即各具之太極也

又曰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

又曰一以貫之即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即理之而殊也

又曰聖人之心千變萬化一以貫之

又曰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間故一以貫之

又曰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曰不可得而聞然與弟子言仁義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凡不言之教而莫非性與天道之妙哉

又曰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爾平日與問人言者極少

又曰聖人惟言求仁仁則萬事出於正不仁則萬事出於不正

又曰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即作止語然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也

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信散而為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間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智信

無不了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為聖矣

又曰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即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即太極

之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又曰聖人一身動靜無非仁義禮智之德克乎中而發乎外其示人可謂無隱矣

又曰聖人體道無隱其作與語是動處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達道也其止與默是靜處即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也

又曰夫子四教忠信為文行之本

又曰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論  
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讀論語者。須要見何者是  
人之爲聖與仁。不厭處。何者是聖人以仁與聖論  
不倦處。

又曰孔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人極。  
又曰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無非命之理。  
罕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之道。蓋命卽元亨利貞。  
於人爲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  
命之外者。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學統

卷之十一

正統

又曰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  
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  
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  
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又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又曰人皆知夫子爲聖。而不知夫子所以爲聖。欲知  
夫子所以爲聖。則默契化育之妙。有非言語所能  
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又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

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必  
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  
天理卽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  
義之著。所謂妙道精義。卽仁義禮智是也。在天爲  
理。在聖人爲妙道。精義其理一也。

又曰天道無言。而四時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四德  
著。萬善全。其致一也。

又曰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  
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  
語文字之際也。

又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張  
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卽  
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  
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又曰觀聖人與師冕言。辭語從容。誠意懇至。直使  
感慕於數千載之上。

又曰聖人仕止久速。皆循乎理之自然。



又曰孔子之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  
又曰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真天地之量也  
又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聖人所處愈高則所見愈下矣

又曰堯之欽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微  
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又曰孔子安仁即天地之心也  
又曰自孟子後知孔子者鮮矣至周程張朱乃知之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又曰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  
君之過真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也孟  
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與

又曰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又曰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

統能求仁而克盡已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

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又曰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道如昔仲

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又曰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  
義之言至於性天道僅見於子貢之語而夫子之語  
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即論性天道之微意  
不知實於此理為何如

又曰孔子多教人學詩觀中庸大學引詩居多則其  
有得於詩者深矣

又曰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  
諸老先生多將本源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爾

又曰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大本大原語人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觀論語問答處可見

又曰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  
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又曰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為虛無之弊聖人多教人  
以下學人事

又曰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又曰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聖人未嘗輕以  
理之本原語人也

又曰聖人教人百行萬善性以貫之

敬齋胡氏曰。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已。

又曰。伯者雖有功於當時。然三綱五常卒扶不起。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又曰。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又曰。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

主敬主一。莊整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矣。

又曰。孔子教人忠信篤敬。程子教人整齊嚴肅。若著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三

實做得自然。心安體舒。道理明澄。今人多是無頭腦之學。

呂涇野曰。夫子自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子謂夫子之神在論語乎。

涇野因講仲尼祖述堯舜處。謂諸生曰。看孔子的學問。是何等樣大。酌古準今。參天兩地。這便是聖人的

學問。若賢人的學問。便下聖人一等了。

問。夫子之得邦家如何。涇野曰。看來不疾而速。不約而至。只是一箇神。易曰。鼓舞之謂神。其機在用人上。

蓋其所舉用者。如顏會冉閔之徒。如子產伯玉季札之輩。皆登庸之矣。蓋人明到極處。就是神了。如水之清澈。其底沙石毫髮無遜。如鏡之明。妍媸一過盡照了。

顧涇陽講論語志學章曰。這章書是吾夫子一生年譜。亦便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箇矩中間特點出天命二字。真是血脉準繩一齊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卽入道次第。又纖不容躡矣。提這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三

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爲由此雖愚者可進而明。柔者可進而強。但一念克奮。自途人而上。箇箇做得聖人。此吾夫子所以曲成天下萬世於無窮也。提這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之則。以爲到此雖明者有不得自用其明。強者有不得自用其強。但絲毫稍放。任他殊能絕行。總總猶是門外漢。此吾夫子所以籠圍天下萬世於無窮也。

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一天也。知我者其天乎。天一孔子也。

又曰孔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學。其所以闡明這學。是點出一箇好字。

高景逸曰。孔子操則存。四句畫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真像。

又曰。顏之仰鑽瞻忽。曾之江漢秋陽。思之敦化川流。孟之金聲玉振。宰我謂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謂自生。民未有。是皆智足知聖。未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不可知。聖不可知。蕩蕩乎其孰能名之。

愚按孔子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可謂至聖矣。要其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所以為學。與所以為教。不過曰求仁而已。仁者善之長也。仁無不包。故曰一貫。又性之德也。性無不善。故又曰明善。善即性也。性即仁也。仁即性也。性即善也。斯理也。存之為仁。義禮智之性。發之為愛。宜恭別之情。措諸身為恭。從明聰睿之則。行諸世為親。義序別信之倫。其事禮樂政教。其言易象詩書。其世虞夏商周。其人士農工賈。不越民彝物則之常。直造神聖功化之極。放之則彌於六合。而非有餘。卷之則不盈寸掬。而非不足。微而一塵。一息。

之無間。大而霄壤。翕闢之無窮。推而廣之。約而之。皆是物也。是物者何也。曰仁也。即善也。而求之方。則即論語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是明善之要。則即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是實此之謂誠。持此之謂敬。安此之謂聖。勉此之謂賢。斯道之所以合外內。一微顯。包鉅細。徹始終。而一以貫之者也。世遠言湮。異端蕩。湧百家失之偏駁。二氏淪於虛無。舉未知夫聖人全體大用之真。天德王道之實。無怪乎。質質無知。相率而入於禽獸之歸也。豈不哀哉。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學統卷之一終

學統卷之二

正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黃帝之後也黃帝生昌意五傳而至陸終生子六人其五曰晏安為曹姓國於邾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孫挾為邾子挾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甫夷甫字伯顏春秋時有功於周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齊威公命為小邾子別封其子友於邾子孫遂以友為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仕魯為卿大夫自夷甫以下傳十七世至繇為魯卿士娶齊姜氏以周敬王七年戊子即魯昭公二十九年冬十一月十一日顏子於魯少孔子三十八歲顏子生而明睿潛純有聖人之資十三歲從學於孔子孔子曰自吾有回聞人日益親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信

已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問小人曰。毀人之善。以為

辨。狡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

人也。問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不可不察也。曰。君子

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惟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

相愛。小人惟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問朋友之

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勿

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十五歲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曰。請問其目。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

與。又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矣。十六歲在魯。魯定公問於顏子曰。子聞

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公不悅。

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諛人乎。三日校來。謁曰。畢之馬

佚。公趣駕召顏子。至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

昔舜使民不窮其民力。造父使馬不窮其馬力。是以

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馭。升車執轡。御

體正矣。步驟馳驅，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可少進乎？顏子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能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十七歲從孔子於衛，孔子遊於農山之上。顏子與子路子貢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邱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三

將擇焉。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攘地千里，莫不執誠。惟由能之。孔子曰：勇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賜推論利害，陳說其間，釋二國之患，惟賜能之。孔子曰：辨哉！顏子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天下咸宜，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施其辨矣。孔子曰：美哉！德也。子路曰：夫子何取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

詞。顏氏之子有矣。孔子去衛過匡，匡人圍之。顏子後孔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二十二歲孔子稱之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子問為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顏子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信則人任之。勤此四者，可以臨國。豈特一身哉？二十五歲從孔子厄於陳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四

蔡之間。孔子知弟子有愠心，召顏子以問。回曰：請。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為至於此？顏子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二十九歲髮盡白，齒落。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得祿，直於持身。三十歲深契聖道之妙，一日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仲孫何忌問於顏子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對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叔孫武叔多稱人過而已。評論之。顏子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過。無攻人之惡。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設教也。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五

大其孰為賢。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嬭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三十一歲。同季路侍孔子。孔子曰。盍各言爾志。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謂顏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是年孔子翼易贊。顏子於大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三十二歲卒於魯。時周敬王三十二年。

年即魯哀公十三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孔子哭之。慟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顏路請孔子之車。以為之槨。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孔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哀公將弔顏子。使人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戶而哭。其恩賜。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六

之施。不有竿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亦如之。顏子葬曲阜縣防山。漢高帝以配祀孔子廟。唐贈兗國公元贈復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復聖顏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

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又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又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程子曰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程子曰顏子所以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爾

問顏子勇乎程子曰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又曰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又曰顏子和風慶雲也

又曰顏子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

又曰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又曰顏子大率與聖人同只是便有分別若無則是聖人矣

又曰博文約禮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又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不貳顏子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又曰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亦醇淵懿於道更得之淵粹近聖人氣象

又曰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又曰哀公嘗問於夫子對曰回也好學季康子嘗問於夫子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多而號為好學獨顏子一人而已於乎其難哉又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猶是萬鍾猶是

又曰顏子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

程伯子曰顏子幾於聖人未達一間爾不遷怒亦無伐善施勞三月不違仁皆此意也

程叔子問鮮于侁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遷是說顏子所樂者道程叔子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

又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九

而動於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誠而明也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所異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乃至善也知既至則

意自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又曰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又曰顏子天資純粹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張子曰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

又曰知合內外之道則禹稷顏子所同可見蓋自正心誠意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茲禹稷顏子所以同也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十

和靖尹氏曰古來惟孔子好學其次莫如顏子龜山楊氏曰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孟子所謂為法天下可傳後世也孟子所憂憂不如舜爾人能以舜為心其學不患不進或問顏子犯而不校何如龜山曰其視天下無一物非仁也故雖犯而不校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朱子曰顏子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淨



盡截斷。

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處却不是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

又曰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自不遷不貳

又曰顏子之樂平淡如曾點之樂便勞攘了

又曰夫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實行上做工夫

又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

又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十一

盡在顏子身上發見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  
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  
發見也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孔子之教惟顏子為得其全  
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  
四時行百物生也

又曰程子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所  
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  
得之今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從事於博文約禮之

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朱子曰

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

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

然後樂也

又曰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

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

顏子爾

又曰顏子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嘿日用

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

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

又曰程子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

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

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又曰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

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又曰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痛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十二

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

又曰：顏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工夫到此成就。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工夫，理會此事也。

問顏子樂處，朱子曰：未到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

又曰：顏子樂處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不被人欲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圭

來苦楚，自恁底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

又曰：顏子之箏瓢，非故樂也，忘也。

又曰：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

又曰：箏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爾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箏瓢

陋巷之外也。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程子之說，所以為有功也。

又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又曰：顏淵問仁一章，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不可以不勉也。

又曰：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西

又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

又曰：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但只無一毫私欲爾。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嘿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

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朱子曰：然。

問顏子比湯如何。朱子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

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

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

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朱子曰：這般。

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屏山劉氏曰：學易者必自復始。顏子不遠復。天下歸。

仁復之功至矣。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五

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

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

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

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

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

顏子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

其大畧亦可見矣。

東萊呂氏曰：以能問不能。此是曾子見得顏子如此。

若顏子自以能而問不能云云。則亦小矣。顏子但知。

有問。但知不校。自虛自無爾。初不知寡之與多。虛之。

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如孔子弟子記夫子絕四。是。

弟子見得夫子如此。若夫子自以為當絕此四者。夫。

子亦小矣。

勉齋黃氏曰：顏子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

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銷霧。

釋。方過之初。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

為好學而朱子以為克己之功也。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五

又曰：顏子之天資。只是明與剛。顏子之用功。只是敬。

與義。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

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為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

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又曰：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

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

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

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

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成。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功。故朱子以爲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不爲之根，則久久自然不貳。又曰：禹稷能樂，顏子之樂。顏子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七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

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卽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著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禪，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西山真氏曰：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

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而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吳氏曰：顏子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八

曹月川曰：顏子之學，求至乎聖人之道。今人記誦又辭，豈可與顏子同日而語。

又曰：顏子幾於聖人，只是不貳過。問伊尹之志，顏子之學固矣，却不知伊尹之學，顏子之志如何。曹月川曰：伊尹之志固在行道，然道非無以明，不明何以行耶。大抵古人之學，本欲行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時，不敢必於大用，爾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其自言曰：予天民之先

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此便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只如此熟。若雖志欲行道而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乎。若顏子之學。固欲明道。然又未嘗不欲道之行也。觀其問為邦。而夫子告以四代禮樂。及放鄭聲。遠佞人。其言志一則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一則曰。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鬪之患。而勇辨者無所施用焉。然則顏子之志。又豈非堯舜君民。而公天下之

學統

卷之二十一 正統

九

心也哉。

敬軒薛氏曰。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又曰。亦足以發。只是尊所聞。行所知。爾他人聞聖人之言。便休。顏子於聖人之言。句句無不識其理。而其實。故曰亦足以發。

又曰。朱子言。顏子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條理。卽性之條理。大本達道也。

又曰。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卽孟子中公孫丑所謂

顏子具體而微也。體段是聖人所具之天理。顏子有蓋以一身四肢之體段。喻一心四德之體段也。又曰。好仁者無以尚之。顏子箠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又曰。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又曰。觀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全在性情上用功夫。又曰。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三月不違。與純亦不已也。

學統

卷之二十一 正統

十

又曰。程子曰。顏子箠瓢陋巷。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愚謂聖賢之樂。不過全天命之性。德。即天命之性也。專言仁。則禮義智皆在矣。

又曰。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又曰。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又曰。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鐵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顏子幾於無我。曾子之言可見。

又曰顏子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皆指此理而言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體此理欲罷不能是悅此理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是目中了了見此理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不可熟此理理者何即天命之性具於聖人之心率性之道由於聖人之身者也

又曰顏子所言高堅前後朱子曰道體也道體即性也

又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三

又曰雖富累千金而心為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婁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敬齋胡氏曰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讀周茂叔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遂去他身上尋箇樂未免猖狂自恣自己不曾做顏子工夫欲樂顏子之樂不亦悞乎

又曰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如

顏子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存養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卒歸於狂也又曰今人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已身上尋樂乎故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

又曰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又曰顏子克己便是王者事王者無私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三

整庵羅氏曰顏子克己復禮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即渾然與理為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即是日用間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又曰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

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進於樂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無以饑渴之害為心事。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呂涇野曰。顏子能聽聖人之教。如墾熟田土。受時雨。故語之而不惰。學者只至於不惰甚難。今學者但聞說及道。便思睡了。緣無領受之地。爾只是一片磽确。生田地雖有雨。亦流轉去不停矣。

又曰。先儒謂周茂叔令程子尋顏子之樂處。所樂何事。伊川只荅或人云。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此

語極好。夫顏子心胸何等宏大。何等灑落。視世之貴貧賤利害。死壽舉無足以動其中者。此誠見於

泰無不足也。顏之樂處正在於此。問不遷不貳如何。呂涇野曰。不遷怒發而中節。不貳過。幾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顏子逐日在這性情上用功。怎麼不謂之好學。又問何以見得性情。同

七情之中。惟怒為甚。怒而不遷。則凡七情皆得其下矣。人性至善。本無過失。過而不貳。則馴致於至善。呂涇野問諸生。你們說顏子怎麼以能問於不能。

生曰。先生嘗言只是箇仁與舜好問好察一般。涇野曰。我亦有此說。仁智實相為用。舜有並生之心。天亦之人。疾痛疴癢。與我相關。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故好問好察。以求所以處之之方。不但問於君子。雖耕稼陶漁之人。亦往問之。不自知其為聖人。若自以為聖人。這些人。怎肯與他說。惟舜好問好察。以天下之聞見為一己之聞見。故曰大知。顏子也有舜這樣心腸。故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中庸言舜之大智。即以顏子繼之。亦是此意。如今人

不肯好問。看來只是不仁。

顧涇陽曰。一簞食一瓢飲。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犯而不校。顏子讓盡了天下人。只是不肯讓那兩箇人。或問那兩箇人。是誰。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是不肯讓箇舜。步亦步。趨亦趨。欲罷不能。是不肯讓箇孔子。

又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陰陽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

無極也。周元公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知言哉。

高景逸曰：籊瓢陋巷，是何胸次。博文約禮，是何修持。不遷不貳，是何力量。是之謂不違仁。識仁者當識顏子所以為仁。

又曰：顏子用志不分，只在情性上學。不在情性上學，聖人不謂之學。身通六藝之人，豈不各有所好。聖人不謂之好學。

又曰：顏子之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便

知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此一爻即乾元也。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夫子一生好學二字，惟自許許顏子一人。

愚按：顏子睿智聰明，深潛純粹，去聖人僅毫髮。當時孔子於其問為仁，則告之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於其問為邦，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而又許之以行藏，稱之以好學，其契之也至矣。至孟子則與禹稷並論，周子則與伊尹同稱，程子則謂其能作湯武事功，朱子則謂其優於湯武。史稱顏子有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佐才。即班氏亦曰：伊呂聖人之偶，惟顏子足以與之合。而觀之顏子之為顏子，亦可知矣。後儒因莊生心齋坐忘之一言，遂相率而求于淵於瞿曇棒喝之間，以自便其猖狂邪僻之說。終日閉眉合眼，樹拂擊拳，曰：我顏氏子也。我心齋坐忘也。甚至畧無知識，但年壽稍促者，即以顏子稱之。蓋自張子詔而外，若金谿姚江之徒，為甚。數百年來，援儒入佛，引佛窺儒，流毒聖門，率由於此。嗚乎！是惡可不慎思而明辨之也。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學統卷之二終



學統卷之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鄒國之後也夏禹出自軒轅氏其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鄒子孫因其封國為氏遂為鄒姓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鄒世子巫公奔魯因歎曰國既滅矣邑亦空除遂去邑而為曾氏則曾氏之始祖也巫公生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十一

天生阜阜生點點以周敬王十五年即魯定公二十一年生曾子於魯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資稟篤實天性至孝十四歲嘗出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搯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搯臂以呼汝爾耕秦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往鄭至勝母里還車不入惡其名也十七歲以父命從學孔子於楚孔子曰參也魯曾子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問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曾子曰

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十八歲從孔子於衛孔子稱顏回有君子之道四史鮪有君子之道三曾子曰參嘗聞夫子之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十二

可謂善安身矣二十二歲從孔子自衛反魯時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矣曾子養親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人以為養志曾子嘗

瓜誤斷其根。父愆怒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援琴而歌。欲父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曾子使人請於孔子。孔子曰。女不聞乎。昔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而陷父於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聞之。謝過曰。參罪大矣。曾子問冠昏喪祭吉凶。變禮。孔子並詳告之。語具戴記。曾子問王言。孔子曰。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三

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語具家語。子貢謂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會參之行也。孔子稱之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乎四德者也。二十四歲。是年顏子卒於魯。其明年曾子追思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二十歲。孔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以大學授曾子。曾子首述孔子之言爲經。一章以明大學之道。其道有三綱。曰明德。新民。止至善。有八條。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歸本於修身。蓋修身卽明德也。又以己意爲傳十章。以分釋之。舉內聖外王本末始終之義。悉備焉。語具大學。孔子又以曾子能通孝道。授之以孝經。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四

一日曾子侍側。孔子謂之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云時齊欲聘曾子。爲卿。曾子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遠親而爲人役。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懼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二十七歲。

魯哀公十六年也是年孔子卒曾子心喪三年三  
 歲心喪三年畢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  
 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  
 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  
 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貴德為其近於聖  
 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  
 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弟也曾子曰晏子可謂  
 知禮也已若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  
 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  
 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  
 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三十一歲父哲卒曾子執  
 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葬父哲於南城山曾子  
 攀柩車引輶者為之止或問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  
 餘猶既食而裹其餘歟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  
 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  
 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請  
 明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會子每讀喪禮泣下沾  
 襟以父嗜羊棗遂不忍食之觀物思親也三十八歲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五

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  
 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會子  
 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  
 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  
 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  
 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厚矣人無  
 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安能守先生之舍也  
 曾子不荅而出及魯攻鄆數之罪十而曾子所諍者  
 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會子舍而迎之門弟子問於會  
 子曰夫士何如則可謂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  
 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則達矣今之弟子病  
 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智不足  
 是以惑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會子妻以梨  
 蒸不熟出之人曰非七出也荅曰梨蒸小物爾而不  
 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會子  
 告之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  
 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六

身不娶子由問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道  
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四十歲去魯適衛其居  
也緼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  
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蹤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曾子曰士不可  
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  
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  
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五十  
歲時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  
應命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  
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  
之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  
喜者非為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  
楚得尊官焉猶北鄉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  
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非  
孝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  
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七

養者安能為孝乎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  
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  
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  
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君子所謂孝  
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  
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  
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  
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  
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  
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  
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  
子之身終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  
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曰小孝用力中  
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  
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  
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六十  
謂子夏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河之上七十歲衛人吳起來從學頃之起母死不歸  
 曾子薄之遂與起絕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  
 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小子孟敬子問疾曾子曰鳥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  
 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疾革樂正子春坐於牀下  
 子元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  
 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然斯季孫之  
 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元曰夫子之病革矣  
 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  
 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  
 未安而沒時周考王五年即魯悼公三十二年而衛  
 敬公十五年也葬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有廟子  
 曰元曰申曰華孫曰西皆賢唐贈郕伯宋封郕國公  
 元贈宗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宗聖曾子賜子孫世  
 博士一員

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又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聖人之問聰明  
 才辨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故學以  
 誠實為貴  
 又曰易簣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  
 思便可見  
 又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  
 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  
 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  
 終不類道  
 又曰曾子易簣之際志於正而已矣與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  
 又曰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  
 又曰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  
 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  
 不可  
 又曰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

皆其學也。

又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曾子傳孔子之道只是箇誠篤。

程伯子曰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為近仁矣。

程叔子曰學莫貴於思惟思也能窒慾曾子之三省。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窒慾之道也。

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

又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廣平游氏曰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即曾子省身之意。

龜山楊氏曰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曾子之道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觀論語所載曾子臨終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耶。

又曰孔子沒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其去本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孟子之傳得其宗。

朱子曰曾子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事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修己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又曰曾子說話盛水不漏又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又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  
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  
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  
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

又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  
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  
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  
觀其所謂任重道遠。託孤寄命。及晉楚之富等語。可  
見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

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自  
又曰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

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往  
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又曰曾子魯鈍。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  
了。方住。不似他人畧見得些。便休。惟曾子不肯放  
若這事看得未透。直捱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或問曾子三省。朱子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  
欠缺處。却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缺處多。却自

曾知得。

又曰孔子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  
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  
脚根底人。定立不住。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朱子曰。不  
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得忠  
信。此是徹頭徹尾底。

又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  
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

又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死  
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

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  
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

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這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  
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又曰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  
所貴者。容貌辭氣顏色三者而已。三者皆其平日

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此乃

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臨終諄諄言。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

又曰曾子自踐履入道。

又曰易筮結縷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

又曰曾子天資本魯。却是日用間積累工夫。一貫之說。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

朱子序大學章句曰。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廢弛。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

又曰曾子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前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五

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從這生氣流注貫去也。

又曰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中曾子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一理會過來。

又曰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

南軒張氏曰。曾子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平日之心。所以為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與

雙峰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己。便是聖人與他說話。他也未敢便以為然。必要求諸己。以審其理。而後信。

又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

新安陳氏曰。曾子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己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

又曰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況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六



曾子問中禮之推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

又曰。曾子言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三者始無欠缺。

又曰。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

西山真氏曰。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曾子降一等。告門人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七

又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為知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簣。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與。

又曰。曾子之學。由孝而入。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子於此。著明之。而於大學。尤推廣之。修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之所以為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為用也。此一貫忠恕。為聖賢相傳之心法也。雲峰胡氏曰。曾子嘗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可謂

能實踐其言矣。

金華應氏曰。曾子知義理無盡。事物無窮。故歷舉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委曲。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知權者。亦如處常事。不失其經焉。此皆問答講明之功也。

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論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七

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覺軒蔡氏曰。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宏。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宏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已。易簣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勉齋黃氏曰。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

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  
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  
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  
然也哉

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  
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

敬軒薛氏曰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又曰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年

敬齋胡氏曰曾子一貫工夫皆有但未悟爾故夫子  
呼而告之一貫卽體用也蓋人之一心萬理咸備體  
也隨事而應無不周徧用也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履中  
信篤實則其心之本體已立隨事精察無不詳盡則  
其心之大用已周所謂一貫者固在其中矣故夫子  
一喚卽悟不然則應之必不如此之速也其後子思  
發則中和以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達道也程子序易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皆此道  
也

問一貫忠恕忠是一恕是貫呂涇野曰此殊支離曾  
子平日教門人惟在忠恕上用功故因門人之問則  
言所謂一貫卽我前說的忠恕便是一時間就指出  
點化門人這處便見曾子已得了一貫了

問曾子臨終而啓手足見得他平日未嘗失手失足  
於人若止是形體則世之得保首領以沒者亦多矣  
涇野曰然曾子一出言未嘗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  
忘孝自云戰戰兢兢不知用了多少工夫來故孟子  
謂心身事親今之爲宦者無見於此而傷人害物無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年

所不至故人至痛晉有傷及祖父者皆是辱親不孝  
之大者故孝子必敬其身者懼辱親也  
問任重何以要宏道遠何以要毅涇野曰天下之老  
皆爲吾老天下之幼皆爲吾幼心胸何等宏毅程  
子謂西銘言宏之道心便如此宏了而私意少有間  
息便是不毅觀曾子臨終他人救死不暇心中不安  
雖一簣之微亦必易之看他是何等毅仁以爲己任  
死而後已此曾子所以能踐形惟肖乎  
又曰古人心胸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然

夫又不間斷。如曾子只是宏毅。宏便能任重。毅便能致遠。學者當學曾子。

高景逸曰：曾子當啓手足時，一箇身子完完全全，潔淨淨如精金百鍊，如白璧無瑕。此時方了得修身為本四字。

又曰：一貫者，曾子之悟道也。大學者，曾子之傳道也。絜矩又何不貫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之為一物也。物格而一以貫之矣。

又曰：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未可依據。且學顏子，余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三

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

愚按：曾子親受大學，孝經於孔子，故其學以修身為本。其孝以守身為要，生平戰兢兢，臨深履薄，直至死而後已。蓋其資稟篤實，學行純固，真積力久，其以卒得聖道之傳，宜也。夫曾子之宏毅，仁也。養志，孝也。聖人之道，無以加於仁。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而曾子以一身實踐之，存乎其身者，體也。忠也。格致誠正，是也。發乎其身者，用也。恕也。齊均平是也。曾子之道，亦曰忠恕而已矣。忠恕者

貫之謂也。此即曾子之得統於孔子，而以傳子。因以授之孟軻者也。奈何釋氏之徒，妄以顏子為悟曾子為修，顏子為頓，曾子為漸，視曾子不啻若搬柴運水，戒律頭陀者之流。即吾儒亦有顏子之識，曾子篤信之說，不知顏子冥契皆實修也。曾子躬行皆心得也。四勿與三省，一唯與一歎，此間亦有何分別，而顧為此異說之紛紛耶。

學統卷之三終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三

學統卷之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子思子

子思子姓孔名伋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伯魚以周敬王三十七年即魯哀公十二年卒生子伋因字子思云子思幼時孔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孔子曰爾孺子何知子思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一

是謂不肖伋每思之大恐而不解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子思童年不為禮君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間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思獨師事曾子宗聖祖之學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矣下此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爾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

曰書之意兼復浚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

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荅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而救之子思得免魯悼公元年子思歸於魯先是伯魚卒其妻嫁於衛至是死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或曰哭庶氏之母奚為於孔氏之廟蓋嫁母與廟絕故曰庶也猶云嫁於庶氏云爾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二

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不至焉者跂而及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故

忌日不樂。悼公二年，子思去魯適衛。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遊諸侯，夫子未嘗失禮，而猶其道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易，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則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齊平公二十五年，子思適齊，齊君雙臣美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三

鬚眉立於側，齊君指之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寓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惠多矣。無此鬚眉，非所病也。衛敬公元年，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福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願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子思曰：君將取士以各

耶。抑以實耶？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衛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乃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也。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魯衛之祖也。不嘗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思居衛，適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衛君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四

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其所妨者細也。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豈可使聞於隣國耶？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時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於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曰：何乃如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眾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

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於是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衛君曰。何。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其衛之謂乎。衛君問於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衛君曰。寡人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五

君疏之。夫能富貴貧賤人者君也。朝廷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就所以見疎者乎。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也。衛君曰。然乎。寡人今知過矣。衛君謂子思曰。道大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衛君曰。善。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幸先生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大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今公子

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疆土。非修匹夫之行之時也。衛敬公十一年。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上者子思之子白也。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謂子上曰。有可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六

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克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授業門人。縣子羊客申。祥曾申之徒。時問業焉。子思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身敬也。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清且明。國家以盜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又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衛敬公六年。子思記魯論。即論語也。衛昭公三年。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子思聞之。嘆曰。鰈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又曰。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又曰。繁於樂者。重於愛。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之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

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則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則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是時魏文侯雅好賢。以上子夏為師。友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式也。敬田子方。子思時隱居於衛。而文侯不能師。君子少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曰。堯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又曰。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畊者餘餼。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哀哭而無聲。至德之世也。子思組袍無裏。

旬而九食。田子方遺之狐白裘。子思辭曰。伋聞之。後與不若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或謂子思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醕。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受粟為周乏也。酒醕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度義而行。爾豈以為介哉。衛慎公五年。子思在衛。魯元公卒。縣子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子思曰。世

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魯穆公元年。子思自衛反魯。時年已七十餘矣。穆公以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而特尊禮子思。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曰。為之奈何。對曰。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思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然矣。又問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在周公之典。穆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八

四三六

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魯人有公儀潛者，樂道好古，恬於榮利。子思與之友。穆公因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

皇統

卷之四 正統

九

之士也。穆公問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人知之而譽臣，是爲善有助也。此臣之所願而不可得者也。修善而人莫知，則必毀臣。是爲善受毀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曰不欲人知，恐人譽已，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子思曰：百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穆公三年，子思在魯。穆公謂子思曰：寡人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願先生教之。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莫如除一切非法之

事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抑亦可乎。穆公曰：諾。穆公問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穆公五年，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閭邱溫欲以其邑適魯。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

皇統

卷之四 正統

十

也。彼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僕，蓋自是臺無餽也。穆公欲以爲相，時臣皆世襲榮寵，遞相傾難，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爲相而不能行吾道，耻也。遂不受。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老萊子曰：不可。



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非人臣也。子不見夫齒乎？齒剛則相磨，舌柔終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子思乃作中庸以述聖祖之業，其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為傳三十三章，舉夫天人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十一

性命之理，神聖功化之極，悉發揮無餘蘊焉。語具中庸。穆公問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以為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聞之於人者，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穆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又何疑焉？穆公不能。用子思為政，子思請行。穆公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竊以為言之過也。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子盍隨時

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求容，又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求容，罪也。吾弗改矣。魯穆公六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子思卒於衛，年八十，或以為六十，有二。或又曰：百餘歲云。然自子思沒後，而楊墨之徒，駸然各馳其說於天下矣。辭而闕之，宜孟氏之不能已也。子思歸葬於孔子墓南，宋崇寧中，封沂水侯，咸淳中，封沂國公，配食孔廟。明嘉靖中，改稱述聖子思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十二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又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會不得，是弄精神。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性也及其發而中節情也孟子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為善其說蓋出於子思

屏山劉氏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夫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翱

自謂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

滅息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歸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十一

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以滅情為言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

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

其真也於是作為中庸之書

又曰子思作中庸首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

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

又曰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

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嘿識也

又曰子思作中庸以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

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

空者非性矣有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十二

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

而凡世儒之訓詁辭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眾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

矣

又曰中庸首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

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克其本

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朱子序中庸章句曰：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盜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十五

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

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

又曰：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蓋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其

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子思教人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朱子曰：是

又曰：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摯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朱氏公遷曰大抵子思為人方正而嚴毅上可以見曾子之所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

雲峯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

又曰子思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十七

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

又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中庸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

所謂一理者即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即此一天字按朱子曰穀梁

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

又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

又曰子思子中庸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又約而歸之於無聲無臭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未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十八

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

東陽許氏曰朱子曰繼往聖開來學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爾則子思所憂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又曰子思中庸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而曰上天之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

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覩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

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為一。爾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西山真氏曰。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踉觸。非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踉觸。則氣稟之所為。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為然。凡人之為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為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十九

又曰。孟子七篇之書。出於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子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孟施舍北宮黝之勇者。南北方之強也。其曰仁義禮智之實。則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

謂之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雙峯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為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卑則滯於形器。入於荒唐。則以為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器。則以為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子思於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乃循性之謂也。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二十

又曰。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慎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為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新安陳氏曰。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

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修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

又曰中庸之書。造聖道之閫。奧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之三。字血脉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慎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爾前一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三

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而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中之用。爾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體淵深。除中。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遏絕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旨。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

聖賢之書。無能背之者。其有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云。

番陽李氏曰。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為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為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虛。言性於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即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三

勿軒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慎獨。子思傳授。蓋本於此。整庵羅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為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觀。無方體。可求。學者粹難理會。故即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為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即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寂矣。故李延。

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  
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章羅得之  
楊龜山楊乃程門高弟其因有自來矣程伯子嘗言  
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  
言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  
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  
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  
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  
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為既思即是已發語亦傷重思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三

乃動靜之交與發於外者不同推尋體認要不出方  
寸間爾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  
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  
明學者於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  
下真如一物之在目斯可謂之知性也已。疊疊焉戒  
懼以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  
又曰鳶飛魚躍之。三言誠子思喫緊為人處復言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則直窮到底矣。蓋夫婦居室乃

生生化化之源天命之性於是乎成率性之道於是  
乎出天下之至顯者實根於至微也聖賢所言無非  
實事釋氏既斷其根化生之源絕矣猶譏譏然自以  
為見性性果何物也哉。

高景逸曰性可默識不可言求何者性無形體安得  
以言形之惟吾夫子以中庸二字言性故中庸首言  
天命之謂性未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一書只  
得此一性字而已非夫子不能傳此二字非子思不  
能傳此一書。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吉

又曰唐虞言中至子思始明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萬古於此明中於此明性於此明道朱子謂  
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信哉。  
又曰非仲尼則堯舜之道不傳非子思則仲尼之道  
不傳所傳何道也中庸也非未發一語則中庸之道  
不傳一語為千古知性之竅知此之謂知性復此之  
謂復性盡此之謂盡性。

愚按子思師事曾子紹述聖祖之傳宏大剛毅卓  
然身在斯道之責厥功鉅矣而其明道之微言則

在○於○中○庸○一○書○蓋○中○庸○之○道○一○誠○而○已○矣○誠○者○實○理○之○謂○也○此○理○塞○上○塞○下○亘○古○亘○今○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前○乎○無○始○後○乎○無○終○皆○此○理○爲○之○克○周○爲○之○通○貫○無○在○不○有○無○時○不○然○欲○遺○之○而○不○能○欲○聞○之○而○不○得○故○曰○不○可○須○臾○離○也○學○者○於○此○始○焉○有○求○誠○之○方○繼○焉○有○存○誠○之○要○由○乎○知○能○飲○食○之○常○至於○參○贊○位○育○之○大○用○力○於○不○視○不○聞○之○微○造○乎○無○聲○無○臭○之○妙○無○一○纖○之○或○遺○無○一○息○之○或○間○其○理○至○實○而○無○妄○其○功○至○一○而○不○雜○大○端○不○越○中○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三

庸○所○謂○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五○者○而○已○乃○若○先○儒○所○云○未○發○時○氣○象○一○語○不○善○觀○之○則○易○馳○其○心○於○茫○蕩○不○可○知○之○域○以○至○索○隱○行○怪○流○而○爲○無○忌○憚○之○小○人○此○毫釐○千○里○之○關○不○可○不○察○者○也○善○哉○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其○味○無○窮○皆○實○學○也○朱○子○之○言○曰○子○思○子○愛○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中○庸○而○楊○慈○湖○則○曰○子○思○不○能○無○我○中○庸○之○書○不○能○無○意○如○慈○湖○之○云○必○將○如○禪○家○一○切○斷○滅○言○思○路○絕○而○後○爲○聖○人○絕○四○之○學○耶○至○漢○之○胡○廣○唐○

之○呂○温○柳○宗○元○並○竊○中○庸○之○名○而○復○性○滅○情○如○李○翱○亦○自○以○爲○與○於○子○思○之○學○嗚○乎○斯○皆○中○庸○之○罪○人○也○已○

學統卷之四終

四

卷之四 正統

三



學統卷之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魯公伯禽而下九世曰桓公桓公生莊公及三家三家者皆桓公庶子也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蓋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曰慶父後改為孟蓋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也其後子孫因以孟為姓世居於鄒故為鄒人有孟激字公宐者娶仇氏以周安王十七年四月初二日生孟子孟子生三歲而父激卒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中孟子嬉戲為賈術事母曰亦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孟子乃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定居焉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

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稍長受業子思之門人一日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寔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斯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寔能食其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遂旦夕勤學不輟周顯王三年孟子娶由氏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不入婦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其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不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母名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謝過留其婦時孟子立志願學孔子治儒術嘗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周顯王十三年孟子在鄒齊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受學於是明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之道以誨門人周顯王二十三年孟子在鄒時年四十矣善知言養氣之學隱居求志不動於心而從遊者日衆曹交者曹君之弟也至鄒問道孟子詳告之交欲假館於鄒君留而受業於門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爾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如之何則可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是時鄒日微穆公不能用孟子孟子亦將歷聘諸國矣周顯王三十一年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

年孟子適宋語宋臣戴不勝廣進善戴盈之去關市之征宋臣不能從有告子者實不知性而妄言性曰性猶杞柳也又曰性猶湍水也又曰食色性也又曰生之謂性孟子并開示之大都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孟子曰性善告子禪宗而孟子儒宗也周顯王三十三年孟子在宋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周顯王三十三年時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乃至

梁見惠王惠王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惠王問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四

省刑罰薄稅歛澁畊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他日惠王立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周顯王三十五年梁襄王元年也孟子以道不行欲去梁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於是去梁反鄒不見諸侯者蓋數年陳代曰不見諸侯空若小然

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豈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名之也。周顯王三十九年。孟子居鄒。時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五

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饋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周顯王四十二年。孟子應聘至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又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自宋之滕。以文公將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並畊之說。孟子曰。是率天下而路也。相又述市賈之說。孟子曰。

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於是反覆闢之。然滕井地之政。卒不果行。滕更者。滕文公之弟也。及門問業。而孟子不答。公都子疑之。孟子曰。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勤勞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周顯王四十六年。孟子在滕。滕小而弱。介於齊楚兩大之間。文公以事齊楚為問。孟子告以守國之義。明年齊人將築薛。以備楚。薛滕之近隣也。文公恐其逼也。問計於孟子。孟子復告以遷國世守之義。孟子知滕之終不能存也。尋反於鄒。明年遂適齊時。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六

周顯王四十八年而齊宣王二十五年也。時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騶奭接子慎到環淵之徒。聚稷下者七十餘人。不治而謀議號稷下學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宣王雅聞孟子名。使人賜之儲子。以告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無何宣王以孟子為上大夫。上大夫者。賓師之位也。即所謂客卿也。孟子三見宣王。而不言事。門人問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餘自可理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曰。以

齊王猶反手也。奚管晏之足。云問如此則動心否乎。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蓋孟子年已六十餘矣。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無已。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是時宣王嬖信王驩及鄒衍。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七

淳于髡之徒。孟子進見有時。乃嘆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於是謂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

人雕琢玉哉。孟子出弔於滕。以文公卒也。宣王使驩爲輔行。驩朝暮見孟子。反齊滕之路而未嘗與言。行事蓋絕之。澁也。然而驩輩益心害孟子矣。孟子以道不行於齊。又母老有憂色。擁楹而嘆。母問曰。子何憂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道。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何憂乎。於是孟子將欲奉母以歸。而母乃卒矣。遂以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八

母喪去位歸葬焉。越三年。孟子居憂服除。乃反於齊。見宣王於崇。而不受祿。有去志也。時王驩寵倖日盛。進用爲右師。公行于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人爭趨奉之。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蓋孟子之遠王驩。不惡而嚴。有如此。齊臣砥鼉爲士師。數月而無所言。孟子諷之。砥鼉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以譏孟子曰。所以

為。砥。盡。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時。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臣。沈。同。者。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蓋。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伐。燕。也。無。何。齊。人。伐。燕。取。之。樂。毅。謂。趙。王。曰。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趙。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果。憎。之。遂。令。淖。滑。惠。施。之。楚。請。伐。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九

齊。以。存。燕。宣。王。問。計。於。孟。子。孟。子。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宣。王。不。能。用。燕。人。果。畔。宣。王。自。以。為。慙。於。孟。子。云。一。日。宣。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稱。疾。不。朝。謂。景。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遂。致。為。臣。而。歸。以。道。終。不。行。於。齊。故。也。而。宣。王。乃。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

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曷。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遂。去。齊。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去。休。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然。猶。三。宿。而。後。出。晝。冀。齊。王。之。或。悔。而。追。也。尹。士。譏。之。曰。是。何。濡。滯。也。高。子。以。告。孟。子。曰。夫。尹。士。惡。知。子。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子。曰。望。之。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一

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他。日。又。謂。克。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合。我。其。誰。哉。孟。子。過。魯。時。平。公。四。年。也。會。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夫。子。奚。喜。也。曰。其。為。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南。陽。者。魯。之。中。都。也。先。是。為。齊。所。侵。至。是。平。公。欲。因。齊。潛。王。之。亂。興。師。伐。齊。以。取。所。謂。南。陽。者。而。願。以。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

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不悅其事。亦寢不行。平公於是將見孟子。嬖人有臧倉者沮之。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我子不遇哉。遂適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是時宋王偃者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廣地數百里。欲霸於諸侯。然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十一

偃實無道。諸侯皆目爲桀。宋雖二戴亦不能容。二戴者。卽盈之不勝也。孟子度不能爲於宋。遂反於鄒。爲歸老計矣。當是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論心。則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學統 卷五

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求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謂大人而已矣。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爲。有特亡之矣。特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十二

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求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謂大人而已矣。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爲。有特亡之矣。特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

四五

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此豈人之性也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嚮。惟心之謂與。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無喪爾。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十一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又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也。其論性則曰。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

不善。非才之罪也。又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其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十四

論道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其論學則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其論治則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又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其論聖人則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蓋是時聖遠言湮。異端蠱起。孟子不得已以閑聖道正人心為已。在七篇之中。於所謂尊王賤霸崇正闢邪尤三致意焉。其尊王賤霸則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五

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又曰霸者之民驩如也。王者之民皞如也。又曰以力假仁者伯。以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謂我願之乎。又曰公孫衍。張儀。妾婦之道也。其崇正闢邪則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又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

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墨者夷之。以薄為其道也。又曰白圭之道。循道也。又曰許子是亂天下也。又曰陳仲子惡能廉。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又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又曰惡鄉愿。恐其亂德也。故當時皆以謂孟子好辨。而孟子則又示之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也。仁義克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五

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子豈好辨哉。子不得已也。嗚乎。孟子之為天下萬世計。至深遠矣。其不得已之苦心。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云。孟子又序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而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



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蓋以明其身。任斯道之傳。而又俟後聖於無窮也。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孟子卒於鄒。葬於四基山之陽。子畢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嘗引其語云。史記云。卽孟仲子。宋封孟子鄒國。公元稱亞聖。明稱亞聖。孟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至今孔孟並稱云。韓子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十一

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歿。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

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而無孟氏。則皆服□□而言侏儻矣。皮氏曰。休曰。孟子之文。繼乎六藝。光乎百代。真聖人之微者也。嗚乎。世之士。以湯武為逆取。以楊墨為達智。其不讀孟子乎。

孫氏真曰。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六

者。莫尚乎孟子。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

又曰。人須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昔者禹以其身拯天下之溺。而孟軻以其道拯人心之溺。其事雖異。其於救世則同。此韓愈所以謂功不在禹下也。又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孟子言

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又曰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仁字。孟子開口就說仁義。仲尼只說箇志。孟子便說出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或問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曰未敢道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九

又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  
又曰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

陋易見。故孟子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  
又曰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又曰孟子之論王道可謂實矣。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泰山巖巖氣象。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

又曰孟子儘雄辨。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殉之哉。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

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重矣。當是之時。人不知有亡之理。恃強威弱。挾眾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巳。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眾。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濶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

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

又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從心出。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逢人。只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又曰。梁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

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為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

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和靖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又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上蔡謝氏曰。孟子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視。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

又曰。孟子之才甚高。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

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又曰。孟軻氏閉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

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朱子曰。孟子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朱子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荅林擇之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轉。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

荅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麤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計較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又曰。孟子於義利間。辨得毫釐不差。

又曰。孟子說義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

又曰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說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

又曰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

又曰若以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五

又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籠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又曰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又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旄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若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之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五

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容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朱子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作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又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

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忤纔有此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

朱子曰不忍人之心卽惻隱之謂也性之德爲仁義

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爲四端而一以貫

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

又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

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克四端章是也孟子一部

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

又曰曾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義吾仁子思曰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

其二哉師弟子問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孟子與荷簣皆是憂則違之但荷簣者果於去

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

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

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簣之果於去也

又曰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

樂其庶幾乎

又曰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

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又曰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

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

問人未能便至於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朱子

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不至於

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

舜爲法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

問孟子道性善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

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

亦只是就情上說朱子曰未發時怵惕惻隱與孩提

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卽是未發底物

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

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卽。是。靜。時。所。養。底。

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卽。是。這。物。

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又曰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

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滕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故孟子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有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

又曰。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滕文公為世子章。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

子之言信矣。

問墨者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朱子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僻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

又曰。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如暴秋陽也。

又曰。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戎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辨。

哉。子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不得已之故哉。

又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箇龐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辨也。

問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為先。何也。朱子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為此紛紛而涉好辨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

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辨之小。

嫌而遂較不言哉。

又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孟子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又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日晝之間。不至特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日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又曰仁無形跡。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圭

只人心便是心。是貫通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

又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須要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又曰人能求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又曰孟子論鄉愿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圭

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克。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臚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



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空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與？蓋前數者一病為一事，爾故細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退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政在乎此，故關之不可不嚴也。

又曰：孟子以集義為本，告子則以義為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疑滯而能不動者也。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為偽，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是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為杞柳，謂以人性為仁義，復譬性為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為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

新安陳氏曰：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水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又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弑，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又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為主，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

又曰：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又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又曰：孟子明理以知言，知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又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

裕本全在此十萬之祿。脫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靡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慶源輔氏曰。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警。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

又曰。孟子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克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善

無異懦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

又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爲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爲賊夫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應以物之不一。齊物之情也。斯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

又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孟子烏得不排之哉。

雙峯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公皆如此。又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生之謂性。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善

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甚詳。

又曰。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爲成德之事。

又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

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

又曰：許行與民並畊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眾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端。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又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故孟子之辨拳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

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

西山真氏曰：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

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謂學問在求放心，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

格庵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知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克其仁義之心。

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於中庸。尤足見淵源之所自。

勿軒熊氏曰：自周之衰，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逝，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畊易耨，孝弟忠信，則可以制挺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為一句，是孟子平生工夫受用只在此。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美

仁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

張氏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斯言也實傳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為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為言，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

曹月川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禍仁義則人道不立何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故孟子辨之者爲此懼也

敬軒薛氏曰孟子之知言卽大學之物格知至也

又曰孟子之知性卽大學之物格盡心卽知至也

又曰孟子知言亦本於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之說

又曰孟子言知言卽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卽孔子所謂勇者不懼

又曰孟子七篇托始於仁義誠能默識而旁通之則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美

全書之旨不外是矣

又曰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又曰孟子守得大綱定遇事只以此應之大綱者何

仁義禮智是也

又曰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又曰孟子七篇雖論有不同皆本於此心之義理學

者忘之時多所以於義理不熟

又曰孟子一書皆從仁義禮智中流出所以爲聖賢

之言所以爲王者之道

又曰戰國之時舉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是以所如不合

又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又曰孟子處戰國之時不言兵其仁心大矣

又曰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之失皆由於此

又曰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

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又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早

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爲

之戚然不啻

又曰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公伯寮之意同

又曰孟子言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情道之體用全具古今天下之理不外乎此

又曰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知易者莫若孟子

又曰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蒼景春大丈夫章讀之

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

也快哉快哉

又曰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即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又曰孟子深造之以道一章至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又曰孟子曰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

又曰孟子一暴十寒之喻皆格心之學

又曰孔子微罪去魯之心非孟子莫能知

又曰孟子曰知性知天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又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子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世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尙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

然知其為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為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闢無越於此矣有志者尙篤所力哉

又曰韓子言孟子醇乎其醇以其言仁義而不雜也

又曰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為聖人使非學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

又曰孟子言性善於道之大本大原見之至明矣故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苟楊諸子不明道之本原雖多言愈支矣

又曰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

又曰朱子謂孟子七篇皆不能外性善之一言竊意豈獨孟子七篇哉學者默識而旁通之則雖諸經之所言皆不外於是理矣

又曰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聖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聖

又曰孟子深辨王霸之誠偽所以擴天理遏人欲也  
又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王霸之  
分莫切於此

敬齋胡氏曰邵康節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  
用是體用分爲二矣體用一源豈有得其體而無其  
用者哉豈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哉老子體用皆無  
孟子體用皆有老子清淨虛無是易之體已無亦絕  
滅理義是無易之用也孟子存其心養其性立其體  
也集義養氣擴克四端達其用也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聖

又曰孟子天資本英明剛大他又去集義養氣上做  
工夫所以才氣愈剛大

又曰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  
雖或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  
肯與我爲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  
透

又曰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  
盡故有此跡如泰山之高根脚甚大後世之高下無  
根基內無實理空自高大

又曰孟子集義養氣故其才剛大發越

又曰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  
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  
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  
物慾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  
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又曰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  
求放心擴克四海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  
克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聖

又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  
顧涇陽曰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  
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  
知言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愚謂孟子拈出不動心三字其功尤多也

又曰千古聖學只是箇不動心佛氏也是箇不動心  
告子透得這箇消息過於楊墨遠矣却被孟子一眼  
覷破將他根本上病痛一一指點出來使後之學者

覷破將他根本上病痛一一指點出來使後之學者

得○以○曉○然○於○幾○微○異○同○是○非○之○辨○不○至○為○他○說○所○惑○  
走○差○了○路○頭○故○曰○其○功○尤○多○也○

又○曰○孟○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性○字○  
其○所○以○闡○明○這○性○是○點○出○一○箇○善○字○

又○曰○息○邪○說○距○詖○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萬○世○之○  
心○也○舍○顏○閔○異○夷○惠○而○獨○願○學○孔○子○萬○世○之○心○也○故○

曰○孟○子○亞○聖○

高○景○逸○曰○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  
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聖

又○說○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人○人○  
可○為○人○不○為○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  
處○正○是○人○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  
即○是○不○仁○中○間○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  
如○此○

又○曰○朱○子○謂○孟○子○道○性○善○是○第○一○义○若○信○得○及○直○下○  
便○是○聖○賢○學○者○信○關○最○難○過○此○關○不○過○雖○知○可○欲○之○  
善○亦○若○存○若○亡○而○已○

又○曰○離○却○生○處○無○處○見○性○而○孟○子○所○謂○性○與○告○子○所○

謂○性○所○爭○只○在○幾○希○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

又○曰○何○以○必○道○性○善○是○人○人○本○色○也○何○以○必○稱○堯○舜○  
是○性○善○實○證○也○試○看○不○學○良○知○不○慮○良○能○塗○之○人○與○  
堯○舜○有○針○芒○不○合○否○非○七○篇○昭○揭○則○人○人○寶○藏○千○古○  
沉○埋○

愚○按○孟○子○之○學○以○仁○義○為○宗○以○知○言○養○氣○為○要○知○  
言○者○致○知○之○事○養○氣○者○力○行○之○事○斯○固○與○子○思○之○  
擇○善○固○執○曾○子○之○格○致○誠○正○孔○顏○之○博○文○約○禮○舜○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聖

禹○之○惟○精○惟○一○先○後○一○揆○者○也○而○性○善○一○語○實○為○  
功○於○萬○世○不○小○惟○是○生○於○戰○國○之○時○去○春○秋○世○纔○  
百○有○餘○年○而○異○端○蠶○起○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孔○  
子○之○道○不○絕○如○綫○當○斯○時○也○即○欲○不○辭○而○闢○之○得○  
乎○先○儒○謂○若○無○孔○子○人○連○堯○舜○也○不○識○愚○謂○若○無○  
孟○子○人○連○孔○子○亦○不○識○矣○孟○氏○之○功○不○在○禹○下○豈○  
虛○語○哉○然○在○當○時○已○不○能○免○好○辨○之○譏○而○後○之○儒○  
者○或○以○為○麤○或○以○為○英○氣○太○露○視○顏○曾○不○無○少○遜○  
吁○亦○過○矣○使○顏○曾○生○於○縱○橫○邪○僻○之○世○必○不○能○嘿○

嘿然坐視斯道之淪晦而不一語孟氏苟出於  
宣父之門則亦惟嘿識躬修已爾又惡在其以口  
舌爭也顏曾孟子易地皆然是故孟子曰吾爲此  
懼閑先聖之道又曰我亦欲正人心其荅公都子  
好辨之問也一則曰子不得已再則曰子不得已  
然則孟氏之功高而心苦矣卽奈何以此爲聖賢  
優劣耶乃若荀卿王克司馬光蘇軾以及林慎思  
馮休李泰伯晁說之鄭叔友之徒或非或刺或疑  
或辨或續或刪其號稱尊孟而翼之者昌黎而外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獨劉軻陸筠余允文數輩耳千餘年間紛紛疑議  
至河南程氏出而孟子之道始大著迄今孔孟同  
稱四子竝傳殆與天壤相終始矣彼象山之先立  
其大姚江之致良知誠不知其於孟氏何如也嗚  
乎孟氏而在其亦不能已於致辨矣

學統卷之五終

學統卷之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周濂溪先生

先生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也原名敦  
實避英宗舊諱改焉父輔成爲賀州桂嶺縣令贈諫  
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於外家  
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洪州分宜縣主簿先生  
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  
道理邑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  
吏不如也部使者薦其才調南安軍司理參軍獄有  
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  
莫敢爭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委手板歸將棄官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  
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州守李初平賢之與之  
語而嘆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  
公言之越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喜曰是  
能辨分益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其豪家大姓及黠吏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惡少莫不惴惴焉奉法惟謹不惟以抵罪為憂而以  
污善政為恥蓋先生德化之感人有如此歷合州判  
官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即下之民不肯從蜀人  
翕然稱之時趙清獻公為使人或譖先生於公公臨  
之甚威先生處之怡然也然公意終不釋及先生通  
判虔州公復為守熟視先生所為乃大悟執其手謂  
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方知周茂叔也遷虞部員外  
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郡州事至則興學校以淑郡人  
教化大行熙寧初用清獻及呂正獻公薦為廣東轉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運判官又三年轉虞衡郎中提點刑獄先生行部不  
憚勞瘁雖荒崖絕島人跡罕到之處亦必緩視徐按  
以矜恕平反為已任諸得罪者皆自以為不冤蓋先  
生盡心職事即犯瘴癘冒險遠有所不顧乃措置未  
盡其所為而先生寢疾矣遂移疾乞知南康軍尋上  
其印綬分司南京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山之麓有溪  
冷然合於澗江清潔紺寒先生濯纓其間而樂之遂  
築堂於其上顧謂友人曰他日與子相從歌咏先王  
之道足矣因取營道故所居濂溪以名之志不忘其

鄉邦也學者稱為濂溪先生居無何清獻再鎮蜀奏  
起先生將大用之而先生卒矣時熙寧六年六月七  
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之清泉社子壽燾  
燾官至寶文閣待制先生聞道甚早不由師傳嘿契  
微妙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  
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  
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

卷之六 正統

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  
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  
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  
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  
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

極之蘊其誠上篇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  
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  
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  
乎其誠下篇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  
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其誠幾德篇曰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  
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日

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其聖篇  
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  
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幾  
神曰聖人其道篇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  
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  
不行不廓爾其思篇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  
本也思通所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  
爲聖人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  
無不通生於通後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

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  
幾其神乎其志學篇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  
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  
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  
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  
失於令名其順化篇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  
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  
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  
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五

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其治篇曰十室之邑人人提  
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  
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  
焉其禮樂篇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萬物各得其理  
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其動靜篇曰動而無靜靜而  
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  
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

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其聖學篇曰聖可學乎曰可曰  
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  
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  
公溥庶矣乎餘篇皆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  
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云據南安時洛人程公珦  
通判軍事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道君  
子也因與為友使二子往受學焉先生每令尋孔顏  
樂處所樂何事二子者即所謂河南二程先生者也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六

故明道之言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  
與點也之意而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造訪先生先  
生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  
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  
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  
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為護其喪歸葬之又  
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或饋粥  
不給亦曠然不以為意也性尤嗜佳山水遇適意處  
或徜徉終日不能去豫章黃庭堅嘗曰茂叔人品甚

高曾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  
人窘束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  
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知  
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淳  
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明  
嘉靖中祀稱先儒周子

程子曰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程伯子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  
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七

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  
心乃知果未也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  
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  
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  
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

又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  
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

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又曰。季通云。濂溪之學。精微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又曰。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個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朱子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段費力。又曰。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問當時諸公。知濂溪者。自程大中外。未嘗言其有道。朱子曰。此無足怪。又問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爾。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又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

馳騫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又曰。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又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又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

又曰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

或謂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公爾朱子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十

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示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爾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

又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于三代

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明幽秘詞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先生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十

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種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種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

以竊嘗疑之。及得潘清逸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

又曰。周子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

又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與釋氏說性相似。

又曰。周子恐人把太極作一物看。故云無極。曰太極。既無形氣象。如何。曰。只是理。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三

又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

又曰。無極而太極。人都想像有箇光明閃爍底物。在那裏。却不知周子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能如此動靜而已。

又曰。周子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修。吉。恃。凶。其本則主於靜。

又曰。周子說太極和陰陽。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

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卽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

又曰。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

又曰。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乃若其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三

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不同。如何。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孟子言其正。周子則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

又曰。大凡人須是沉靜。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

又曰。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又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此周子引易言以中。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生死本非事。而老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物之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夫。

又曰：周子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

又曰：周子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又曰：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是於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

而不知周子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亘古亘今，撫撲不破者也。

又曰：周子喫緊為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

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又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朱子曰：只一般，但名不同。

又曰：周子通書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五

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爾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

時○又○只○是○這○靜○底○爾○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愨○且○其○所○論○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又○曰○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原○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

又○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孔○子○於○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其

昇○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由○師○傳○嘿○契○道○體○建○圖○

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情○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

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

又○曰○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其○實○不○離○乎○

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微○顯○之○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

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

又○曰○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

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

又○曰○近○世○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道○之○根○

原○萬○物○之○終○始○肯○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其

五○峰○胡○氏○曰○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軻○氏○闡○揚○墨○推○明○孔○子○之○澤○以○傳○於○萬○世○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

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

又○曰○通○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

又○曰○通○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

又○曰○通○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



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

南軒張氏曰濂溪之學舉世不知為南安獄椽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

又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訓詁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觀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六

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

又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觀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

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又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大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修為者故其所養內充闔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

又曰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六

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誠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勉齋黃氏曰周子太極圖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老氏之出無入有與佛之所謂空也乃斯道之本體萬化

之領會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而孟子所謂生之謂性也。通書統論之曰：誠者聖人之本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此所以發明無極而太極原始而要其終也。既又引易之繫辭而明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而無所虧欠。天之所以覆地，地之所以載日月，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風雷，之所以變江河，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倫理，之所以著人之所以為聖人。本末上下貫乎一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與。又曰：周子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北溪陳氏曰：朱子解濂溪太極圖，有所謂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是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手

此外百家諸子都說屬氣形去差了。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為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為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何嘗有二理耶。又曰：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爾。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於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筆。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手

為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西山真氏曰元公周先生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一旦建圖屬書剖發幽秘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所以生育者莫不森然畢具於其中至於人極之立則蔽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夫一此其發明三極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絕下啟河洛之傳使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圭

天下後世復見天地萬物之大全復開聖賢修己治人之心法者幾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盛矣又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

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舜為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圭

又曰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蹟建圖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子孟絕學獨盛於宋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為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知索神交

心契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  
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樂。是果何味而獨  
嚙。嚙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  
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  
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  
哉。

節齋蔡氏曰。周子圖說皆本於易。生陰生陽。卽兩儀  
之義也。五行之用。卽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  
化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才立道之數。始終生死之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正

說無非取於易者。  
山陽度氏曰。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  
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  
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  
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  
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  
通。喜怒哀樂之已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  
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  
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嘿識。

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  
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  
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  
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  
又。曰。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  
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  
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正

河圖以畫八卦。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  
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  
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  
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  
夫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  
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  
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  
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  
大本大原。會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汨於訓

詰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斲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天啟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并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五

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為表裏。曹月川曰。周子五性之中。只箇中是最好底性。蓋中

則中節也。

有言太極者曰。先有無極而後太極。月川曰。只此一句。便見所見之差。流於異端之說矣。如此則與不相離之言。實不相侔。與老子道生一。而後迺生二。莊子道在太極之先。之說。同歸於謬。豈周子之意哉。曰。先生如何說。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謂無形象。無聲氣。無方所。極謂至極。理之別名也。太者大無以加之。謂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五

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是言無極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又曰。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形氣已具。而混沌未判之名。道為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沌之云。漢志舍三為

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啟千載不傳之秘。則孰知太極之為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爾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秘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為經而註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荅倉卒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三

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

敬軒薛氏曰。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又曰。伏羲畫奇偶以象陰陽。本於天地陰陽自然之數。周子太極圖。圈子只是以意取象而已。

又曰。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爾後人將作虛無之無看。則失周子之意矣。

又曰。太極圖一以貫之。

又曰。太極圖義理精而約。該而備。

又曰。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又曰。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又曰。太極圖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

又曰。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靜無不括盡。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三

又曰。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之著。

又曰。孔子曰。易有太極。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皆兼理氣而言。周子無極而太極。則純以理言。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兼以氣言矣。

又曰。周子作太極圖。乃心得之妙。畫出造化以示人。又曰。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

因圖以發其曰精者即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也其曰蘊者即包涵無窮之理也

又曰太極圖用功之要在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修之者修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又曰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三

又曰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蓋一即無極之真靜虛陰動直陽即兩儀明通公溥即四象朱子謂學者能深翫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別無用力處矣

又曰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思二三十年庶得其旨趣之妙殆非淺近之功所可

得而窺測也余見說太極者多矣苟非實得真說夢爾

又曰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律順五常之性蓋天人合一之道也

又曰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又曰太極圖之理自朝至暮說不盡但少肯聽者爾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太極圖見之

又曰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當時無受之者遂不以語人朱子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三

既即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即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即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

又曰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即論太極馳心元妙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又曰周子通書字字皆實

又曰通書一誠字括盡

又曰周子誠上章誠即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誠之源也即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即陰靜也純粹至善者即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即動靜也道即太極也

繼之者善即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即誠斯立焉元亨

誠之通即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即太極靜而

陰也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即陰陽互根動靜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循環而性命之源即陰陽動靜之理太極是也圖與

書相表裏如此

又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慎動道六章只

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

又曰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其言簡質如

此則務為闕衍華藻者去道遠矣

又曰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

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

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

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又曰周子說幾善惡始於毫釐之間充越天壤之

為堯舜皆原於幾之善為桀紂皆原於幾之惡

又曰中庸只說已發未發周子又指已發未發之間

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又曰伏羲觀象以畫卦周子原理以作圖其義一也

又曰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宜程子不以

語人也

又曰周子言幾字亦自易知幾其神乎之語來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又曰性理大全書以周子太極圖冠於篇端

旁通之則一書之理不外是矣非獨性理大全一書

不外乎是以至五經四書與凡聖賢之言又豈有

此圖之外者哉嗚乎其旨深矣

又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等章皆與中庸相表裏

又曰周子之學得於易者多發明大學語孟中庸者

少然其理則同也

又曰朱子作濂溪贊其曰風月無邊以言乎遠則

禦也其曰庭草交翠以言乎近則靜而正也其曰

學統 卷六

四八五



不盡言圖不盡意此理之微妙誠有非圖書所能

者。又曰濂溪先生在當時知之者少故從遊者不多

程珦知之使二子從學遂大明斯道之傳是則周子

從遊者雖少反勝於從遊者之多也

又曰幾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爾

又曰幾字始見於書如萬幾時幾之類至易有知幾

之類周子發明幾字至矣

又曰周子論樂至矣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整菴羅氏曰周子之言性有自其本而言者誠源誠

立純粹至善是也有據其末而言者剛善剛惡柔亦

如之中焉止矣是也然通書首章之言渾淪精密讀

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專以剛柔善惡言性其亦

疎矣

又曰通書四十一章義精詞確其為周子手筆無疑

於五殊二實一實萬分數語反覆推明造化之妙

未兼盡然語意渾然即氣即理絕無罅縫深有合

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矣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

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

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有詩曰雲淡風輕近午

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

少年此以知伯子之未能盡元公也程叔子狀伯子

曰先生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

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

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此以知叔子之

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也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又曰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當時二程先生

受學於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

侍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於先師之廟乾道間

學魏掞之請祀二程於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者

益鮮矣至於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說出自老子

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並詆通書穿鑿害道可謂

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特為表章

以行於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令來者有所

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脉其功大矣

又曰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為元公也而今乃知非  
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  
河圖洛書相表裏通書四十二章又與太極圖說相表  
裏其言約其指遠其辭文其為道易簡而精微博大  
而親切故可以點化上士可以鍛鍊中士可以防閑  
下士素嘗為吾儒標門戶而為吾儒者咸相與進而  
奉之為斯文之主盟莫得而越焉未嘗與二氏辨異  
同而為二氏者咸相與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  
至矣盡矣誠足以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集

高景逸曰先生三代以後之聖人乎無軌跡可尋無  
聲臭可即無極太極太極無極是之謂易妙於未畫  
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以此

又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即謂之字字關佛可  
也元公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  
謂深於闢者矣

又曰太凡斯道大明之日即是異端附會之時聖賢  
因時有作循其自然之勢而已夫子沒而七十子各  
以其所得者為學及其弊異端竝起而孟子不得不

好辨千四百年間儒者不過為修身謹行訓詁誦習  
之學與二氏蓋判不相入及周元公開揭蘊奧而天  
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異端因之假合程朱不得不  
辨者勢也故觀魯論而見元公之道觀孟子而可以  
知程朱之心元公之時明吾之道而已譬如人之無  
病則起居飲食即是衛生却疾程朱之時吾道已明  
必須去其混之者如六邪外侵攻去其疾而元氣始  
復也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集

愚按濂溪宋之仲尼也其學廣大精微純粹深密  
止續魯鄒之傳下開洛閩之緒功在斯文澤流後  
世自秦漢以來未有盛於濂溪者也然聖學久湮  
知德者鮮當時自程大中而外即無有知其為有  
道者或謂無極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神穆或謂  
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曾有所謂書或謂二程  
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為  
或謂周子陸詵僞也說見涑水紀聞溫公一篤實  
長厚人也安知其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安定  
同師鶴林寺僧壽涯一時論議呶呶金谿之辨詰

尤甚。朱子解之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

無極而太極，猶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爾。乃

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於是周子之論

始定，而其書方與語孟並行。蓋周子之後，有朱子

猶孔子之後，有孟子；而朱子之於周子，則亦猶孟

子之於孔子也。先後一揆，信不誣云。而近今學者

則又謂元公未曾闢佛老，持此以護三教一家之

說，不知太極圖與通書中，曾有一言之不軌於正

者乎？夫崇正學，即所以闢異端也。孟子曰：君子反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表

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無邪慝矣。

元公之謂與其元公之謂與。

學統卷之六終

學統卷之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程明道先生

先生姓程，名顥，字伯淳。其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

於程，後遂以為氏。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

太子少師諱羽，宋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

居再世，自曾祖而下，葬河南，遂為河南人。曾祖希振，

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通，贈開府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張安縣太

君張氏，父珣，任大中大夫，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生

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

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

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

十歲，能為詩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

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

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

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舉進士，調京兆府鄠縣

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吳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困然戒曰侯復見必先自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旱倉卒興役諸屬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元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

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乃無一人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邑素號繁劇訟牒日不下二百餘爲政者疲於省覽無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而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云仁宗崩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

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祝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是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常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其不嚴而令行。類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

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時河東財賦窘迫。官所料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生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為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

驟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  
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  
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  
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  
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見退必曰頻求對  
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  
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  
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  
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六

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即橫  
渠伊川二先生也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  
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  
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  
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日益信用先生每進  
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  
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  
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  
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

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  
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  
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  
典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  
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  
氣和荆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  
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  
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  
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七

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  
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免既而神宗  
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宦  
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  
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  
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  
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  
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  
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

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訪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助肆其虐，眾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眾官相視，畏助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助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眾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助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眾曰：「漣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九

帥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也，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即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爾兩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眾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四者，運細繩以度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眾，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

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眾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眾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尋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佳士，然不能用也。」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九

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詰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論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而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乃罷復舊任。先生至邑，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邑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勝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

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通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邑。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遠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請先生。蓋亦自陳。先生不肯。使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

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即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時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盜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鄰邑民有犯盜。繫扶溝獄。而逸。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十數。去之日。老穉數百。及境上攀挽。號泣遺之。不去。先生以親老。求近鄉。局得監汝州酒稅。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以先生



時望所屬特名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也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而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也其行已也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

卷之七 正統

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言平易易知學者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

卷之七 正統

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微言精義具見語錄而表彰大學中庸與語孟并行後世學者咸賴之先生接物辨而不問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厭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

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所為綱條法度。人皆可效。而為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而物應未施。而民信。則不可及也。猗與。盛哉。子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端本治進士業。先生葬於伊川先塋之側。文潞公表於道曰。明道先生之墓。學者稱為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

伊川先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又曰。先生既歿。門人為文敘述者甚眾。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為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

又曰。嘗見伯淳所在臨政。便天下響應到了人眾。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一箇風以動之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為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為令。晉城三年。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先生去官已十餘年。民有聚口眾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

又曰。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

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眾。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

又曰。先生歸洛。日以讀書勸學為事。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

又曰。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為先生嘆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

又曰。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

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闕者。蓋鮮。況堂與乎。

又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盡於面背。樂易多。終日怡悅。某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莫不感悅而化服。

又曰。先生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哇吟。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

又曰。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某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吏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也。

又曰。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

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

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河南朱氏曰。嗚乎。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宮。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

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推夫。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於兄弟則誠友。於朋友則誠信。修身飾行。則不愧。屋漏出政。臨民則如保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蓋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

而燭之不失毫釐。蓋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

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與嗚呼。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七

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必於。黃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濱別都。乃士人之區。藪皆從之。質疑解惑。士大夫之往來過洛者。必造其門。莫不心醉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

又曰。先生之材。大小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包涵。博大悠遠。雖下天地同流。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之法靡不講究。皆造其極。其吏事操決。文法。皆

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此有志之士。所以痛惜而長嘆也。

成都范氏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憐恤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七

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其關鍵直觀。堂與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

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用及聞其卒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

廣平游氏曰先生生有妙質聞道甚早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為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通為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猶不

為人講論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越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又曰先生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

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蓋先生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

又曰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從之學飲和茹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為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貧者忘饑寒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拂理原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

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依然無據而已也 藍田呂氏曰嗚乎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為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為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已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

學之要博問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  
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  
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  
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  
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  
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  
措也其自任之重也蓋學聖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  
成名蓋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  
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三

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  
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  
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  
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  
者不可得而道也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  
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  
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又曰明道作縣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顯每

日嘗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撻決了人  
上蔡謝氏曰先生端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  
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温  
侯氏曰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  
人而人化之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  
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看他去齊宿晝氣象則別明  
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温公温公  
不起明道作詩以寄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然於去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肆

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鄒氏志完曰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  
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  
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  
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  
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又曰明道云元氣會則生聖賢又云凝然不動是聖  
人又云惟善通變是聖人又云凡人之弗能爲者聖

人弗為其形容聖人至矣盡矣。

朱子曰明道語宏大。

又曰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

又曰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

又曰明道言語儘寬平。

又曰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

又曰明道可比顏子。

又曰學者想像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五

又曰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

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偽之相通事為之終始一為

感一為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

又曰明道定性書自曾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

他相似或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

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

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朱子曰

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

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

絡脉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良其背不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擴然而大公孟子曰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

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擴然

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

去看方始得。

又曰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

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入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為物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五

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

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為須是內外合一動

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

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

又曰明道所云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

應是感而遂通。

又曰明道定性書中有自私自用智之語是因橫渠病

處箴之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疎不能應物又有一般

人溺於空虛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自若能擴然而大公

則上。不。陷。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慾。自。能。物。來。而。順。應。

又曰。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

問。明。道。云。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朱。子。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內。者。為。是。而。在。外。者。為。非。只。得。隨。理。順。應。

又曰。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遠。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朱

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一。段。朱。子。曰。這。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見。

又曰。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蹉。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已。為。人。之。分。

又曰。明道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

又曰。韓持國本好佛學。明道與語。而有會得此。便是。

會禪之說者。蓋就其素所講明者。因以入之。今人多。說。闢。異。端。往。往。於。其。教。中。茫。然。不。知。其。說。馮。虛。妄。語。宜。不。足。以。服。之。如。明。道。諸。先。生。實。嘗。深。究。其。說。盡。得。其。所。以。為。虛。誕。怪。僻。之。要。領。故。因。言。所。及。各。有。其。旨。未。可。以。為。苟。徇。其。說。也。

又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所。以。愚。皆。獲。其。益。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朱

聖者言。其氣象也。後人著述雖多。而氣象有不近似者。知者必識之。

又曰。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時。猶。曰。已。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又。曰。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補。

又曰。朱子贊明道曰。龍德正中。甚當。

又曰。聖賢真是人不能識。如程明道去聖人為不遠。陳襄薦明道。謂其可為風憲之職。是豈足以知明道。



哉。

又曰中立自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又曰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又曰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事皆然。

又曰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又曰程子嘗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右曰某於此有愧大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敬齋胡氏曰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

又曰程子有篤恭而天下平氣象。

又曰明道才大德盛當時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於掌惜乎神宗惑於王安石功利之說而不能用也。

當時神宗甚欲有為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去。

神宗眷眷懷之安石亦言感賢誠意當時被張天祐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為兩分其罪。

又曰明道十事他便是耍舉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綱目若下手做時想又精密。

又曰明道行狀云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其為政也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民而民信此聖人境界上事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又曰明道先生本領純察理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天下第一人也。

又曰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於此矣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治。

又曰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下天完純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嘗驗之無內外工夫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也。

也。

整菴羅氏曰。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於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於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又曰。程伯子嘗言。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佛家亦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其大旨殆無異也。而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伯子不可其說。愚嘗求其所以不可之故。竟莫能得也。夫佛氏之所謂性者。覺吾儒之所謂性者。理得失之際。無待言矣。然人物之生。莫不有此理。亦莫不有此覺。以理言之。伯子所謂不獨人爾。物皆然是也。以覺言之。蠢動含靈。與佛容有異乎。凡伯子之言。前後不同者。似此絕少。愚是用反覆推究。以求歸於至云。又曰。明道先生答定性書有云。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

知性之無內外也。此數句最緊要。最要體認。若認得分明。去用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工夫方有下落。性無內外云者。內外只是一理也。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爲贅。及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証已証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又曰。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禮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愚謂以誠敬存之。是收攝。保任功夫。以義禮栽培。是維持助發功夫。說得十分精密。近世儒者。莫不以明道識仁說爲第一義。徐而察之。大率要灑脫。要自在。要享用。有以功夫言者。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恐明道復生。亦當攢眉也。又曰。程伯子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

莫錯否。伯子曰：如公之言，乃是說道。克已復禮，乃所以為道也。克已復禮之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若不克已復禮，何以體道。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又一日謂持國曰：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污壞，即當敬以治之。合修治而修治，義也。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為無事修治則過矣。余始甚愛識仁說，近讀此更有味乎其言。

卷之七 正統

高景逸曰：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得禪書透，則得真。

又曰：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而誠聖心，發二書之秘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為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天理為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又曰：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某。前出來說大學，孔氏遺書謂中庸，孔氏傳授心法，常人讀書必先語孟，不是程子表出四書，聖學真無人。

門得之遺經，豈不信然。

愚按：明道之學，當時擬之顏子，後世舉無間言。以其天資純粹，優入聖域，而無迹。此固然矣。然明道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出來。又曰：賢看顯如此，顯煞用工夫。又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又曰：學者不必遠求，只一敬而已。便是約處。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則無間斷。又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

卷之七 正統

取佛首，脯池龍，開老釋孜孜焉。於異端邪說，不遺餘力。則其於是非邪正之介，抑何其嚴也。後之為明道者，吾惑焉。以濂溪令尋孔顏樂事，目之為佛家公案，轉參而轉惑。又因明道與學者言，引一二禪語，以為沉遂從而摘取語錄中之微。高渾者混入於瞿曇拳棒之間，以為儒釋渾同。左券舉凡好高立異之士，未有不相率而陷溺於其中。一倡百和，日新月盛。方袍圓頂，坐蒲面壁。

人曰明道在是。吁。豈不重可嘆哉。夫明道首門。其端而後人翻以異端誣明道。然則今之所謂明道之學者。固即明道當日之所痛心疾首。深恐其為害於天下。後世不憚以其身。嗷嗷焉為之力闢。而痛斥之者也。愚嘗曰。顏子明道難學。善學之。則日進於高明。不善學之。則日流於空蕩。愚又曰。初學學顏子。不如學會子。學明道。不如學伊川。學會子。正是學顏子。學伊川。正是學明道。亦深懼夫學者之長難而趨便。舍平實而驚高遠。其流弊殆至如

取於鄙說云。

學統卷之七終

學統卷之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眾。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大中公所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秘

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宣仁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二

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厚看詳國子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

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凡數十條六月上疏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三

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詠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

通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哲宗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雖哲宗諭

以少休不去也人或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哲宗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哲宗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哲宗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

日乃為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為詆謗。一日赴講會，哲宗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六

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污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謔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大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

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用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涪。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謁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七

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時易傳成書

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  
衰尚覲有少進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  
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於疾革門人進  
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  
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歿初明道嘗謂  
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  
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先生既歿昔之  
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  
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蓋先生之學  
以誠爲本以敬爲要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  
於六經動止語嘿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  
止也橫渠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  
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  
字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有成就其微言精  
發揮聖賢之秘奧則在語錄及易傳春秋傳等書  
蓋其道大約與明道同惜乎遭時不幸未究所施鳴  
乎道之興與廢也豈非天耶而或者猶以執理不化

爲先生病則大謬矣涪人祠先生於北巖學者稱爲  
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  
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  
司馬溫公呂申公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  
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  
又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  
制禮作樂之其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  
呂申公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  
資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非同拘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王氏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  
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  
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  
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德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  
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  
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  
再適人以謂盜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爲何敢



說。這。樣。話。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問以言乎德。則並包眾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和靖尹氏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

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居經筵。建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

右。倘。人。君。出。一。言。舉。一。事。必。使。經。筵。知。之。有。剪。桐。之

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

主。少。非。可。為。之。時。也。先。生。曰。正。可。為。也。責。不。在。人。主。

在。人。臣。當。任。之。耳。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

哲。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

加。直。秘。閣。皆。辭。之。黨。錮。起。謫。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

弟。子。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先。生。自。涪。陵。

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門。人。後。弟。子。請。益。有。及。易。書。

者。方。命。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門。弟。命。請。問。易。傳。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驗。之。蓋。其。潛心。已。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紬。繹。然。後。著。書。者。書。不。得。已。也。

胡。文。定。公。言。於。朝。曰。伏。見。元。祐。之。初。宰。臣。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經。筵。自。司。勸。講。不。為。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信。而。行。舉。動。必。由。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且

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不

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

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等。

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

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

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

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加。訾

訕。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

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人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以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專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

伏望特降指揮，哀集遺書，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也，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鄒氏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朱子曰：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又曰：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悅，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清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踐企。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又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

又曰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

又曰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又曰伊川語親切。

又曰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

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朱子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問伊川可比孟子否。朱子曰。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伊川。

學統

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曰。然。

又曰。今之想像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盛。何也。朱子曰。也不得不恁地說。

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

然恁地。

朱子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闕理不精。正坐讀書。草草爾。况春秋大義。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據。而忘之爾。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

學統

又曰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益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卽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

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了性。却不是壞了著修。

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來聽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朱子曰。宰相尊賢如此甚好。自是諸人難與語。

又曰伊川快說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先曾。

說過湖南正以為善龜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  
又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  
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

又曰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主一事  
端言則包四者若不得他如此說出如何明得

又曰伊川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  
之所賦與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於  
天言之故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爾

又曰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又云仁者天下  
學統

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乎實  
者當精看此等處

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云人心常要  
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  
則不能周流無窮矣某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  
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朱子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  
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  
這却是滯於一隅

問伊川答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

觀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為如何此說  
似與季明同朱子曰但欲見其如此爾然亦有病者  
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  
旒黈纒答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  
畧發還只是未發朱子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  
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黈纒非謂全  
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莫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  
而不能起也

學統

問伊川答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  
朱子曰此條記得極好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只是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  
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  
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

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  
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  
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  
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

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為用。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朱子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麼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為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曰。是。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十一

問心本是箇活物。無間於已發未發。常恁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證之。只是明靜中。不是寂然不省。故爾。不審是否。朱子曰。說得已。是了。但寂字。未是寂。含活意。感則便動。不。只是昏然不省也。

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伊川云。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靜中有物者。莫是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朱子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

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却說得近似。但只是比類。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曰。纔說知覺。恐便是動。曰。此恐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問伊川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昧之意否。朱子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十一

問伊川云。靜中有物。如何。朱子曰。有聞見之理。在。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畢竟此物云何。朱子曰。只太極也。

又曰。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云。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方有功。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朱子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朱子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原不會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起否朱子曰固是曰伊川說就孝弟中便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可盡性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至命曰知得這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曰程子以窮理盡性至命為一事橫渠以為不然曰若是學者便須節節做去若是聖人便只是一事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既變易何以反能久朱子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為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

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朱子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

問伊川前後進講未嘗不齋戒潛思存誠如此則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不然尋常未常不誠只是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又曰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他做去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又曰伊川言心即理也與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撲不破敬軒薛氏曰伊川為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狗之哉又曰程子易傳有無窮之義理知者鮮矣又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為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整庵羅氏曰楊慈湖紀先訓內一條云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錄流行人服其篤行

遂信其說其說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患頗深其所指乃伊川程先生也何以知之蓋慈湖嘗與學者講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之說因議及伊川又回護數語云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爾家庭議論如出一口決非偶然之故得無以其所覺者為極致遂敢於自大耶夫以大舜之聖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他惟是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凡伊川與其門人之所講習無非人倫庶物之理千萬世之所通行者也安有千萬世之所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通行者而可目之為小道哉若謂大道混成不容分析則伏羲既畫八卦又重為六十四卦文王繫卦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又出許多文字何其不憚煩也安知千條萬緒無非太極之實體苟能灼見其精微之妙雖毫分縷析自不害其為一伊川所作易傳蓋深得四聖之心者也顧可以小道目之耶必如其言則是大道不在伏羲舜文周公孔子而黃而瞿墨獨得之矣害斯道者非若人而誰高景逸曰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先生之道通於天地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生之道備於一身釋有普賢人知尊之人有伊川人思議之礙其欲也人欲肆而防之者禮學如先生乃曰克已復禮愚按自堯舜以來聖聖相傳不越一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故凡聖狂賢愚之分吉凶理亂之界惟在一敬肆之間而已矣二程子既以一敬接千聖之傳而伊川則特為主一無適之解又從而反覆發明之庶幾學者有所持守以為超凡入聖之地朱子謂程氏之有功於後學最是主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敬得力而當時東坡蘇氏則曰軾生平疾程頤之奸不假辭色又曰何時打破這敬字夫程子而主目之奸此固不待辨不知敬之一言何所負於東坡而必欲打破而後愉快耶後世邪說倡異學熾猖狂恣肆波流雲擾聖門敬字直破碎於浮屠參棒下矣即如有明之季士大夫為王氏之學者群居聚會膜拜誦金剛經譚指月錄依舊泰和孔子號稱講學時人目之為白蓮會至溫陵李氏則更削髮披緇裸體上座號曰現身說法開口便譏浴

閩笑程朱。嫚罵詆毀。至不忍聞。自以為解脫三昧。一切不礙。而不知其得罪名教。與異類同歸。嗚呼。不敬之害。抑至於此。惜不令坡仙輩見之。近復有謂晦翁言伊川。叅某僧有得。反竊其說。以為洛學者。夫伊川之書。具在。取而讀之。有片言隻字。自竺典中來者。耶。伊川斷不取佛說。晦翁亦決無此言。始好事者。為此論。以自解免。爾嗚呼。世俗匪人。不憚厚誣。前哲往往如此。可為三嘆。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七

學統卷之八終

學統 卷九

學統卷之九

正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朱晦庵先生

先生姓朱。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也。朱為新安著姓。世有偉人。韋齋公諱崧。字喬年。甫冠擢進士。歷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去國。行誼為學者所師。因仕入閩。以宋高宗建炎四年生。先生於尤溪之官舍。先生自幼穎悟。甫能言。韋齋公指天示之曰。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天也。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公異之。五歲就傅。授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即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

五一七



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  
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  
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辭  
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  
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  
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  
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  
誤之也夫口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  
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二

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蒙  
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  
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  
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於朝廷而已今之監  
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  
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  
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爾隆興元年  
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  
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

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  
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  
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  
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  
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  
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復王和論不合歸三年陳  
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  
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廷珪同召以未終  
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先生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  
政俱稱之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命  
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  
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孝宗欲獎用廉退以勵  
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先生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  
以手書遺茂良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先生  
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  
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先生再辭不許至郡興  
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

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四

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替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

深有所傷而終亦不能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曰是我爲亡也先生以病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先生甚力宰相趙雄言於孝宗曰士之高之不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五

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

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體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而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創。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願乃獨受其弊。孝宗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先生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先生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

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疏於為政。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孝宗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

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以先生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先生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九

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惡譏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

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其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先生曰吾平生學惟此四字豈可隱嘿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九

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先生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王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孝宗曰

朕亦見其跋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先生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知泉州先生再辭免除直寶文閣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十

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

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十一

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

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言。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十一

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公明剛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

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十二

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眾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

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進取不  
 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  
 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  
 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  
 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  
 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  
 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  
 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  
 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五

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拮尅士卒  
 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  
 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  
 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  
 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  
 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  
 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  
 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  
 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五

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  
 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  
 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  
 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  
 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  
 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  
 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  
 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  
 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  
 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  
 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  
 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  
 者爲庵舍。以居。先生悉禁之。嘗病。經界不行之害。會  
 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擇人物  
 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  
 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  
 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  
 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

望乃除先生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爾。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統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宣宗卽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大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克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克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其

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宣宗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宣宗未還大內。恐名體不正。而疑議生口。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先生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沾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當任已私，而陛下亦得

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宣宗亦未有怒先生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宣宗，亦開懷容納。先生又奏勉宣宗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文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各得其理。先生奏禮經勅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干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問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

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幸

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剝別廟。以奉四祖。始宣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先生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

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宣宗。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宣宗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主

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先生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先生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

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得徒建陽之考亭館  
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  
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  
取也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  
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  
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  
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  
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  
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汝

卷之九 正統

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  
嘉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  
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  
論天下於是攻偽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先  
生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  
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異儒者更名  
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  
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  
者笑而不荅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

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為已甚侂胄意亦漸悔先  
生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  
聚之間非妄譚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  
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先生已致仕  
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先生遺  
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  
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先生少  
時慨然有求道之志韋齋公病亟嘗屬先生曰籍溪  
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

卷之九 正統

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  
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先生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  
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愿中先生老矣嘗從學  
於羅仲素先生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  
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  
以居敬為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於  
極所謂質之前聖而無疑垂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嘗  
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  
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於

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辨。而力闢之。所著書有  
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  
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  
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  
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平生爲  
文。凡一百卷。生徒問荅。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紹定末。  
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溫公周濂溪邵康節張橫  
渠程明道程伊川及先生七子。列於從祀。不報。淳祐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元年正月。理宗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先生從祀。  
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靖獻公。明洪武初。詔  
以先生之書。立於學官。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  
稱先儒。朱子。韋齋公。從祀。啟聖祠。先生墓在崇安之  
九峯山下。子二。埜。在。皆賢。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今  
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一員。  
延平李氏。與其友人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  
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  
又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

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  
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  
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  
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  
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  
此者。

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  
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  
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  
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  
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  
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  
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  
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者。  
卽死。汝往事之。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  
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  
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

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其穎悟絕人。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克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覩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五

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克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教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五

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闈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德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天

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朋郵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克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

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極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察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蹟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天

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

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

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樂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竝立。高言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立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

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學。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愴然常以為憂。搥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眾。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闡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

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任倫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闢域哉。嗚乎。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缺。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

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以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為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端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



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整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亂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又曰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若草芥條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克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又曰先生入則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

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

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通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倫。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未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殛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墮於荆棘。獲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美

辨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爲學。其鶩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辭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親。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博洽。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美

如響愈扣愈深。亶亶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功  
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  
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  
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  
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  
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爾。謂可精  
探經傳。遽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  
履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  
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誠

卷之九 正統

月有限。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  
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  
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  
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寔懇到  
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為之語。必  
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  
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  
矣。嗚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  
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

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  
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  
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  
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  
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  
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為說。未  
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  
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  
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

卷之九 正統

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  
成。以定萬古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  
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  
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  
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  
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  
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  
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

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竝杜子美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繆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竝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友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絀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壤。射飲

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周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嗚乎。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

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揚。尹張侯。諸儒切磋商究之。分別白之。亦皆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昧者眾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強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者

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開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學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與嗚乎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子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西山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為

教者真妄是非不辨而明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為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又曰朱子本義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易

又曰啓蒙見作易之原與卜筮之本義

又曰朱子釋坤之初六扶陽抑陰之旨微矣

又曰孔子讀蒸民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子思中庸引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凡聖賢說詩只加數字轉換過而義自見未嘗費詞也朱子詩集傳蓋得此法矣

又曰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家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真所謂雲霧而觀青天也

又曰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游翫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

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念過便  
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綴念過詩  
得明道談詩意也

又曰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有書於  
前而不應於後也朱子綱目書法倣春秋之意

又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  
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  
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  
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之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  
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術新奇而掠  
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曰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無過於此為  
聖為賢治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  
學貫天人而一之者也

又曰四書經文集註為聖為賢皆由此入惟讀者  
知實得乃有其效爾

又曰朱子太極西銘解至矣盡矣

又曰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  
又曰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  
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  
論者讀者擇焉可也

又曰朱子解剝太極圖括盡周子圖說至為精密

又曰朱子論造化之精約莫過於太極圖解

又曰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  
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  
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也善行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  
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  
乎

又曰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  
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  
小學之樞紐也與

又曰小學只一性字貫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  
者所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

又曰朱子楚詞集註成於晚年所感者深矣

又曰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

又曰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周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為之發明後世紛紛莫知所定論矣

又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聖

又曰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述朱子得濂洛關中師弟子之議論著述乃可以成傳註故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又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

又曰孔子之後知作易之本原者程明道邵康節發明二子之學者朱子也

又曰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為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又曰二程之名言朱子采入四書集註或問中者多矣求二夫子之心者當於此觀之

又曰朱子盡得程子之學故曰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又曰諸儒解經多入外意惟朱子只主本意而無泛論

又曰表章大學語孟中庸始於程子成於朱子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聖

又曰朱子章疏有本有末有綱有目當時不能行其

一二信乎用言之難也

又曰千載而下得易之本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又曰朱子大本原皆得程子之學

又曰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祿輕重之是何異鴟鴞得腐鼠而嚇鸚鵡也

又曰程子之門人論未發之中與致知格物皆失程

子之意至朱子發明至矣

又曰周程之學非朱子無以發

又曰朱子論專言偏言之仁皆本於程子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語其論性命皆本於程子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之語其論本然之性皆本於程子性卽理也之語其論氣質之性皆本於程張論氣質之性如論致知物格之類皆本於程子

又曰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又曰義理精則能辨是非定于奪故綱目非朱子不能作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景

又曰一時之強弱決不能奪萬世之是非名義具有可畏觀朱子綱目書法可見

又曰史至朱子綱目而各分明

又曰南宋之君大抵無剛明者雖朱子之賢不能用

羣姦得志終至僨國豈非後世之鑑

又曰元人詩曰不宗朱氏元非學美哉言乎

又曰孟子言性善擴前聖之未發程子言性卽理也

與張子皆論氣質之性又擴孟子之未發至朱子會萃張程之論性至矣

又曰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爲法

又曰朱子答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

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必若待中人以上

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是則孔子所言

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

又曰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爲己之

學後世皆藉此以爲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

初意哉

敬齋胡氏曰看來朱子只慙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景

縮朱子直是豪氣

又曰朱子直是勇窮理便直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

徹底

又曰今人有厭讀朱子傳註以爲太煩者又有博覽

朱子諸書以資解說者二者皆非也憚其煩厭其卑

此好簡易高大必流於異學空虛昔陸子靜惡伊川

之言蓋其天資過於高大有凌空駕虛之病與程子

收歛謹密實地工夫異矣況朱子博學精詳細密

悉尤非趨簡徑樂閑曠者所便也



又曰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則深得釋經之意

又曰朱子體段大約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整庵羅氏曰朱子年十五六即有志於道求之釋氏者幾十年及年二十有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師事之於是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其舊習延平既卒又得南軒張子而定交焉誠有麗澤之益者也延平嘗

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未幾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出差訛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今漸能消釋於日用處

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觀乎此書可以見朱子入道端的其於南軒往復論辨書尺不勝其多觀其論中和最後一書發明心學之妙殆無餘蘊又可見其所造之深也誠明兩進著述亦富當時從游之士後世私淑之徒累千百人未必皆在令人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李

下然莫不心悅而誠服之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今之學者槩未嘗深考其本末但粗讀陸象山遺書數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已矣於朱子乎何傷

顧涇陽曰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義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

又曰象山兄弟不肯濂溪之無極又不肯橫渠之西銘伊川不肯康節之易獨朱子一一信而好之且為

考訂釐正推明其說以遺來學至以此取譏蒙訕不容於世曾不為悔試看此老是何等心胸何等眼界何等手段

又曰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過於無所逞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於有所束而憚之孔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而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朱子希孔子者也是故論造詣即顏孟猶有歉焉論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李

高景逸曰朱子謂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學者  
必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  
理而學問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為分  
心與理為二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為二朱  
子正欲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久矣  
又曰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  
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即知之至而心  
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為外物不知不窮其理  
物是外物窮其理理即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

無物矣此語可味也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聖

又曰朱子傳註六經折衷羣言是天生斯人以為  
世即天之生聖賢可以知天命矣  
又曰朱子格物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無所不有知本  
之義已在其中所爭者此謂知本二語本相粘而離  
之以下句之上有缺文以上句接聽認為衍文爾若  
實做朱子格物工夫自與知本無二實做知本工夫  
自與朱子格物無二非今日之古本與朱子無異指  
乃朱子格物原與古本無二指也

又曰刪述六經者孔子也傳註六經者朱子也子  
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  
子為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又曰五經四書註俱是漢儒專門傳受俱有一箇來  
歷後來宋諸大儒又費許多心思逐句逐字稱筋估  
筋定下肯細心咀嚼之自有滋味何必說出許多新  
奇更不知今之所謂新奇正先儒所剩下不用者故  
文公先生嘗云四書註中字字句句俱是某稱量過

來若人不用得某許多工夫却也看某底不出其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聖

註書時與敬夫伯恭兩先生往來書簡雖有一字不  
安辨論數番後人未曾見到反議論前賢真無忌憚  
也  
又曰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為顏曾思孟然當  
子之時邪說竝作而仁義克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  
不著也由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為周程張朱然當  
朱子之時邪說竝作而仁義克塞不有朱子孔子  
道不著也故昌黎韓氏曰孟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

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子下可謂知言矣夫聖人之道載在六籍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聖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聖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迺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江河之流地非獨研窮之勤昭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真足以柱石兩間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

愚按孔子集列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此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私言也朱子著述甚富就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中出於門人之紀述不無一三出入而要其全體蓋居敬窮理之言實與堯舜精一孔顏博學之旨先後一揆聖人復起始不能易矣象山則曰朱元晦誠泰山喬嶽惜乎其未聞道也夫朱子之道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之道也如象山之言夫必如何而後謂之聞道耶若曰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是聞道恐去道益遠矣嗚乎此象山之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象山之所謂聞非吾之所謂聞也而陽明

羅整庵書有曰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時天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嗷嗷於其間可哀也已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前而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乎若守仁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信如書言是陽明以朱子為楊墨為佛老而居然自比於孟軻韓愈矣嗚乎朱子而果楊墨佛老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蓋

耶陽明而果孟軻韓愈耶此兒童之見狂病喪心之語不足深辨者也陽明聘一時之智力以就功名觀其所豎不在管晏之下載籍以來如陽明者亦夥矣未見其盡攘臂仲尼之庭也顧乃氣驕志溢妄自尊大拾先賢之口唾為秘密寶藏因而輕肆詆毀以為名高以熒惑狂愚之耳目而不知彼之所持以傲先賢者固先賢之所鄙棄而不屑道者也一時昏昏聾聵坐受其欺即號稱聰明才智之士間亦洞察其為說之非而往往嗜欲動於中

功利移於外。遂亦不勝其好高欲速之私。且又以爲既有一名高饒氣勢者爲之倡。因不憚羣趨而爭附之。猖狂怪誕。日增月盛。雖以陷溺人心。克塞宇宙而不顧。既乃知人心之不死。公論之難勝。則又變爲展轉回護之計。作晚年定論以自解免。若曰。朱子晚年所見與我同也。嗚乎。同不同。定不定。姑置不論。就如所云是前此未嘗實見朱之所以爲朱。而遽乃嗷嗷焉加之。詆誣其亦何辭於非聖之辜也。耶。嗚乎。邪。焰之熾烈於猛火。蔓延流毒。猝

學統卷之九 正統

業

難滅熄。百餘年來。瞿曇陋習。中人心髓。東魯之書。悉化而爲西竺之典。名爲孔氏六經。實則禪家六籍矣。苟非有真知定見。鮮有不惑於其說者。嗚乎。誰實爲之。誠不能不太息痛憾於斯人也。

學統卷之九終

學統卷之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也。少孔子十五歲。閔子早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閔子御車。體寒失紉。父責之。閔子自理。父察知之。歸驗其二子。則皆綿也。欲出後母。閔子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後母

學統卷之十 翼統

亦感悔。成賢母。孔子嘗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坫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定公五年。魯人爲長府。閔子曰。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召為費宰閔子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哀公六年從孔子阨陳蔡哀公十三年閔子五十五歲矣一日侍孔子側閔閔如也孔子樂閔子居親喪三年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閔子卒葬濟南府城東五里有祠在范縣唐贈費侯宋加瑯琊公改費公明祀稱

學統 卷之十 翼統 二

先賢閔子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朱子曰閔子閔閔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

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辭費宰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為已辭此與人為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已兩盡其道如此

又曰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應方來之變則於膠轕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為賢也

學統 卷之十 翼統 三

又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閔子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

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父欲逐其後妻以閔子之言而止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辭表故內則

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

雲峰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與。

新安陳氏曰。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觀

閔子。子單之言。友之實可見。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

宜哉。又曰。閔子之辭費宰。始言善為我辭。辭之之言。雖始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

又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論語所謂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或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雙峰饒氏曰。觀長府一章。可見閔子間閭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靜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四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與

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仕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求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皆不能如閔子之辭。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嗟夫。若顏閔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

愚按。閔子之在聖門。孝儼於曾。德行亞於顏。雖其生平言行不多見。即處後母一節。真誠愷擊。至性流行。百世而下。讀之猶令人感動。而辭費宰。諷長府。言和意果。彷彿聖人氣象。非大賢而能如是乎。世儒高談性命。往往薄前賢不足道。而跡其居恒。

學統 卷一〇

措履反不如庸衆人之爲者多矣是以君子貴實行也

學統卷之十終

學統

卷之十

翼統

六

學統卷之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冉子

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而惡或少之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賢蓋許之也冉子問仁於孔子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冉子曰雍

學統

卷之十一

翼統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又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冉子因問禁孔子遂詳告之冉子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冉子以德循

著名。孔子稱之曰雍。也可使南面。冉子問子桑伯子。孔子曰。可也。簡。冉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孔子曰。雍之言然。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冉子問於孔子曰。書曰。哀矜折獄。何謂也。孔子曰。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哀公六年。冉子從孔子。阬陳蔡。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乃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冉子卒。葬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呼爲冉邨。一在冠縣。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薛公。明祀稱先賢冉子。程子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仲弓問仁。而仲尼告之者。以仲弓可以事斯語矣。

又曰。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蓋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朱子曰。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又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蓋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歛藏。嚴謹做將去。伊川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朱子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爾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爲敬。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須言敬矣。又曰。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



問仲弓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朱子曰以或人  
不佞之譏及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  
以為簡以臨之莊以蒞之蓋近之矣其深厚廣博宜  
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為政  
則疑其主於德而言與

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  
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仲弓之可以  
南面以此

雙峰饒氏曰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簡而

學統

卷之十一 翼統

四

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  
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可使南面固  
有所自來矣

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  
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  
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

厚齋馮氏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古有此  
語惟仲弓可以語之

愚按仲弓遊於聖人之門具有人君之度居敬行

簡一語舉從古帝王心法治法包括無遺夫子南  
面之稱良有以也夫君如堯舜可謂至矣尚書載  
堯曰欽明日恭讓載舜曰溫恭曰寬簡然則君夫  
下者之準則亦可知矣仲弓蓋嘗聞諸夫子者矣  
見大賓承大祭敬之說也先有司赦小過簡之說  
也居敬而行簡何其言之似夫子也嗚乎若仲弓  
者可謂善學矣雖然敬者聖賢傳心之要帝王修  
身出政之本無所不包亦無所不貫南面臨民其  
一焉爾敬則大綱正而萬目舉敬則不下堂階而

學統

卷之十一 翼統

五

天下平蓋惟敬必簡未有敬而不簡者亦未有簡  
而不由於敬者敬者兢業之謂而非矜持之謂也  
簡者體要之謂而非濶略之謂也後世刑名法術  
之治失之雜清淨寂滅之學流於荒皆不敬之過  
也固聖門之所鄙而羞稱者也嗚乎仲弓亦賢矣  
哉雖然仲弓在孔門猶閔冉之亞也而苟況稱仲  
尼子弓為大儒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或曰三冉同  
學牛阨於命求局於藝惟雍也仁而不佞云噫近  
之矣

學統卷之十一終

學統卷之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孔子三十一歲以言語著名善為說辭嘗從孔子求為已目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孔子亦問端木子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端木子

學統

卷之十二 翼統

問於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衛莊公出公爭國孔子欲仕於衛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端木子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衛公孫朝問於端木子曰仲尼焉學端木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陳子禽問曰夫子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端木子曰夫

學統

卷之十二 翼統

子之言以為知一言以為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當世之重端木子者如此惟孔子知其未足也而屢進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及以不欲加諸人為質則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後端木子德日進契道日深孔子遂呼而謂之曰賜也汝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子以貫之端木子乃自嘆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見其禮而  
 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  
 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至此，端木子  
 之所造深矣。而孔子之自衛反魯也，端木子實從之。  
 故其言多見於魯君臣之間。如邾子來朝，魯定公受  
 玉，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吳及衛會於鄆，子服景伯如  
 齊，諸大事，端木子並以辭命聞。詳具春秋左氏傳。孔  
 子既歿，門人心喪三年。畢治任將歸，端木子反築室  
 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其尊師有如此。端木子嘗幸  
 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太史公疑在齊平公之世。然  
 史傳未詳其墓，亦不可考。或曰：在今濬縣大伾山。  
 唐追封黎侯，宋加黎陽公，尋改黎公，明祀稱先賢。端  
 木子。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又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爾。  
 然此亦是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若子  
 貢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

學統 卷之十一 撰統

又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  
 也。朱子曰：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識彼，告往知來，是其  
 矣。又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官屈  
 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矣。夫子所以與之  
 也。又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方擔荷得去。如  
 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  
 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顏子  
 而下，使用著子貢，所以孔子爰呼子貢而與之語，意  
 蓋如此。

又曰：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  
 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又曰：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預焉。則  
 顏會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或問：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夫  
 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為妙爾。夫子當其

學統 卷之十一 撰統

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  
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  
者蓋可見矣朱子曰此說亦善

又曰子貢俊敏

又曰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孔  
子亦自謂達不如賜

或問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否朱子曰不  
然顏子得入故能高堅前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  
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子貢得入故能言性

學統 卷之十二 翼統

與天道不可得聞他人自不能入爾非高遠也

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只是知得周徧終始無遺聞

一知二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然思與睿亦非兩

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

遺照矣

又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則不安於已知自屈則不

畫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子貢也

又曰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

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即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

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問人  
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

雲峰胡氏曰曾子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  
知夫子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  
也

又曰孔子歿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盧墓至六年  
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

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  
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

學統 卷之十二 翼統

者哉

又曰顏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

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

足以見矣

朱氏公遷曰顏淵子路子貢皆為以理自守者然守

之近於自然者顏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貢

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不免以

已方人者子貢也是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

則如此

敬軒薛氏曰孔子弟子知孔子者不過顏曾二子其  
次惟子貢庶幾焉

愚按孔門聰明穎悟淵淵而外莫如子貢生平  
篤於親師智足以知聖求之七十之子未之多見  
晚年造深學進與聞一貫之旨獨契性道之妙勿  
論游夏之徒即德行如閔冉亦有所不及也已借  
日以言語著名蓋其才優專對不辱聘使亦士君  
子行已之大者豈其佞喋恣騁從事於便給之長  
耶而太史公謂其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辨則誣

學統卷之十二 異統

甚矣至貨殖一節乃少時事爾且亦必有道焉  
時孔子不過惜其未能忘情境遇如顏氏子之屢  
空云爾非謂其皇皇財利效市井賈人之為如史  
記所稱好廢舉與時轉貨貲販鬻於曹魯之間云  
云也若所謂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計  
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則謬妄尤甚考之春秋左氏  
傳前後戾舛事絕不類大都戰國時三晉兩周縱  
橫遊談之士假托於孔氏高弟以自文其詭譎傾  
危之習而腐遷及班氏不加深考從而誤信之爾

苟非後世諸儒尚論明辨聖門大賢直與猗頓儀  
秦輩埒矣其為侮謫誣損可勝嘆哉而近代楊升  
菴則又曲為之諱以謂子貢多聞多見有似貨殖  
然則賜不受命當作何解耶又以史遷之言雖朱  
文公亦惑之夫文公之註論語也於子貢貨殖不  
過曰此心未忘而已中引程子之言以發明之於  
四科之言語不過曰善為辭令而已並未嘗雜稱  
史記猥濫之說然則文公不惑於史遷之言也明  
矣升菴能信子貢而不能信文公抑又何耶升菴

學統卷之十二 異統

雖號稱宏博不過富於詞章已爾本不足辨姑及  
之

學統卷之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一字子若魯人也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彊識好古道明習禮樂少時惡臥而焮其掌君子以為能有忍嘗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

學統

卷之十三 翼統

以謙也。有子既學於仲尼而有得焉其言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又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又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魯饑哀公問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子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子

智足以知聖人其贊孔子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靈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孔子既歿曾子道孔子之言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夫子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會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為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

學統

卷之十三 翼統

初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會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會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此知其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此知其不欲速貧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子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會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哀公八年春吳伐

我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於幕庭卒三百人。有子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以是稱有子之武。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子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裁糧。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然有子既祥而絲履。組纓。君子譏之。或曰。誣也。檀弓之文曰。蓋蓋之者。疑之也。有子嘗曰。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觀此。可以知其所尚焉。有子卒。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以凶事尚右。故也。有子之門人。與曾子之門人。記

學說 卷之十三 綱

論語是也。當時凡門諸賢。曾子而外。蓋即推有子云。唐追封卞伯宋加平陰侯。明祀稱先賢。有子。雲峰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為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

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禮樂之本矣。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

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上下宜憂不足乎。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有若教之微。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歛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朱子曰。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

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爾。

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連年有蝨。又用兵於邾。兼有齊警。以用不足為憂。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為迂濶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

學說 卷之十三 綱

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

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溥矣。雙峰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為發明之。

學統 卷之十三

五

又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

汪氏曰：有子言務本是用功，即孟子智禮之實也。其言本立是成功，即孟子樂之實也。但孟子專主事親從兄而言，有子則言孝弟可以推之於仁，民愛物，其意有不同爾。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為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愚按：有子好古深思，明體達用，實曾氏之流亞也。

即論語所載數章，辭指氣象從容不迫，頗有似於聖人。後游夏之輩，至欲事之如孔子，其說出於孟氏，宜為可信。由此而觀，可以見諸賢思慕其師之切，而有子之取重於聖門也，亦已素矣。然有子之自知甚明，知聖亦審觀其言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則其生平推尊孔氏，何如其至。使當時脫無曾子之言，亦豈遂輕據宣尼之座，抗顏自居於至聖，而以師道臨同學有衆哉？殆必不然矣。若如史遷之言，其始也以其貌之僅肖也，而擁而崇之，其繼也以一三事之未能中也，而一旦斥而去之，夫孔門諸弟子為何如人，羣奉一師，繼大聖人後，為何如事，願乃一子一奪，同於優戲，曾童孺之所不為，而謂聖門為之乎？況所謂一二事，亦不過星巫卜祝小智曲數之末爾。孔子之為孔子，豈在於是，知與不知，又奚足以重輕有若耶？甚矣史遷之妄也。學者於此，苟有知識，未嘗不致辨焉。而象山陸氏輕信史遷，遂詆有子為支離，夫有子之言，具在其發揮聖道，亦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愚不

學統 卷之十三

六

具在其發揮聖道，亦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愚不



知其所為支離者果安在也。賢如有子而史遷於前象山詆於後抑何聖賢之不幸哉噫。

學統卷之十三終

卷之十三 翼統

七

學統卷之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也。少孔子三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閒居言子侍曰。敢問禮。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學統

卷之十四 翼統

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閭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言子聞之煥若發矇焉。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子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言子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

子同是禮也。言子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言子曰：有無惡乎？齊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言子每侍孔子。輒以禮為問。故聖門謂子游為習於禮也。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言子。言子曰：飯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

學統

卷之十四 翼統

二

言子。楊裘而弔。曾子指言子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楊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言子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衛司寇惠子之喪。其適子虎不得立。言子為之麻衰。牡麻經。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言子曰：禮也。文子退。反哭。言子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言子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言子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淚。

言子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歛。經而往。言子弔焉。主人既小歛。言子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言子。言子曰：其大功乎？孔子既卒。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言子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季康子謂言子曰：仁者愛人乎？言子曰：然。人亦愛之乎？

學統

卷之十四 翼統

三

曰：然。康子曰：子產死。鄭國丈夫捨玊珠。婦人捨珠珞。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言子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言子嘗為武城宰。孔子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他日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言子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自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子貢對衛將軍。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也。孔子亦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蓋言子在聖門。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其宰武城。以禮樂化民。邑人至今稱之。言子生卒年月無考。今吳郡有子游冢云。唐追封吳侯。宋加丹陽公。後改吳公。明祀稱先賢。言子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子游為宰。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

學統 卷之十四 翼統 四

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問滅明固正。大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朱子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又曰。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又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聞而深喜之也。

又曰。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嘿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殆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者與。

學統 卷之十四 翼統 五

勉齋黃氏曰。子游教以絃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入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

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絃。蓋御琴瑟歌咏。

誦之爾城以武名乃嚴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  
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  
變甲冑之俗為絃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  
言發實語也

西山真氏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知  
澹臺之賢一邑之宰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  
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  
王素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司馬光用  
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

學統

卷之十四

翼統

七

之士進而奔競詔譽之風息矣

雙峰饒氏曰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蓋子游平日却

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

可見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姑為之抑揚爾

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為

重一以道化為先皆見其知本

愚按言游吳產也踰江涉淮北學於上國卒為聖  
門高弟以文學顯名殆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考  
勾吳雖僻與中國之虞兄弟也泰伯首稱至德

札亦以閱覽博物聞而言游則又崛起三江震  
間受業仲尼之門哀然大賢為東南道學之宗斯  
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其信不誣耶或曰吳學始  
於言偃楚學始於陳良蜀學始於文翁開先之功  
不可誣也是固然自宋以來楚閩吳越之彥配食  
孔庭者何彬彬也孟子不云乎先聖後聖其揆一  
也是惡可以時代方域論耶

學統卷之十四終

學統

卷之十四

翼統

七

學統卷之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誨之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及為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然卜子能篤信孔子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鶩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卜子曰吾人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卜子問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

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敢問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又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三王之德所以參於天地也卜子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卜子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卜子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卜子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卜子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起子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卜子嘗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又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卜子之學，端重實行，有如此。卜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作禮，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不亦君子乎。卜子尤善於教人，頗得孔子循循善誘之意。子游願疑之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卜子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子

學統

卷之十五 異統

三

歿。卜子教授於西河，西河之人疑以為孔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文侯問於卜子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何也。卜子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卜子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卜子嘗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卜子曰：非也。已亥爾，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於是。衛以卜子為聖，云卜子習於詩。

能通其義相傳。今毛詩序，卜子之遺說也。或曰：卜子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著在禮志，今其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五里新豐村，一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子堙，未知孰是。唐追封魏侯，宋加河東公。後改魏公，明祀稱先賢。卜子程子曰：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君親賢友，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

學統

卷之十五 異統

四

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或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以為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何也。朱子曰：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又曰：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儻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

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曾○離○此○  
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  
又○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  
人○皆○先○灑○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  
北○宮○黜○似○子○夏○

又○曰○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

又○曰○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

問○子○夏○篤○信○聖○人○如○何○見○得○朱○子○曰○這○箇○雖○無○事○實○

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便○見○他○篤○信○聖○人○處○

雙○峰○饒○氏○曰○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

之○教○而○謹○守○之○

愚○按○聖○人○之○道○本○末○一○原○微○顯○無○間○初○無○精○粗○大○

小○之○殊○也○至○於○為○學○立○教○則○先○後○重○輕○各○有○次○序○

不○可○淆○紊○半○塗○而○廢○與○凌○節○而○施○皆○未○有○當○孔○子○

之○博○文○約○禮○下○學○上○達○所○以○立○萬○世○斯○文○之○極○也○

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者○也○而○其○為○學○要○惟○君○親○

賢○友○為○兢兢○其○教○門○人○小○子○也○亦○惟○從○事○於○灑○掃○

之○教○而○謹○守○之○

應○對○進○退○之○節○而○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則○  
俟○其○優○游○漸○漬○而○得○之○其○對○子○游○之○言○曰○君○子○之○  
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嗚○乎○抑○何○其○言○之○似○夫○子○也○世○儒○不○察○摛○華○揆○藻○  
以○為○文○尋○章○摘○句○以○為○學○已○大○失○聖○賢○學○問○之○指○  
而○駕○虛○耽○異○者○則○又○舍○躬○行○而○談○性○命○棄○倫○物○而○  
言○神○化○虛○憍○躁○妄○變○怪○百○出○道○之○不○明○不○行○也○豈○  
不○重○可○嘆○哉○

學統卷之十五終

學統卷之十五

學統卷之十六

翼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董廣川先生

先生姓董名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先生衰然為舉首帝親策問以古今治道至於再三

學統

卷之十六 翼統

先生並疏策以對其畧曰道者所由以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既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風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

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其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興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得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

學統

卷之十六 翼統

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以教化之漸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曾子自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爾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豈何異哉又曰道者萬世無敝者道之失也道之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堯繼禹聖相授守一道無救敝之政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一而法度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覽而異焉。以為江都相。江都王易玉帝兄也。素驕而好勇。先生以禮誼匡正。王特敬重焉。久之。王問先生曰。越王勾踐與大夫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焉。先生對曰。昔魯君問柳下惠曰。寡人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卷之十六 異統

何為致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王曰。善。居無何。先生中廢為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先生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先生。私見嫉之。竊其書奏焉。天子謂其書有刺譏。召示諸儒。呂步舒者。先生弟子也。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先生吏。當死。詔

赦之。先生遂不敢復言災異矣。先生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口。公孫宏希世用事。位至三公。先生以宏為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帝曰。獨董仲舒可相。遂使先生相膠西王。王故聞先生有學行。亦善待之。先生恐久獲罪。乃以病免。先生凡相兩國。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即其家問之。奏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

卷之十六 異統

武安為相。始知隆儒。及先生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先生發之。先生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並以學顯於世。先生所著皆推明經術。有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若干篇。傳於世。墓在今西安府城南六里下馬陵。或曰在東光。據胡翰弔董子文也。元至順間。從祀孔廟。明初追封江都伯。後改廣川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董子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是也

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又曰仲舒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

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此等語似見得性善模樣

或問仲舒正誼明道之言是有是非無利害否朱子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

學統

卷之十六 翼統

五

重方盡善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空輕

又曰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

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

誼

問諸葛誠之云仲舒正誼明道之言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朱子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

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

又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爾其議□□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

問董子所謂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誼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

學統

卷之十六 翼統

六

後如此看可否朱子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

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

又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

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

又曰董子三策說得煞親切

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是也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爾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

外如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等條最有助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宏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敬軒薛氏曰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又曰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必不能真尊孔氏矣又曰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

愚按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道術陵夷子發憤下帷潛心大業使學者有所統壹為君首可謂醇矣其所謂勉強學問勉強行道即孔

學統卷之十六 翼統

格致誠正學問思辨行之義也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即孔子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義也此非真有得於聖人之指烏能言之親切而允當乎使董子得出於仲尼之門充其所至當亦不在閔冉之下而劉歆以為未及乎游夏愚竊以為非篤論也雖其中年以言災異獲罪幾於不免夷考其時殆亦宏偃輩忌害之爾未必董子之過也夫事莫大於對君行莫重於委贄天人三策董子獻身之言也其間發明陰陽感應之理不為不詳要皆原本道義引據經傳未嘗有一言近於祿祥讖緯之說如京房劉向之徒之所云也況所謂求雨止雨閉縱陰陽等法不過道家雜流禱賽符呪之邪術爾會謂董子大儒而為之乎即其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則董子之學其純一不雜亦從可知矣愚故以謂繁露一書未必皆出於董子聞舉玉杯清明竹林之屬文頗不雅馴其必當時好事者附會而為之爾有識者惡可不為之致辨哉 學統卷之十六終

學統卷之十六 翼統

學統卷之十七

翼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韓昌黎先生

先生姓韓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先生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上疏極論

學統卷之十七翼統

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歷遷職方員外郎坐疏論刺史陰相黨誣陷華陰令柳澗事復左遷為博士先生既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授七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先生亦奏言淮西敗可立待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爾與宰相議不合以他事改先生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宜慰淮西奏先生行

軍司馬先生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協力卒擒吳元濟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頌至為口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先生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略曰自五帝以及三王聖君在位享國長久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此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自時厥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至梁武帝為侯景所逼俄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

學統卷之十七翼統

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遍加供養百姓愚冥易惑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吾儕微賤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西域之人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宜政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眾

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官。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天下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為言。某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其直。奏言。某終狂疎。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先生至潮。問民

學統

卷之十七 翼統

三

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自為文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先生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名拜國子監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以鎮州反。圍牛元翼於深。援兵且十萬。望莫敢前。穆宗詔先生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於帝曰。韓愈可惜。帝亦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也。死臣之義也。安有受君命而

留。自顧者乎。遂疾驅入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葬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也。先生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先生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所著有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宏深。佐佑六經。與孟軻相表裏。自先生歿。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元豐中。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韓子。

學統

卷之十八 翼統

四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為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又曰。退之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又曰。韓愈道他不知。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又曰。韓子責人甚恕。

又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學統

卷之十七 翼統

五

問博愛之謂仁朱子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要之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退之云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又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

又曰退之原性人多忽之如言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朱子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少却一氣字爾

又曰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

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朱子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

學統

卷之十七 翼統

六

又曰退之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

又曰韓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云沉澆濃郁又云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

又曰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

好人多不知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西山真氏曰唐史云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

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

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糝糠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敬軒薛氏曰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絕無僅有之大

儒原道原性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明白純正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為考正其書誠非淺末者可得而窺也後學見朱子兼論其得失而不知此乃責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賢若不屑為者其可謂不知量也甚矣

又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為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沒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

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諸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動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俗惑於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窺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也

又曰孟子統絕漢唐間言道者皆妄也韓子亦止能言道之用爾

又曰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又曰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寬厚皆過於人但生於學絕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時得與道學諸君子遊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又曰周張程朱子之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又曰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絕

學統 卷之十七 續

倫理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又曰想韓文公敬大顛只是被他說著已病故為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大顛以物外清虛曠蕩之說格之此公之所以為其動也

又曰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

又曰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

無所從遊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真可謂豪傑之才矣

又曰韓文所以高於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為之也先儒猶謂其先學文失進為之序況為文不本於六經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綴集而敷衍之者乎

又曰自孔孟後皆不識性荀子謂性惡揚子謂善惡混先儒固已辨其非矣唐韓子原性篇以仁義禮智信論性以喜怒哀懼愛惡欲論情獨於性情為有見三品之說蓋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之意兼氣質

學統 卷之十七 續

而言也是雖不明指出氣字而意已在其中矣竊謂自孟子後論性惟韓子為精粹又豈荀揚偏駁者可得同年而語哉

又曰韓文公交友忠而不返於退面可以為百世之師矣

敬齋胡氏曰韓退之極聰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見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窺見聖人之用論性亦過於荀揚惜乎未得聖賢

用功之要故用力雖勤多在文字言語之間自任難



重於義理本原終未有得其以博愛為仁行而宜也  
義雖能窺見仁義之用於仁義之本體有所未覩也

愚按韓子一生以子與自命其有功名教端在於  
闢異端而晚年失足於大顛至造廬海上留衣為  
別又其集中讀墨篇與孟簡書送浮屠文暢序皆  
不能免後世學者之疑此其故何也蓋韓子因文  
見道者也并有窮理盡性之功與濂洛諸君子等  
者也其原道原性佛骨表諸作不過就其作用發  
見處及禍福因果等說淺淺立論爾亦非能深統

學統

卷之十七

翼統

十一

其虛無寂滅之根為之搆其穴而犁其庭也

流竄播遷因辱挫折之餘身心搖落把持未定亦

其宜也然自八代以降斯文淪喪聖道榛蕪幾與

洪水猛獸等矣高者羣入於荒誕卑者胥溺於辭

章舉不知天人性命為何物自韓子出而天下始

知正學異端如南北蒼素之不可易孔孟之言始

昭然揭日月而行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

韓子之功雖與天壤並存可也比隆孟軻豈為過

哉嗚乎韓子而在予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矣

學統卷之十七終

學統

卷之十七 翼統

十一

學統卷之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張橫渠先生

先生姓張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先生幼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虔奉父命涪州公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邠人焦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

學統

卷之十八翼統

斗

許欲結客取姚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奚事兵為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猶未以為足也於是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先生即語人曰比見程伯淳兄弟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往師之遂撤座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嘉祐初舉進士為郿州

司法參軍遷雲巖令為政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志

具酒食召鄉高年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告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過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言亦多有

學統

卷之十八翼統

二

從之者遷著作郎僉書渭州軍事判官渭帥蔡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為多神宗嗣位銳意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學者皆宗之可以名對訪問帝即命名既入見問治道先生以漸復三代為對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執政執政為王荆公安石問以新法先生正色曰公誠與人為善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者矣執政嘿然寢不悅遂命先生案獄浙東蓋遠之

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請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人莫能堪。先生處之恬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立大本。斥異學。蓋粹然一軌於正焉。先生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時典。一洗習俗苟且之陋。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為之論定。井田宅里學校之法。雅欲條敘成書。俾可施行。皆有志未就。秦鳳帥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明聖人遺指。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召還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卒。貧無以斂。同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郿。年五十八。先生力行好

古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其言並有功聖門學者。至今尊崇之。嘉定中。賜諡曰明淳祐。初。追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張子。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又曰。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程子曰。子厚為人謹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龜山楊氏致書程子。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於兼愛。程子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若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又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學統 卷之十八 翼統

學統 卷之十八 翼統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又曰西銘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如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學統

卷之十八

翼統

五

問西銘如何程子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又曰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

程子荅橫渠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深探遠隨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然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藍田呂氏曰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

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已以感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荅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和靖尹氏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已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

學統

卷之十八

翼統

五

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

又曰橫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底勇方做得

又曰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又曰橫渠說心統性情又說鬼神者二氣之良能這  
般所在說得的當

又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  
索之功深學者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  
橫渠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  
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又曰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都說  
了

學說

卷之十八 學說

七

又曰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  
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楊豈能到

南軒張氏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  
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

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

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  
而無弊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  
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  
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云此道自孟子後千  
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日有知者既  
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  
之意

曹月川曰困窮拂鬱實修省之一機故張子西銘曰  
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

又曰張子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  
至氣質變化方是有益此自易其過自至其中之說  
也

學說

卷之十八 學說

八

敬軒薛氏曰張子曰一故神即神無方日兩故化即  
易無體

又曰張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其旨深  
矣

又曰讀西銘著不得一毫私意

又曰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又曰讀西銘有天下為一家中口為一人之氣象

又曰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為一體

又曰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又曰讀西銘則知小智自私誠可恥矣

又曰西銘大旨即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

又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又曰讀西銘見天之大小

又曰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為仁

又曰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為仁之意

又曰西銘只是欲人存天理

又曰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西

銘理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專

言之仁也於太極圖中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又曰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即周子所謂無極而

太極也

敬齋胡氏曰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

身謹嚴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

至自然終是此病痛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既去則天地

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雖一匡天下不過出於智計之私况禍敗者乎

高景逸曰洋洋乎盈眸而是者何物也易也子與以

浩然名氣先生以太和名易浩然者太和之充於四

體太和者浩然之塞乎天地匪是不為知道不為見

易故曰周公才美智不足稱

愚按橫渠早年馳騁於孫吳泛濫於老釋一見二

程論易即撤去臯比由此精思力踐妙契疾書其

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晚節考禮明制銳意復古慨

然有志三代之隆雖所如不合有志未就而好古

力行實秦漢以來所希有者程子謂橫渠能養浩

然之氣斯言豈欺我哉使天多假之年則涵養蘊

藉泮渙優游強探力索之勞化而為從容寬裕之

樂未必其廣大而未造於熟學恭而安終不成也

抑橫渠之書正蒙得失參半西銘純粹以精前賢

固論之詳矣要其最有功聖門莫如心統性情一

語從古言心者多矣惟此四字逼真撫摸不破而

蔡季通以謂言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統

名。夫。統。之。為。言。總。也。卽。統。名。之。謂。也。橫。渠。之。意。正。如。是。爾。後。世。譚。宗。說。妙。印。月。拈。花。千。奇。百。怪。愈。證。愈。遠。嗚。乎。胡。弗。取。橫。渠。之。言。而。深。思。實。認。之。耶。

學統卷之十八終

卷之十八 翼統

事

學統卷之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邵康節先生

先生姓邵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先生幼從父徙共城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先生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先生對曰幸受教乃從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先生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濳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

卷之十九 翼統

一

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先生初至洛蓬華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時富鄭公司馬溫公呂申公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先生恒相從遊爲市園宅先生歲時畊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先生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溫公兄事先生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母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大夫之道路者有不之公府必之先生先生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三

其惡有就問學則荅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率迫不可爲或投劾去先生門人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先生先生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先生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伯子初侍其父識先生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先生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叔子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先生超詣之識務高先生所爲至謂先生有玩世之意又因先生之前知謂先生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先生之言先之先生蓋未必然也先生疾病司馬端明張橫渠程明道伊川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三



四先生晨夕候之將終召其子伯溫曰誌墓必以屬  
吾伯淳故既葬程伯子為銘稱先生之道純一不雜  
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云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  
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仲良伯  
溫克世其學元祐中賜諡康節咸淳初從祀孔子廟  
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邵子  
程子曰吾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  
惜其無所用於世或問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  
也

學

朱之一

日

又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  
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爾其餘門人各以其  
材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  
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  
節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於  
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實  
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  
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  
而入者與

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又曰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  
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會敢如此言  
來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  
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又曰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  
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  
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

學

朱卷之十九

日

又曰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  
者特立不惑子厚與堯夫而已  
又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  
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或問堯夫所學如何上蔡謝氏曰他也只要見物理  
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問何故却不著工夫  
為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失於理  
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  
和靖尹氏曰康節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  
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

在經綸最爲盡之。

呂氏曰邵先生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  
懽然如親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  
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  
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嶠曰邵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  
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  
爲詩平易而造於理

又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

學統 卷之一 九 綱 統

蘊皇帝主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

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

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  
世又斷自唐虞訖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典廢  
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鳴乎  
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歐陽氏棐曰康節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  
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  
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

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  
先見嘿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  
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  
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  
其門而入爾

又曰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翫味之久未能窺其  
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

學統 卷之一 九 綱 統

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

正張子房之流

又曰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

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

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  
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  
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

又曰康節之學扶摘窮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  
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此

之温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朱子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朱子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

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

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可鋪舒可謂人豪矣。又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又曰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又曰邵堯夫詩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又曰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強似皇極經世書。

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

又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問康節數學朱子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

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

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

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

其知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又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朱子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問康節云道為太極又云心為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

朱子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又曰康節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

又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久之理透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雷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

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成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諡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宜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王帝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暘。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摧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真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

學統卷之十九 異統

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邵子者。使猶得從遊於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會稽獨見。稱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黃氏瑞節曰。邵子於楊氏太元。嘗謂其見天地之性。而其書遠過太元之上。究而言之。皆原於易書中。引而不發。邵伯溫云。古今之數。皆始於一。而皇極之數。實本於伏羲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終以易疏其說。於是微顯闡幽。其說大著。學者由蔡氏而知經世。由經世而知易。嘿而通之。可也。

學統卷之十九 異統

敬軒薛氏曰。圖象隱於異學者數千年。至邵子而廣之於易。其有功於易學大矣。又曰。邵子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等語。卽發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說卦天地定。而六子橫等語。卽發明天地定位。云云之圓圖也。又曰。自孔子後數千年。易只曰周經。乾元亨利貞。以下而伏羲先天四圖。隱而不傳。雖有繫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說卦天地定。

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言。人亦不知何謂。至邵子傳先天圖。於是以繫詞說卦之言證圖。一一相合。而伏羲作易本原復明。

又曰。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於世。如王輔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其圖象。至邵子得先天圖。而後圖象始明。

又曰。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為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朱子詩曰。學統

大易圖象隱正。謂隱於異學也。

又曰。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康節之學。推往知來。蓋亦如此。

又曰。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又曰。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聖所未言者。

又曰。邵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

又曰。發明大易象數之原。始於邵子。繼之者朱子也。

又曰。程子稱邵子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

于萬物之變。其意深矣。

又曰。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敬齋胡氏曰。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脚更好。

又曰。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戶亦眾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家。

又曰。先儒以為水泛地。故地不沉。日晝升天也。如水此誣也。朱子謂天以剛風旋袞。得地在內。不陷。岐伯曰。大氣舉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莊

王說皆通。邵說尤精當。

又曰。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

理已有。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

出於聖人。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

手以成。如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却說不定。如有聖王者。作其詩

固在也。

又曰。康節本心清明。造化之闔闔往來消長。閱之熟

而契之深。故其所言無非此理。卷舒作用無非此事。然亦有侮玩不恭之意。

整庵羅氏曰。邵子元會運世之說。都是從數上推出。初非杜撰。小則一歲。大則一元。參伍錯綜。其說皆有條理。若比之鄒衍迂誕之譚。佛氏宏闊之論。切恐太過。但其學不傳。無由通知其本末爾。

又曰。經綸世變。乃邵書本旨。皇帝王伯。雖則並稱。而等級至為嚴密。其以易書詩春秋為聖人之四府。雖未及儀禮周禮。然有禮樂污隆乎其間。一言說得却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無滲漏。其前後議論諸儒。道不到處。頗多間有一。未純瑕瑜。自不相掩也。若其妙達天人之蘊。朱子特深知之。所著贊辭。稱其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其必有所見矣。

問明道許康節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論

程朱高景逸。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

愚按。康節始學於百原。深思博考。乃浩乎其有得。晚年玩心高明。包羅宇宙。其於下學工夫。不無以

欠。然原本所在。初非有外於內聖外王之指。迹其所見。殆與程張畧等爾。其所自為傳。有曰。舉世尚虛譚。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又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遊天地。康節之自道其實如此。世儒不答。乃以彖數學目之。抑何視前賢之小耶。且夫聖賢之所謂數也。何為也哉。如兩儀也。自其乾坤而言。謂之理。自其陰陽而言。謂之氣。自其天地而言。謂之象。自其一二而言。謂之數。理也。氣也。象也。數也。合之則不能分。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之。則不可者也。故聖賢言理而數在其中。言數而理在其中。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過曰吉凶悔吝。可斷之以理而已。大易為前民利用之書。亦惟因陰陽剛柔。貴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至所云占卜筮龜。亦不過決疑之一事。尚書禹謨。有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七稽疑。首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然則設著卜筮。決非古人之所首重。聖賢舉事。豈肯舍自然之理。當然之事。而漫求諸冥

漠不可知之地哉。殆必不然矣。康節之所謂數。固亦聖賢之所謂數也。皇極經世之書。以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推而上之。衍而下之。皆十二與三十之數。迭為用者也。雖其為說。頗傷繁碎。要亦不外於陰陽消長之故矣。富鄭公以康節年高。勸學修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及疾且革。或曰。先生論命。否當一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由斯以觀。康節之不以小數自名。亦彰明較著矣。乎彼夫九流雜言。與射覆末技。盡後世妖妄鄙俚之譚。不足掛齒頰者也。市井無賴。類多假托以濟其私。則皆妄稱前賢以神奇其說。小之牟利餽口。大之惑世殃民。恣肆猖狂。畧無忌憚。而無知不逞之徒。相與奔走羅拜。爭趨如鶩。至有敬之如神明。事之如嚴父。直至老死而莫知悔者。前代若張角。方臘。劉福通。輩之階亂。皆由是也。嗚乎。豈非數之一言。足以釀世間無窮之禍。莫大之。

學統

卷之十九 異統

七

憂。而。未。有。艾。也。與。愚。故。於。康。節。之。學。不。憚。反。覆。辨。之。為。天。下。後。世。明。告。也。

學統卷之十九終

學統

卷之十九 異統

七

學統卷之二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司馬君實先生

先生姓司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先生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失足沒水中衆皆棄去先生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間畫傳其事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

學統

卷之二十翼統

歷官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真偽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請却之又奏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先生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時先生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

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先生見韓魏公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先生言陵遲之漸不可不正英宗立先生預奏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先生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

學統

卷之二十翼統

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乞留不可請與俱貶任守忠反覆交構以先生言遠竄天下快之有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先生抗言其非持白韓魏公公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先生慮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不許已而代王陶爲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先生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先生翰林兼侍讀學士



先生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詔邊臣招納先生上疏極論不聽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先生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先生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先生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其歛爾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先生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爾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通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盜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生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爾帝問先生先生因極言新法之害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先生帝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先生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青苗亦猶是也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先生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爾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帝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尋安石以韓魏公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生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克事。見克傳。帝欲復用先生。蔡確沮之。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遂止。帝謂資治通鑑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

學統

卷之二十 翼統

五

嘗以爲獻。乃申其說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在於是以區區首爲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雷爲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先生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先生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先生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教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

學統

卷之二十 翼統

本

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  
 羸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  
 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其喪  
 祕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  
 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  
 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  
 飲食必祝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  
 有禮兄且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  
 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生平所為未嘗有  
 不可對人言者爾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化其  
 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  
 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  
 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紹聖初御史周  
 秩論其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  
 卞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  
 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揆姦黨碑  
 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

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  
 曰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  
 靖康初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  
 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端謹至孝舉  
 明經累官司諫直集賢院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能受盡  
 言儘人迂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又曰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  
 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學統  
 宋之十一 翼統  
 聞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  
 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起知河  
 陽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官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  
 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程子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  
 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大  
 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或問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朱子曰是  
 又曰子思所謂誠包得溫公所謂不妄語者溫公誠

在子思誠裏

問諸先生皆以為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却做得許多不好事朱子曰却不是司馬公之失當時哲廟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

問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朱子曰全不念著却如釋氏之忘若二公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遙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與天下孰能宗子

學統卷之二十一

依舊是要做他底

又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温公晚年更歷之多為此說

南軒張氏曰司馬温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某答之亦不過如此温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敬軒薛氏曰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

學統卷二〇

愚按温公所造固不能如周程諸子之深然其篤志力行亦無一不以存誠為本嘗語人曰為學自

不妄語始又曰吾生平所為無不可以對人言者夫不欺無妄誠之道也誠則可以動天地而格鬼神而況於人乎公之勲名事業顯當時垂後世固

其宜也孔子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公之謂與然公之闢老釋也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以愚觀之老釋之說盡荒唐

學統卷之二十一

爾無所謂微言也脫有之亦未有可通於吾說者

也公之言涉於踈矣至云不信其誕非卓然有見而能若是乎然則公之護名教之功亦惡可少哉亦惡可少哉

學統卷之二十一終

五九三

學統卷之二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尹和靖先生

先生姓尹名焯字彥明一字德克世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為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為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先生先生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先生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黨人議先生歎

卷之二十一 翼統

目是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曰吾意汝以善養乃以祿養耶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先生於是終身不就舉先生之師伊川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先生以篤行伊川嘗以魯許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沒先生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種師道薦先生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以歸尚書梅執禮中丞呂好問侍郎邵

溥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焯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為師器識可以仕大近世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朝廷既已宣召而命為處士以歸使焯韜藏利器不為時用殊非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優擢以慰物望不報明年金人陷洛先生闔門被害先生死而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乃免建炎元年劉豫僭位使偽帥趙斌以禮聘先生不從則以兵恐之先生逃去自商州奔蜀至閬中得伊川易傳於其門人所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伊川故讀

卷之二十一 翼統

易地也闕三畏齋以居蜀之學者多從其教焉無何侍讀范仲以先生學有淵源內外淳備舉以自代特授左宣教郎克崇政殿說書先生以疾辭而敦召益力屢遣使奉詔至涪加禮津遣有司日夕候門守趣先生不得已始就道先是伊川謫居於涪涪人為立祠於北岩先生既辭免不獲乃以文告於祠而後行以示不忘師訓也蓋自崇寧以來禁錮道學以元祐舊人為諱高宗渡江始稍稍召楊龜山胡康侯等用之諸公薦先生甚力既召而司諫陳公輔復上疏致

程氏學乞加屏絕。先生行至九江。上奏曰。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煇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煇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聞於師者。若舍其所學。是上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乞令自便。訪求醫藥。遂留不進。左僕射張公浚。上章薦先生。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先生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趣起之。先生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兼職。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五

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禮經復讐之義乎。又况來使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共之讐。與之議和。竊為陛下痛惜之。又移書責秦檜。檜大怒。疏及書皆不報。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上表力陳當去之義。請放歸田里。檜見而益銜之。遂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先生至平江。復引年請告。得旨。以左奉議郎致仕。至會稽。病卒。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也。年七十三。先生之學。望聖人以為趨。當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循循有序。終其身從事。而弗措焉。生

莊敬篤實不欺。暗室於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見於容貌詞氣之間。望而知為有道之士也。當時學於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如先生者蓋亦鮮矣。先生嘗病。同門之士記伊川之言多失本。指曰伊川之成書易傳而已。讀易傳足知伊川之學。故先生亦不著書。獨奉詔解論語及門人問答傳於世。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為詳。景定中諡曰肅。

程子曰：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五

呂氏稽中曰：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

異端。尹焞、張繹為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

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

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又曰：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

川文云：不辱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

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朱子曰：和靖主敬。把得

亦多近傍理。

又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酒

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又曰：和靖諱當。

又曰：和靖只緊守伊川之說。

又曰：和靖主一之功多。

又曰：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

又曰：和靖赴樂會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

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

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然

恐亦只如此也。

黃勉齋曰：先生之學篤於踐行。不為虛語。未嘗求人

之知。人亦莫能窺其蘊也。今其可見者。經筵進講。問

人記錄。爾惟即其所遇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

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

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其

盛德而能若是乎。理義克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

喪。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

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密矣。

問學孔子自何人始。呂涇野曰。自顏子始。學顏子自何人始。曰。自程伯淳始。學伯淳自何人始。曰。自尹彥明始。故知孔子者。莫如顏子。知程子者。莫如尹子。

問子見南子。涇野曰。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某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敢見。沈曰。破我數十年。積疑。尹曰。某恐出門後。又疑了。此可見尹之自得處。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七

凡學聖人如尹彥明方切實。

學者欲觀天文。涇野曰。何必然。當切問近思。曾見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為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與某意正合。只要力行。若尹子又何嘗講天文耶。

涇野看薦尹先生章疏。嘆曰。一箇布衣如此。只是積誠所至。或曰。尹先生讀參也魯。又手起曰。某也得魯字力。曰。尹氏之於程門。猶聖門之得曾氏也。故學者雖曾不妨。只要立志爾。

涇野問某尹和靖文集。汝看過否。對曰。亦曾看過。定夫輩後來多流於禪。曰。然。故伊川言某死而不失其正者。惟尹彥明焉。且自涪歸。歎學者多從佛學。故孔子曰。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涇野謂曾子易簣的去處。真是死壽貳。他不得的。或語及尹和靖出處進退。甚是分明。曰。彥明曾亦應過。進士舉來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卽嘆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看和靖這出處去。易簣事亦不遠了。人之身。只有箇出處進退。死生壽貳而已。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八

學者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矣。

又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慤而直。其言簡而易。

愚按和靖之信服伊川。不啻顏曾之於孔子。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和靖告祠文有曰。不辱其師。則有之。師弟子相知之深。相信之篤。有如程尹二子者乎。故和靖生平險阻。備嘗死守。師訓至身。經百折而不易。嗚乎。此豈作而為之者耶。雖憂病困窮。未暇著述。於師門微指。少所發明。



然持守之嚴。教出處之矯。峻真不愧伊洛之高弟也。已且夫當衆言淆亂之際。而獨能壁立千仞。屹然爲名教干城。此其爲功亦不細矣。或者猶以奉母命。看光明經一節。少之愚。謂以和靖之正。靖靖之母之賢。決不至有效世俗佞浮屠之事。若所云同衆迎觀音。尤非大賢之所肯出。意非好事者之誣詞。則必當時記者之失其真爾。是惡可以不辨。

學統卷之二十一終

翼統

九

學統卷之二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胡康侯先生

先生姓胡名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父淵故宣義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先生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賴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器重先生與論經史大義先生以是學問日

翼統

益進紹聖初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爲第三除太學博士遷提舉湖南學事盡心教導足跡不躡權門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先生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獄司極力推鞠訖無狀先生竟除名未幾復官中大歿先生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舍墓傍將躬畊以老焉宣和末以薦除屯田員外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再除起居郎又辭不

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先生即入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幸甚。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志必成而功可立。望詔大臣。詢以修攘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仍集百官議於朝堂。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三

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疏入。有旨命召試。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諸與已不合者。即指爲朋黨。見先生所奏。愠懟形於辭色。乃言先生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納。先生亦屢辭。南仲又言先生實不臣。欽宗問狀。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非不臣而何。欽宗又不納。每臣僚登對。必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汚者。惟安國一人耳。欽宗嘆息。

令勉受命。既試。除中書舍人。南仲知欽宗意不可回。乃諷臺諫論先生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先生乃就職中書侍郎。何桌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強敵。先生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何以待之。時桌方得志於欽宗。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先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

學統

卷之二十二 翼統

三

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後金人大入京師。被圍。北道總趙野宵遁。爲群盜所殺。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翔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先生所策。云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御史部侍郎馮澥言。珪行綱責辭。實乃爲綱遊說。珪坐貶。先生劾澥越職妄言。軋脇異已。推隆王。抵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皆由於澥。於是耿南

仲大怒宰相唐恪何桌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金騎已薄都城矣先生在省月。在告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者盍姑置之先生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微細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金圍益急欽宗命召先生及許景衡旨竟不達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先生痛憤時事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先生因辭免不行奏中頗譏潛善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先生託疾罷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四

之建炎三年樞密張公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讀遣使趨召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尋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奏曰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臧嘿附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蒙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不顧君父今強敵憑陵

臣不忌沿江重地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誤大計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先生奏曰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秦檜將目為朋黨以先生黨魁且在瑣闥必先去之乃力引勝非為助而即於先生所奏擬旨切責遂落職奉祠是夕

學統 卷之二十二 翼統 五

尋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先生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先生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皆不報頤浩遂排與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以應天變臺省為之一空勝非遂相而先生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予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進覽高宗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旨乃除內祠兼侍讀先生以疾未行會司諫陳公輔疏詆程氏之學先生乃上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

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因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集遺書頒行天下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先生學術頗僻復除知永州辭復予祠久之高宗追念舊學特除先生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贈左朝議大夫諡文定先生初問人材於游定夫定夫以秦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先生力稱

學統

卷之二十二

翼統

六

檜賢檜亦力引先生及檜再相誤國先生不及見也先生強學力行以聖賢為標的平居矢志在於康濟時艱見中國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然風度凝遠儼然塵表視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嘗曰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螻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先生和靖為稱首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二程高弟先生雖不及二程之門而與三君子相友善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

自王荆公廢春秋不列學官先生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始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春秋傳若干卷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行世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初追封建寧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胡子寧將仕郎稱荊堂先生宏承務郎稱五峯先生寅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從子憲迪功郎稱籍溪先生並為宋大儒別有傳然則先生之庭訓豈易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翼統

七

及哉。上蔡謝氏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河東侯氏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朱子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靳裁之啓發後來得之上蔡者多

又曰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爾

又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等語都好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朱子曰文定却信得於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九

已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信不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愚按文定以身任綱常名教之重出處進退實處關世道隆替國勢安危南渡以來歸然人材之冠

冕者也平生表章麟經潛心疏傳發明宣父之旨以嘉惠來茲而於陰陽內外之界是非邪正之關辨之不遺餘力焉嗚乎可謂勇矣其論程學疏有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荅贛川曾幾書有曰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為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為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九

則以致知為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謂克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克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為前塵為妄想批根叛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為不相妨何哉觀疏與書之言文定之於斯道殆所謂較然不惑卓然不易者也嗚乎若文定者雖與孟軻

愈比烈可矣。

學統卷之二十二終

學統卷之二十三翼統

學統卷之二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楊龜山先生

先生姓楊名時字中立南劔將樂人幼穎悟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進士第時河南程明道與其弟伊川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越四年而明

學統卷之二十三翼統

道卒先生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諸生是又見伊川於洛時年已四十矣一日伊川偶與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尺矣關西張橫渠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先生疑其近於兼愛與伊川辨論往復闡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慙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先生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先生

年幾七十時天下多故有言於時宰者以為時事至此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翼統

二

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寧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先生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宜和會計錄以周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

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漢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翼統

三

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楫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生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猶不免敗今諸路烏合之眾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入侵疆棄軍而歸擊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宜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

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闕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太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翼統

四

名劫擄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先生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

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敦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先生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先生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翼統

五

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會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



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序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執弊弊然以愛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未有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而士之習王氏學取

卷之二十三 翼統

六

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奏論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先生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奉祠如故。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

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請修建炎會計錄。恤勤王之兵。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諡文靖。先生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

卷之二十三 翼統

七

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不在。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暨渡江。東南學者推先生為程氏正宗。與湖文定往來講論尤多。胡五峯羅仲素皆其弟子。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文公張宜公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先生。先生浮沉州縣四十年。有北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著有三經義辨龜山語錄文集行世。明宏治中追封將樂

伯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中祀稱先儒楊子。子勉力學通經亦常師伊川云。

程子曰楊時煞穎悟。

又曰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武夷胡氏曰自孟子歿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翼統

八

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

窺見間隙遂入中口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

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河南

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

視與號稱高弟在南方則龜山楊中立是也。

又曰楊公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

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

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

補必多至於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照數計而

卜也

陳氏淵曰謝顯道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楊先生

又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

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口口矣惟有楊謝

君長進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

涯涘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

始如一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

道即往從學既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翼統

九

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

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

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

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

又曰伊川之門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朱子曰苟可以少行其道龜

山之志也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

之才如何爾

又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南軒張氏曰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功多

高景逸曰龜山曰天理即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翼統

又曰楊龜山先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斷於意誠心正遠矣此程門格物的傳也

愚按龜山晚年一出當時頗不滿人意然胡文定論之甚公朱子深有取焉斯固未足為龜山病也

即其建白罷荆公配享煨新經板籍一二事不謂非有功於斯道者矣正學一綫得閩中諸大儒而始昌邇厥淵源實自龜山首開之然則龜山之功亦豈在子與氏下哉

卷之二十三

學統卷之二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羅仲素先生

先生姓羅名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自幼穎悟不為詞章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傳慨然慕之徒步往從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先生初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

學統

卷之二十四 翼統

山曰曩聞伊川說甚善先生遂鬻田寒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乃歸事龜山而卒業焉沙縣陳淵龜山之壻也嘗詣先生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將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同郡李愿中與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程氏傳於龜山之門俱執弟子禮從先生受學焉先生懲熙寧元豐之間變亂祖宗法度

於是作遵堯錄。大要言堯舜之君不作也久矣。自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有宋隆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太宗仁廟皆知所紹述。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關之變。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

學統

卷之二十四 翼統

十一

詔悉刻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為言。四方企望。以望太平矣。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闡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曰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理之可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人。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議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公盡忠。則於其臣見之。爰見熙豐之弊。

遂啓金人之禍。痛心疾首。著書八卷。云靖康中。燕闕下。會國難不果。先生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以

學統

卷之二十四 翼統

十二

國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火之傷人。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奸。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宏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倡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之

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乎學者所見自漢唐喪。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如此。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宦年六十四。子敦叙皆早歿。無嗣。後門人葬於本郡羅源黃際坑。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及遵堯錄。行世。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賜諡文質。明萬曆末從祀孔廟。稱先

儒羅子  
學統  
卷之二十四 翼統  
四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勤心廣體胖。

朱子曰。龜山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

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沉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朱子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

學統  
卷之二十四 翼統  
五

學謝此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非偏。亦偏。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太段紛擾。入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雖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後

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  
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  
泰山北斗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其  
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  
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  
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  
改制皆自王安石作偏創為功利之圖浸兆金人之  
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  
比耶

學統

卷之二十四 翼統

六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繁見  
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  
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  
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  
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  
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  
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  
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  
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

適用畧可推矣

愚按豫章先生潛思篤行務為明體達用之學嘗  
曰中庸之書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  
又曰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不知所止則於學  
無自而進又曰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  
莫學而非物考其議論蓋無一不大醇而至正求  
一言之隣於駁雜涉於旁岐不可得也其以上接  
伊川龜山之緒下啓延平考亭之傳褒然為東南  
鉅儒良有以哉良有以哉

學統

卷之二十四 翼統

七

學統卷之二十四終

學統卷之二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李愿中先生

先生姓李名侗字愿中劍浦人生有異稟弱冠遊鄉校有聲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洛之傳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來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上書仲素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一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翼統

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策有足稽焉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受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身可以理世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耶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於川先生之門得

不傳於千五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翼統

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道之所可貴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爾舍此不務而必求誣詭譎怪可駭人耳目者而學之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布緜之為美而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嘿之間為目擊而意會也侗幸

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於茲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愆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擇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此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累哉惟先生啓迪輔翼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慨然日有孳孳死而後已倘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於是受業於門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盡得其所傳之奧仲素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翼統

三

亟許可焉。仲素好靜坐嘗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既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陋巷怡然自適由是涵養純熟泛應曲當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事之更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族姻舊故恩意篤厚有貧不能自振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

如也。其接後學。若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設教。而必相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矣。又曰。講讀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翼統

四

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絮以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山谷稱周濂溪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誦誦之。而願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



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  
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  
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  
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  
失耶嘗語學者曰孟子養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須  
是日晝存養不至皓亡即夜氣清明可以常存若日  
晝不能存養即夜氣何有其開示學者如此先生既  
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  
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異統

堪任用是以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  
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  
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  
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朱韋齋與先生為  
同門友雅重先生遣子從學卒得其傳即文公也沙  
縣鄧迪嘗謂韋齋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非  
吾曹所及韋齋以為知言而文公亦稱自從先生遊  
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日新不已如此  
晚年從學者益眾方伯連帥之賢者亦樂聞而慕之

閩帥汪公應辰以書幣來迎先生往見之至之日忽  
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子友直友信皆舉進士友信  
仕至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時云元至正中追  
封先生越國公明萬厯未從祀孔廟稱先儒李子  
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  
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嘿  
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  
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  
可犯者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異統

又曰先生道德統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此  
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  
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  
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翫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  
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遊世不見  
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又曰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墮墮之氣

又曰延平先生氣象好

問李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

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粹面益背自然不可及。

又曰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

問李先生如何養朱子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

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制行不異於人真得龜山法門。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翼統

七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切其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切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又曰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於是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相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其向來亦是如此。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

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朱子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朱子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翼統

八

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又曰舊見先生說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又曰某舊見李先生云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又云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說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後來方曉得他

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

又曰李先生意只要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整庵羅氏曰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真統 九

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

問李延平之學甚精密。呂涇野曰：這箇先生的工夫甚大。蓋全在仁上作功。於克己復禮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如朱先生却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便要窮盡天下物理。便要讀盡天下書。故如今有許多註釋。看起來雖不必如此。然當時却不得程門那樣人講論。故不得不然。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

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

愚按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伊川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豫章亦好靜坐。延平終日危坐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數先生者蓋有懲於學者馳騫紛拏之病。教人先且靜坐收攝身心。方有進步。如孟子所云求放心一段工夫。爾非若釋氏坐蒲面壁。作如許大驚小怪樣子也。所以伊川又說今只道敬便無病。敬則自能靜。考亭亦說若一向靜坐猶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真統 十

有偏在。看來只是一箇敬字。好敬則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此又二先生深恐學者錯認靜坐為禪和子。閉着合眼底活計。故從而反覆申言之。爾且所謂未發以前氣象。亦只要見得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而已。明鏡無塵。止水不波。心體之靜似之。亦非茫茫蕩蕩空虛杳冥不可捉摸底物。事也。吾儒與異學一實一空。一有一無。一正一邪。一全一偏。毫釐千里之辨。端在於此。吾儒于是萬是異學千差萬差。吾儒得則俱得。異學失則俱失。

都。只。是。爭。這。些。子。爾。此。最。是。學。問。源。頭。處。不。當。作。等。閑。看。者。愚。於。此。曾。下。工。著。實。體。認。自。謂。稍。有。所。見。已。於。閑。道。錄。中。詳。哉。其。言。之。矣。願。同。志。者。熟。察。之。

學統卷之二十五終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翼統

十一

學統卷之二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先生姓張名栻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日聖門有人矣先生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

學統

卷之二十六 翼統

十一

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應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先生克寫機宜文字尋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卽位忠獻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先生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募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憫中國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

於是遂定君臣之契。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救諸將毋得輒稱兵。時忠獻已歿，先生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興編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胷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間。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克，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公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先生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懇。勸先生不荅，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胷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

學統 卷之二十六 翼統

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局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口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先生見帝，帝曰：卿知口中事乎？先生曰：臣不知。帝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先生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依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未足以圖彼也。帝為嘿然久之。先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將

學統 卷之二十六 翼統

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帝為踈聽改容。先生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為太息，褒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嘆，面諭當以卿為講官。與時得晤語。

學統

卷之二十六 翼統

四

也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為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先生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關，不過巧為名色以取之於民爾。帝瞿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先生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

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嘆曰：此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知閫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請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先生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先生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先生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為效用。日習月按，中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先生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

學統

卷之二十六 翼統

五

馬至。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

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先生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先生劾大辨。詐讓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先生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淳熙七年也。帝聞之。嗟嘆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先生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

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其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凡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燬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於世。學者稱為南軒先生。嘉泰中。賜諡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華陽伯。明嘉靖中。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改稱先儒張子。朱子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

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又曰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爲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

學統

卷之二十六

漢

水

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

又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

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嚮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

學統

卷之二十六

漢

水

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官改

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

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

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

少裝折

又曰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

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自足也此年



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者。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間。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東萊呂氏曰。公在三之義。上通於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為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不以遠近為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參觀遍考。公而且博。其進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十

學之力。不以存亡為勤惰者。公之事師也。

劉氏曰。先生之導君也。指復讐之念為天理。以稼穡織紉為存心。不惟善於引君而去世。儒之空元者。遠矣。然予猶喜其利義之辨焉。世人析理秋毫而行汚泥淖。蓋南軒罪人哉。

敬軒薛氏曰。張南軒無所為而為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為而為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為而為。若有一毫求知求

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又曰。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敬齋胡氏曰。有所為。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為已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朱子深取之。

愚按南軒謂學莫先於嚴義利之辨。而又為之申明其說曰。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之人欲。從來言義利公私之辨。未有若此之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十一

深切明著者也。南軒故師五峰。五峰之言性。既曰有病。即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尤不能免。當時學者之疑。而南軒之所見。顧如此。若南軒者。誠可謂之學求自得者矣。考南軒之學。頗與晦翁相同。其論心。則曰。心本無出入。謂有出入者。不識心也。孟子因操舍而言也。心體實無出入也。其論學。則曰。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浸密。則所為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有上達之功也。其論持敬。則曰。只主一之謂敬。若謂敬為一物。將一物

治一物。非惟無益。而且有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長。是也。其闢異端。則曰。思者沉潛。緘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在乎思。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蓋南軒大指。直與晦翁有針芥之合。使更假之年。其所造有未可量者。當時晦翁於呂陸諸公。並有貶詞。獨以南軒為畏友。夫豈偶然之故哉。

學統卷之二十六終

學統卷之二十六

十一

學統卷之二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黃勉齋先生

先生姓黃名榦字直卿號勉齋福建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先生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倚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直

學統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於考亭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考亭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娶先生宣宗即位考亭命先生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廸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考亭作竹林精舍成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稿成考亭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

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考亭沒先生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先生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先生名。德辟為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為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先生鞠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生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糶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糶。先生報以乞候。輸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糶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即郡治後鳳樓山。為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

口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於堂。濠若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算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為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先生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灤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口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

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亦  
父也。制置李珪辟為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  
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即日解印  
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鞠疑獄  
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先生移書珪。有曰丞相誅韓  
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  
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  
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熾矣。平居  
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

學統

卷之二十七 北 真統

四

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為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  
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  
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  
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  
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  
聞口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  
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  
變。為害甚於口。若不早為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空  
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珪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珪往維

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  
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口人右背。方儀  
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  
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  
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  
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毀抹。疏駁將帥。偏  
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  
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  
命。仍乞祠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珪曰。浮光敵

學統

卷之二十七 北 真統

四

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  
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  
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  
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  
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  
西數百里。莽為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  
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  
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  
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

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賞。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嗚。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飯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口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蕪黃決不可保。蕪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其詆排之。厥後光黃蕪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

卷之二十七 翼統

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先生個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先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先生遂歸里。編禮著書。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先生與之講論經理。疊疊不倦。諸生朝夕質疑請益。如考亭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朱子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中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

董氏訥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愚按。勉齋之言。有曰。古人爲學。大抵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語。敬勝義勝之

卷之二十七 翼統

丹黃多日。全書第。〇。反三句。

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又○回○  
為○學○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固○有○之○也○然○此○心○放○  
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  
得○天○花○亂○墜○亦○於○我○何○有○干○涉○又○曰○事○物○未○接○思○  
慮○未○萌○虛○靈○知○覺○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理○亦○為○  
之○寂○感○焉○敬○則○虛○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  
不○昏○則○寂○之○時○理○之○體○無○不○存○感○之○時○理○之○用○無○  
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不○能○不○囿○於○氣○又○不○能○不○

學統

卷之二十七 學統

九

動○於○欲○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  
而○昏○且○亂○矣○此○學○之○所○以○當○主○敬○也○勉○齋○之○論○學○  
如○此○何○其○與○紫○陽○昭○合○也○而○其○論○道○統○也○有○曰○道○  
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  
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一○  
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  
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  
始○著○斯○言○也○又○何○其○見○之○真○而○斷○之○確○也○紫○陽○之○  
門○固○多○賢○而○智○足○以○知○紫○陽○者○則○無○如○勉○齋○此○紫○

陽○於○彌○留○之○際○猶○拳○拳○以○斯○道○之○託○呼○勉○齋○而○屬○  
之○也○與○蓋○勉○齋○之○於○朱○門○亦○猶○彥○明○之○於○程○門○曾○  
氏○之○於○孔○門○云○

學統卷之二十七終

學統

卷之二十七 學統

九

學統卷之二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蔡九峰先生

先生姓蔡名沉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季通次子也少從朱晦菴遊年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先聖之言不予欺也晦菴欲為書傳未及為遂以屬先生洪範數學久失

卷之二十八

翼統

其傳季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先生受父師之托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書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

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與意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爾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有哉其序洪範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

卷之二十八

翼統

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三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第

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又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沖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賾。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學統 卷之二十八 翼統 三

又曰。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又曰。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克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又曰。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則升陽而降陰。以奇

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前後。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又曰。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者。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又曰。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又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以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人之一心。實為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

學統 卷之二十八 翼統 四



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思之思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鬼神之為。而妙於斯。又曰。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之。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為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為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為一。又曰。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

學統

卷之二十八 翼統

五

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又曰。冥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蓋先生之探蹟。鈞隱闡發。微妙有如此。初慶元中。從父謫道州。城

涉數千里。極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於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書集傳十卷。行世。世稱九峰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追諡文正。成化初。追封崇安伯。嘉靖中。改稱先儒蔡子。次子抗。能世其業。

李氏士英曰。仲默受父師之訓。凜凜焉。常若有負。沉潛反復者數十年。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

學統

卷之二十八 翼統

六

唐氏庚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蓋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愚按九峰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深潛探索者數十年。所而後。乃洞然於為理為數之故。微言邃論。闡發無餘。庶幾天下之言理者。不墮於虛無而言數。

者不詭於正大也。愚尤愛其序書傳首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至哉斯言！所謂全體大用，一以貫之。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彼夫永康之事功，雜於霸；江西之學術，雜於禪。此無他，析體用而二之之故也。二之則用非其用，以無體也；體非其體，以無用也。異學之所以首尾橫決而表裏交喪也。一之則體中有用，用即體也；用中有體，體即用也。吾儒之所以內外渾全而精粗一致也。

學統

卷之二十八

翼統

學統卷之二十八終

學統 卷二九

學統卷之二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真西山先生

先生姓真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入闕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先生入對首言權臣開邊

學統

卷之二十九

翼統

南北塗炭今茲既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遣口人欲增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口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括諸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嫚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於至誠愛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於正心誠

六三一

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乃名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譏之。先生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先生。會言官觶之。先生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口有必亡之勢。亦可為中口之憂。蓋口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十餘年間。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以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

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楮發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聞。先生奏言。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乃得免。兼太常少卿。上疏言。口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克口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口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楊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宜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計。及今大修墾田之政。數年之後。積儲克實。邊民父子自相保伍。正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糜天下士。先生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宜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先生陛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宗優荅之。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先生與留守憲

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廩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都司胡峴忌先生。倡言早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先生上章自明。朝廷以先生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徵。至是歲不三四。先生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十二年。以集賢殿修撰。知隆興府。十五年。晉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濂溪。胡康侯。朱晦菴。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權酷。除斛面免和糴。以甦百姓。復立惠民倉五萬石。又易穀。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雲川之變。非濟王本意。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

學統卷二十九 翼統

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何足道也。帝曰。一時倉卒。爾先生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帝初御清暑殿。先生因經筵侍。帝進曰。今宮閣之儀。寢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帝皆虛心開納。而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而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旣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徵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彌遠死

學統卷二十九 翼統

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狗私贖貨罷市令司革諸弊政未幾聞口減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先生以為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畊之廢壤富庶之效本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名為戶部尚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叅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卒時端平二年也遺表上聞帝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先生長身玉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誦都城人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

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然自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先生之學以朱文公為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大學衍義及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章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於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中追封浦城伯嘉靖中改稱先儒真子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之踴躍吳郡李氏日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邵菴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

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則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

敬齋胡氏曰。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

又曰。西山真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愚按西山生平一言一動無一不與世道相關。方黨錮禁嚴。正學晦塞。不憚挺身直任。力為倡明。而大學衍義一書。本末兼該。法戒具備。遂為萬世君師。天下者之龜鑑。當其書成表進。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蓋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嗚乎。至矣哉。斯言乎。誠可俟之百世而不惑者矣。竊謂西山德業文章。光明俊偉。求之有宋。殆於溫公相項背。所謂斯文正宗。庶幾可無愧也。夫乃或者猶以逮事濟王一節。為遺恨。夫濟王非建成比也。雪川之變。與六月四日之事。不相類。後西山入見理宗。拳拳於贈卹。反覆乎綱常。亦豈忘情故邸者。嗚乎。是亦可以察先生當日之心矣。即奈何以王魏目之。

學統卷之二十九 真統

學統卷之二十九終

學統卷之二十九 真統

學統卷之三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薛敬軒先生

先生姓薛名瑄字德溫世河津人也曾祖諱常祖諱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不仕教授鄉里父諱貞洪武初中鄉薦為元氏教諭尋調玉田母齊氏一夕生先生於學舍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先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異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

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曰體清聲嗶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即成誦不為嬉戲端重如老成人羣兒見其坐即不敢過其前年十二能作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者儒謫戍玉田父延於家與先生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豁然大悟悉棄其詩賦舊習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正脈也自是專心精進至忘寢食諸皆退謂人曰此子聰明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結為小友不敢以師自

居永樂中父改鄆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克戍鄆陵生徒從來無舉父乃使先生補鄆陵學生應河南試遂舉河南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先生名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三楊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為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冬夜雪飄盈几誦聲

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不輟思有所得即秉燭書之或通宵不寐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察沅州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湖北之民永利焉正統中初設各省提學憲臣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遂陞山東僉憲提督學政先生聞命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詢其行誼而後及於文藝集諸生親為講授循循不倦各隨其才器成就之不求全責備而諸生感慕不已皆稱之曰薛夫子有一生貧欲祈退教官為言先生曰生祭祀有掌乎曰掌磬先生

日○聖○門○著○教○尚○矜○不○能○罄○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器○也○其○曲○養○人○材○如○此○時○太○監○王○振○用○事○一○日○問○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聞○召○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先○生○至○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召○王○太○監○意○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先○生○固○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先○生○則○又○却○之○振○曰○夫○能○以○美○官○子○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也○宜○哉○乃○改○先○生○爲○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李○文○達○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異統

王

先○生○所○厚○門○人○也○復○使○強○之○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之○殊○不○悅○久○之○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不○屈○振○望○見○頤○而○立○者○先○生○也○因○爲○貌○恭○也○而○心○銜○之○居○無○何○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許○山○教○妾○告○妻○厲○魅○夫○死○下○御○史○自○誣○服○先○生○三○覆○三○反○數○辨○其○寃○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譖○於○振○嗾○言○官○劾○先○生○受○賄○出○人○死○罪○有○詔○廷○問○振○曰○是○固○當○死○竟○坐○死○罪○待○決○下○錦○衣○衛○獄○時○學○士○劉○公○球○以○忤○振○死○詔○獄○人○皆○爲○

先○生○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寃○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誦○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泣○於○幾○下○振○問○何○爲○僕○曰○聞○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因○爲○振○備○言○先○生○生○平○振○爲○之○動○有○詔○赦○之○得○不○刑○久○之○放○歸○爲○民○先○生○家○居○七○年○杜○門○不○出○雖○隣○里○罕○得○見○其○面○弟○子○來○學○者○日○衆○先○生○拳○拳○誨○以○從○小○學○以○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責○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異統

四

學○則○默○然○不○答○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閭○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告○之○曰○程○門○教○人○居○敬○窮○理○而○已○王○振○死○以○言○路○交○薦○起○爲○大○理○寺○丞○尋○致○仕○戶○部○侍○郎○江○淵○言○先○生○心○術○正○大○操○履○淳○潔○年○纔○踰○六○十○未○嘗○衰○耗○躬○行○寶○鏡○深○明○理○學○宜○置○之○館○閣○以○資○啓○沃○不○當○聽○其○歸○去○乃○召○還○進○南○京○大○理○卿○南○京○鎮○守○太○監○與○安○時○無○敢○與○抗○禮○者○先○生○至○安○特○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屈○耶○奉○差○大○監○金○英○回○京○公○卿○皆○郊○送○先○生○獨○不○往○英○乃○言○於○衆○



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見言於帝遣使召先生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為大理卿蘇松有饑民貸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屋而竄於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之乃得減止誅魁首三四人文大恨曰薛某舊性尚在必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冤獲罪又何愧焉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先生不

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為會試考官錄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為言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干忠肅與王文得罪且坐極刑先生進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空體天乃詔減一等帝初復位日接見先生禮遇甚優頃之連日不見會欲遣使徵獅子於西番先生力諫不聽又曹吉祥石亨等用事李南陽徐有貞等皆落職先生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去石亨雅敬

先生謂先生曰先生既不宜留某為先生請勅書即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勅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也亨嘆息而去先生在閣纔五月而歸行至直沽風雨不及館糧乏至日申猶未食先生吟詠不絕子淳愠見先生杖擊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既歸四方從學者益衆市館至不能容先生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為朱熹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爾平生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終日不樂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無所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大小一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至於純熟其教人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嘗謂太極者即吾仁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為學而不知性非學也故惓惓以復性為教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椟

而還珠也。又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其讀書錄二十卷。皆因誦讀有得。輒爲劄記。以備遺忘。而未嘗有意著作。詩文稿雜出門人子弟。都之爲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也。先生一夕忽遘疾。整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計聞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學者。稱爲敬軒先生。宏治初。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與天同久。崇於有國。後世儒者有踐履真實學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續統

七

術端醇。無愧聖門者。得祀廡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薛瑄。上真知尊實行。仕則體國。學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辨真僞。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於其鄉。九年。給事中楊廉言。薛瑄所著有讀書錄。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置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瑄鄉祠廟。亦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嘉靖間。言路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薛瑄學行純備。出處矯峻。明真儒。惟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

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於孔庭。元未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翳如綫歟。茲道脉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臨舉旋輟。論者或謂瑄著書稀濶。不知道重綱常。學輕文字。宋之胡瑗。初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並列俎豆。同仰高山。必以狼籍。方稱博碩。是楊雄。王安石。得攘臂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宜從祀。隆慶中。臺省先後如前請。詔集議。關左門上奏。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遂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續統

八

彭氏時曰。先生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真知實踐。今之真儒也。楊月湖曰。先生修己教人。惟以復性爲務。本朝理學之冠。惟先生一人。劉文安公曰。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論其於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呂文簡公作先生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夫子

或曰真鐵漢。或曰好官一人。或曰不愧往哲。或曰躬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或曰學已至於樂地。其不平者止權貴爾。及其既沒。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爾。

嘉靖中。科道雜遵馬三樂等會議曰。故禮部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接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為本。以主敬為要。窮理以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

傳記

卷之三十一

寤寐程朱。自許衡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夷考其平生。剛方正直。不畏強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拳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矧今士習漸流。道貞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為妙。而畧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為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道。而適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彰懿行於將來。

儒宗於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丕著。其於世教非小補云。

整庵羅氏曰。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為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為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空礙也。

學統

卷之三十一

愚竊以為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無窒礙。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

又曰。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間有可疑。然察其所至。未見有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

又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於天下。後世

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此儼前  
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為此  
言而已

張崇儒曰粵惟六經孔孟之旨羽翼發明則漢儒之  
博唐儒之大宋儒之醇卓乎莫可尚矣然鵝湖聚訟  
數年不決乃其究確以紫陽爲正敬軒薛先生崛起  
河汾不由師傳不立門戶惟以居敬窮理體驗身心  
之間者用爲實功是德性問學蓋兩相致焉故自家  
食宦遊歷夷險以至迅雷易簣靡不挾策妙悟懼契

卷之三十一 學統

還塞輒札記之緣歲積則鮮第次或三復則若重  
是居然以著述謙讓未遑而梁間之束直備笥稿云

趙用光曰文清公一代醇儒爲理學稱首所著讀書  
一錄抽自心精言言著蔡而議者求多於著述謂是  
寥寥晨星將以翼聖經而開後學安所衷之噫嘻是  
欲支離大道而責顏閔以苟楊之業也夫道有本原  
學有戶牖文清之生也晚其於此道也身履之而  
心遇之矣事有觸之而相符理有證之而乍見則取

而筆之以備遺忘云爾非欲傲精神乎雕篆而預以  
待來世之取衷也迨其晚年束著梁上淨几微吟則  
此一編者又履之跡而魚兔之筌蹄矣耳食者顧欲  
以著述求之不已贅乎

趙訥曰文清學有淵源泛應皆無不可顧全集中文  
詩諸作或出於人事之酌惟讀書二錄則本乎心得  
而見於躬行非若他集之比也

顧涇陽曰薛文清讀書錄似乎句句是現成的不曾  
使自家些子意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來便

句句是文清的

卷之三十一 學統

愚按文清謂學者幸生洛閩之後斯道既已大明  
不用更事著述惟當以躬行實踐爲主以故生平  
出處大節以及日用細行自信不疑獨立不懼凡  
事物當前取舍從違判然兩截如紅爐點雪烈焰  
燎毛畧無停滯自少至老壁立千仞百折不回此  
非真有定見定守而能若是乎所著讀書二錄雖  
則確守陳義少所發明然隻字片言都從心髓中  
流出都從更嘗閱歷中來如道苦如說痛癢淋

滴○割○切○直○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也○學○者○讀○之○豁○然○猛○省○如○夢○推○覺○如○醉○解○醒○至○有○通○體○汗○下○哭○泣○終○朝○者○其○為○神○益○後○學○夫○豈○淺○鮮○以○視○夫○人○耳○出○口○學○人○說○話○全○不○上○身○與○夫○穿○鑿○杜○撰○別○出新○解○以○譁○世○取○名○者○其○間○相○去○何○啻○一○霄○一○泥○哉○推○為○有○明○一○代○儒○宗○不○為○過○矣○

學統卷之三十終

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十三

學統卷之三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胡敬齋先生

先生姓胡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即還之六七歲學於家塾言動如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遊於是以前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辭章為不足事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而○尚○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居○家○惟○以○悅○親○為○事○兄○每○自○外○歸○必○趲○於○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姓○不○倦○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服○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游○情○高○遠○者○非

也。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之較。後家益窘，其  
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為之籌。先生曰：以仁義潤  
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羈衣及門者，日衆。於是築  
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為己語治則曰：王  
道。嘗曰：學不為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  
濟事。又曰：大抵人之為學，易偏苟無真儒為之依歸，  
則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  
庸為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憚  
繩檢。此學者之通弊。又曰：學者功夫，宜下而勿高，宜  
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元。又曰：以頭  
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  
曰：一日克己復禮，此王道之本也。又曰：聖賢之教，雖  
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  
德不孤，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有義以方外之  
實學。故獲禽雖多，終是詭遇。惟見得分明，則王道自  
得。判然二途而不混。其立論大指如此。既而思周游  
四方以克廣其聞見，於是與二三高弟適臨沂，浙入  
金陵，泛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所益，時與上

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峯，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於  
戈陽龜峯間。以陳白沙倡勿忘勿助之指為亂苗之  
莠，而莊景豪放之士，且將流於曠蕩之歸。因不憚往  
復辨論，使學者不迷於所嚮。嘗應學使李君齡聘，主  
教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敦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  
並為立學規，俾永遵守。大率以崇正道，斥邪說為首  
務。一稟考亭成法焉。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  
以為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居業錄論聖賢德業  
經傳指趨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  
而於異端佛老尤深辨而詳闡之。惟恐其陷溺人  
變亂士習。其畧曰：為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古今聖賢說敬  
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  
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人不去敬上，做功夫，只去  
心上捉摸，照管及捉摸不住，要求虛靜，所以入於空  
虛。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則自虛靜，不  
必去求虛靜。靜不是無心，無心則忘也。此心仍有主  
孟子所謂操則存存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

謂靜中知覺也。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理亦易窮矣。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以此做根本。存養省察皆由於此。端莊整肅。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該動靜。兼內外。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方不失人。能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其養。而天下之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修身。可以馴至篤恭而天下平。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為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為存心者。皆非也。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只整齊肅則心便一。曷嘗過絕思慮。以求不雜。程子曰。欲意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即是坐馳。敬則自無此患。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功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

外。又有致知功夫。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心來。存在這裏。讀書論事。皆推求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自古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於空虛。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為真。故也。今人言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某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與物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果無心。無理。則存養何用。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甚多。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學者做存心功夫。不得其真。多流於禪。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蓋其高妙之言。足以動人。其工夫與儒者甚相似。彼之學。亦用功於心性。而以虛靜存養為主。與吾儒工夫爭幾何。然彼之存心。適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

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真能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爲心學之害者。莫甚於禪。今之爲心學者。多入之。以其喜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難。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又著有敬齋集。行於世。海內並傳誦之。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爲敬齋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胡子。余氏祐曰。敬齋胡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退而藏修於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於冊。而命以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於學。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辨。詳闢。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祐嘗因是錄。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強毅堅。有不可易之操。宏達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

舉天下。不足以回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迥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雖然。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國家而與斯人相忘於無言之境。奈何卒與時違。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錄。其志可悲也。已其道可慨也已。楊月湖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有讀書錄。粹然一出於正。國初以來。名公所著。未有或先之者也。近年乃得敬齋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於正。讀書錄之外。惟見此兩。敬齋最毅。清行。可畏。其議論實由體驗涵養中來。非考索探討。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張氏克修曰。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於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爲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椀。一椀。筐篋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接應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論疊疊。人亦往往樂從之。遊先生以堯舜之道。不



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世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為道必始於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序。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不幸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於斯理體認親切。反求身心以得之。真可謂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先生。惜哉。又曰。先生鶉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勢利紛華。舉不足以動其心。至於老佛之說。尤所不取。皆搜剔根靈而深闢之。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吳廷舉曰。敬齋胡先生所著居業錄。中間天地之化生鬼神之情狀。聖賢之出處。學問之精微。心性之源。異教之歸宿。禮樂綱常之懿。兵刑政教之端。事事物物。句句言言。皆能探其隱微也。中其有弊也。破其膏肓也。朱子而後立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者。先生一人爾。惜乎一命未霑。九原不作。天於大儒何所為哉。陸氏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待聘之資。邈世絕憂悶之志。

整庵羅氏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然亦儘窮理。但似乎欠透。

馬津曰。胡子之學。近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一以敬為之主。聖賢之學也。故其言多粹。觀其所著居業錄。若文集要語。視程朱所到。雖非後學所敢妄議。其間議論相符。指意相發。推明羽翼之功。則有在矣。

李楨曰。先生之人。清醇先生之學。嚴敬。故其為言。幽窮性命。顯示工夫。遠遡聖賢。博及政教。其於邪說。誠行斷斷乎不少。假借羽儀。一世而甘心蓬藿。德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潛超然利達得喪之外。又非世之空言者。易云。修其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先生之書之謂乎。

陳文衡曰。夫學者將以適於用也。自聖學失真。卑溺於功利。高者涉於元虛。其所論著。非不侈然。性命之談。然夷考不掩。總之無當於用。安所稱實哉。國朝理學。若河東薛氏。餘干胡氏。兩先生者。則聖賢之道粹然。一出於正。學問宗旨。大較符合。說謂河東致位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餘干一布

爾終其身讀書講學無所表見於天下天下亦私  
疑之謂漫衍未効孰與功見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  
學者先生之學身心內外一主於敬自夫婦居室之  
近以至於應接事物進退古今確然有不可易之見  
淵然有不可窮之用嘗自勵曰誠敬既立本心自有  
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之能  
事畢矣此實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堯  
舜之道巍然煥然不過起於就業一心謂敬為齋居  
默坐有體無用者舛矣蓋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敬弟得時行道則為敬事群居類聚則為敬業爾  
令畧本體而惟功業之程則九合一匡非不焜耀一  
時何曾西深鄙之不屑與同日語哉彼其闕於聖賢  
大學之道即建樹鏗錡終涉粗迹無標之影無源之  
流君子何取焉先生敦本尚實誠有用之學與河東  
易地皆然惜也不獲一試其志誠可悲已  
李懋楡曰禮有之退息必有居業易有之修辭立誠  
所以居業禮云毋不敬易云洗心故學大居敬總之  
不離乎心者近是倘所稱常惺惺法非耶先生居業

錄大抵所為止敬而作也先生號敬齋生平學力  
在於是其解者且暮遇之千秋萬禩見先生於美  
墻有以夫

何氏喬遠曰敬齋學問大指雖尊程朱亦能察其精  
微而不至盡阿所好所著居業錄其辭辨其氣昌凡  
古今之治亂學問之深淺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  
體有用有經有緯非尺幅拘攣之比也  
高景逸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

愚按餘干之學以敬為主平居動靜語默出入起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居罔一弗主於敬記曰無不敬餘干之謂也故特  
以敬名其齋而歿後易名亦曰文敬敬者徹上徹  
下成始成終之道也干聖相傳不越乎此即異端  
之得罪聖門至夷於異類者無他焉坐不敬爾敬  
之時義大矣哉乃若餘干其亦可以為敬矣又按  
餘干與新會並出康齋之門康齋之學可考而知  
也而餘干之所造固如此新會之所造又如彼  
無學貴自得不僅在沾沾師友之益與蓋餘干初  
從康齋遊既而藏修於家上師洛闕始得聖人之

敬。而。所。著。居。業。錄。及。敬。齋。集。拳。拳。惟。佛。老。之。關。以。學。者。入。於。空。虛。為。大。懼。蓋。指。新。會。也。康。齋。頗。涉。於。粗。而。新。會。實。流。於。異。一。師。一。友。並。愧。餘。干。遠。矣。

學統卷之三十一終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學統卷之三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羅整庵先生

先生姓羅名欽順字允升別號整庵泰和人也父用俊為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生先生於官舍先生稟性端慤不好遊戲初入塾循守規矩異於他兒稍長篤志於學識者以為遠大器也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編修閉戶下帷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見禪家證道歌以為其理神妙莫有加焉既而取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潛玩久之乃喟然嘆曰昔二程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又力排之蓋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於是研求體認於道心人心之分與吾心知性之說窮極旨與以庶幾不惑焉十三年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先生至則循

正士習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公懋至。以人言頗疑先生。後徐察先生所為。乃大敬服。每事必咨訪而後行。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先生宜一通意。先生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果怒。削籍為民。瑾誅。復職。上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不報。晉南京太常寺少卿。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上疏言銓選久任之法。時未能行。攝部事。甄別精慎。有黃緣內監。媒進者。必論奏。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銓政為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真統

三

本誠立。酬酢自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為疑。是豈嘗實用其功。徒自誣耳。且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又如中庸言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耶。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內外本末。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謂物者。果性外之物耶。又曰。程子之時。禪學盛行。學者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己。而不可入堯舜之道。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鮮矣。又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真統

三

之。域。是。豈。所。謂。易。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為。此。說。者。適。以。投。其。所。好。然。其。為。斯。道。之。害。甚。矣。是。時。白。沙。論。學。有。致。虛。立。本。以。自。然。為。宗。之。說。陽。明。有。致。良。知。與。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說。先。生。曰。是。皆。斯。道。之。蝨。賊。也。乃。一。尊。程。朱。以。上。邇。孔。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闢。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吾。真。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為。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即。虛。也。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四

既。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謂。無。上。妙。道。乃。敢。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又。曰。胡。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於。闢。聖。道。者。但。於。禪。學。本。末。似。乎。

未。嘗。深。究。而。以。想。像。二。字。斷。之。似。乎。未。服。其。心。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灑。脫。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為。不。易。之。論。使。誠。有。見。於。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又。曰。王。湛。二。子。蓋。嘗。深。服。其。才。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於。禪。學。只。為。尋。個。理。字。不。着。個。見。如。來。面。目。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五

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凌。駕。古。今。殊。不。知。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於。事。物。上。怎。生。來。又。云。於。事。物。求。至。善。即。是。義。外。以。此。知。陽。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尋。見。理。字。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無。往。不。停。停。當。當。此。所。以。為。至。善。也。果。然。尋。得。着。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

合○惟○從○事○於○克○已○則○大○公○之○體○以○立○順○應○之○用○以○行○  
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於○心○而○於○事○物○上○不○理○  
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所○得○  
自○以○爲○千○載○不○傳○之○秘○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又○曰○聖○  
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  
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體○認○窮○究○方○尋○  
得○道○理○出○從○前○諸○儒○皆○如○此○用○功○其○所○得○有○淺○深○由○  
資○稟○有○高○下○爾○自○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  
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了○以○爲○道○理○當○求○之○心○書○可○不○必○讀○亦○言○而○貽○後○世○  
無○窮○之○害○象○山○其○罪○首○哉○又○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  
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於○程○朱○  
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所○誤○而○棄○之○者○也○夫○  
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  
後○不○亦○誤○耶○蓋○先○生○之○學○卓○然○一○軌○於○正○而○以○力○闢○  
異○端○爲○已○任○有○如○此○先○生○之○自○誌○曰○平○生○於○性○命○之○  
理○嘗○切○究○心○而○未○遑○卒○業○於○是○謝○絕○塵○絆○靜○坐○山○閣○  
風○雨○晦○明○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所○以○

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力○  
之○殫○矣○心○之○遠○矣○亦○非○有○加○於○分○外○也○而○巡○撫○都○御○  
史○張○公○岳○上○言○羅○某○攘○斥○異○端○有○功○聖○門○宏○隆○尊○年○  
之○典○使○緝○紳○學○士○知○某○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  
民○習○莫○不○率○厲○詔○巡○撫○巡○按○及○門○存○問○時○嘉○靖○三○十○  
三○年○先○生○年○已○八○十○矣○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  
莊○先○生○生○平○志○趨○恬○淡○蹈○履○姱○潔○然○身○雖○早○退○而○憂○  
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  
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敘○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情○容○居○無○臺○榭○宴○無○  
聲○樂○微○言○細○行○無○纖○芥○可○疵○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  
子○姓○僮○僕○守○其○教○而○弗○遷○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  
至○於○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  
士○子○無○問○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所○著○  
有○困○知○記○行○於○世○學○者○稱○爲○整○庵○先○生○  
李○氏○楨○曰○整○庵○羅○氏○奮○起○南○服○以○自○得○者○筆○爲○困○知○  
記○一○書○涵○濡○道○術○咀○嚼○正○味○精○剖○似○是○之○非○躬○衛○道○  
裘○之○業○所○謂○回○白○日○於○既○西○障○狂○瀾○於○既○東○厥○功○於○

是為大獨其闢然自修謝絕門徒。心視顏角尺寸。凡席之講。既寡其儔。世之喜新奇。捷徑而忘精實。切近甚有疾其說之勃勃害已也。多闕置沉匿。久而弗傳。惟俟知道君子力為之表章流布。的示來學。庶吾道幸矣。

唐氏伯元曰。世之儒者曰。心即性也。心即聖也。詩書障也。聞見外也。嗚乎。果孰為而傳之耶。夫知本立命於學者。則誠要矣。今也必去而詩書屏而聞見以求其所謂心。自奇自聖。古先聖人之所皇皇切切。若不學統。卷之三十一 翼統 九。能當者。今皆一語可了一蹴。可為其流。不至於弄精神滅性。真毀覆禮教。淪入禽獸而巳。嗚呼。此整庵先生之困知記。所以不可無於今日也。

黃氏芳曰。聖人之道。誠明二字盡之矣。誠之本體。至大而無不包。明之妙用。至精而無不當。明以誠致。誠以明達。雖若二事。原無間隙。非謂舍其本原而馳騁乎外。亦非專守其靈覺之體。不假問學而能瞭然於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無足稱。而釋氏明心見性之說。凌空駕虛。猖狂恣肆。與堯舜以來相

傳之說。正相反。蓋不特用處。謬戾而其體固似是而非者也。整庵先生慨然以衛道為已任。爰著困知編。根據往言。意皆獨得於凡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括神化之妙。用言之皆親切有味。而於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悉者。衛道於是乎有功矣。夫吾儒之道。體用皆實。彼釋氏者。特枯槁自私之士耳。顧乃因似亂真。豈不悲哉。

林氏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恪。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疵。及家居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為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且觀其辭家宰一節。真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視夫世之高譚闊論者。曰我孔孟。我孔孟。周程張朱。要不屑為。為聲利束縛。不能去其賢。不為何如也。困知記所言。咸於斯道有所發明。乃若詖放淫其志。蓋尤拳拳焉。孟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解者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先生者。可不謂善言乎。

崔後渠曰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强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元以邁學均之求遂其勝心焉爾孟子陳王道朱子申正學當時角而並者與爭矣至於今昔與角者泯如也宏治中士厭文習之痿而倡古作嗣起者乃厭訓經之卑而談心學是故嘔顏後之失傳申象山之獨造創格物之解剽禪悟之緒奇見盛而典義微內主詳而外行畧矣整庵先生著書四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真別偽正實洋洋哉其武夷之衍乎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國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真統

困於氣一邪一正學趨於時上驕而下好私則治消朴散而名可要則正淆故天竺之空要於直温柱下之無徑於博約然世將亂天預生彌之者豈其悲於道之否乎噫唯先生真其人哉

黃氏佐曰昔之異端鄉愿楊墨皆非吾徒也故辨之而人莫不信從今之異端援儒入禪皆吾徒也故辨之而人不吾信天將使斯民自邪而歸正由曉以明則必篤生哲人以爲之先覺焉書之帝堯詩之天牖蓋言覺也乃若漢譯佛書實自明帝所得四十四

章始其言以絕欲爲本初無所謂禪覺者由晉至唐剽竊儒言轉成圓覺頓宗吾徒反援之以爲簡易於是仲尼刪述之經尚且擯而不信又何辨之可施乎近得整庵羅公所著困知記讀之嘆曰天之覺民其在公平彼謂致吾之知不必學古訓而後爲有獲公則證以經書而辨其以非爲是彼謂宗吾自然不必事躬行而後爲有得公則求諸實踐而辨其似是之非何者吾儒內外合一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明覺爲自然則必以有爲爲應迹若徒言知而不貴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真統

力行亦奚異於圓覺之說視有爲如夢幻泡影者哉公之立言家傳人誦將使邪者自此正曉者自此明天下之民蓋有攸賴焉

陳氏察曰吾道淵源川流日麗終古常新晦明通塞存乎其人學士經生讀書較同識趣或異志在發策決科竟於浮華利達者固不足論志不止此者所見又或差池抗失則虛偏失則滯間有資稟英明高視濶步自詭於深造獨得志則偉矣顧涵養本源未以中正純粹卒之辭意頗僻有眩光景而忽精義者有



欲以靈覺為道。心者甚至以主敬為綴。以朱子之傳。註為支離。後生好事。隨眾觀場。因依以為新奇。殊不知其起於一念之好高。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求正學於今日。畧無可指摘。而足以羽翼聖經。賢傳者。微困知一編。吾誰與歸。

陸氏粲曰。自宋氏以來。談經者折衷於程朱之書。今之為新學者。視如弁髦。而將棄之。猖狂恣睢。一唱百和。未流之害。君子懼焉。此羅公之困知記所為作乎。是故其詞確。其說詳。其剖析於異同之間。明白簡直。

學統卷之三十二 困知

無所回互。公豈好辨哉。公亦有不得已焉。爾矣。公師程朱者也。而深思力踐。不為空言。則所自得者多矣。明興言理學。獨薛文清為稱首。其醇且正。以公方之。吾未知所先後也。而深嚴縝密。始於過之。讀其書。知其用力於斯道之專且久也。曰困知者。公之謙也。何氏喬遠曰。整庵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斤斤芒忽之間。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

又曰。整庵無一毫越軼聖門宗旨。視王陽明尤篤也。顧涇陽曰。羅整庵先生一團正氣。可挽末俗之頹。愚按。整庵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之謬。以謂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為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白沙。王陽明。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已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故特著

學統卷之三十二 困知

困知記以救之。又以陽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論。皆朱子早年未定之說。復為之考訂其非。而力斥其誤。俾一時狂誕之徒。語塞不能置一喙。而後世乃得據此。以為崇正距邪之左券。斯其為功聖。固宜淺鮮也哉。或曰。整庵於天人性命之微言之。似不無出入。此固然矣。蓋整庵之於薛胡。亦猶橫渠之於周程也。是豈後學所易幾及者哉。

學統卷之三十二終

學統卷之三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冉晘

冉晘字伯牛仲弓之族也。生於魯之鄆。少孔子七歲。孔子始教闕里。同顏路之徒往受學焉。孔子勤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初孔子為中都宰。及定公進孔子為司空。遂以伯牛為之。嘗從孔子。既陳蔡。以德行者稱。後得惡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卒葬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五十里。滕縣亦有伯牛墓云。唐追封鄆侯。宋加封東平侯。改封鄆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鷄。佩玃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曰。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

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孔子問子路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與也。勃焉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為魯司寇。使子路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歛陽。獨不肯墮。郈圍之。弗克。子路為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

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而正不難矣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

諸不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子路從孔子厄於陳蔡後又從之匡匡人以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三

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之和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為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雝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子路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為孔悝家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四

臣懼之母伯姬莊公之姊也莊公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懼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人為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忠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懼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者莊公也莊公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蓋子路勇者也嘍而銳孔子固頗抑之嘗曰由也兼人故退之退之者抑之也故於其在陳愠見則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問行三軍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衛政先正名則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使門人為臣則曰由之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五

行詐也鼓瑟則曰由之瑟奚為於邱之門使子羔為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言志則曰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凡此皆所以抑之也抑之使俯就焉以庶幾合於所謂中而子路則未之能也卒聞於大義不知仕輒之為非而自及於禍君子於此深惜之然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宿諾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彊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具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厥後孟子有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曾西亦曰子路吾先子之所畏也而後世學者皆以子路勇於改過為百世師云子路葬於蒲今長垣縣也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有三墓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六

未知孰是。唐追封衛侯。宋加封河內公。改封衛公。明祀稱先賢仲子。

宰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問短喪。對哀公問社。問從井。救人。孔子皆責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蓋深警之也。宰我從孔子厄陳蔡。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

學統

卷之三十一 附統

記

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日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

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又問五帝之德。孔子並告之。詳具家語。宰我嘗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謂宰我善為說辭。又謂宰我智。足以知聖人。信不誣也。史記云。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按左氏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難者闕止也。亦字

學統

卷之三十一 附統

外

子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太史公因誤記之云爾。宰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追封齊侯。宋加封臨淄公。改封齊公。明祀稱先賢宰子。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孔子曰。予

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既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曰。不能。冉有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叔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九

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冉有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

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於是自衛反魯。具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凡庶人。遠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退而記之。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從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學之故也。冉有資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十

稟謙退。見義不能勇。爲嘗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逮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晝嘗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然冉有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如季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顓臾。孔子皆以冉有弗能救正也。而責之。至季氏富於周公。而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所以責之者。至矣。責之亦猶進之之意也。他日孔子曰。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

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之宰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求之行也今兗州府滕縣南三里栢塚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為冉有墓云唐追封徐侯宋加封彭城公改封徐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顓孫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門人亦友之而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錄

十一

弗敬子張學于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問政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安人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矜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忘情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退而記之孔子筮卦得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錄

十二

賁喟然而嘆子張進曰師聞卜得賁吉也而夫子嘆之何也孔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孔子之所以教子張者如此一日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孔子曰過猶不及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然子張自聞聖教之後晚年所造頗近篤實無復向者浮鶩之病也其自言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又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士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  
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  
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  
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  
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孔子，守之，琴和之而  
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  
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  
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  
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  
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今徐  
州蕭縣南三十五里堀坊村西有子張墓，云唐追封  
陳伯。宋加封宛邱侯，再加封陳國公。明祀稱先賢  
孫子。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會點  
會點字子皙，宗聖參之父也。父子同事孔子，會皙疾  
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嘗與子路冉有公西  
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會皙，鼓瑟希，鏗爾舍瑟  
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  
也。會皙為人狂而直，季武子之喪也，大夫弔，會皙倚  
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狂也。會皙卒，葬南成山。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家，是  
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追封宿伯。宋加封萊蕪  
侯。明祀稱先賢會氏，配祀啟聖祠。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  
對孔子嘗使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孟武  
伯問公西赤仁乎？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  
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



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亦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孔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子華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孔子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三

禮擯相兩君之事雋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子華爲志焉飾棺牆置娶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網練設旒夏也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追封邵伯宋加封鉅野侯明祀稱先賢公西子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詩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前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曰

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吏令二史書輒擊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曰使辭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三

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守才在弱國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後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矣父老請縱民穫麥無徒以資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使人讓子賤子賤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畔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孫聞之而愧曰地若可八吾豈忍見宓子哉時孔子

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葉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餽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慶焉指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敝裘入單父界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

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鱮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鮒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聞行若有嚴刑於旁巫馬期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宓子賤則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君子矣巫馬期勞煩教誥雖治猶未至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齊禮有耻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所著有宓子十六篇墓在今壽州南六十里鉄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卒於道因葬焉唐追封單父伯宋加封單父侯明祀稱先賢宓子

原憲

原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一曰宋人少孔子三十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嘗問恥孔子曰邦有道穀

邦無道穀恥也。又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為魯司寇，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孔子曰：毋以與爾隣里。鄉黨乎？孔子歿，原思隱於衛，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以蒿藜，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思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思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慙，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也。原思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蓋原思狷者也。獨行踽踽，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亦卓然可尚者矣。今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俗呼為原憲屯。唐追封原伯，宋加封任城侯，明祀稱先賢原子。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偃十代孫也。或曰：衛人。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法少。居魯，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不履影，啟蟻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然孔子嘗曰：柴也愚，及子路使為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而從政也。無何，子路仕衛，子羔亦為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止死，子羔之為士師也，他人之足及其出也，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隊。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別者曰：吾不能虧，去之法而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德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子羔復仕魯，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至，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緦。

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為罪，子朋友不以為棄，子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曰：郈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魁，武伯曰：然則彘也。遂及齊盟。蓋子羔之仕於魯，衛並卓有可觀，無亦有警於夫子之教而學問以變化其氣質與？子羔寢疾，慶遺八，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今稱子羔墓者有四：一在沂州，一在東阿縣，一在陽穀縣，一在太康縣，未詳孰是。唐追封共城伯，宋加封共城侯，明祀稱先賢高子。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孔子問子若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

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開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今上蔡縣城北華彼鎮。唐贈滕伯宋加封平輿侯，明祀稱先賢漆雕子。

澹臺滅明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因孔子之問，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子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游遺蹟。云地志稱子羽墓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鄒縣。

一在陳留縣未知孰是唐追封江伯宋加封金鄉侯明祀稱先賢澹臺子

樊須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弱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菟乘冉有帥左師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三

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屢問仁又屢問知孔子皆有以荅之詳其論語唐追封郃伯宋加封益都侯明祀稱先賢樊子

南宮縚

南宮縚又名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魯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僖子病之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邱聖人之後也我卽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容竝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與南容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聃送以言南容獲與聞之遂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三

復白圭云初南容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問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南容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官桓僖官災抹火者皆曰顧府南容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南容之力爲多也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君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齊邱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

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容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南容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辛寬也。」南容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南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容以智自將，治亂咸宜。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圭

故孔子謂其邇有道，不廢邇，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子妻之。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唐追封邾伯宋加封襲邱侯，改封汝陽侯，明祀稱先賢南宮子。

**公皙哀**

公皙哀字季沉，齊人。天下多仕於大夫為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嘆賞之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沉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沉原

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追封邾伯宋加封北海侯，明祀稱先賢公皙子。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授之子木傳楚人馯臂子宏，宏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於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傳菑川人楊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為中大夫，至宣元間有施孟、喜、梁邱賀、京、房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語具漢書。隋書蓋孔子繫易傳之自子木始。唐追封蒙伯宋加封須昌侯，明祀稱先賢商子。

**公孫龍**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為亂，移兵伐魯。孔子欲退齊師，以抹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嘗謂子石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或曰：子石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圭

卽公孫尼子也。著樂記緇衣等篇。其書粹然一出於正。後戰國時亦有公孫龍者。趙平原君之客也。著堅白同異之論。其爲說淺陋迂僻不雅馴。孔穿辨之。詳矣。而鄭元以爲卽子石誤也。或曰子石衛人未詳孰是。唐追封黃伯宋加封枝江侯。明祀稱先賢公孫子。愚按孔門弟子見諸家語論語史記古史及文翁圖石室圖索隱注等書爲數不同。姓氏多互異。卽歷代褒崇秩祀典禮。其間舉廢升降增損之故。亦復不一。今不具論。惟取其言行有所表見者錄之。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季

餘者闕焉。或曰宰我冉有季路非大賢與。而胡維附之也。曰十哲世俗之論也。未可以爲定也。予之短喪求之附季由之仕輒亦非細故矣。故稍抑之。

學統卷之三十三終

學統卷之三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左邱明

左邱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旣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邱明觀

學統

卷之三十四 附統

一

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邱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以究其所窮。曰春秋左氏傳。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

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邱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

學統 卷之三十四 附統 二

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晉杜預又為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于今升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左傳云。邱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興。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立於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然諸儒傳左氏者甚眾。公羊穀梁寢微。邱明墓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未知孰是。宋追封瑕邱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明祀稱先賢左

子

公羊高

公羊高齊人。受經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為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孫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

學統 卷之三十四 附統 三

宋追封臨淄伯明祀稱先儒公羊子

穀梁赤

穀梁赤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赤。赤為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邱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而



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乃名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

學統卷之三十四附統四

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更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宋追封龔邱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睢陽伯。明祀稱先儒。穀梁子。

愚按左氏公羊穀梁三子。雖非聖門弟子。而一受經於聖人。一受經於聖人之高弟。前後發揮春秋大義。以嘉惠後學。此可謂非聖人之徒。與自昌。

謂左氏浮夸。柳州亦謂其說多淫。學者頗疑。傳春秋之左氏。非論語之左邱明也。而論議公穀者。或曰公羊可奪。其中有非常異議。不經之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短。范甯亦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秦漢以來。是非同異。聚訟紛紛。又何怪荆公。有斷爛朝報之毀也。然劉子駿曰左邱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固自不同。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故考事精詳。公羊穀梁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甚疎。而義理却精。嗚乎。此亦三傳得失之林也。要之。有功於麟經。不小矣。

學統卷之三十四附統五

學統卷之三十四終

學統卷之三十五

附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也。專母孝及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傷之。吾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哉。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

卷之三十五 附統

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刻而不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人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傷其親。可謂孝矣。

公明儀

公明儀先事子張。子張卒後。乃卒業於曾子。嘗問於

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以謂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儀嘗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宣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烈在此。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

卷之三十五 附統

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廟庭。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

樂克

樂克字正子。齊人。孟弟子。嘗仕於魯。言孟子之賢於平公。公將往見之。以嬖人臧倉沮之。而止。克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然平公亦

不能見孟子。魯欲使克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孫丑問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乎。曰。否。曰。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同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廣往。齊人曰。質也。盍使樂正子徵之。克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克曰。臣亦愛臣之信。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曰。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克常從於子敖之齊。孟子深責之。克亦自引

學統卷之三十五

谷焉。宋宣和中。追封利國侯。配享孟廟。

愚按。曾子高弟子思子而外。惟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宣。有足稱者。如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孟儀。公孟子高之徒。言論行誼。不甚見於世。且以孟子之賢。求之及門。亦惟樂正子以信善見許。自餘若公孫丑。萬章。陳臻。充虞之徒。皆泛泛無所得。誠有如朱子所云。只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者。而宋宣和間。乃褒崇公孫丑以下十人。合樂正子為二十人。疏封列爵。配食孟廟之

庶於義未為允。當即如盆成括。以小有才見殺。子背去其師而學他術。亦得以秩祀。瞽宗與享。豈豈理也哉。

學統卷之三十五終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學統卷之三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丁寬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寬授礪田王孫王孫授

學統卷之三十六附統

施雠孟喜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

孔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既長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之

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書之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

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

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竝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

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

序各觀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一

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成

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

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

學統卷之三十六附統

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

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

下書籍命大夫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

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

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

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

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尚書孝經論

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

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於

時今大夫向以其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紀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安國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等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為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宋追封安國曲阜伯。明祀稱先儒孔子。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伏勝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或曰即必不齊之後。處與伏通。誤為必云。勝能言書。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為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於世。秦時焚書。勝為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乃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勝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于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鄒平縣東北一十里有伏生墓。宋追封乘氏伯。明祀稱先儒。伏子。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也。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學，益精熟。所謂尚書大夏侯之學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前進諫。王不能從，後果廢時。霍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

學統

卷之三十一 附統 五

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因議武帝廟樂不協帝意，乃下之獄。時丞相長史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拔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息。至四年，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威儀見時，謂帝為君，謾相字於前。帝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帝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

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爾。帝知勝素直，朝廷每有大議，則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愆前事。」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兩。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帝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邱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

學統

卷之三十一 附統 六

學，病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主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縮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信師申公，於是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裏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

申公時年已八十餘矣。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爾。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縮臧之過，以讓帝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申公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千餘人，以詩春秋授瑕邱江公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傅子元成，元成及兒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七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為景帝時博士，與黃生爭論於帝前。黃生日：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日：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於是帝

日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爾。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圖擊彘。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圖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嘿然，無以復罪。後帝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宏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八

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韓嬰

韓嬰，燕人也。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以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為博士，宣帝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授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

錄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毛萇

毛萇趙人善說詩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爲詔目諫爲誨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

學統

卷之三十一 附統

九

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竝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季次而錄之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竝立萇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

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訓詁傳於其家

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朝時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由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十

潤益鄭衆賈逵馬融竝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



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今河間有毛精壘卽其宅塚宋追封樂壽伯明祀稱先儒毛子

高堂生

高堂生魯人通志畧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索隱曰生字

學統

卷之三十六附統

七

伯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竝無敢傳之者惟古今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生授瑕邱蕭奮奮以授東海孟卿卿以授

后蒼宣帝世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宋追封萊蕪伯明祀稱先儒高堂子

后蒼

后蒼字近君東海邳人也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卽此蒼授沛人間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遂

學統

卷之三十六附統

七

竝立於學官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元受業於融又爲之註

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竝傳。蒼啓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中。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崇祀孔廟。稱先儒后子。

胡母生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三

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

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領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詎雖高。不至宰相。願少

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終官。

愚按春秋之世。孔子閔王道廢而邪術興。於是修明六籍。以垂訓於後。迨卒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所聞游教諸侯。王間至威宣之際。孟軻荀卿之列。竝得以學顯於當世。後陵遲衰微。以至秦季。焚詩書坑儒士。六藝遂蕩然缺焉。脫有所存。亦殘編斷簡。爾西京學士。從而撥拾於灰燼委爛之餘。則其譌漏踳駁。安所得免。然而補輯傳注。開後世經學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四

之先。斯其爲功。亦何可沒。又以其去古未遠。固亦頗有得於聖人之意。而一時各家同異紛拏。聚訟如沸。寡所折衷。卽都講石渠。多屬文具。魏晉而降。師遠言湮。存者亦鮮。至孔疏一出。則盡取所謂傳注者。而土苴之。使學者不得廣參稽而守隅曲。豈不重可惜哉。又按太史公曰。方天下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今觀孔伏申轅高堂夏侯之倫。皆齊魯產也。豈非海岱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出於其性者哉。然秦漢以來。諸儒奮

興。皆。在。孝。武。之。世。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學。者。亦。頗。謂。孝。武。優。於。孝。文。則。以。其。文。尚。黃。老。而。武。重。儒。術。也。考。武。帝。初。政。頗。以。招。賢。嚮。道。為。務。立。五。經。博。士。廣。第。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起。於。學。不。可。謂。不。盛。矣。然。醇。如。董。生。顧。乃。擯。斥。弗。用。而。公。孫。子。以。曲。學。阿。世。獨。褒。然。稱。舉。首。不。數。年。由。白。衣。至。三。公。封。平。津。侯。制。詞。褒。美。焜。耀。史。冊。然。則。帝。之。所。謂。崇。儒。果。務。於。其。實。與。抑。僅。以。其。名。也。嗚。乎。此。孝。武。之。所。以。為。武。而。漢。治。之。止。於。為。漢。也。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壹

學統卷之三十六終

學統卷之三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杜子春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畧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鄭興鄭眾馬融賈徽賈逵皆受業焉眾逵為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日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唐從祀孔廟宋追封緱氏伯明改稱先儒杜子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允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

操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宏農太守先是崑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其贊訥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軌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建初中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

注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年七十卒於官時中山鮎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

張興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邱易以教授鄉里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邱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飭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孫期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

終於家

宋登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

卷之三十七附統

四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

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竟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嘆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為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

卷之三十七附統

五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楊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

孔僖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僖與崔篆孫駟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宜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微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捐及孔氏男女。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六

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駟以家林筮之。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令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高詡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

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為光祿大夫。詡以父仕。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宏薦詡。徵為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七

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大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卽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

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人永平初為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

卷之三十七 附統

千人肅宗甚重之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為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

伏恭字叔齊瑯琊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為郎建武四年除劇令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

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為太僕四年帝臨幸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

卷之三十七 附統

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杜撫

杜撫字叔和健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

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召馴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元帝時爲少府。父建武中爲卷令。傲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其宗。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

楊仁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時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貴戚各爭欲

入官。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那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吝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閭中令。卒於官。

趙曄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健爲資中。詣杜撫受學。曄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衛宏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



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宏作漢舊儀四篇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丁恭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官長水校尉。樊條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三

周澤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邱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屯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大常。澤果敢言直。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贓物。班諸廉吏。惟澤及光祿勳孫湛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翁

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緡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卧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為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程會

程會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元

張元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宏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名。通著錄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三

千餘人。元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瑯琊徐業亦大儒也，聞元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元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元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元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沉思專精。

學統卷之三十七附流

博覽書傳，知名大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服虔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

學統卷之三十七附流

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雍，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鷲，羣凶破殄，始有囊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

羣。執。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儔。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返。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

學統

卷之三十七

七

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涪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鄭元

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

僕射元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

學統

卷之三十七

七

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元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畊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元荅何休義據通深

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脇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屢履造門，告高密縣為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元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元後嘗疾篤，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幽并

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閭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宐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固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恩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莞莞，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綬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

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傑。並有才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三

回賜之。徒不稱官。閔劭有慙色。紹乃舉元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元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緣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元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

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論禘祫義。六菽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元質於詞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元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殞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鄭興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例章句。訓詁及三校統歷。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為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已自飾。嘗以為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聾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間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容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

不謀同會。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畧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器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器。曰夫中郎將。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器病之而止。及器遣子恂人侍。將行。與因恂求歸葬父母。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三

器不聽。而徒與舍益其秩。禮典入見。器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徒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解。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器曰。器將不足留。故耶。與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羗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命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與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

學統 卷三七

人何患不親。此與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器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與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為大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與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三

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

六九一

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急亢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辭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宜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群下之策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三

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識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識帝怒曰卿之不為識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識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

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闕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衆

鄭衆

鄭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緘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三

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諷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可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口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

所以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爾漢使既到。便僂蹇自信。若復遣之。口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口之衆。楊威北陲。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氣。意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戍。已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口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

學統

卷之三十七附統

三

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元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不好辭賦。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於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且與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觀。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美。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

學統

卷之三十七附統

三



○禡○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導○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強○幹○弱○枝○之○道○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五○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三

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宏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

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朧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已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按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畧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日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備寇者侯王之冢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令郡守刺史二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宏大務蠲畧細微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皆保廣宗植築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三

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皆保廣宗植築

園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爾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畧。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群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

學統

卷之三十七附統

三

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柏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救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

之植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並致薄醴。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愚按光武中年以後。崇尚經學。世風日篤。服逢掖。稱先生者。蓋踵相接也。其耆名尊宿。開門受徒。編牒每不下萬人。然皆專相傳述。滯於所聞。至不懼附會穿鑿。以求合一家之說。故識者頗譏其固焉。以視先漢經師之淳質而深通。殆有間矣。然談說

學統

卷之三十七附統

三

仁義誦法。先王清議。空言世道。攸係。泊於晚季。雖君道秕僻。國勢衰微。而矜名砥節之士。猶足以持危定傾。扶植綱維。於將墜。豈非儒學之明效大驗也。與夫學也者。學爲人。臣學爲人子而已。若戴聖。劉向。楊雄。賈逵。馬融。何休之徒。非不曄然聞人也。並以操履有缺。貽玷宮牆。不得與於斯文之列。往往爲尚論者所共惜。然則學者之於行誼。果何如其重哉。

學統卷之三十七終

學統卷之三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均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於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畊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卽歛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竝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塲露車載尸葦蓆瓦器而已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

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荅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爾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畊供養親歿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竝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庚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程爲高僕誠大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普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愛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潔行廉約韓康伯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旣終不受康伯後與宣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宣云人寧可使婦無幃耶宣笑而受之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元中順陽范

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竝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歲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

### 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温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温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温薨之後甯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在職六年

### 學統

#### 卷之三十八 附統

#### 三

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煽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疑休否而

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收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

### 學統

#### 卷之三十八 附統

#### 四

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壘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可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見一郡之人星居

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千戶。不得為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項者選舉。惟以郵貧為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君。或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今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為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率曳百姓。營起廨舍。東流西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五

字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為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比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克補。若是功勛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

節。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晏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項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其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六

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克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漢宣云。可與其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

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爲之注。世亦稱之。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泰子暉亦著後漢書。

皇侃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七

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命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沈不害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

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荅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勅修五禮。掌策文。諡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章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有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八

平恒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宦。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守道。不以屢空。收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遷秘書丞。高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不幸父業。恒常忿其世衰。不爲營事。婚宦曰。此輩會是衰頓。何勞我故仕。甥。

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構精廬，並置經籍於中。一。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中。以恒為秘書令。而固請為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諡曰康。

樂遜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擾之中，猶志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九

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南郡丞辛燦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修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為直主簿。武城元年六月，以霖雨

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一崇教方，二省造作，三明選舉，四重戰法，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遜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弼、畢公賢等俱以束修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十

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閣教授皇太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為汾陽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為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為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

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結盟為友同授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劉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刺史趙瓌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邵同應國

學統

卷之三十八附統

十一

史兼參議律歷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憾遂為飛章所誦除名為民於是優游鄉里以教授著述為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

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

稽極十卷歷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蜀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柳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徵以待顧問上所著歷

學統

卷之三十八附統

十一

書與太史令張胄元多不同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愚按魏晉而降以訖於隋世衰道微異端蠱起儒術委棄經籍陸沈清言之浸淫老佛之克塞詞章之波靡功利之紛拏前後數百年幾希一綫或幾於息矣嗚乎此乾坤何等時也搜稽史冊如王肅王弼杜預嚴植之崔靈恩沈重熊安生王通辛彥之之徒既皆可訾其間稍可稱述者僅得徐苗而下七八人殆所謂蚩然之足音耶吁可慨也已

學統卷之三十八終



學統卷之三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蓋文達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寶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嘆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水生於水

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而寒於水其謂此耶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為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為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秘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為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充州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

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宏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嶽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眾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宏文館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並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詔令宏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初欽明郭山暉李憲等譏元感倚撫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

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敬每為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文強記倚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官舊條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褚無量

褚無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學受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近臨平湖湖有龍鬪里閉爭走觀無量方十二讀書自若長老異之尤精三禮史

記。舉。明。經。官。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詔。定。南。郊。儀。時。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皆。希。旨。請。皇。后。為。亞。獻。無。量。與。博。士。唐。紹。蔣。欽。緒。等。爭。以。為。郊。祀。大。事。不。可。以。臆。斷。必。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古。典。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而。膺。福。祐。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法。天。地。而。行。政。教。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幽。贊。鬼。神。其。文。可。經。緯。邦。國。折。衷。王。事。其。可。忽。乎。周。禮。冬。至。祭。天。圓。丘。祭。莫。大。焉。王。后。內。主。禮。莫。重。焉。令。合。助。祭。宜。明。著。禮。典。乃。今。無。之。蓋。由。祭。天。南。郊。學。統

卷之二十九 附統

不以地配主以始祖不以神妣配故王后不與也謹按王后行事具載內宰職中內宰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祭天之器惟陶匏無瑤爵也內司服掌后六服無后祭天之服巾車職掌后五輅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之文是后祭天不與也惟漢書郊祀志有天地合祭皇后預饗之事則末代強臣擅朝黜神諸祭不經之典不足為法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忝守經術不敢默循意蓋以抑后時相巨源佐欽明以苟悅后意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請停官歸侍光宗為太子召拜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講孝經禮記隨文納誨博而且辨畢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章服綵絹及卽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廬墓左手植松柏羣鹿犯之無量號哭曰山泉草非乏何忍犯吾先塋樹耶鹿以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喪除服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為設腰輿聽乘入殿中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手救褒美開元五年幸東都會太廟壞無量因天戒以獻規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為獻帝卽以頒太子諸王仍詔於諸儒中選行誼經學著聞者克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行齒胄禮詔無量升座勸講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帝為舉哀廢朝五日謂宰相曰無量朕師今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諡曰文葬事官給後帝於書殿得所著史記至言十二篇愛之嘆息焉馬懷素

學統 卷之二十九 附統

四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出樵夜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補郿尉累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帥獨孤禕之出餞之易之怒使人上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令懷素按鞫遣中使促迫無出囚懷素執不從后召詰之懷素對曰元忠犯配流貞慎以親故往餞法當譴而以為謀反則誣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賈不坐今元忠罪非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五

元行冲

元行冲名澹以字行後魏常山王素連裔孫也少孤養於外祖司農卿韋機方正博學舉進士累通事舍人狄仁傑甚重之行冲自請曰相畜羣材猶富貴家畜聚自資也有脯腊膜腴以供滋膳必有參朮薑桂以防痾疾門下賓客克旨味者多矣願以不肖之身備藥物之任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累太常少卿開元初為關內按察司自以非彈治才辭入為右散騎常侍嗣彭王子志謙坐誣告自誣株連四十八人行冲列其枉奏見原遷大理卿侍御史李傑為判官誣陷下行冲行冲言傑歷官清貞從下服時論韙之已固辭刑獄官求改秩克檢校集賢元宗自注孝經詔行冲為疏立學官時左衛率長史魏光乘白以魏徵所撰類禮列學官帝命行冲總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刊也魏孫炎始因舊書摭類相比有如鈔撮諸儒共非之徵加整實本炎舊始未可立也尼不行於是行冲著論辨之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為傳慮植合二十九篇為解世不傳鈞黨獄起鄭康成

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六

於窺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雖志存探究。咨謀靡所。具  
鄭志者。百有餘科。則戴記之遠。於禮經。康成見之矣。  
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孫炎雖扶  
鄭義。條列支分。而箴石間起。增革者百篇。魏文貞病  
羣言之錯雜。采衆說之精深。刊正芟蕪。命曰類禮。所  
謂異而不害其同者也。太宗覽而嘉賞。錄賜儲貳。陛  
下纂業。乃制諸儒。甄分舊義。甚盛德也。章句之士。疑  
於知新。果於仍故。擯壓而不申。詎不悲哉。夫改易章  
句。是有五難。自古患之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  
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七

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七

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  
而未能浮學守株。衆邪非正。自古而然。此道未信。而  
獨智爲譴。其難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而孔扶與俗  
浮沉。每誡季產曰。今朝廷幸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  
非章句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難哉。其難  
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  
肯置對。歆移書請讓諸博士。皆忿恨。光祿龔勝爲憤  
愬。乞骸。司空師丹大怒。詆之。至以爲改亂前志。非毀  
先帝。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

命子駿負訪於世。其難三也。王肅規鄭元數千百條。  
鄭學馬昭驟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推處  
是非。而肅歲時疲於酬對。其難四也。君子用心。願聞  
其過。如日月之食。衆見衆仰。而專門之徒。恕已及物。  
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王邵有言。魏晉浮華。  
古道湮替。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野生。專經自許。不  
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益稱孔聖。有  
誤諱聞。鄭服之。非其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  
當有明哲君子起而正之。恨不與吾同世。爾以老請  
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八

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八

去官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獻。  
歸崇敬 字正禮。蘇州吳郡人。治禮學。識容典。父喪。以  
孝聞。天寶末。舉博通墳典科。爲舉首。授左拾遺。累集  
賢殿校理。元肅二帝。山陵參掌禮儀。遷主客員外郎。  
兼史館修撰。國大典禮。常參議焉。代宗幸陝。召見問  
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德。先天下。則國富  
而兵可用。以倉部郎克弔祭冊。立使使新羅渡海。而  
風或請以單舸。免崇敬曰。與共舟者數百人。俱何忍

獨濟哉。少選而風定。先是使外口者多齋金帛。買中國所無物為利。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口服焉。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作亂。御史請望祀。崇敬正色曰。聘禮既受。命即道死。介以尸將事。尊命也。豈有畏耶。竟成禮。而還。累禮部尚書。卒。然崇敬所議。郊廟配享。國學齒胄。禮頗具類。牽於名物。度數於禮。不謂深有子曰登。孫曰融。皆世其家學。

愚按唐儒自昌黎而外。顏師古。孔穎達。其表表者。

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九

然竝於大節有虧。而張士衡。蕭德言。啖助。趙匡。陸質之。徒蓋亦無所取焉。博而求之。三百年間。無愧聖門者。何寥寥也。學者尚論。每嘆唐室經學不振。而儒林為之大衰。不其然與。不其然與。

學統卷之三十九終

學統卷之四十上

孝昌能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為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奭講尚書。賜五品服。真宗以為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對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狗姦回。遠勞民庶。夫民神之主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

學統

卷之四十上

附統

一

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田狃於承  
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  
烈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臣言不逮意陛  
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  
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  
凶饑隋煬帝勤遠畧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  
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  
師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  
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欲  
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  
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  
辭重幣求和於契丹楚國廢爵姑息於繼遷撰造祥  
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  
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  
難之業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後  
天下數有災變又言今野鵬山鹿郡國交奏秋旱久  
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

學統 卷四〇上

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六年又上疏曰  
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  
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奔至馬嵬軍士已  
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論以識理不明寄任失  
所雖有罪已之言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斥  
遠邪佞罷興土木無為明皇不及之悔久之以父老  
請歸田里不許出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  
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  
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日昔漢文成五利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  
用者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  
才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  
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  
說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  
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為或  
類於此未幾能果敗仁宗卽位乃召為翰林侍講學  
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  
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

七〇七

帝施於講讀閣三請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死婦人之手訃聞帝悼甚贈左僕射諡曰宣爽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頰常授五經切治道者為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爾雅釋文子瑜自有傳

孫復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統

四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廸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娶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空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為邇英閣祗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翰林學士趙鼎等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佐州

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年六十六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以論救書罷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畊徠山下葬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於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統

五

家魯人號徠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眾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為蠹著怪說中口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為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行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其畧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

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語官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擊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乃免。斂棺。子弟。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俸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卽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後當爲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三人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以經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七

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嘗與之遊。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除湖州教授。是時方尚詞賦。瑗則一新故習。倡明正學。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其科條纖悉畢具。署其齋曰經義。曰治事。蓋一以明其體。一以適其用云。慶曆中。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七

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遂興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諡文昭。詔博其家學者稱爲安定先生。瑗在太學。其徒甚衆。學舍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



白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者以瑗為首稱程伊  
川嘗稱之曰安定之門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為政也  
何有若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劉彝諸子皆出其  
門云明嘉靖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何涉

何涉字濟川南克人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  
進士第范仲淹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  
作佐郎管勾鄆延等路經畧安撫招討司機立文字  
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累官尚書司封員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統

八

外郎卒諒恤其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  
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  
遊者甚衆雖在軍中亦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  
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要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  
卷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  
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一  
堯卿幼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

其意及母喪倚廬三年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  
入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為人簡重不  
校慢已者必厚為禮愧之居官祿薄必以周宗族朋  
友罄而後已為學不尚於傳注以孔子一言以蔽孟  
子以意逆志為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  
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  
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  
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  
耶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統

九

劉絢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欽虞部郎  
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為壽安主簿移長子  
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答一人歲大旱府遣吏  
視傷所蠲稅財一二絢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  
弼嘆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  
修薦為京兆府教授又為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  
自結髮從程明道學篤信而固守之明道每言他人  
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

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起手足自盟垂絕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也

李顥

李顥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為秘書省校書郎卒顥與劉絢才氣志尚頗相同程伊川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早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傲而信從者顥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統

十一

號四先生良佐初見明道明道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微則顥有澁其憤悱如此記問該瞻明道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明道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乃省悟伊川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

矜字爾伊川稱之曰是子為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晚與朱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冕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伊川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明道與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為太學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統

十一

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潁昌辟自隨為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為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籤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祀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早學於張載後見二程而卒業焉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為講官未及用而卒初大臨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為婿矣伊川云與叔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敬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子曰與叔本是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貴剛若不剛終不能成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附統 十一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伊川伊川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焯也

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於郭夔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一日至汴聞程伊川講道於洛棄其學而學焉常言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至誠矣孔門以博文約禮為入道樞

要正在於此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寢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帝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定易學得之程伊川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附統 十二

邵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伊川兄弟為友伯溫入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為再世交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被黜移知河陽間道謁確於鄧謀造定策事恕出司馬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第及是康父喪除詣闕恕約康會河陽伯溫止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宐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

怨傾巧。或以事嬰公休。若從必為異日之悔。既而怨。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以為他日全身保家計。康竟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河陽。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勸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為西京教授。教之。伯溫既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事雍。及為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古

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洪當赴吏部銓。程伊川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於朝。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碎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謫解元祐黨。錮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謫。伯溫既辨之。又著為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

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為宣撫使。士大夫求速仕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秘閣修撰。初雍有言。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圭

止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遊。及當相。乞行追錄。始得贈焉。鼎又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所著又有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等書。

王當

王當字子思。眉山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

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為學官。不就。京相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遂於經學易春秋皆為之傳。多得聖人之旨。又有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喻樛

喻樛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末樛第進士。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樛往謁。因諷曰。公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十六

之事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為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樛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樛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常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樛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關。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於是入奏。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樛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

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樛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樛建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樛。謫出知舒州。懷遠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中卒。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十七

洪興祖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為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為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為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為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為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邱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歷擢知饒州。嘗作程瑀論。

語解序言者希秦檜言劾其怨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與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於世

高閔

高閔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為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九

長小事官屬猶得倫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則名為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為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閔奏宜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為法新學成閔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於是帝幸太學秦熹執經閔講易泰卦賜三品服閔少宗程氏學楊時為

祭酒闕為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閔為首稱由是知名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丸成安否明日復問秦檜檜疑閔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閔出知筠州不赴卒有春秋集傳行於世

程大昌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言當世事連擢太學正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九

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賁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善連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又除浙東提點刑獄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秘閣修撰召為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累遷權

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二諡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

林之奇字少穎候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五

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為吾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為先必求可與其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後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

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張說再除籤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為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宵遁孝宗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是

學統

卷之四十二 附統

五

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會觀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奉祠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

楊萬里字挺秀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丞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

日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州。萬里抗疏留栻。又遺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畧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今臣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凡有十願。陛下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庶

學統

卷之四十一止 附統

在

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生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也。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卽疏朱晦庵。及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劾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學士

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諷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悅。以直秘閣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奉進孝宗聖政。孝宗猶銜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歸。除

學統

卷之四十二止 附統

在

秘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已乃進秩。予祠。既而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待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病。家人知之。聞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萬里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



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萬里精於詩常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常為書誠齋二字諡文節

胡寅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寅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遊碎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秘書省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五

校書郎楊時為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偽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中連擢起居郎金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其畧曰自古中國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為榮苟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圖復中原之策莫大於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

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宣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戮大慙者孝弟之實也屈已求賢信用羣策者求賢之實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姦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小人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五

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至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仗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紹興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裕國強兵息民之策寅

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金人驚動陵寢。殘壞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既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兵

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倘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宣德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父喪除。適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

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夏劾寅。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使尋復其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於世。其集曰斐然。學者稱爲致堂先生。

胡宏

胡宏字仁仲。安國季子也。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五

其父之學。優遊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畧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思方今之世。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爲天子。瞽瞍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瞍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欽二帝。劫於讎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在廷之臣。不能對揚

天心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末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臣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閹為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統 素

戚太上皇帝劫制於疆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胆宐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為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國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遊太學升堂嘆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

太平之典又為之辭欺罔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為五峯先生

胡益

胡益字和仲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救令所刪定官遷祠部郎官益以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益為夔路安撫司叅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卒安國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益手益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統 素

胡憲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爾憲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已工夫耶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累召累辭乃賜進士出

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授教憲猶不屈太守魏... 開警甚力憲不得已就職訓諸生以為已之學聞者... 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 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 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 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 之起為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與師張宗元不合復... 請祠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召... 為秘書正字既至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統

三

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為積毀所傷未有... 敢顯言者憲疏入即求去帝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 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歿... 屬子晦庵並受學晦庵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 先生為久方憲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 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 以歌之人始信其不苟出而惜匪久於位云卒年七... 十七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譙定至京師... 勉之聞其從程伊川遊遠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 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 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畊自給澹然無求於... 世與胡憲劉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為事紹興間特召... 請闕勉之知不與秦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 者踵至人號曰白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 於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 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晦庵受學晦庵之得道自勉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統

三

之始卒年五十九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冲崇安人幹之仲子也以父任補官幹... 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 寇楊就犯閩境子翬畫計備禦賊不敢犯子翬始執... 喪致羸疾至是辭歸武夷山獨居一室竟日危坐如... 是者凡十七年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而潛... 教任琪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交以講學為事朱松... 且死以子晦庵托子翬一日晦庵請益子翬曰吾少

未聞道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在是矣比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汝尚勉哉又作蒙齋記作十論自堯舜以至孟子皆揭明其大旨云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為屏山先生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

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

應辰胡憲遊與張栻朱晦庵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

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

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

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

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志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志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華

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典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朱晦庵嘗言學

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  
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  
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  
閩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嘉熙初改  
諡忠亮景定初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明嘉靖中改  
稱先儒呂子

學統卷之四十上終

學統

卷之四十上附統

三

學統卷之四十下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  
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  
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  
忍饑啖齋讀書聞朱晦庵名往師之晦庵扣其學大  
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

學統

卷之四十下附統

一

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  
之堅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偽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  
猶未敢誦言攻朱晦庵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晦  
庵並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偽惡得無罪遂謫道州  
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晦庵與從遊數  
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晦庵視元定不異平  
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  
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見女悲杖屨同  
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

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旣誅贈迪功郎諡文節元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輒解晦庵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晦庵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

學統

卷之四十下 附統

十一

訂啓蒙一書則屬起藁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元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晦庵爲之序及葬晦庵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沉並躬畊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自有傳

李燔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晦庵學晦庵告以曾子宏毅之語

燔退以宏名其齋而自傲焉旣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卽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收襄陽府教授復往見晦庵晦庵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晦庵折衷諸生畏服晦庵歿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休九江守薦召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

學統

卷之四十下 附統

十二

馳辨士論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壽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漕司卽弛禁改通判潭州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竝燔以三綱所關自是薦辟不復出矣乃以直秘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朱熹

高弟經術行義亞黃幹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錄其子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云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緩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晦

學統

卷之四下 附統

四

庵學博極群書嘗取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以為窮理之要晦庵嘉其篤志時行社倉法洽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洽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拜於庭示以傷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

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稿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於提點常平袁甫辨冤獄白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後從其請與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曰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王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王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等書

陳淳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盡棄其業及朱晦庵來守其鄉淳請受教晦庵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晦庵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曰盈天

學統

卷之四下 附統

五



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須。萬。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膏。育。而。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廸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晦庵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

推官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人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教化為本薦除登聞鼓院宗即位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甚雍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漕灝見之蹙然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制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晦庵守南康灝執弟子禮晦庵歿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薛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徽言之子也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宐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伊川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於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樞密使王炎薦於朝召為大理寺主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錄

八

薄為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原猶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為表廢田相原隰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戶六百八十有五季宣還言於孝宗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又

進言曰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倘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大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於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錄

九

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為文章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傅良皆師事之及入太學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為多登進士甲科歷大陽軍光宗立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於太祖

開創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而民困極矣。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

學統 卷之四十四下 附統 十一

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由。帝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百官力諫不聽，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疏請過宮。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

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於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晦庵與外祠，傅良不書行，乃與晦庵州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願行，出奉祠。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於家。年六十七。諡文節。有詩解詁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於世。

葉適

學統 卷之四十四下 附統 十一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歷太學博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爾。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為奇謀秘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

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與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會朱晦庵爲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疏入不報。光宗嗣位。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及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十一

得御批。有退閒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庸坐視乎。必勝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適白汝愚遺侂胄奏。太皇太后遂立嘉王。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冲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宣宗曰。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印密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父喪。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疆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十一

者與陛下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疆矣  
竊謂必先審知疆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  
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為疆非有難也累遷寶謨閣待  
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  
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  
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尋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  
制置使適雅以經濟自負方侂冑之欲開兵端也以  
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  
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無何侂冑誅中丞雷孝  
言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古

蔡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  
傅良有文名於太學幼學從之遊月書上祭酒芮煜  
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  
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真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  
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畧曰

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  
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嘿容身不能持  
正蓋指允文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  
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宏為相衛青用事宏  
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  
用丁傅率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  
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會不羞恥按其罪名宜  
在公孫宏上蓋指說也帝覽之不懌允文尤惡之遂  
得下第教授廣德軍歷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  
重華宮幼學上封事不報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古

又奏陛下欲盡為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  
而其本莫先於講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冑方  
用事指正人為偽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  
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  
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  
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冑聞之不悅既至  
官日講荒政時朱晦庵居建陽幼學每事諮訪遂為  
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

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冑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  
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  
權中書舍人侂冑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  
繳罷黜尤衆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內  
外制皆溫醇雅厚號爲得體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  
兼職趙師彝除知臨安府幼學言師彝以媚權臣進  
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  
命遂寢改兼侍讀師彝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  
州徙建康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王寬大惟恐傷  
學統  
民因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  
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  
兼太子詹事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於時而中  
年述作亦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性情之正者不  
道也器質凝重一語不妄發及論義理縱橫闡闊雖  
辨士不能及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  
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劉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弱冠入太學有聲上舍釋褐第

二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諸司交薦改  
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鄉人丞相余端禮與愚有  
舊且召堂審竟捨去結廬城南蓬蒿蕭然著書自適  
書論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卒門人諡曰靖君妻徐  
氏甘貧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  
而若是愚出書以示束修得也乃已子克有詩名

魏揆之

魏揆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陽人師胡憲與朱晦庵  
遊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衛守章傑所趙鼎誦  
死其子汾將喪過衛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財賂  
蒙之掩取鼎故舊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  
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檜揆之以書責  
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榜以良齋人稱曰良齋先生  
乾道中以遺逸召力辭宰相陳俊卿聞人雅知揆之  
招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  
身守太學錄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二程兄弟  
列祀典不報復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  
次則通習世務不可專取空言又不報遂丐去會

輒秩滿還。揆之累疏諫。移疾杜門。遺書責俊卿不能  
採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為台州教授。  
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  
自揆之始。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為  
善之路。絕矣。病革。召朱晦庵至。委以後事。卒。年五十  
八。贈直秘閣。晦庵平日趣向頗同。乾道中。晦庵亦被  
召。將行。問揆之去國。乃止。

李心傳

李心傳字微之。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六

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召赴闕。為工部侍郎。言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饑饉。史不絕書。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不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

如雨。亦不知所以為策矣。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湖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八。所著有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証。誤高宗繫年錄。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錄。辨南遷錄。又有詩文一百卷。

李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心傳之弟也。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第。歷蓬州教授。吳曦反。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九

職。詔進官三等。累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足。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為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崇尚正學。遷著作郎。時薛極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劍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外。知真州。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貪縱。釋濫繫。施

負錢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  
之行商賈疑怨賦歛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  
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賑饑窮冬行  
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攝宣州守行朱  
晦庵社倉法諸郡翕然應命胡榘爲吏部侍郎薦道  
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趣入  
對言無所諱除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意  
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道卒年四十八詔特轉  
一官致仕諡文節道傳篤於踐履氣節卓然卧榻屏  
間大書喚起裁斷四字其慎獨如此

程迥

程迥字可久宜陵人後徙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  
歷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寓番陽之蕭寺迥居官寬而  
明簡而信猾吏姦民皆感激悛悔褒表隱德潛善無  
間幽明聽決獄訟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  
爲苟止迥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間人茂德嚴  
陵喻樛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  
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

諸論辨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  
奉郎朱晦菴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  
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  
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  
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  
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  
二十七年進士第歷調萬安縣丞帥龔茂良以抹荒  
其跡聞於朝又借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督  
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特  
郎將薦子矣其以閩閩來清之貽之書謂羸資皆州  
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  
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請吏部銓得  
知宜黃縣茂良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於孝  
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又言用  
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  
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鄂州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



先是郡飾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五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吾惟求無負於吾民足矣嘗作論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設酒肴宴諸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築精舍居之建閣武塲按籍名閱悉革隱占之弊創朱陵道院以祠先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大儒部使者惡其不能媚已諷臺臣論其勞民用財遂予祠歸築室授徒廷臣多薦之光宗卽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周必大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下 附統

三

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自舉進士有志義理之學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等書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浦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上言宜急於內修姑道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秘書省正字明年遷校

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又知眉州循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者考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葺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獻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下 附統

三

程顥程頤錫爵定諡示學者趨向朝論臆之如其請愿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五事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帝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懇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秘書監尋爲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

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宣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間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帝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而求之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不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

學統

卷之四十四下 附統

西

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帝請厚倫紀以弭人言復應詔言事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胡夢昱竄嶺表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倡爲異論將擊之史彌遠外示優容改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彌遠死帝親庶政進文華閣待制遂應

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帝因民望與真德秀並召以爲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皆切帝躬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帝悉嘉納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會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帝

學統

卷之四十四下 附統

東

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旣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開幕府江州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乞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

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贈太師諡文靖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經史雜抄等書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受業於朱晦庵登乾道進士第知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論之德明日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聲選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下 附統

兵

德明日此國家公器也還其書不敢封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時盜陷桂陽迫韶德明遣將馳擊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賞罰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聖賢心學手植三柏於學潯士愛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文公家禮及程氏諸書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

學之要曰某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於世

何基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來學者眾王柏宏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下 附統

兵

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父朝奉郎瀚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

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以何基常從黃榦得考亭之傳即往從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學統

學統 卷之四十四下 附統 表

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洪範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

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等書

葉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師事朱晦庵試禮部第一時禁偽學味道對策率本程伊川無所避知舉胡紘曰此必偽徒也黜之味道復從晦

學統 卷之四十四下 附統 完

庵於武夷山中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晦庵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三京用師廷臣邊闕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為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勳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木無益於外也遷秘書著作佐郎而卒帝出內帑贖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未有

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

黃震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為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三

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僂之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贖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改提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為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

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為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其卒也，門人私諡曰文潔先生。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三

二三真儒崛起為倡學者，幸生其際，或及門或私淑彬彬焉，質有其文，何莫非聖賢之徒也。與雖其時若永康，若金谿，非不顯然標幟，與為角立，而正氣常伸，卒莫之能勝。薪傳一脉久而彌光，嗚乎盛哉！然道學盛於宋而宋莫竟於用，甚且有厲禁焉。使斯世斯民不幸不得再見唐虞三代之隆，是誰之咎也？為之三嘆。

學統卷之四十一下終